目　录

李鸿章手札 …… 刘金库整理(1)
衙役职事 …… (20)
《味道轩文钞》中有关左宗棠收复新疆的
　资料选注 …… 钱伯泉选注(39)
辛亥滦州兵谏函电选 …… 杜春和编选(48)
国会篇 …… 张国淦(99)
新发现的傅斯年书札辑录 …… 张书学　李勇慧(134)
留美通讯——清华早期留外学生通信选
　…… 黄延复　田彩凤辑注(158)
华北开发公司概况 …… 王士花摘译(217)
六枝农村汉族婚丧调查 …… 刘成学(228)
周震鳞自序 …… 周用宜供稿(248)
吴芝瑛夫妇致徐自华的12封信…… 周永珍(265)
关于陈化成生平的几点考证…… 任晓初(279)
抗日战争期间《大公报》社评　星期论文篇目索引(二)
　…… 刘丽编(284)

李鸿章手札

刘金库 整理

说明：辽宁省博物馆馆藏《李鸿章手札》共26通，系1960年6月、7月先后两次从北京购入。其中有一通见于我馆所购的《清末外交史料》，当时已装裱成册，另25通至今尚未装裱。经著名鉴赏家杨仁恺先生鉴定为真迹。内容涉及“迁移北堂”、“中朝宗藩关系”和“天津洋务”等许多鲜为人知、尚未披露于世的重大历史事实。

李鸿章早年投身湘军幕府，与曾国藩师生之谊颇深，曾以“伟器”称李，李则以“神圣”敬曾。但后期李氏以“天津教案”为契机，取代曾氏。为此，“迁移北堂”时极力主张“以教治教”，巧妙依赖北京主教樊国樑和罗马教会，并通过税司德人德璀琳从中周旋，从外交上平息争议。“中法战争”后，李氏痛感战备至关重要，极力提倡自造枪械、兴筑铁路、兴建铁矿等强兵经武、兴办民业洋务活动，尤其是在商务的三种合作形式下，极力主张官督商办，且认为将官办转向官督商办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同时，可以从手札中看出1886年7月至9月间的津沽铁路，则是李鸿章亲自从国外购买的“机器、连煤、水车各一，坐车四，货车三”和“定购七里小铁道”，为中国第一条由中国人开始修筑的铁路，后修成唐津以及津榆路，而唐胥铁路则是煤矿专用线。即李鸿章试办铁路应从津沽路开始，而不是唐胥路，这样写铁路史会更确切一些。

有关“中朝宗藩关系”，在手札中可以看出：袁世凯从“壬午兵变”至“甲申事变”期间办理朝鲜事务，使局势进一步恶化，尤其是“国王密送国宝印函于俄，求俄保护。因与袁世凯素熟，乃密报袁转达。”消息传出，国内大哗，朝鲜半岛更是乱作一团。袁世凯又建议应“出其不意，不待俄兵船之来，先发速办，则事亦了结。”同时主张废除昏君另立贤主，致使朝鲜上下都指责“袁世凯多事”，有意另换人选。李鸿章则以“袁守精明刚躁，每切谕以镇静勿扰，但因壬午、甲申两次定乱，该守身在行间，颇有德于韩民，情形亦较熟悉，权宜用之，惟洋务素少历练，年资皆轻”为名，力保袁世凯。此时，袁只得称“系小人伪作”而告终。李鸿章既相信于袁世凯，又控制他。李对袁崇尚权术、骄横专断的过激行为虽不赞同，但也不得不倚为左右，甚至有些轻信。

原手牍无年份，待考。今按原顺序排列印刷，供研究参考及稽查考订。原件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

再，奉片交奉旨饬查济远船式。舒文等原信尚未及阅，惟闻有议其上重下轻，煤櫃小，机舱狭等弊。前因奉旨饬添造四船，鸿章照图详加考究，已与曾、许二使往复电商酌改。八月间，迭据曾、许电报酌定式样，与英、德商厂订定合同，头批价银已经汇付。顷电殿下，曲予维持，岂仅予以降罚，从此嚣张狂谬之风，当少敛戢。旗兵水操章程，来年计可就绪。郎中春华所禀矿产，恐未尽确，容随时察度筹办。

《航海吟草》写刻精致，良堪宝藏。谢谢。罗马遣使一事，竟被法廷强阻。樊教士顷由法回津，闻已经巴黎喇梳礼总教会议准迁让北堂。该教会既不敢违背法廷意旨，法使又必影（以

下残缺）

二

王爷殿下敬复者：

顷奉十四日手谕，谨聆壹是。北堂移让一事，全赖殿下主持指示，俾廿余年屡议未成之件，幸得就绪。顷德璀琳电，图拟改原合同第二条，地基略有增益，总署业经允行。头批银十二万，自应照付，已派员荣恒赴钧署领取，汇丰转兑该教士等。其二、三批须来年夏冬分起付给。倘署中力有未逮，只求檄令敝处无论何款暂行挪垫之明文，鸿章便当设法挪凑，否则户部又多挑剔耳。潘道回津详述。

尊旨将来建堂浚河各事，逐渐兴作，需费不赀，诸烦盖尽，翘系曷任。南海工程为璇宫畿余颐养之所，乘此迁堂需款为词，约借银八十万，不论磅价，照还原本，岁息至多六厘，共息银四万八千两，如能再减更妙。俟有成议，当先电闻。明春开河后，必有银至，再咨请钧署转奏作为工程之用。今由闽海关常年十万分年提拨归本，勿庸指作别用。其息银另饬江海、津海、浙海、江汉四关道按年摊派报效，似尚轻而易举。届时容详细核明，请明诏中外，共晓然于尊亲大义，浮言自必寝息。惟经费棘手，徒令殿下独为其难，闻之深为蹙额。洋款非不可借，前值用兵之际，洋商居奇，故利息亏耗较重，局外訾议，遂执为厉禁，似由不通时变。各国无事时，偶有需用，与银号通挪，本系常事。既蒙谆委，即属周道[1] 等，与在津各银行妥商，以敝处示，藉释廑怀。昨有屯居旗人许有泰受公府包衣勒索之苦，情愿捐银二万两，已咨呈核办。如蒙准收，闻似此类者尚多，于创建水操学堂工需亦有裨助。

---

① 疑为周馥，安徽建德人，字玉山。1877年署永定河道，1881年任津海关道。

鸿章数年未得回省，顷河水坚冻，拟十九日起程，遇蒙垂念，感戢奚如倚襄。手肃奉复，敬叩钧祺。

李鸿章谨上

十一月十八日未刻

再，前奉手示，刻下四肢筋拘，有时执笔指忽自跳等语，深为惦系。窃曾与西医讨论，几筋脉久和之症，惟用电气箱外治法最易见效。贱恙唇颊拘挛，日用电箱引管磨荡之，顿觉舒和。手足筋拘更好着力，如蒙台用，乞即电示，当令中国学生前来伺应。敬叩钧福。

李鸿章谨又手肃

初九申刻

再，前读大著《航海吟草》，卓然可传，允宜刊行。承钞示和荔支诸什，再接再厉，藻思横溢，想见筹笔余闲有雅歌投壶胜概，鸿章百冗猬集，愧不能追步元白矣。敬叩钧福。

鸿章又上

三

将原文照钞奉览。

樊教士原订合同内声请明降谕旨，务求王爷预商枢廷，详妥酌拟咸丰十年法国续约第六款，赔还各处天主堂，由法国转交奉教之人。是迁移北堂，虽教会及教士输诚效顺，亦不能不商之法国。该使既称此件无不依照大皇帝之意办理，其实心和好，洵堪嘉许，似可于谕旨内略加褒语，使彼族益深感旧。鸿章即日缮折驰陈，并录照会各稿及巴黎教会来信恭呈慈览。再，樊教士云西什库所指地界较蚕池口稍狭，拟令原订合同之税司德璀琳赴京，会同该教士逐细踏勘，如有必须变通增益之处，禀商总署酌办，仍恳殿下默予维持为幸。现既定议给地，应照合同付给。头批银十二万两，可否由海署所存各省捐款再［内］拨给？已与法

使议明价银，照案分期交天津税务司转付矣。手肃奉复，敬叩钧祺。

李鸿章谨上

十一月初一日酉刻

四

王爷殿下：

顷柴弁回，奉读十八日手谕，敬聆一一。据柴云：前数日钧体偶有违和，调摄渐愈，惦念莫名。适轮舶带到洞庭山鲜枇杷十六篓、碧螺新茗四十瓶，枇杷能清肺热，果品之最纯粹无疵者，敬以奉饷，聊资餐卫，伏祈赏收。

十四日

五

王爷殿下敬复者：

十月廿日奉十七日环示，廿七日又奉廿五日手谕，谨聆一一。北堂迁让，法使初欲藉端要挟，鸿章与林椿再四详切开导，前彼所代拟西稿既作罢论，遂议定专就移堂之事给恭，思当照会，恭即照覆允准完案，二十七日先行电闻。顷林椿送来该使照覆，词意甚为恭顺。谨省各军所执持者，前膛洋枪居多，后膛较少，似宜订购后膛枪为要。就每省练军五千计之，需添后膛枪万余枝，每枪配子五百，用完时可饬吉林机器局仿制济用。枪弹两项，购价约需二、三十万，实为巨款。穆帅既倡捐银两，各关监督受国厚恩，诚如钧谕，应量力共襄此举。鸿章遵已专函切致各关，属其竭诚报效，俟覆信有无成数，即行转呈察办，但恐未必能恰符前数耳。闻粤东购枪存余颇多，昨电询张制军能否借拨？顷接覆电：毛瑟枪万余杆、弹均五百，惟价尚无著，如借用，应如何拨款付价云云。合并附陈，听候王爷与

春岩[1] 将军商办。专泐奉复，敬叩钧祉。

李鸿章谨手肃

十一月廿九日

六

王爷殿下敬复者：

昨奉十一月廿九日手谕，敬谛勋候，多福为颂。筹借洋款，鸿章在津濒行时，属周道等与各银行密商，迭接该道函电，英汇丰云暂借八十万，岁息六厘，只要敝处盖印，六个月还息，一次带还本二十万，二年清结。系格外报效，若寻常放债，岁息须七厘。法银行允借百万，岁息五厘七五，要照镑算，分十年还本。又巴黎富商愿借四、五万，二、三十年还清，息可五厘。又德银行亦于照六厘息作镑价。因各处皆须开河运银来津，令该道等逐细磋磨，择便酌定。汇丰还本太速，实难筹措；法、德皆论镑价，勿任吃亏，俟有定议即奉闻。现与洋商只说敝处需款，将来由海署具奏，似可作海军用项，饬由闽海关分年还本，沪津各关分摊，息银照海防捐例给奖。至收银后，随时拨济工需，仍由殿下主裁，似无不可。承询各节，谨据管见，条复如左：

一、铁路。劼刚[2] 谓须先做京城至清江、镇江，以通南北之气，能见其大。此路若成，实于国计大有裨益，获利亦厚，但言者必多阻扰，恐朝廷未能壹意主持。至由阎庄接修大沽北岸，购地、筑路、采料与工须四十万金以外，于调兵运军火虽有小益，路僻而商货稀少，无利可赚，招股不来，容与官绅妥筹，恐难克期集事。

一、威海、大连湾设防。查威海为烟台襟喉，大连湾为金奉屏蔽，皆可屯操水师，应早设防。因兵力、饷力难遽兼项。清卿

---

① 穆图善，满洲镶黄旗人。那拉塔氏，字春岩。1879 年任福州将军。

② 曾纪泽，字劼刚，湖南湘乡人。

所部，钦奉初四月寄谕：饬酌量裁并，以节经费。该军专食部饷，如能照常筹给或酌裁若干，余令调赴威海扼禁，即以所裁各项之饷，留为购巨炮筑坚台之用。大连湾口面更阔，择要分筑炮台，需费甚巨。津旅防项无多，炮虽分拨。雷正维一军现驻东沟，目下朝鲜无事，可否由钧处奏调移扎金州、大连湾，另筹布置炮台之款，即朝鲜有警，航海亦便。大凡海湾布防，事物繁巨，为得十分坚固，乃可御敌备患。中外人皆谓威海、大连湾防务非二、三百万金莫办，只可枝枝节节为之。伏确钧裁酌定。

一、铁矿。山西矿产最富，但不通水道，运机器入山，铁货出山，非铁路不能便捷。拟在近水各省寻觅好矿，须延矿师勘准，方可集股开办。现托人在美国选雇上等化学矿师，云明春夏可到，再逐渐筹议具复。

一、移北堂及教皇遣使。主教达樊等深信德璀琳，昨以鄙意电属法税司，据复切实去信，且俟复信如何？德另有教皇遣使条陈，谨照钞来函并复电呈览。巴黎教会中能核定迁堂与否？其迁移之迟速，仍由教士自主。鸿章素不识达樊，不得不用税司牵鼻。该税司请如法使所欲，酌改越南商约数条。查法意求我缓派越南领事，准云南土药出国，彼亦免收华人身税。此尚易商，其他皆可坚拒。议定只加一照会。如何与议，法谓允改越约，教务即由我与教皇商办，法不至牵制，或非无因。达樊人颇平正，奏派总理教务是否可行？芷乞酌核。匆匆手肃，未及庄楷。祗叩钧祺。

李鸿章谨上

十二月初十日酉刻

七

敬肃者：

商移教堂事，前奉朔日电谕，由总署办理，更为彰明稳妥。税司德璀琳正月廿九日进京，与该主教等议明，因北河开冻商轮已

通，于初四回津料理。开关据称仍须电商，敦约翰转请教主覆准迁移，俟有定议，再赴京请总署示遵。闻该税司云，与樊教士密勘地基，以内城西北隅教场宽旷合用，亦尚僻静，未知有无窒碍。俟将来定期勘基，再候妥酌，合先密布。敬叩王爷钧福。

李鸿章手肃

二月初六日

八

懿旨正与下悃相符。鸿章三月十六在差次晤福葳庭，曾商及此次典礼事，事须请王爷主持，庶承办者各有忌惮，不谓天心亦俯鉴也。移庙一节，诚如烛照，都中办事本有难处，因与外人交涉，不敢遇径拘泥。德璀琳日内进京，与樊妥商。潘道亦拟于月杪解船起程。手肃奉报。祗叩起居珍卫不宣。

李鸿章谨上

闰月二十二日午正

九

王爷殿下敬肃者：

叩送行旌，驰慕无既，闻廿九日平顺抵京，天颜有喜，曷任钦颂。命书折扇谨题二律奉呈，诗劣字荒，不足当方家噱为愧。又曾文正公照像并洋式桌一具，因便送上，伏希察收。樊教士合同斟酌数语，业经画押。定议遵示即行具奏。钞稿咨呈海署，俟该教士罗马来电，务恳妥拟，明发谕旨宣示。本年冬月初，应给头批银两，容再妥筹，请示办理。手肃布，祗颂午禧。

李鸿章谨上

五月初二日

旨令暂缓定造，窃虑难再更易，谨将七月以后与许、曾往复电信抄呈钧览。所称上重下轻，实系误会。其余各节均经酌改，拟

垂询时宜详及之。敬叩钧祺。

鸿章谨又陈

十

王爷殿下：

昨承赐多珍及宝骑等物，厚意隆贶，却之弗恭，戴德铭肌，愧悚无既。晚间复拜蒸羊花糕之赏，登高佳节，酩酊衔［衔］恩。戴奉手谕：敬悉铁路小样，太监学安已熟，即日可恭呈御览，欣忭莫可名言。倘蒙赏收，尤为荣幸。试办铁道前已面奏，但未陈明由津至沽一段，拟于十二日请训时，再遵示略陈。惟陆路百二十里，与洋匠核计，自开办至工竣约须十八个月乃成。京中士大夫少见多怪，必致物议沸腾。若非圣明暨殿下主持，鸿章恐难力任耳。钧驾连日勤劳，断不敢再烦枉顾，当于十二申酉间枢竭，并谢一切。手肃，奉叩万福。

李鸿章谨上

初十卯刻

十一

王爷殿下敬肃者：

副将郑崇义回津，敬询起居，始悉闰月以后钧体常有不适，目下调理就痊，而面貌已较清曜，精神尚未全复，惦系莫名。今年暑热实倍寻常，秋气渐凉，伏维加意节宣，顺时摄养，仰副眷倚之隆，勉荷军国之重，曷胜跂祷。送船弁兵匠役，过蒙赏赉优厚，衔感同深。昨接潘道函述传谕各节，谨当遵照筹办。前定购小铁道七里，据洋商云已起运在途；轮车等件，须八月到齐，届时再解呈试演。手肃申谢，祗叩万福。

李鸿章谨上

六月廿一日

十二

王爷殿下敬复者：

顷奉七月初五日手谕，谨悉一一。署中钞示会晤各国公使节略，情文并美。所示交际志愿一节，正大光明，发聋震聩，包罗万象，钦佩莫名。在津洋人已有传诵者。

各省兵轮可以出海操巡备战者，江南只有“南琛”、“南瑞”、“开济”三艘及南洋现在闽厂续造快船三只，工尚未竣。此外皆系旧式木船，行驶缓而炮位小，仅供运解军需。即如广东近制浅水轮船，只可巡缉内河，不能出海，纵联络一气，亦不足抵海军之用也。

潘署抚奏筹贵州开矿各事，股本难集，条理太少，似只空谈而无实济。闻滇省情形略同，矿务理大物博，铁矿尤需巨本，事事须照西法，否则必无成效。吏部严核保奖，新章名为防冒滥，实无以鼓励真正出力之人。盖不亲其事，不知其难也。伏读钞示复疏内云：方今局势，不惟任事者宜达时务，凡内外臣工孰不当同心协力，岂容再存漠然歧视之见，洵足为迂执者痛下铖砭。张幼樵前条陈保举、报销二事，不过迎合人意，岂知流弊至此。鸿章曾面斥其刻覈不清大体，彼亦后悔。今钧意欲稍变通，以鼓励人才，渐开风气，于时局颇有关系。敬颂曷已，专肃手复，祗叩万福！

李鸿章谨上

七月十二日

十三

王爷殿下：

两奉手谕，谨聆壹是。赫德所议，乃西国官银号办法，若中国创设，自须斟酌变通，未能一一照行。尊论解款由银行交宝锭，

部库出纳无碍，必可遵办。南省洋钱到处通行，全由西国运来，若由银号购机器自造，改洋文为华字，可杜漏卮，宝锭则无须机造，此皆准开行徐筹之事也。

初一药方多降气之品，当已见效。但攻伐伤气，乞勿多服，似仍以静养为宜。手肃，敬叩钧福。

李鸿章谨上

初二辰

十四

王爷殿下：

顷将铁路车小样运到，共襄十四箱，内铁道并支路两条，机器、连煤、水车各一，坐车四，货车三；又收拾车器近四名，照料人三名，谨派弁送呈察阅。惟车样具体，而徵机器仅赖法条转动拖带多车，须人帮忙，请派府内太监习练，再行呈进为妥。手肃，敬叩钧福。

李鸿章谨上

重阳午刻

十五

王爷殿下：

晨奉钧谕，遵即将原电交阎相等阅看。前日面陈，拟电商闽督，船政所借洋款能造几号，酌定电复。兹接裴船政电，称请造浅水双底钢舰三号，照前奏船式略改，连炮位、雷电价银共百三十万两，由闽省现存洋款百六十万内抵拨，求奏准等因。鸿章查济远船廿外可到，前会奏清单内有能否参酌仿照之语，第船式大小不同，碍难一一比例。船政所拟水线带及仓面炮台钢甲，尚可备战，且趁该省洋款尚未用罄，拨作此项要需，非同虚掷。拟恳核准转奏，请旨电饬闽督暨船政妥速遵办。谨照钞电信呈览。手

肃，奉叩钧福。

李鸿章谨上

九月初十日申刻

十六

王爷殿下敬复者：

顷奉六月廿二日手谕，适潘道亦自都回，传述一切，敬询起居渐臻康泰，深慰下怀。钧体患在脾湿肝旺，不能不偶用克伐之剂。惟肝旺由于血虚，过服峻药，易伤元气，且年已近艾，气血渐亏，即不受补，似不宜再加攻削。参、苓、白术佐以消导养阴之品，常服当无流弊，调理自易复元，曷胜翘祝。秋间续运棒日等船，待七里铁轨接运，计自通州登陆，绕各门至湖，须移设将十次，沙路要坚筑，横木要稳排，不免多费工夫，容饬潘道等妥筹。前此铁轨一里哄动，人都惜其轨短人推未能曲尽其妙，或犹难免浮言。将来分设外火器营，试演捷速，当共评其灵便，风气或自此开也。人情蹈常习故，舍实务虚，已成痼疾，诚误国计。若非圣母主持于上，王爷提倡其端，鸿章何敢破群议而勉勉为之？津沽土路已筑十之七八，为两水所阻，秋后当再加工，事体繁琐，随时督催，未知明年七月能告蒇否？大婚礼仪用款竟较上届节省十之六七，俭德为天下先，可为额手称庆！禁苑工款及万寿山各座落陆续经营，截长补短，实费盖筹．鸿章愧无能效一臂之助。英德四快船闻日内自欧洲开驶，八月杪当抵北洋，届时鸿章前往验驶。养船经费仍求钧署设法挹注。各省海防额款提解不来，徒为焦急。部收展捐远不如从前，收数恐由库吏需索使费未若外省之招徕体恤得法耳。洋药并征数未增多，各口开销照章，仍不能少，似亦无大宗蚕款。山东、淄川铅矿甫经开办，工本不赀，一时尚难就绪，张抚月得廿余万之说，似悬揣日后矿产旺出，而就目前尚无实在把握。故处前派美国矿师哲尔者，往勘热河烟筒山、孤

山子银矿，据称上层沙线已经土人挖空，洞底水深数丈，无法淘汲，若用机器吸水、取石、开深，下面必有大块银砂，亦须洋炉提炼，开呈需购机器价十余万金，人工布置一切用款在外。拟即以轻息筹借款，奏明试办。大凡矿务与利，先须花费钜本，始可导获厚利。如开平煤矿用及二百万，经营十余年，今始源源收息，坐能朝兴工暮敢效淄川之银铅、平度州之金、热河之银。工程有大小，货本有重轻，办法次第，太平类是。然果矿产富，乃有天地、自然之利，亦须放手为之。任用得人，不求速效，功成利久，当在后日十年，内外海防用项可略指矣。鸿章缄属张抚逐渐图，惟勿懈初志，想钧意亦谓然也。暑雨不时，各河多漫开。州北岸向无官工，民间近水筑埝辄易溃溢，下游东境不免波及。（后缺）

十七

王爷殿下：

前奉淀圆礼（22日）电，敬稔扈从勤劳，手足尚未甚复元，实深驰念。顷又奉诵佳（9日）电，谨聆一切。公司不愿另辟门径，殆有苦衷。缘前造津沽至唐山之路，限期紧迫，商股难集，因以五厘息借洋款赶成。旋议津通洋商，复允轻息借二百万，较向借洋债便宜独多，商借商还，无所谓漏卮也。屈计一、二十年本利可全清还。今停津通，则沽路自养不给，何从归本？至无论改造或南或西，端绪宏大，需款更巨。洋债不便多借，商情亦易观望。鸿章年衰力孱，万不能肩此重任，务求另派重臣督办，免托空言。附呈鲥鱼廿尾，聊佐餐卫。手肃布臆，敬叩钧福。

李鸿章谨上

四月初九日申刻

十八

敬再肃者：

张道来津，询悉王爷福履康和，盖筹周密，颂慰交并。承九月初三日手示，谨聆一切。崎案我占全理，两造律师审判各执一词，闻须数月始可议结。日人如仍狡强，恐须照西例，另请公正人判断，不值因细故与戎也。伤凶士卒，遵筹厚恤，朱一新妄攘为己功。昨属张道先代陈大略，俟与法领事、樊教士等议定后，再将原委函达总署，转呈殿下酌办。前曾、许两星使函请拣派员弁、水手出洋接带新造四快船来华，藉资历练。目下水师人才缺乏，顷令丁汝昌同琅威里来津，再四筹议派定。琅威里自愿于明春二月间赴英德，料理接收，换挂龙旗，统带员弁驾驶肄习回华，沿途可免掣肘。约计四船运送川费，添雇教练、洋弁及一切薪煤各项，需二十万金，较定、镇、济三舰前专雇洋人运华者为费少省，而体制为宜。敬乞预筹济用。倘无存款，只可商由汇丰垫借，岁息六厘，俟筹款发还，须多耗万余矣。容俟核明咨呈。专肃布复，敬叩钧祺。

李鸿章谨手肃

十月十六日

十九

再肃者：

去腊出使日本，徐承祖寄来密探日人近事一折，照钞呈览，未知总署已寓目否？伊藤所论我国事情，可为警戒。鸿章谬襄海军，事繁才劣，不待人言自知力难胜任，无以称塞明诏与王爷厚期，但不敢如东西人所云睡觉耳。载叩钧福。

李鸿章谨手肃

正月八日

再，承寄示邸园诸图幅，以显微镜测视，三层楼广厦，古木清泉，如游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辄为神旺。他日倘得随同瞻仰美富、拓眼界为幸。谨布谢，载叩勋福。

鸿章谨又肃

二十

岘翁仁兄大公祖大人阁下：

拜别念念。正深驰念，初一、二日连奉廿九、卅日手书，敬审书接恩酢趋朝锡马，论思密勿，钦慰莫名。英国威使前已留住数日，法国新来宝使在外部年久，深明各国交涉情势，于中俄近事尤极关切，所论与威使相符。连日二使密谋，皆愿合力助我，谓非先赦崇，仅凭口说似难具疏，乞再于会谒政府委婉代达为感。总之，和战须早决计，若待事急而释罪人于狱，不若先事加恩刑赏，大权出自朝廷，藉以收拾万国人心之为金矣。倘劼刚即去而彼置不理，以后更无办法，是至秉钧诸公之操纵也。手此肃复，仅致台禧。谨堇玺福东幸勿再施。

弟鸿章顿首

五月初三日

二十一

王爷殿下敬复者：

昨奉六月廿二日手谕，并由总办等钞寄奏稿，敬聆一一。伏读十八日懿旨一道，慨允训政数年，非王爷回天之力，不能有此转圜，远近臣民额手支庆；鸿章私衷忭慰，更不待言，遇有应办事宜，力所能及者，必当殚竭血诚实心赞助，以仰副集思广益之盛怀。朱一新折荷蒙逐条核正，语语精确，钦佩无似，想不日即可入告矣。巴兰德前在津谈及愿见之诚，求为转达。兹约会各使已齐，七月初间可否示期会晤，俾昭大信而免疑议。近日袁世凯

屡有密电，朝鲜君臣欲暗勾俄人相助保护，串谋甚秘，昏聩已极。惟无显著形迹，亦非笔舌所可喻禁，似只有俟其发端稍露，再请示相机办理。丁汝昌带铁舰、快船巡察东海，已于廿一日至朝鲜之元山，计将由永兴湾行抵海参崴一带。吴清卿勘界，八月初竣事，拟由崴乘兵船内渡，已属其与丁汝昌电商要办，合并附闻。手肃奉复，敬叩钧祺。

李鸿章谨上

六月廿七日

二十二

王爷殿下敬复者：

顷奉十三日手教，谨聆壹是。朝鲜监国之举，局外每持此论，钧意未肯率为附和，深识远虑，敬佩曷任。查元朝曾屡派员住监国政，卒酿祸变而止。其时尚无各国通商之事，今则牵掣更多。俄固不愿，犹可以口舌争。日本初与立约，即议朝鲜为自主独立之国，明系不让他人干预。盖倭、韩中隔小海，交界最近，元初三道出师征倭，有一大军取道三韩，渡对马岛而入倭畿受创。兹明知我属而认为自主，一防我掠地侵偪，一利韩贫弱为他日并吞地步，意甚深险。若遽派员监国，无论韩君臣观望反侧，操纵轻重之间，难得妥洽。倭人必先决裂，阴嗾各国连合阻挠，恐有进退维谷之时，且不拥虚名真有镇压实效者，环顾中外，实难其选。所谓言易而行难，此类是已。李昰应回国时，力请监国大员。今闵泳翊私发送俄印函，抵烟台后，亦有书来请派兵保护，防俄定朝鲜治国好法。其言似为大局起见，然各有私心，昰应欲藉我力去闵妃，而己党得伸；泳翊欲藉我力去小人，又与昰应世仇，恐集政柄，而不顾我之挑衅倭也。目下时局艰难，须先自治而后治人。韩虽可虑，有俄在，苟倭断不敢生心，我当壹意联络俄人，使不侵占韩地，则倭亦必缩手。似只有练兵储饷，见症治症，未便轻

举姿动。

再，奉十九日手谕，敬聆种切。东三省练兵精械，亟应预为筹略，车炮一项，已遵示檄饬沪局于粤督奏解之百八洋炮内分拨六十尊，配齐炸弹、车架，于明春附商轮解营口交收，另文咨呈冰案。至所需常操备战之前后膛洋枪，查前膛枪各国不用，久经停造，所购皆唾弃之余。闻东以致一发难，循铎来示，正与拙见相符。连日俄署使拉德仁奉其国电，命来津会商韩事。昨将曾劼刚咨送英外部议复巨文岛办法节略交阅，彼已电请该国示遵。兹先将闵泳翊禀函十五日与拉使晤谈节略照钞奉览，可否转交总署阅看，俟拉使复议若何，当再缄致总署转商核办。巨文永兴作通商口岸之说，尚未便与拉使议及。昆明湖习水操创学堂，以渐开风气，经费暂由练饷内设法挹注。恭读奏稿，仰见牖民觉世培植根本，将杖一片婆心，钦仰类似。俟奉牍示，随时督饬局员，妥细筹商，尽力协助。海军饷需日增，重烦荩画，同深焦悚。英德四舰明夏即须来华，沿途雇送盘费及到防后薪粮一切，实愧绵力无可供支，务乞预筹及之。手肃奉复，虔叩钧福。

李鸿章谨上

八月十八日

计抄二折。

二十三

王爷殿下：

前承赐克食饫领，叩谢！本拟踵谒，因奉谕中止，令于初八午刻在神机营候教，自应祗遵。可否是日巳刻顺过敝寓便饭，再随赴营？谨洁治家庖待命也。附呈海战新义、各国水师操战、法廷雷纪要各十部，用备留览。手肃，奉叩钧福。

李鸿章谨上

九月初七日午正

二十四

再肃者：

奉十二月手谕，谨聆壹是。西国治水师用费较多，实非陆军可比。北洋既经开办，非不力求撙节，无如事体繁巨，造端宏远，不敢过从简略，贻谓外人。另函所陈岁需各项，以西例视之，已为至省至少。从前尚赖有海防经费协款东挪西凑，竭蹶经营。今此项拨归钧署，别无常款可指，来示仅准给三舰薪饷，此间文武将弁一闻此信，惊惶无措，不啻婴儿之失乳，必致诸事废弛，不复能军。三舰现赴厦门操巡，已预支四个月薪饷、煤费。超勇等四舰，分防朝鲜要口，当该国危疑之际，岂可饷缺罢防。诸如此类，皆有不能中止之势。明年确需数目，务求慨允如数筹给，鸿章方敢勉任其事。急切愚忱，伏祈鉴亮。昨南洋来电：谓局负虑经费全数改拨明正，诸多掣肘，自系同一为难。虽各省关解不如数，究竟多一指望耳。东省练兵似应由部筹款，未可再分海军涓滴之余，以致两误。顷据山海关道广荫、东海关道方汝翼各报捐东省枪价银一万两，暂存津局，应否由汇号兑解海军署，乞电示遵办。广道似可请加二品衔；方道无可优奖，亦宜照新捐例移奖子弟，伏候酌裁。专肃奉复，敬叩王爷新禧！

李鸿章手肃

十二月十七日

二十五

王爷殿下敬复者：

昨奉八月初八日手教，敬审勋福增隆，至为庆慰。朝鲜之事最难处置，闵泳翊乃王妃之侄，见诸小人欺哄国王密送国宝印函于俄，求俄保护，因与袁世凯素熟，乃密报袁转达。迨发觉后，该君臣又互相掩饰，俄廷亦未明认，只可暂就了结。然谓韩廷从此

潜消异志，恐国本先拔，难保不生他变。各国驻韩者趋向不一，日来颇怪袁世凯多事。盖皆有嫉妒韩为我属之意。若我遽加兵易主，责言必多，掣肘立见，刚柔操纵，势在两难，非至万不得已时未便声罪致讨。袁守精明刚躁，每切谕以镇静勿扰，但因壬午（1882年）、甲申（1884年）两次定乱，该守身在行间，颇有德于韩民，情形亦较熟悉，权宜用之。惟洋务素少历练，年资皆轻，诚如钧谕，宜预备通品，为他日替人，第系难作文之题，通品亦不易得耳。李是应年近七旬，又畏各国环伺，恐其无能为役。嗣后再有事变，应遵示径致总署转陈也。

昆明湖水操旧制，系用何项船只？若舢板砲船运棹尚可自如，若用小轮船，该处不通大河，似难远驶。制造及煤油薪工所费不赀，乞妥筹熟计。谨候牍示遵办。倥偬肃复，祗叩节禧。

李鸿章谨手肃

八月十二日

衙 役 职 事

所图 整理

说明：本文详细列叙了中国旧时官府仆从应办各项事宜，包括刑名、钱谷、稿案、签稿、钱漕、执帖、书禀、值堂、用印、标判、挂号、差总、监卡、管厨、管仓、管马号、跟班、流差等十八类。每类都做了详尽的条款说明，故此传授了官府仆从的经验和办理公事的要诀。

该资料系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馆藏手抄本，封面旧题《衙役职事》。文内重复、错字、别字较多，且为一未完成的抄本。作者佚名待考，但从文中可以推知，作者曾长期在官府中从事师爷工作。标题虽为“衙役职事”，但所记之事据认多属长随日常职事。查此类记录，向极少见，今标点整理刊出，供研究中国旧时地方政权的典章制度及官场中例规之参考。

序

且帝王无一人能治之天下，则建官，惟贤搢绅；无一已能兼之庶务，则任事，惟能是以司钱谷。有人判兵刑，有人执簿书，有人极之奔走，先后进退应对，亦有人所以分劳任使，襄政事也。顾何以曰幕、曰宾、曰长随，同居广厦，而贵贱不齐哉！盖古者幕，以官为礼隆师友，今之适馆授餐，即饩羊告朔之意。至于长随，匪同家奴。奴以卖身而至，随因荐主而来。曰“司阍”，古之门客也。

曰“典签”，古之记室。不为之辨，概以家奴目之，岂不冤甚。然鲜虞举于仆货，屠蒯举于庖厨，晏子之御于举于舆夫，古人爱才若命者，亦何尝曾轻弃下役？第恐彼昏不知，惟利是图，非人贱之，实自污之。则虽畜若犬马，亦不足惜耳。今览是册，条分缕析，皆办公之要。不独若辈须知，并可借为官之一助。可见自好之人到处留心，苟能洁声名矫除习染，由下而上，由贱而尊，何难奋迹云路宵、一涤青衣之垢？有志者尚其勉诸。

小 引

盖长远也，言去父母之邦，作东西南北之人载驰。载驰备历辛苦也，随者从也，为谋畜事之资旷，昏定晨者之职，矢难勤，矢慎从，事他人也。无非世业凋零，命途偃蹇不获已耳。清夜思之，能不怆然涕下？然予犹有说者，昔韩淮阴出人胯下，班定远投笔封侯，吾辈有志光前，又何妨吹子胥之箫，弹冯骧之铗，但能顾名思义，卧薪尝胆，勿为穷斯滥矣之行，亦络不至为池中物也。兹刻刍荛之见，不过为初作嫁衣者进一得之愚，非敢质诸大雅。览是编者，尚祈教之，则幸甚矣。

刑名应办事宜

人命，打架，贼盗，赌博，坟山，私盐（?），婚姻，奸案，拐案，忤逆，缉犯，通报赴任，交凭属官，各任事故，丁忧，起服考试，私盐，私硝，私铸，私宰，私钱，邪教，土娼，争继，报考，军器，假印，假银，逃犯，盗砍，盗葬，抢劫，放火，节孝，僧道，考代书，诉脏，分刑钱，递解，诰命，大计，年例，捐纳贡盐，安置军流，烟铳炮位，缴马枪，逃兵逃旗，各省逃犯，逃阵兵丁，逃走太监，通缉军流，遣捕徒拒及斋教匪等项。

钱谷应办事宜

承充，书差，乡保，典史，乡饮，乡约，荫袭，升科，牙埠，盐引，田工，盗买，盗卖，屋房，债务，租田，驿站，铺递，交伐，税契，仓务，雇工，程工，水利，烧锅，钱粮，屯余，祭祀，养济，育婴，当商，销引，晴雨，户口，承咨，承返，承变，堪丈，界址，城垣，塘房，捐杂款，军丁编造，赋役全书，救火器具，堤工程途相距里数，四址八达舆图事件。

稿案事由

一，凡官未到任之先，须回明派出执事，俾各有专司，庶免临时纷乱。次则红示，年上标一印字，填足日期，预先着人先行张贴。该书役见谕，得以准备伺应迎接。

一，凡官到任之后，要各房造送须知册，并要号簿，以备随时取用。

一，令吏房备送申报各上宪到任日期。

一，令吏房造送各房书办值单，并备送各房点卯册。

一，令兵房备送移知各邻封到任受事由，并传画工绘本城地图及四址疆界。

一，令兵房备送各总班头、散役点卯册，并要班牌值日单。

一，令兵房备送各都、乡、保、甲点卯册簿。

一，令刑房备送忤作、禁卒、更夫点卯册。

一，令刑房备送监狱、班管、囚笼点卯册，要注明各犯罪名案由。

一，令刑房备送到配军流遣徒犯点卯册，注明罪名案由。

一，令工房备送城垣、庙宇、桥亭、名山须知册。

一，令署书差挂牌点卯，由兵、吏房承办卯册。

一，挂牌查点到配道军流徒犯卯册，刑房办，并定期清查监

狱及班房、囚笼犯人等，俱要赏号。

一，令礼房挂牌定期行香阅城，将牌送交签稿，转呈标硃，然后发出。

一，挂牌定期考代书，并挂牌放告（系承发办）。

一，前官移交案，务宜清查有无上控，要紧命盗、抢劫等案，曾否审供详报，如有要紧案卷未曾定供者，赶即回官提审。倘有要犯人证未曾拿获者，催房写票出差，限日拿获，足供详报，以免官耽处分，并要将紧要案件摘出记号，以使催查比差。

一，前官移交婚姻、田土、钱债等案，俱要吊卷查明，以便传审结案；或移交脏罚银钱等物，必须吊卷查明卷内有无领状，倘未领去，查明曾否贮库。

一，原差送进到单，公私规礼，看案好歹，倘规收清，即问人证齐全否，将到单归卷，连卷送交签稿，由签稿转交值堂，送至官看，听官吩咐，几时坐堂。官看清发出，即传书差，站堂伺候审讯。

一，官审案退堂，值将卷收起，即看招堂写供送上，过硃后交问房查明甘结，遵依领状，概行归卷。

一，遇上宪交要紧公事务，宜随到随办，方免处分。将文拆开，查明件数，送至签稿，呈官阅判到期。

一，遇巾报击鼓等事重大，请官坐堂，问供签稿并送，饬差拿办。如有小事不应击鼓者，亦即严行重惩，以儆刁风。

一，申报上宪有无邪教、土娼、奸拐、命盗，十日一报。归刑房办。

一，遇申报上宪命案，如须阅伊词内情由，必得要伊协同地保、族邻前来，将顶呈报案者交差带住，随即将词呈官阅办；一面传齐刑招房差役站班，请官坐堂问供。准备下乡相验，先饬原差前去，派夫搭厂，随即传齐刑招二房仵作跟官前去。报案原词、所问口供、尸格签已毕，带去备用相验。回衙吩咐茶房，预备大

堂，大案原差，预备炮竹，伺候排衙。原差将凶犯干证俱皆带齐，即当管押，随时请官坐堂，问供，收监，填清尸格，报上招解，免耽处分。

一，官下乡踏勘水旱灾及山场、田地、坟墓等事，须分兵刑工户书办理，要令画工随同前去，画图丈量。

一，上宪委员前来提案、查监狱，或查驿站，查城垣，查逃旗、逃监、逃兵，务宜赶紧备文，随到随办。

一，经过硝磺、鞘贡等项，务宜备文，拨派兵役护送，验明斤两，贴印花，申报到境日期由。

一，收到平行文移关缉等事，俱要验明封外件数，拆封点明阅看后，交签稿呈阅判日期，备交回复签差查明件数。如寻常包封往来书信，不可拆封，原封呈上官看。

一，发上宪详文，一切禀报并平行公事，务宜点明件数方可封口发出。

一，发出呈行差要并逐日所办之事，必须亲手记号，注明经承某人、原差某人、原被某人某案，以备催差比案。

一，官到任之后，出示严禁私宰、赌博、土娼、打架、酗酒、私铸、私硝、强讨、乞丐、迎神赛会、吃斋会教匪、私藏运器、窝囤匪盗。

一，值告期，先期令承发房缴进号簿，查明新旧呈词若干、禀帖若干、窃案若干，值堂官阅过，随即传齐书役，伺候坐堂。

一，班房、贼笼、监狱人等患病者，房禀归卷，送至刑名处候批，或拨医调治，或当堂提验，或取保调医。倘在押病故者，看役亦要具禀帖报明，当即调卷进署，将卷送至刑名处，随即传唤原差，备办棺木，委典史相验。

一，地保禀报路毙者，当即呈送至刑名处批判，随即传唤值日头役，随同他乡地保前去搭厂，预备棺木，伺候官去相验填格，回署排衙。

一，遇钉封决囚之公文一到，切勿合外知道。将文呈官阅看，看天早晚，一面请补［捕］厅前来，一面请武官前来，商酌问营兵谁能动手，赶紧磨刀伺候；一面饬知牢头、禁卒、更夫防守犯人，毋许犯人知道。次早传齐三班，请武官带兵监外围绕，令捕厅齐候监门，传点发梆三次。官坐大堂，将仪门关闭，令三班衙役大堂伺候。刑房写监牌呈官，标提捕快将监牌交捕厅。禁卒开门，捕提进监提牢犯，人由东角门进大堂，跪下。刑房叫名，验箕斗，赏他酒、肉、包子。食毕，脱衣，马快动手上绑，刑房将法标倒放公案，官用硃笔向外一拖，将笔【投】地不要，捕快带犯人由西角门出，武官兵役押犯人出城。犯人面向西方跪下。官穿大红，雪夜大轿安放大堂，请官上轿，开中门赶至杀场，目睹开刀决毕，回署排衙。

签稿事由

一，官到任之后，令各房备送须知册，并要空白号簿。

一，令兵房备送班头、各差役点卯册，并要造送四址疆界单。

一，令刑房造送到配军流道徒犯点卯册，注明罪名案由。

一，令交房造送申报到任日期。

一，令吏房造送各房书办点卯册。

一，令刑房造送各邻封移知到任受事由。

一，令刑房造送监狱、班房、贼笼人犯点卯册，并要仵作、禁卒、更夫点卯册。

一，送牌至官标期，考代书，如官取定，要伊缴费、发戳，承发房办。

一，送牌至官标期，点各房书办并各房差役卯，兵、吏房同办。

一，送牌至官标期，监狱、班房、贼笼人犯点卯，预备赏号，刑房办。

一，送牌至官标期，军流遣徒犯，并要禁卒、更夫点卯册，刑房办。

一，送牌至官标期，各乡保甲铺司点卯册，兵房办。

一，送牌至官标期，行香，礼房办。

一，送牌至官标期，放告，承发房办。

一，令兵房送各房书办值日姓名，并各班差役姓名单，并茶房、把门、听事买办值日牌单。

一，令户房开进额、徵钱粮、地丁、漕米屯粮、鱼租、各租杂税每年各征若干各清单。

一，查前官移交各案卷，可承审否，有无上控，紧要之案另开一折，速即调卷，令房出标传审，免耽处分。结后速即申报详锁。倘有抢劫、命案、命盗未曾定案，务宜赶紧催审详报招解，以免官耽参罚署情。

一，放居收呈号簿，门房送来，转交值堂收呈毕，退堂将簿并呈词点明件数、新旧禀帖若干，另记一清单，交门上问承发房收规，将呈送去挂号毕，分送刑、钱两处批示。刑，钱批后送来，呈官阅看，看官改而不改，再将呈词送交誊批。誊毕送来，将粘条扯去，副呈抽下，存内装本。留存注明年月日，以备稽查。传承发房，随带纸笔墨砚进来，写毕，对读明白，即将状榜送出标判，交门稿发出张贴。其各呈由承发房分散该管经承送稿。

一，每日早晚，各房将卷稿送至门房，看毕送来，必须逐件过目，送至刑名核改后，早晨二梆，候官下来，将稿并来文卷宗【交】堂官阅判、画行。标差随带班牌、书办值日名单，凭官赏差。官画行毕，即将官图画在行字直上盖一图记，以免混弊。门房送进签来，当即过目，连稿交用，即用毕，交标判处。标毕，送至挂号，仍要细封，看明白方可发给该差，切勿粗心。

一，上宪所来札饬并平行移文，由门房拆开。门房送来看过，查明件数，呈官阅判。到期倘有要件，应即分别送至刑、钱复办。

粘单送来，再送去挂号毕，即发门房。发房叙稿务宜看事紧缓，不可因循怠惰。

一，申报奸拐、命盗、抢劫等事，详销上控，或发审旧案，务宜将卷册、详文、画图、尸格逐件对看明白，送去挂号毕，方送门房看过封口发出。

一，逐日所发公文，务宜摘记一号簿，以便稽查。

一，立新案簿。

一，立旧案簿。

一，立上控簿。

一，立发审簿。

一，立杂案簿，务宜注明经承原差某，以备催差批案。

一，凡差传人证，传齐即令差将标缴回，销差号。

一，凡旧案屡控者，应试原差玩搁或差传人证不到者，回官改差比差，抑或添差。

钱漕事由

一，凡官到任之后，连即传唤户粮房查问此地钱粮、地丁、漕米屯粮、渔租、杂税额征多少，应解多少，曾未报解，查明回批，开列清单查复。再问此地每年大约可有多少税要，有无漏者，随即回官出示禁止。再查问前官亏短税契，契尾现存若干。

一，唤仓房查问常平社积谷额数多少，仓中现贴多少，查明斗级甘结。前官有无亏短，谷价［?］现存何处，另开清单。

一，问户粮仓房有无民欠籽种，如有即回官，出票催进。

一，查屯粮兵房，此地有无正、副镶丁军家，以备上宪提丁进费。如延恐有关官处分。

一，官未到任，预先私下探听前官有无亏短。如有亏空，赶紧回官查串封柜要紧，随后择日开征，仍要柜上逐日缴包，以免书办扯用难追。

一，令各房开进书办值日单。

一，令户房开进管都总头图差姓名单。

一，令仓房开进斗级扒户单。

一，令兵房开进各班差役姓名单。

一，回官定期盘查仓库事由。

一，遇乡绅者户请示或开典当、牙行，此款门印俱有规。

一，查户粮房有无民欠缓滞征，如有即回官催进。

一，申报上宪晴雨及粮盐价，旬日一报，归户房办。

一，上宪委员前来催漕、催征钱粮、交代税契、催帮垫提了进费、提经承、提银匹、踏勘水旱灾、散赈抚恤等事，将文呈官阅判日期，由签稿送至钱谷核改。改毕，仍由签稿呈官阅判画行毕，签稿送至门房。门房送至签稿转交用印标判挂号，而签稿详细对过，送至稿案房，亦仔细看过，封口发出销差，恐防错误。

一，遇开仓顶，先筹划随漕解款要紧，以免临行掣肘，又恐领解之时扣解不发。

一，遇比较日期，必得早晨传呼户房，送比簿神[1]，令伊传唤官图总头图差，催进欠数。午刻，令站班人伺候齐备，请官坐堂。

一，平日钱粮柜上征收之钱，图差下乡所收之钱，必须严令抑伊逐日交进，以免亏短。

一，钱粮、地丁、鱼税、屯粮、随漕杂敛等项，额征多少，分为上下忙批解，少须开一清折安放。办公之余，特常至钱谷处，合经承一同商议，陆续先期报解，随即办银点差丁。备文批解，务宜验明。封钉银桶，仍要守候批回存案，以免上宪委员前来。银票用正印一颗，亲供粘连。族邻结在粘连处用正地印一颗，年月不用。

---

① 神疑衍文。

执 帖 事 宜

一，官到任，先令东房开进阖邑绅士姓名、职衔、住址单。

一，令号房开进合县典当铺行姓名单，是何招牌，有无功名、职衔，以备拜客请酒用。

一，令礼房开进同寅各官生期单。

一，令礼房开进本朝忌辰单，贴于壁上，以免传典不守公服。

一，本邑绅士进署拜会，执帖进内回官，然后请花厅坐下，请官相见。

一，凡同寅官寻拜会，先请花厅安坐，再回官见。

一，凡年节、生日，同寅绅士晋贺，随即执帖回官，看会否。

一，凡迎春、冬至、封印、开印，人［文］武晋贺者，自然随到随请，一面执帖回官。倘有绅士禀贺，亦要回官看会否。

一，官请客赴席者前，至书禀处点明请帖若干，发号房去请，知会厨房预备上席若干、中席者若干。是日，客来随到随请，然后进内回官。客齐摆席。开席后，令厨房开中席，叫茶房三使摆好，自己邀朋友安席。

一，上委员来署，当即请至花厅，随即问明催何公事，执帖进内回官。应留宴者，听官吩咐，知会厨房赶紧办席。应否陪官，早要请示。

一，每逢朔望、菩萨圣诞、寻常祭祀、出门拜客、迎接差事，必须先传差伺候。若遇大祭祀，须传点发梆三次。

一，遇朋友前来投书，务宜和气，切勿轻言小视，必得茶、烟相待，当即请问明白，问伊来处，并问寓处，将荐书呈官开阅，自己不可拆看，且听官上吩咐。

书 禀 事 宜

一，凡往来书札，并上下站之溜单，各宜记一号簿，以备存

查。所到溜信，毋论早晚，务宜立即转溜，切勿延搁。红白禀帖，必得静心书写，恐防错误，写毕将稿对过。所有各邻县官姓名、行号，必须写一清单于办公之处，并将各上宪及本府姓名、行号、官衔写一清单，贴于办公之所。又托坐省朋友打听省城各上宪暨封君生期，又令号房查文武同寅之眷属生期及地方大绅士名号、生期，亦要写明。

款 式 附

红白禀帖五行。夹单七行。摺照六行。副启零行。书启七、八行均可。

禀帖须用红白二合，务宜写事由，批回存留，以备核查。如副启用白禀。

值堂事宜

一，官坐堂，令刑房先将到单并卷送来，随即将卷细看，然后呈官阅判。问官几时坐堂，以便传齐伺候。将卷宗、名单排放公案，随叫原差带人听点，自己从旁静听口供，以防弊混。如有当堂领何物件，即令伊具领状归卷。如当堂开释人犯点名单，单上请官注明。当堂管押人犯，堂谕上亦要回官注明。如官承审命案，贼犯坚不招供，用刑之时，务宜上前看过。倘犯跪链者，亦要随时查看，恐差役大意疏忽。如审结退堂，即令原告出具甘结押，令招房誊清口供，自己看过招房有无弊漏，即将供单呈官阅判后归入卷内。卷交签稿转至钱谷处核改。

一，凡官坐堂验伤，传齐刑仵伺候。验伤之时，务要上前看报，尤恐仵作妄报，并要看明伤痕，呈何物打的人，问受伤人伤在何处，是何人打的。验毕退堂，招房写明口供，自己看明，然后呈官标毕，将卷交签稿转送刑房核办。如当堂所缴脏物，请官标明贮库，倘复上控，以备存查。

一，官下乡相验，将所报呈词并当堂所问口供随带下乡，仍

将洗冤录、鼻烟、七厘散随带身旁。倘服毒死者，预备银针应用预勘尸伤。随带画工、弓尺手，以备图文。请官先落公馆，即令原差传齐尸亲、人证，将卷呈官阅看，说明情形，随后方踏尸厂相验。即令尸亲随同仵作目睹勘检。验毕，令尸亲领尸掩埋。骑马回署，令原差锁带凶犯来县审办。当即追问凶器在何处，令原差带回贮库，以备复控在查。

用 印 事 宜

一，用印者，须细看情由，切勿大意，不得弄假，恐有错用之时。官之前程要紧。用印之时，看稿上官画行字否，如未画行字之稿，不可用印，并要件件过目。每日所用之印，必得记明是何公事，立一号簿，以备考查。

一，凡详文、验文，面页盖一字用正印，背后年月日正印，接缝下正印。

一，书册有格，册面正印，骑缝用正天印。

一，凡清册无格，清册面正印，后印（?），每页骑缝用正印。

一，凡册稿面上作斜印，隔页骑缝用斜印。

一，凡连环解批银钱上盖正印，年月正印。

一，凡解粮米杂款批与前同，用【正印】，解批、年月、粘连数目俱用正印。

一，凡催钱粮票，年月正印，粘单斜印。

一，凡行属下文钉封，于钉处斜印，两面俱同样。

一，凡马递公文，背后有“马上飞递”四字，盖一正印，封口上下正印。

一，凡缉批、挂号、兵牌、解犯人口粮，俱用正印。

一，凡祭祀，用绫水正印，不可用有油印色。

一，凡养廉银、俸薪印领各款银钱，年月正印，底下有领役陈相四合用两张，叠界合用正印。

一，切稿案、备卷存案者，面用正印，接封斜印。

一，切会印文书，分左、右正印。

一，凡行属下批详，须旁边有字号处斜印，对号各半颗。

一，凡下行牌礼并票，差人接封粘单斜印。

一，凡各签稿簿并铺对号簿面注明某号，用斜印，隔页斜缝用斜印，年月用正印。

一，凡红簿、循环簿，奇缝斜印，年月正印，串票三两页斜印。

一，凡出榜，年月正印，接缝用斜印。

一，凡试卷，二面正印，背后称举正印。倘学官有印，将上边盖开移文折面上盖一字正印，年月【正】印，骑缝粘单用斜印。

一，凡米票，三页两斜印，回照盖正印。

一，凡尸格，面页正天印，年月正印，仵作结年月正印。

一，凡堪格用正印，夫、马、船只、车辆单，务令慎写清楚。

一，凡盐引，每搭上面一张截角处用正印一颗。

一，凡税契，各处年月正印，尾上税银数目正印，契价粘单斜印。

一，凡申详条案印结，如有本官名字，年月正印一颗，保结限状俱免用印，粘连骑缝一体同样。

一，凡举人进京至藩司处领路费结，不用印。有本官保领银数上用正印，年月正印。

一，凡委员奉宪查县城垣、监狱、刑具之结，年月不用印，知县名处用正印一颗。

一，凡运漕申送总漕，黄布口袋上至本官名字盖正印，上下护正印，后通关实收每张至粮道印下盖一口。

标判事宜

一，凡祭祀文武庙、山川，社祭，城隍等示，判诚虔敬字样。

一，凡圣诞、朝贺及历代帝王、各神圣诞，判庆贺等字。

一，凡差票拘人犯，判连字；窃盗判获字。

一，凡告示禁止等事，判遵字。

一，凡解犯人并钱粮各款项之批，【判】慎等字。

一，凡接上司差人出境远迎斋投，判字端正小楷。

一，凡悬牌并审期等示，俱判遵字。

一，官未上任者，如吏房送到红示硃标，某月某日判遵字，年月判印字。

挂号事宜

一，挂号之法，先备号簿四本，分开“江、山、千、古”四字名目，以作总号。又备数本填写流水呈词簿，角上俱要载明号数。总以初词、姓名为主。将副呈抽下，编定字号，数自一号至百、千、万号均可，以挨次叠成书本，安放签架上。以后复呈催案书差禀帖，俱要归紧一处。如有事查号，先看总目，后查号头，便可应乎。如用第一号，某人、某都申、某地保、某被告、某于证、为某事由、承差某人。如【某】绅士、某妇女告状者，则载报告某批云。恐后拆，每号空纸几页，以备陆续登记。两造而别无枝节，不必摘由，只挂某月某日据某人催批云。

一，窃案未经拿获者，只须案事主姓名，某月某日批云，承差批云；若已被获，即将此摘去，为一号空纸，凡页陆续登记。

一，斗殴验伤事件，必须将验伤记出，则载某人、某告、某见证、某族邻、某地保、某事由批。

一，上宪来往公文、平行关移、下行牌札一切杂事，以及书差禀单，必须逐件各立号簿，以免临时错乱。

一，挂号某月某日为某事，某都、某人禀通地保不应办差，准归业批。

一，挂号某月某日奉到某宪公文几角几件，为某事由。

一，挂某月某日为某事，某都户某保举某人，实保到某人充当某地保批。

一，挂某月某日申详某事，某县几件几角，递到某上宪几角几件，为某事由。

一，挂某月某日为某事递至某县公文几角几件，为某事礼行几角几件，某事由。

差总事宜

一，官未到任，必须传唤差房打扫衙门，礼房挂灯结彩，贴对联；工房备办床铺、桌椅、箱架，传工书辕门照墙杂项，一并照例裱糊衙门房屋，吏、户、粮各房。办公案、印架、印盒、印垫等项，户房、粮房预备，下马供应。

一，查前官移交木器若干，如不敷用，知会账房添置。

一，官行香预容，先传执事人等伺候。

一，传土工修筑围墙，此款论工给发伙食，至账房去领。

一，春秋祭祀各物、牲口祭品，礼房领银承办。

一，春秋劝农，回官标牌，定期备办金花红包、葵扇等项，以备官下乡赏。

一，遇大比之年，阅县文武生员下省乡试，先令礼、号二房查明若干名，回官出标，调班荐举。饬值日搭台、搭桥、扎龙门等事，内里预备卷资，花红酒席，并备三报赏号等项，早备应用。

一，发茶房、轿夫、差役工食银两，分为四季，俱要领状，交钱谷处批准，或交账房存查。

一，发当兵米，按月给发，亦要备办米票。

一，发养济孤贫院口粮、银两，查明额数、花名若干，按季结发，领状批准存查。每两银折钱若干，以照前任朋友为之。差役口食亦得如此。况且各署规例不同。

一，发仵作、禁卒、更夫、吹手、铺司等工食银两，按月给

发，领状存查。

一，孔子庙祭祀礼仪系教官办，其各庙礼房承办。

一，凡出入银钱，务要留心谨慎登账，无账房要用图章，以免日后拖累混乱。

一，令夫头、夫马、兵房开进船行单、夫价、里数路程、驿马，亦要门单，以备急时应用。

一，凡驿马差事过境，前站溜单一到，随即呈官阅看，转溜前途，并知会厨房酒席、水脚若干，照前溜理，一面着人前途探听迎接，一面预备船只，由陆路预备夫马。

一，上宪委员动身回省，隔晚预备夫马。

一，发站工食银两，查明额天若干，领状钱谷批准结与他。

一，迎春接诏，隔晚预备执事，交礼房分派差役，收管执事。

一，贡使过境，请官去拜，知会厨房预备酒席，供应送去，发水脚。随派马快前去巡更守宿，移营拨兵，派朋友与差役护送，取前站回照，备案申报上宪，日期贴印花。

一，京铅。一，锅鞘。一，龙衣。一，护送皇本。一，硝磺。一，白蜡。一，颜料。以上七项具要过细验明，粘贴印花，派朋友兵役护送，照溜发水脚。

一，钱、漕粮船过境及以前各款过境，俱要申报上宪到境日期。

监 卡 事 宜

一，官到任，先令刑房备送监犯簿，注明罪名案由。

一，令礼房备送班管逐日新旧人犯若干，每日开除若干，送进标日。

一，令刑房备送囚笼新旧收贼若干，开除若干，每日送簿进署标日。

一，令刑房备送逐日过境者，必须查明名数，带同值日

【查】明刑具、红衣裤齐全，方可收监给照，如衣裤、刑具短少，如照不给。

一，令刑房遂［备送］逐日出境军徒遣流犯人号簿。

一，令刑房备送置造脚绿［镣］、锁链、手靠［铐］各备［刑具］，务要坚固，以备急用。

一，官当堂管押人犯，或上宪发下管押，或捕快捉获者，收管之时，当堂上刑，必须亲自押令进去，不可疏忽，定要收检停当，恐其自缢，官耽处分。

一，当堂开释人犯者，亦要查明卷内保状，看案轻重。如重者，切勿开放刑具。勿论早晚开放，亦要小心查看。

一，每日定更时分，必须带同三使［吏］刑房前去呼名，令犯人一个个应名，站过一边，查点刑具、锁封，以防弊混。随即封笼上锁，又防冒名顶替应名。

一，递解过境人犯，必须亲自前去监提，备文移营，派差拨兵，当堂点解，并发犯人口粮，饬差解到境时，候取何[1] 回文存案。

一，遇班房、监狱、贼笼人犯病死者，亦要看役具禀报明，请相验填格，回署排衙，亦有要司捕中去验。

一，令刑房开进监中禁卒、更夫姓名单，并班房、贼笼看役姓名单。

一，逐日早晨发进贼笼之粥，务宜亲自目睹散给，恐其看役刻扣不散。

一，冬天官赏寒衣，务宜亲自押令散给，吩咐看役不得更换。

一，冬天必捐资，多买草荐，贼笼班房应用。

一，暑天炎热，令看役每日打扫，由日放出笼外，天晚再收进去。如违不好禀责，仍宜捐资多买粗茶，每日勤茶水为要。

---

① 何字疑为衍文。

管厨事宜

一，论管厨者，勿论包而不包，须常谨慎小心，所办酒席饭菜，必得亲自调酌过目，以免官上中饬，朋友招怨。而每日油、盐、菜料，必须当面与厨子明算。所有买办买进油、盐、菜料，亦得目睹过秤，勤登账簿。所领账房之钱，发出买办之账，自己分清为妥。诸事当心，以免弊混。每日鱼、肉、虾、蛋、卤味，必得早备。查点碗盏，预余存，恐官留客应用。一遇差事到时，作料必得早备，查点碗盏，预先着人上站准备，自己亦要上站，要夫若干问差总处预先传来。

管仓事宜

一，论管仓之事理，宜早晚查验封条，如有破损，当即开看封好。务宜小心门户、火烛。除斗级之外，毋许闲杂人等在内睹传住宿。一遇下雨，住持即掌灯火开锁，看仓内有湿漏，看毕，仍然封锁停当。如封条用完，亲自去署请领。仓神、香灯并自己伙食至署去领。倘遇仓墙垣坍塌者，亦令斗级具禀。凡每月发兵米之时，必须自己目睹给发，查明大建、小建米票，常即查明要紧。如其进米之数，要记明自己账簿为要。

管马号事宜

一，凡管马号，务要小心，公事切勿大意，官之前程要紧。贵任匪轻，不可疏忽。跑夫要挑选强健者，如老弱带病不许上路。查明马匹年齿若干，有病无病。须目睹马夫喂料。早晨放青，不得过于远去，恐防紧要火牌过境。山坡险峻，独马单放恐有跌损，亦要选能跑三五百里之[1]弱老之马，只好寻常听用。倘公事甚急，马

---

① 此处疑有脱漏。

不敷用，赶紧回官添买。

一，令兵房开进铺长、棚头、跑夫、铺司值日姓名，并兽有无功效。

一，逢马王生日，并每月望朔日，必穿衣冠伺候，官来行香，须平令兵房出票调班。

一，遇大牌、夹板、奏折到时，勿论日夜，必须亲自过目，切勿懒惰，即令兵房铺长赶紧抄号，令厨房开饭，务要点明来文件数，验明有无擦损破烂、时刻误否。若有破烂，扣伊回照，当填破烂；倘已误时，亦当填明，以免拖累自己。速急备人备马转递前站，勿得迟延。如系三五【百】里公事，必要备双马前去，方不至误。

一，马夫递送公文回，查点回照，看伊误否，有无擦损。回槽之马，令马夫牵去溜行。

跟班事宜

一，跟班一项，系门政之伊始也，必须到处留心，不可自暴自弃。尤宜上下和睦，庶免掣肘。久之，自然由下而上，由苦而乐也。事虽言易，而初出茅庐者，亦不可忽视。倘跟官出差，须看天气何如，应带各件先拟一单，请官阅看，幸勿临渴掘井。凡紧要事件，不可委之茶房或官与绅士及同寅。言语须谨记在心，恐其问询，以便回答。其他琐事，要随机应变。跟班二字，岂易言哉！

流差事宜

一，流差。云淡泊果能心灵乎，敏能屈伸，不辱主命，然递升调剂，诚

《味道轩文钞》中有关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资料选注

钱伯泉　选注

说明：《味道轩文钞》为手抄稿本，一卷，线装一册，一百六十八页。每页六行，每行二十字，每字都写在红色长方格子中，为毛笔正楷誊录。其中共有诗序、墓志、碑铭、书信等文章22篇，内容涉及太平天国革命、捻军起义、回民暴动、左宗棠指挥清军收复新疆等事实，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极有参考价值。

《味道轩文钞》的作者周先檀，字蒐珊，湖南衡阳人，生于道光七年（1827），卒年不详。他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其家与曾国藩、左宗棠代有交谊。周先檀的同学和朋友中，不乏曾氏子侄；与他往来的达官贵人也颇不少。但他自青年时代起，多次上京应试，屡屡铩羽而归，官运并不亨通。后来虽然通过门路，在水曹任职六年，也是沉沦下僚，很不得意。同治十三年（1874）初夏，他弃官离京，来到陕西，先在西安求见办理西征粮台的袁保恒，又到兰州谒见督办新疆军务的左宗棠，意欲从军入疆。这年秋后，周先檀来到帮办新疆军务的金顺营中，当了一名幕僚。光绪元年（1875）春天，金顺领兵出关，周先檀随军进疆，始驻古城和济木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继因清军节节推进，驻于昌吉、绥来（今新疆玛纳斯县）、库尔喀喇乌苏（今新疆乌苏县）等地。在此期间，周先檀很受金顺的信任，与总理金顺军营事务的长庚关系十分密切，因而凡是军中机密，他都事事参预。这里选辑的几

封书信，就是当时在军营中写的。

因为这册稿本年代长远，纸质变脆，脱落颇多，整理时不能弄清的地方，只好缺以空格。原稿还有少数词语颠倒，用字错误比较明显之处，径加改正。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利用，除予以标点外，还在文前写了按语，并作了小注。凡有错误之处，敬请大家指正。

送恩雨三佐军泽入关征粮序

按：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金顺率领的首批西征军驻扎在济木萨前线，因为所存军粮只敷一月之用，情况十分紧急，金顺派遣佐领恩泽前往兰州，向左宗棠请粮救急。周先檀等人设宴饯送，赋诗壮行。这是一篇诗序，因原诗编入《西征草》中，故序后未附全诗。

今天子建元之四月，新疆未靖、军食维艰，大都护金公[1]昕夕屏营，惧呼庚癸莫继，爰命雨三佐军驰往皋兰，[2]告籴于湘阴使相，[3]以资接济。维时同事诸友，刲羊漉酒，祖帐于金满城东，[4]礼也。夫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故赵营平[5]经略西域，必以屯田为主。今悬军绝檄，而仰给于三千里外，迢迢沙碛，车殆马烦，较

① 大都护金公，指金顺，时任帮办新疆军务、乌鲁木齐都统。因他独当西域一隅的军政，职掌与汉朝的西域都护、唐朝的安西都护和北庭都护相同，所以称之为“大都护”。

② 皋兰，指兰州，因城南有皋兰山，故称兰州为皋兰。

③ 湘阴使相，指左宗棠，因其祖籍湖南湘阴，当时新拜东阁大学士，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故而如此称呼他。

④ 金满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城，唐朝时为庭州金满县城。

⑤ 赵营平，指赵充国，汉朝名将，因与霍光共同定策，拥立汉宣帝，被封为营平侯。汉宣帝时，击匈奴，平羌人，开西域，赵充国在青海湖边的湟水两岸大开屯田，积谷赡军。

之屯田一着，岂不难易攸殊？然而时有后先，势有缓急，未可一律泥视也。自回鹘构乱，[1]流民死亡枕藉，勵存者不及十之一。古、济[2]虽素称肥沃，兵燹之余，原野污莱，沟渠淤塞，即欲广兴菑垦，而农户稀少，招募无从，官屯、民屯，均不甚多，其不能不借助内地者，时为之也。加以大军麕集，已到之队，既须计口授食；续调之队，亦宜设法预筹。本军转战数省，垂十余年，士卒积劳戎伍，鲜觧耒耜之经，一旦促之力穑，譬如使骝捕鼠，生疏未娴，其不能不徐为教导者，势使然也。都护洞见于此，授书行人，委屈告吁，而又立购耕田牛器，以重值雇编氓之明农者，俾士卒效行之，则一二年中，旷者辟，荒者就熟，则关内之运可渐减。是其审时度势，以转馕裕其源，而以屯采补其不足，讵非万全之长策耶？先檀备员幕府，目击时艰，苏困无计，徒惭绠短，雨三勉乎哉！衔主帅之命，兼程遄往，为国家宣劳，为战士造福，务蕲使相轸念饥疲，源源飞辇，戈壁虽遥，舆可驱而驶也；天山虽峻，驼可载而越也。饱腾有资，何功不克？抑余更有喜者，昨接后路书牍，使相已有裹粮运巴[3]之议，以秋杪为期，可见元老筹边，无远不烛。雨三此行，如石投水，而莫之尼也；如顺风扬帆，无所窒碍也。觇缕陈辞，而求其多，并求其速。仁粟指囷，[4]翘足以待矣。既序而送之，复缀以诗云。

上湘阴使相书

按：周先檀与左宗棠有乡谊关系，所以恩两三前往兰州请调军粮时，金顺请他写这封信。既报告军中和地方的情况，又为金

① 回鹘，指回族，回族俗称“回回”，古音“回鹘”与“回回”发音相近，因此常常混淆。

② 古，古城，即今新疆奇台县；济，济木萨，今改译为吉木萨尔县。

③ 巴，巴里坤，当时这里设有西征军粮台。

④ 仁粟指囷，三国时，鲁肃指囷赠粮，助周瑜起兵兴国。

顺从旁说项。显然，周先檀的这一封信，是让恩雨三随身带去的。

客冬酒泉肃上一函，谅邀钧览。敬维中堂道畅伊周，功侔夔卨，擎天一柱，黄屋倚毗，凡在中外芸生，讴思同切，不徒秦陇士民拱戴福星也。翘首山斗，抃与颂俱。先檀自酒泉启程，冲寒远涉，腊朔至巴里坤，晋见和圃[1]都护，慰劳殷勤，小住浃辰，委任营务。处新正之秋，粮局告匮，其已订买民间者，敦催不缴，市价腾踊，几有断炊之虞。都护万分焦灼，另拣能员，会同镇迪道，传谕乡约，委曲开导，激以大义，乃得零星凑缴，日敷一日。其初百姓犹疑居奇，故意延宕；迨至雪消开拔，筹采裹带，已有将籽种充数者。此在巴时拮据之情状也。三月十二日西上，一路荒凉，寂无居民。洎抵奇台所属之西集，始渐有景钦使[2]屯户。二十六日次古城，都护与景钦使连日熟商，进止规画，总不外以峙粮为先务。四月十一日，自古进驻济木萨，都护亲履粮局，勘核储偫无多，立传各营，不准虚领一名，务于无可减省之中，力求撙节之法，再四腾挪，距接新约短四十日，不得已派员驰赴北路，[3]买羊搭放，能否敷至新麦登场，尚未可必。此又到济后窘迫之情状也。夫古人用军之道，曰寓兵于农，曰因粮于敌，此诚军精要着，独至今日，新疆地方则有难泥成法以行者。古、济一带自兵燹以来，户口凋残，其存者不及十之一，周览数百里内，原野污莱，沟渠廞塞，虽欲锄荒辟旷，而有土乏农，招募无自。本军士卒习于战阵，不谙耕作，骤欲驱之服畴，茫然莫解，则寓兵于农之说，难求速效矣。口外当承平之日，谷量牛马，籁充珠玉，编

① 和圃，金顺，字和圃。

② 景钦使，景廉，字秋坪，同治十三年（1874）授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故称景钦使。

③ 北路，这里指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非指天山北路。

氓专事逐末，罔知稼穑之艰，故绥来[1]、阜康诸县，岿然空堞，毫无盖藏。其吐鲁番南八城[2]各处，果木蓊密，夏秋之间，回部以果为粮，殖谷殊少；仓庾所储，仅足支春冬两季。此即攻克一城，得其珍贝，饥不可以为粟，渴不可以为浆，枵腹戍守，何由自立？则因粮于敌之说，难操胜算矣。都护洞悉其难，力筹屯垦，以重值雇农，为士卒先导，而事方经始，缓不济急，且下种无几，即令今秋丰收，不足以赡全军。都护计无所出，特命佐领恩泽踵谒揆席，缕陈苦衷，以蕲拯援。明知中堂无远不烛，无琐不颐，仁风若扇，何用苦苦祈请？特以去岁额副都统[3]所禀失实，致稽转运，故有此告急之吁。中堂身荷天下重任，痌瘝在抱，饥犹已饥，新疆军务必仗元老主持，方能蒇事。耑恳饬属尅期发粟，以纾燃眉，并求广为接济，俾得调集后队，迅速进兵。将来屯垦就绪，播种日蕃，一二年后，关内之运可以从减矣。先檀厕身幕府，自惭樗散，徒切杞忧，喁喁东望，鹄俟德音。临颖悚皇不胜企祷之至。

答荆浦茂才

按：这是光绪三年（1877年）周先檀写给故乡朋友唐荆浦的一封回信。唐荆浦当时在东南沿海担任地方官员，与李鸿章、沈葆桢深有关系。从信的内容看，唐荆浦是站在李鸿章和沈葆桢的一边；只讲“海防”的，曾经为此写信给周先檀，动员他说服金顺和左宗棠，放弃“塞防”，加强“海防”，周先檀不但断然拒绝，而且严正地指出：“海防”由李鸿章和沈葆桢主持，“塞防”由左宗棠和金顺主持，西征军不能东归。

---

① 绥来，今名玛纳斯县。

② 南八城，喀喇沙尔（即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八大城。

③ 额副都统，额勒和布，字筱山，时为察哈尔副都统。新疆用兵，额勒和布经管北路粮运。

当阿古柏匪帮的势力即将被扫清时，清政府与沙俄为伊犁问题，斗争渐趋尖锐。于是，海防与塞防的争论又变得激烈起来，甚至反映到周先檀与他朋友的通讯关系之中。

钱吾春台[1] 到营，转交寓书，剪灯急读，洋洋洒洒，累数千言，所以誉我而望我者，深情四溢。至其娴熟掌故，洞切时艰，则又酷似江统[2] 之论徙戎，王朴[3] 之策平边，不出户庭而周知山川阨塞，世务机宜，其学识真有大过人者。罗君章为湘中琳瑯，足下其踵武欤？溯自癸酉仲春，河梁携手，高咏赠行，曾几何时，而弹指风光，直酋四易矣！每当萧晨养夜，静肱篋衍，三复缣湘，辄有扇头亭皋木叶，陇首秋云之喻。不谓阔别以后，又复垂念征夫于万里之外，而赐以尺素。久拟擘楠作答，以盾墨旁午，一一无须臾暇，迟至今春花朝始复，□□□□□□□燕台，瞬度十霜，索长安之米，□□□□；□□□□□，士衡[4] 易倦，决计弃觚，巾车出走。自分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亦不过长驱大漠，远上黄河，借景物之瓌奇，浇我磊块云耳。乃承和圃都护谬采虚声，畀以剧任，赞画三年，尚无陨越。去夏六月出师，挥汗成雨，仰赖圣朝威福，一鼓而下辑怀，[5] 再战而夷鞏宁、迪化两城，三驾而昌

① 钱吾春台，钱吾，不知其人履历及籍贯。春台指礼部官员。左宗棠、金顺等因西征有功，受到奖赏，钱吾大概是到新疆来宣旨颁赏的礼部官员。

② 江统，字应元，西晋陈留郡圉县人。晋初关陇氐羌经常起义，大将孟观西征，擒获氐王齐万年，关陇平定。于是江统著《徙戎论》，主张将氐羌西徙青海边外，以防将来扰乱关中。

③ 王朴，字文伯，五代后周东平人。周世宗时，曾献《平边策》，主张首取江淮，继平江南，后灭北汉，从而统一全国。

④ 士衡，陆机，字士衡，西晋吴郡人，文学家，后因倦学，从事政治。

⑤ 辑怀城，故址在今新疆米泉县。

吉、绥耒以次一律龛定。昔人谓傅修期[1]上马击贼，下马作露布；仆之才远不逮修期，而忙勘庶乎近之。北路既清，南路孔棘。南路分八城，即张格尔[2]构乱之地，廷议敦催进兵，剿绝根株。适和圃都护调任伊犁将军，□□□□□□□□，南路专属湘军。伊犁控制全边，□□□□□□，系两路之汇归，在汉为乌孙，在唐为伊犁道。至辽祚覆屋，耶律大石[3]地无一成，兵无一旅，播迁于此，再造国都，自号西辽，传祚之长，与金相终始，盖其土壤饶沃，为边徼陆海，故大石资以中兴也。我朝准部既平，尽有其地。近为回逆所陷，而俄罗斯又夺自回逆而居之。其旁所辖各城，尚有缠回啸聚于此。欲收复伊犁，非重兵压境，不足以折俄人之心。足下来书，汲汲以夷氛为虑，是指英法诸国而言，不知东洋之夷务，合肥相国[4]、幼丹制军[5]主之；西域之夷务，湘阴相国及将军[6]主之。我军既疲于西，不能又骛夫东。俄人攘窃伊犁，若与之角，恐开边衅；不与之争，则□□□，□□□缓□□交之故，须怵之以威，谕之以理。□□□□可反，金瓯复完，磐石长固，非一蹴所能成功也。刻下湘军正在整顿部伍，俟西林宫保[7]瓜代，都统即衔牙而往。仆初念北路肃清，亟思乞假，今为将军西征所绊，

---

① 傅修期，名永，后魏清河人。勇力过人，文思敏捷，魏文帝每叹曰："上马能击贼，下马能作露布，惟傅修期耳。"

② 张格尔，大和卓博罗尼都之孙。清朝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后，张格尔匿居浩罕。嘉庆二十五年（1820），张格尔勾结英国侵略势力，在浩罕统治者的支持下，多次窜扰南疆。道光八年（1828），张格尔被清军生擒。

③ 耶律大石，辽朝贵族。金国灭辽，耶律大石进军西域，创立西辽政权。

④ 合肥相国，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同治十二年（1873）授大学士，官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故称之为"合肥相国"。

⑤ 幼丹制军，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光绪元年（1875）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

⑥ 将军，指金顺，光绪二年（1876）十月改任为伊犁将军。

⑦ 西林宫保，即英翰，字西林，曾任两广总督，故称之为"西林宫保"。光绪二年（1876年）十月，代替金顺，署理乌鲁木齐都统。

不能不随节偕行。伊城恢复之后，迅当长歌入关，角巾归来，奉晨昏于寝门，话故旧于里社，不复作出山想矣。所望足下葄经枕史，明体达用，处则藏之石室，出则施之政府。范文正当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足下其努力春华，抗心往哲，谁谓古今人不相及哉？云山迢递，握晤为难，渴想兴居，不及百一。

上□□□中丞

按：此信写于光绪三年（1877年）秋天，当时金顺已与英翰办完交接手续，正式接任伊犁将军，率领将士由喀喇乌苏西进，步步为营，节节向前，准备收复伊犁。南路已由刘锦棠挥师库车和喀什噶尔，阿古柏已自杀，其子海古拉又在内讧中死亡，敌人溃不成军，即日可望平定。但是，军事形势虽然喜人，经济情况却日益困难。由于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的捣乱和破坏，东南沿海各省不按清政府的指示向西征军提供协饷，以致西征军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尤其是金顺的军营，饷馈供应十分困难，以致周先檀在此信中大声疾呼：“岂天不欲速平寇乱乎！”数年后，金顺的军营屡因闹饷哗变，金顺也因此被劾离职，这无疑是“海防派”在幕后作怪的结果。

□□两□□□□，如隅坐敝衣，面聆德海。新疆南路情形，帕夏[1]仰药自尽，其子又为缠回截杀，[2]么麽鼠党，残喘苟延，亡可翘足而待。湘、豫两军以八月进攻喀喇沙尔，蜀军[3]则折回，防护巴西[4]一带，湘阴相国盖因其初克吐鲁番时，颇肆俘掠，故隐

① 帕夏，王，指入侵并长期占据新疆的浩罕匪帮首领阿古柏。

② 其子又为缠回截杀，阿古柏的次子海古拉，西逃至喀什噶尔附近时，为其胞兄伯克胡里派兵截杀。

③ 蜀军，指徐占彪统领的川军。

④ 巴西，巴里坤以西。

以抑之也。惟会军进剿，白逆铤走，亦意中之事。东窜则巴、哈先受其冲，北窜则瓯脱渺漫，无险可守，愈不能不未雨绸缪耳。西林宫保七月二十四日接任，将军八月初十祃牙西进，节节相机而前。据探报，伊犁附近缠回愿而懦者，亟思投诚；狡而悍者，仍图抗拒，其道则在剿抚并施也。□□□□旦□□□，俄夷啸聚伊犁，视为陆海□□□□□□壤，作久假不归之计，不能遽以口吞争也。临之以兵，虑开边衅；折之以理，辄索巨赀，是则夷务之难，什伯于他事。万一顿兵城下，旷日持久，后路之馕源益涸，前敌之坐食如林，地瀕绝徼，水尽山穷，四顾茫茫，乞籴无路，此则甚可虑也。敝军协饷提前起解，以秦省[1]为第一，士卒腹诵心歌，莫不戴中丞[2]为生佛。此外惟河东[3]犹按月筹拨。假令各省皆能如秦，如河东，则集天下之全力，以收西陲之一隅，岂有不犁庭扫穴者？师老边场，非战之罪，亦饌馈不充有以限之。中丞领袖糈台，函牍交催，而各处报□寥寥，藉口于就绪之旱歉，岂天不欲速平寇乱乎？□□□□□□□斯□示，疏请统筹全局。□□□□□□□□□谕仍以□□湘阴相国。如此事能妥议良法，则新疆庶有孚乎？

① 秦省，陕西省。

② 中丞，或指谭钟麟，时驻陕西，专督西征粮饷之事。

③ 河东，指山西省。

辛亥滦州兵谏函电选

杜春和　编选

说明：1911年秋，正当清政府在直隶永平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之际，10月10日传来了武昌起义的枪声。清廷立即下令停止秋操，并命令陆军大臣荫昌和军谘使冯国璋分别统率临时拼凑的第一、二两军，开赴前线，镇压革命。这时奉命由奉天赶来参加秋操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刚率部赶到滦州，就接到清廷调他的部队编入第二军迅速开往前线的命令。由于张绍曾同情革命，不愿“自残同胞”，但又不敢立即率部起义，于是便与本镇第三十九协统领伍祥桢、第四十协统领潘榘楹，以及驻扎在奉天的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第三镇代统制卢永祥等人，于10月27日联合向清廷提出“立宪政纲十二条”，以武力逼迫清廷立即实行君主立宪，并停止讨伐武昌起义的战争，这就是震动一时的“滦州兵谏”。这次兵谏虽然前后不到十天就以张绍曾被清廷削去第二十镇兵权而宣告结束，但在当时革命高潮中，张绍曾等抗拒清廷调遣，组织“立宪军”，通电反对镇压武昌起义，并与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秘密组织“燕晋联军”，计划从南北夹击北京，夺取中央政权等举动，不仅使清廷大为惊恐，也引起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极大关注。因此，在滦州张绍曾的司令部里，各方函电纷至。下面选辑的这批函电，不仅反映了这次兵谏的始末，也反映了当时各方活动的情况，对研究这段历史很有参考价值。这些函电的原件，大部分藏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图书馆。

一、电稿部分

赵尔巽电 八月二十二日（10，13）奉天

昌黎电报局转陆军东军混成第二十镇张统制鉴：顷阅阁抄，鄂省陆军工辎两营兵变，勾结革党，已于本月十九日夜八钟武昌失守。该督瑞澂即行革职，带罪图功，以观后效。并著军谘府、陆军部派荫昌带陆军两镇开拔赴鄂剿办；一面由海军部加派兵舰，饬萨镇冰督率前进，并饬程允和率长江水师即日赴援。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归荫昌节制等语。镇。祃。印。

冯国璋电 八月二十三日（10，14）北京

站长转混成第二十镇张统制鉴：顷接部电，今日奉旨派璋充第二军总统官，贵混成镇及第二协并第三、五镇均编列其内。璋明日回京，二十六来开平，特派张参谋到滦州接洽一切事宜。再，部司电开：二十镇张统制鉴，贵镇出发，现由天津银行先拨银二万两应用，祈派员赴领。又，奉堂宪面谕：随行官长现给两月薪水，目兵先加给出发津贴每月一两，由镇署发。鄂变日亟，望火速开拔，以资援救。速电复等因。璋。漾。

冯国璋电 八月二十三日（10，14）北京

站长速转混成第二十镇张统制鉴：顷接部电开：二十镇张统制，鄂垣警急，亟应派赴援。顷接军谘府命令，派尊处参与秋操之混成协编为第四十协，并派张统制绍曾带领，由秦皇岛乘兵轮开往长江一带，定二十九出发，粮饷、子弹均由本部设法预备。除电达东督外，仰即遵照电复等因。璋。漾。

督练公所电 八月二十四日（10，15）北京

探报二十镇统制张鉴：顷奉军部电，贵部于二十九日在秦皇岛乘船，子弹、粮食由部中备。伍统领[1]于明日到山海关。特闻。督练公所。敬。

陆军部电 八月二十四日（10，15）北京

开平潘统领[2]转二十镇张统制：顷准军谘府函称：东军气球队可编入混成第四十协，业已分电等语。仰即编入该协为盼。陆军部。敬。印。

陈其采等电 八月二十四日（10，15）北京

滦州转第二十镇张统制：顷接军谘府电开：陈厅长、文司长鉴，东军气球【队】仰即转饬随同第四十混成协南下，所需车辆已告邮部照备矣。军谘府。敬。其采、华转。敬。印。

张绍曾致潘榘楹电 八月二十五日（10，16）北京

滦州混成四十协潘统领鉴：我队住滦，尚需时日，请在该地多备粮秣。曾。有。印。

张绍曾致潘榘楹电 八月二十五日（10，16）北京

滦州四十协潘统领鉴：费克斯炮改为六门编成，存新[3]之炮即运滦州，所缺马匹由炮三营补，炮弹、枪弹及米均可运存滦州。有。印。

---

① 伍统领即伍祥桢，第二十镇第三十九协统领。

② 潘统领即潘榘楹，第三十镇第四十协统领。

③ 指第二十镇原住防地奉天新民屯。

张绍曾致奕劻电[1]　九月六日（10，27）滦州

自鄂变起后，每思自效，以遏乱萌。本镇暨三镇奉南征之命于前，第二混成协奉准备之命于后。迩日以来，各镇协长官检练军实，默察兵情，均因朝政不振，人心日离，以为专恃征讨而大局益乱，意在请愿朝廷，改正立宪大纲，以固人心而维国本。绍曾等共同会议，联名奏闻，业已在奉拜发。绍曾今朝到滦，即拟督队开拔，乘车南下。驻滦各军复邀奏请立宪，奉有明谕方肯遄征，均皆慷慨激昂，声泪俱下。绍曾见此情形过于迫切，又恐激成巨变，惟有宣布朝廷德意，并准代电奏。所有各部队现仍驻扎滦州，静候朝命，如蒙特降恩旨，宣明宪纲，俾一般军民人等，得知朝廷深仁厚泽，纤维毕至，立即奉辞伐罪，无征不服，外可以消革党激烈之焰，内可以巩国家磐石之安，虽肝脑涂地亦所不辞。事出仓卒，未敢缄默，谨以电闻，并请具情代奏。所有详情，已由陆军部杨科员镇、书记长陈邦俊面禀一切，伏乞垂鉴。

军谘府电　九月初六日（10，27）北京

火急。滦州张统制：四十协所编支队已否开拔，何时运竣？车辆早经备齐，可与车站接洽。上车完毕，速电报告。军谘府。鱼。印。

张绍曾等通电　九月六日（10，27）滦州

各省总督、巡抚、将军、陆军统制、统领、防军统领、谘议局钧鉴：现在祸乱纷乘，舆情疑阻，分崩惨祸，即在目前。我驻奉第二十镇、第二混成协及驻长第三镇奉命南征，各将佐士卒等，

---

① 此电转录自罗正纬《滦州革命纪实初稿》，前略台头，后略韻目代日。以下凡遇此种电文，均录自该书，不再一一注明。

咸以目今致变之源，皆由政治不良而起，若不从政治改革著手，而徒恃兵讨，窃恐治丝益纷。同人等不忍国家沦胥，自相残杀，业已提出政纲十二条请愿朝廷，速改政体，即开国会，改正宪法。诸公或现居政要，或代表舆情，同舟风雨，安危与共，改革谅有同情，尚乞共匡大局，遥相声援。此间驻滦军队谨守秩序，静候朝命以为进退。谨此奉闻，并将政纲列后通知。如有赐复，请径电滦州二十镇司令处为恳。

张绍曾致袁世凯电 九月六日（10，27）滦州

近因大局糜烂，奉省统兵各员均以非从真正立宪改革政体下手，不足系兵心而维国本。现在联名奏闻，所有详细条件，容另呈览。我宫保久为朝廷倚重，身系天下安危，绍曾前隶宇下，信仰实深，谅能维持大局，以匡朝政。绍曾今朝来滦，驻滦各军邀恳奏请立宪，奉有明谕方肯遄征，均皆慷慨激昂，声泪俱下。绍曾见此情形，万难强抑，除电达内阁请先代奏以安军心外，谨以上闻，伏乞垂鉴电复。

张绍曾致赵尔巽电 九月六日（10，27）滦州

近因大局糜烂，奉省统兵各员均以非从真正立宪改革政体下手，不足以系兵心而维国本。现在正联名请愿上奏，所有详细条件，谅由蓝统领呈览。绍曾今朝到滦，驻滦各军邀恳奏请立宪，奉有明谕方肯遄征，均慷慨激昂，声泪俱下。绍曾见此情形，万难强抑，除电达内阁请先代奏以安军心外，谨以奉闻。我公身系三省安危，同舟遇风，祸福与共。务乞同匡大局，下顺舆情，促成宪政之美果，以维皇室而清祸乱，俾我皇帝河山仍归一统，朝廷幸甚！生民幸甚！再，此间各部队，绍曾极力宣布朝廷德意，尚皆谨守秩序，静候朝命，决无他变，请纾廑念。

军谘府电 九月六日（10，27）北京

火急。滦州张统制：四十协于今日何时开拔？勿再迟误。速复。军谘府。鱼。印。

章远采电 九月六日（10，27）北京

火急。滦州张统制：奉邸谕：饬四十协即刻开拔，勿稍延误等语。特飞告。采。鱼。印。

张绍曾致伍祥祯、蓝天蔚电 九月六日（10，27）滦州

奉天伍统领、蓝统领鉴：请愿事，大局可保无虞，此后仍望公等与赵帅[1]及蒋参议[2]等设法联络。后事正多，万勿稍生意见。请愿奏稿及条件乞速在省宣布。曾。鱼。印。

冯国璋电 九月初七日（10，28）北京

二十镇张统制鉴：贵镇所调编练机枪队人马，如过滦时，请留归四十协，不必来京。另详。璋。虞。印。

蓝天蔚电 九月七日（10，28）奉天

滦州张统制：宪密电均悉。据伍玉亭[3]云：条例已焚，惟存奏稿。昨闻次帅[4]已阴许日后保护奉省，似此我军宜保沉静，不布条例最好，免致官民疑惑。此间军队决然共同一致。蔚复。虞。印。

---

① 指东三省总督赵尔巽。

② 指东三省督练公所参议蒋方震。

③ 伍祥祯，字玉亭。

④ 赵尔巽，字次珊。

伍祥桢电 九月初七日（10，28）奉天

统制宪鉴：顷奉陆军部鱼电，按照预备出征队数、人数、枪炮、伏马等件，仰即简明列表，迅速报部，切勿迟延等因。查此项表本镇无凭造报，请电参谋官就近列表报部为祷。桢叩。阳。

伍祥桢电 九月初七日（10，28）奉天

滦州第二十镇张统制宪鉴：鱼电悉。宪密折已拜发，无论批语如何，务要镇静。秀豪[1] 已晤面，亦同意。桢叩。阳。

吴禄贞等电 九月初七日（10，28）北京

站长转送张统制鉴：有事相商，准明早七钟专车到滦。禄贞、其采。阳。

陈邦俊电 九月初七日（10，28）北京

滦州加急。二十镇张统制鉴：今四点半来专车，夜间到滦。吴统制、陈厅丞均到。邦俊叩。

张绍曾致载涛电 九月初七日（10，28）滦州

昨电及奏，实为扶危定倾、稳固人心起见。现在时局危迫，各省日有警耗。朝廷如能俯允所请，早一日明白宣布，即能早一日收拾人心，尚可使大一统帝国完全无缺，匪特军心早定已也。绍曾等北望朝阙，忧心如焚，并非敢一再冒昧渎请，实以事机万分紧急，逾迟逾难收效。敬恳俯谅下情，代为奏明，共襄宸断，不胜惶恐待命之至！

---

① 蓝天蔚，字秀豪，时任陆军第二混成协统领。

伍祥桢、蓝天蔚电　九月初八日（10，29）奉天

滦州张统制鉴：顷接陈、吴二公来电，嘱桢到滦等因。请转陈、吴二公，身统重兵，未能轻离职守，乞我公代表与陈、吴二公商议，并请电复。桢、蔚。庚。印。

张绍曾致资政院电　九月八日（10，29）滦州

急。资政院鉴：鱼电谅已达览。国亡无日，非将现在政体痛加改革，万不足以固邦本而系人心。绍曾等前提出政纲十二条奏请宣布，实为现在扶危定倾之不二法门，自谓一字不可增减。乃折奏于六日递呈，至今尚未明白宣布，不知究竟系谁人把持？诸君代表舆情，崇论闳议，夙所钦仰，敬乞迅予提案质问政府，从速解决。绍曾等不敏，谨荷戈执戟以为后援。希从速复。曾。庚。印。

田文烈电　九月九日（10，30）天津

陆军二十镇张统制敬翁鉴：现奉督宪陈[1]庚电开：驻滦四十混成协原归直隶管辖，现将出援，辛勤可念，应由直隶发给银一万两，以资犒赏，已饬财政总汇处照拨。望该镇先行宣布，剀切表示本大臣嘉慰之意；一面派员迅即赴处支领等因。除派员迅赴津具领即行转解外，谨先电达，祈台察。余函详。文烈。佳。

伍祥桢等电　九月初九日（10，30）奉天

二十镇张统制鉴：宪密。此间军人遍然始终，惟次帅不表赞成，蒋樽反对尤力。我等反复开导，但无大效，恐其有合督抚联名出奏，拨出数条。务望我侪尤宜镇定，无论宣布与否，总宜以

---

① 指陈夔龙，时任直隶总督，驻天津。

善词再行请愿。如我等稍涉激烈，难免日兵干涉。闻督练处派员到滦密探我军。桢、蔚叩。

张绍曾致陈夔龙电 九月九日（10，30）滦州

天津陈制台宪鉴：顷阅天津《大公报》初九日载有官场消息，滦州兵变等语。敝军兵心现极稳固，此等谣言迹近煽惑，不特于敝军名誉有关，抑于地方治安大有妨碍，乞派员饬令更正为荷。绍曾。青。印。

附：陈夔龙复电 九月十日（10，31）天津

站长送张统制鉴：青电悉。贵军纪律素严，兵心稳固，朝廷倚为干城。谣传原不足信，惟极有关系。尊论极是，应亟饬令更正，并将来电登报，俾共闻知。龙。蒸。印。

资政院等电 九月十日（10，31）北京

急。滦州张统制：庚电敬悉。时局至此，诚如尊论，非将现在政体痛加改革，不足以固邦本而维皇室。义声伟举，本院深表同情；政纲十二条，尤多扼要之论。本院前日具奏组织责任内阁不任懿亲、协赞宪法、特赦党人三案，已于本月初九日奉旨谕允，正与开示政纲符合。此外大抵皆为宪法中条件。兹事体大，本院决议采用英国立宪主义，用成文法规定，并参照尊处政纲所列，拟具重要信条，一面征集各省谘议局意见，汇由本院议决，奏请即日宣布，正在商榷中。本院系以改革政治为宗旨，现在时事艰危，倘兵连祸结，难保治安，恐牵动外交，转属实祸。本院所忧虑者在此，贵统制诸君所忧虑者亦在此，务祈痛切劝诫我爱国军人，共维秩序，以安大局。国家幸甚！军谘府。蒸。印。

张绍曾致卢永祥电 九月十一日（11，1）滦州

我辈要求立宪，必须从速达到圆满结果，拟先集军于滦州一带，以资连络而期一致。务恳吾兄饬前站即日来滦，并有潘统领到新接洽一切。

张绍曾致军谘府电 九月十一日（11，1）滦州

我军驻滦，幕居野外，甚以为苦，且闻都中匪徒丛伏，深恐惊扰宫庭。请转告邮部，即日派列车二百辆，将军队移驻南苑，既便安慰士卒，兼可保卫都城。大局幸甚！即乞电复。

张绍曾致冯国璋电 九月十一日（11，1）滦州

滦州队伍因天气渐冷，拟进驻南苑或通州，借资保卫，并示体恤。已电告军谘府准备火车二百辆来滦运输，如火车不到，即用徒步行军前进。特此通知，并乞转告各界，俟军车到时，万勿惊慌，以维秩序，共整大局为幸！

张绍曾致蓝天蔚电 九月十一日（11，1）滦州

青电谅达，未复盼甚。各处兵变，禁卫军出征，京师空虚，我军拟前往，尤望贵协同行，以扶危局。闻卢统领之一协于十二、三、四日抵新后当入关，公可用强硬手段，利用此车运兵来滦集合。我军如前往，贵协作后援。东督或站长如有阻拦，我公以组织立宪军之名义入卫京师为对。事机不再，祈速图之。

哈汉章电 九月十一日（11，1）北京

火急。滦州车站转陈厅长：理密。张统制鉴：本日汉章奉内阁总协理及军谘大臣命，到滦面达朝意，祈静候。章。真。印。

彭家珍电 九月十一日（11，1）奉天

自鄂变以来，我军驰赴前方应敌，近日战事最为激烈。我军以军火缺乏，难挫顽凶，兹特购买大批军火，由西伯利亚铁道运经滦州，直赴前线援救。闻公等奏请立宪，原系崇尚和平，此旨正大，薄海钦迟。惟朝廷无立宪之意，不惜购买军火相残杀。珍等恭逢运输之役，苦无挽救之方，军火到滦，望公等妥为保护是荷！

张绍曾致黎元洪等电 九月十一日（11、1）滦州

武汉惨变，中原云扰，咎在朝廷假行宪政，拥护专制，奸庸尸位，亲贵擅权。诸位迫于爱国之热忱，行激烈之改革，其事至难，其心诚苦。绍曾等迭奉朝旨督师南下，然断不忍牺牲同胞之生命，助成政府之淫威，已将根本大计忠告朝廷，拟即联合国民公议宪典。顷政府由西伯利亚运来大批军火，已经本镇截留，北军之战备已虚，决不敢妄逞武力。方今国势，外患更迫于内忧，同室操戈，列强伺衅，同种相残，国于何有？谁非民族，孰不痛心？绍曾等现电请政府立饬北军停止战事，并希望贵军采稳健之计划，即时停战，静候机宜，俟两军战事中止以后，集合军民代表，共诣北京，协议组织新政府及宪政进行方法，庶国家前途有建设而无破坏。诸公赤诚爱国，谅表同情，伫候电音，不胜翘盼。

附：黎元洪等复电

真电悉。公等不应督师之命，至感高谊。电开各节，皆恶劣政府致亡之由，果真改革，元洪等岂有多望。今四方起义不约而同，皆挟不信政府之心，必相推倒而后已。公等所言，岂能确保其必信？公等皆人望，当能熟衡时势，望定大计为叩。

张绍曾致军谘府电　九月十一日（11，1）滦州

钧处弭兵章程，深见爱国保民之至意。此处已联名电武汉革军劝其停战。由奉运来军火列车，绍曾等谨遵钧处弭兵意旨，共议暂留滦州，借示革军可以调停之证。余维亮察。

张绍曾致军谘府代奏电　九月十一日（11，1）滦州

顷奉初九日上谕，仰见朝廷实行立宪以与天下更始。天语皇皇，三军感泣。从此定国事而靖乱源，保皇室之尊严，拯民生于涂炭，实我大清帝国无穷之福也。抑臣等有请者，亲贵内阁已允解散，然又云一俟事机稍定，简贤得人，方不再用亲贵。夫内阁一日不成立，即内乱一日不平息，如谓必俟事机稍定，则人心已去，天下瓦解，稍定果在何时？且臣等原奏内阁大臣必由民选，简贤得人，不烦朝廷廑念。上谕又云：著溥伦等敬遵钦定宪法大纲，迅将宪法条件拟齐。窃绎宪法首标君上大权，以立法、司法、行政三者概归君上，大权作用与臣等所奏政纲适成反对。敬恳收回成命，取销宪法大纲，由议院制定，以符臣等原奏，庶足以收涣散之人心而固邦本。臣等实为救国，非敢要君。荷戈西望，不胜惶恐待命之至！

张绍曾致资政院电　九月十一日（11，1）滦州

现在内阁总理已从权敕任，此次开幕用人，组织稍有不当，国家前途异常危险，亟应公诸舆论，推选贤能，破除官僚制度。任用国务大臣，如不共同联络，设法从严监督，难保无拘牵成例，录用非才。又，党禁既开，国事犯应请政府即日一体释放。再，戊戌以来，殉国志士皆系牺牲生命为国捐躯，今日宪政成功，实皆诸人所赐，自应年给扶助金，恤其遗孤。至于额数年限，请贵院提出议案，制定条例，庶足培养士气，收拾人心。事关宪政进行

扼要之法，望速提议实行，不胜翘待！

蓝天蔚电 九月十二日（11，2）天津

加急。滦州二十镇张统制鉴：今日已谕奖爱国热诚，明早十二条资政院决上奏，请君急电资政院一催。蔚同京员朱君明午后到滦。蔚。文。

蓝天蔚电 九月十二日（11，2）天津

滦州二十镇司令处鉴：蔚住天津《北京日报》分社。蔚。文。

吕均电 九月十二日（11，2）北京

滦州张统制鉴：昨谒涛邸[1]，涛邸之意，欲将我军移驻迁安二镇营房。此间舆论甚好。哈到后来京，仍以稍缓为是。均叩。文。

鲍贵卿电 九月十二日（11，2）济南

滦州二十镇张统制鉴：条奏均表同情，惟协统未能作全镇代表，乞鉴原。卿。文。

军谘府电 九月十二日（11，2）北京

火急。张统制：本日奉上谕：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电奏，奉初九日上谕，仰见朝廷实行立宪以与天下更始，三军感泣。惟内阁一日不成立，即内乱一日不平息，并宪法由议院制定等语，系为维皇室靖乱源起见，览奏具见爱国之忱，实深嘉许。内阁总、协理大臣及各国务大臣，昨已具奏辞职，均经降旨允准，并另简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完全内阁。所有大清帝国宪法，著即交资政院起草，奏请裁夺实行，用示朝廷好恶同民，大公无私之

---

① 指军谘府大臣贝勒载涛。

至意。钦此。特电闻。军谘府。文。印。

陆军部电　九月十三日（11．3）北京

张统制鉴：文电请拨现银二十万两，已转电东督办理，候复到即闻。陆军部。元。印。

资政院全体议员电　九月十三日（11．3）北京

加急。滦州第二十镇司令处张统制、卢统制、蓝协统、伍协统、潘协统公鉴：蒸电谅达。兹接来电，敬悉维持大局，情迫忧危，本院深表同情。当即拟具宪法内重大信条十九条，公同议决，已于本日具奏，并声明起草全部宪法时，请准各省谘议局暨军人参与意见。其条文：一、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一系；二、皇帝神圣不可侵犯；三、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四、皇位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五、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后皇帝颁布之；六、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七、上院议员由国民于有法定特别资格者公选之；八、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九、总理大臣受国会弹劾时，非国会解散，即内阁辞职，但一次内阁不得为宣布国会之解散；十、陆海军直接皇帝统率，但对内使用时应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十一、不得以命令代法律，除紧急命令应特定条件外，以执行法律及法律所委任者为限；十二、国际条约，非经国会议决不得缔结，但媾和、宣战不在国会开会期中者，由国会追认；十三、官制官规，以法律定之；十四、本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议决者，不得照前年度预算开支。又预算案内不得有既定之岁出，预算案外不得为非常财政之处分；十五、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由国会议决；十六、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十七、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十八、国会议决事项，由皇帝判布之；十

九、以上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八各条，国会未开以前，谘政院适用之。顷奉上谕：谘政院奏，采用君主立宪主义，并先拟具重大信条十九条，缮单呈览，恳请宣誓太庙，布告臣民，以固邦本而维皇室一折，朕详加披览，均属扼要，著即照准。一面择期宣誓太庙，将重要信条立即颁布，刊刻誊黄，宣示天下。将来该院草拟宪法，即以此为标准。钦此。合先电达，并希转知各省军队。资政院全体议员公叩。元。印。

张绍曾致军谘府电 九月十三日（11，3）滦州

顷读十二日上谕：另简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完全内阁。所有大清帝国宪法交资政院起草，奏请裁夺等因。钦此。窃臣等所奏政纲，原系博采舆情，折衷学理，非此不足以收既去之人心，杜革命之口实。原奏总理大臣必由国会公举，今亲贵内阁虽已解散，大臣仍系敕任，并非民选；原奏宪法必由国会起草，今交资政院，为旧政府机关，不能代表全国。宪法仍系钦定，国民不得与闻。臣等原奏概归无效。拜命之余，不禁椎心饮泣。遥望东南，今日失一城，明日失一城，大好河山，所余有几？朝廷不欲救亡则已，如欲救亡，恳即明降谕旨，一面组织临时政府，一面电饬停战。不能召集国会，不能制定宪法，不能选举总理大臣，根本问题不能解决，诸事皆属空谈。臣受国恩，故敢冒死言之，一俟事机稍定，即当负钺以待罪国门也。

章远采等函 九月十三日（11，3）北京

张统制鉴：理密。前日运抵滦州之军火知系次帅受袁宫保所托代为购办。现在停战之事，尚在筹拟办法，前敌军火需用孔殷，不宜稍有缺乏。我军即使停战，若彼党仍坚持抗攻，危险实甚，且显与我公殷殷希望停战之本意反相背驰。现在大局指日可定，尤不宜拘拘以扣留军火启中外猜疑，致与大局有碍。务请速令前日

扣留之军火即日放运，是为至盼！章远采、耿骏。元。

吴禄贞电 九月十三日（11，3）石家庄

第二十镇统制张鉴：宪密。卓见极是，停止南北战争非有实力不可，非一纸空文所能【办】到。政见【同】公奏，谅不俟鄙人再赘也。元。

哈汉章电 九月十三日（11，3）北京

车站送张统制鉴：本日奉上谕：资政院奏，采用君主立宪主义，并先拟具重大信条十九条，缮单呈览，恳请宣誓太庙，布告臣民，以固邦本而维皇室一折，朕详加披览，均属扼要，著即照准；一面择期宣誓太庙，将重要信条立即颁布，刊刻誊黄，宣布天下。将来该院草拟宪法，即以此为标准。钦此。我兄所请各条，均在此折内矣。特此奉达。汉章。覃。印。

在京陆军同人电 九月十四日（11，4）北京

张统制暨诸公鉴：理密。本日上谕宣布各军停进，已另电达览。顷接赵制军电称：俄兵索车，强欲来京，又闻英国已备兵三千人为自卫计，日内当遵照条约守护京奉铁路，日本亦已准备一镇，不日来驻京津；其他各邦亦均戒备，专视滦州军队之举动以为进退。昨闻尊处扣留军火，更为疑虑。顷闻外交团秘密会议，专论此事，恐有意外之举。伏念半月以来，腹地屡陷，大局糜烂，涂炭生民，遂启列强虎视之机。行见神州瓦解，亡国之祸至不旋踵，凡我同胞，当无不同声一哭。公等夙具热诚，责在卫国，闻之能不扼腕？日前陈请改革政治，曾云如蒙恩准，当静候调遣，虽蹈汤火，亦所不辞。现既悉蒙俞允，自应亟践前言，维兹危局。公等为立宪功臣，盛名已堪不朽，倘因扣留军火为外人误会，不受调遣，自食其言，致召瓜分之祸，功亏一篑，至可寒心。事势危

迫，啜血上言，敢请将军火立即放行，以免外人乘机干涉；一面奏请听候调遣，以靖人心。公等爱国尊皇之苦衷，可以晓然于天下后世矣。切盼实行，鹄候回音。在京陆军同人公启。寒。

资政院全体议员电 九月十四日（11，4）北京

滦州第二十镇司令处张统制、卢统制、蓝协统、伍协统、潘协统公鉴：本院顷据贵镇奏请实行政纲，拟订信条十九条，已奉旨准暂庙颁布。窃以事机紧急，稍纵即逝，故特以此项信条为基础，将来起草全部宪法，胪应征集全国军民意见；一面已奏请速开国会，先由本院将议院法、选举法拟定。贵镇于宪法、议院法、选举法有何意见，务希赶速电达，俾有遵循，无任迫切，并希转达各省军界，尤为感盼。本日接寒电，政党擢用一窍，已议决，即具奏，并闻。资政院全体议员。寒。印。

卢永祥电 九月十五日（11，5）奉天

张统制鉴：敝协于今日开拔赴丰台，由滦经过，请关照。祥于是日乘照二列车到滦，再为面叙。详。删。印。

军谘府电 九月十五日（11，5）北京

加急。石家庄吴抚台、滦州张统制鉴：本日奉上谕：资政院奏恳准此次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并赐擢用一折，前据陈院请开党禁，业经降旨允准。所有此次党人，均著准其按照法律改组政党，借以养成人材，收作国家之用。钦此。又奉上谕：资政院奏请速开国会以符立宪政体一折，所有议院法、选举法，著迅速拟订，速办理选举，一俟议员选定，即行召集国会。钦此。特闻。军谘府。删。印。

电寄谕旨　九月十六日（11．6）北京

将军、督抚、都统、参赞办事大臣钧鉴：本日召见庆亲王、那中堂、徐中堂、喀拉沁王、阮忠枢，上谕：此次各省事变，其宗旨实在改革政治。朝廷与民更始之意，业经屡降明诏，剀切宣示。兹值乱事纷乘之际，仍恐各省军民未能一体周知，第二十镇统制官张绍曾于军界夙有声望，并能关怀时政，热心改良，著赏加侍郎衔，授为宣抚大臣，驰赴长江一带，宣布朝廷德意。即责成该大臣开诚布公，专主安抚，务期薄海臣民咸晓然于国家不以兵戈靖乱之至意。其有乱事各省，一并由该大臣遴委妥员，分途前往，切实劝导。如能一体解散，即由该大臣奏明从优给奖，以示鼓励。钦此。上谕：四川总督岑春煊未到任以前，四川总督著端方暂行署理，赵尔丰毋庸署理。钦此。上谕：陆军第十一协统领李纯，著充陆军第六镇统制官，并赏给陆军副都统衔。钦此。交旨：钦奉谕旨：陆军四十协统领官潘榘楹，著署理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官，遗遗之陆军四十协统领官，著七十九标统带萧广传署理。钦此。奉谕旨：法部奏，党禁既开，拟将监禁因犯政治革命嫌疑人犯请旨悉予释放，并钞录亲供呈览各折片。汪兆铭、黄复生、罗世勋，均著开释，发往广东，交张鸣岐差委。钦此。监国摄政王钤章，奕劻、那桐、徐世昌署名。京。铣。印。

内阁电　九月十六日（11．6）北京

滦州张统制：本日内阁奉上谕：此次各省事变，其宗旨实在改革政治。朝廷与民更始之意，业经宣布，屡降明诏，剀切宣示。兹值乱事纷乘之际，仍恐各省军民未能一体周知，第二十镇统制官张绍曾于军界夙有声望，并能关怀时政，热心改良，著赏加侍郎衔，授为宣抚大臣，迅赴长江一带宣布朝廷德意。即责成该大臣开诚布公，专主招抚，务期薄海臣民晓然于国家不以兵戈靖乱

之至意。其有乱事各省，一并由该大臣遴委妥员，分途前往，切实劝导。如能一体解散，即由该大臣奏明，从优给奖，以示鼓励。钦此。阁。谏。印。

吴鸿昌电 九月十七日（11，7）石家庄

火急。滦州第二十镇张统制鉴：新简晋抚吴禄贞及来宾张世膺，于昨一点四十分钟顷被兵多人闯入办公处戕毙，并将抚首割去。统领先是突闻多数抢声，不知变从何来，一面率同协署卫兵前往，始悉前情。比即拿获多人及血痕枪刀为据。现该标兵士正向本协有攻击情伏，人心惶惧，火速电闻，并祈转电各镇协为祷。鸿昌。篠。印。

军谘府电 九月十七日（11，7）北京

火急。滦州洋灰公司潘统制、萧统领：顷电谅收到。兵上野营太苦，应请星夜将该混成协带赴永平驻扎，千万勿延，至要。军谘府。篠。印。

杨以德电 九月十七日（11，7）天津

滦州张统制鉴：专驾何日过津？商学各界预备欢迎。先示。并贺升喜。杨以德叩。篠。

军谘府电 九月十八日（11，8）北京

滦州张大臣鉴：本日奉旨：据宣抚大臣张绍曾电奏收回成命等语。宣抚事宜，关系重要，该大臣务当勉为其难，克期前往，勿得固辞。钦此。特电达。军谘府。巧。印。

内阁电 九月十九日（11，9）北京

滦州第二十镇统制宣抚大臣张：奉旨：张绍曾电奏因病恳恩

开去差缺，回津就医等语。张绍曾著准其暂行开去差缺。现在时局艰危，需才孔亟，张绍曾夙娴军学，正资得力，著即赶紧调理，一俟病愈，即行销假，以便任用。钦此。阁。皓。印。

附件一：张绍曾等奏请立宪折及拟定政纲十二条

奏为祸乱纷乘，人心惶迫，披沥意见，请速诏行，以定国是而弭乱端事。

窃臣等伏读连日诏敕，武昌不守，大军南下，惊心动魄，以为世界革命之惨史行将复演于中国，弥漫而未有极也。伏维此次变乱起源，其肇原虽有万端，消纳言之，政治之无条理及立宪之假筹备所产出之结果已耳。夫国家当祸变之时，其治乱也，亦犹医者之治毒疾，一面防其腐蔓，一面拔其症结，标本兼治，方可奏效。否则一误再误，死亡随之。今鄂变告警，事机迫切，一般人民窃窥朝廷之举动、战局之胜负以为转移。乃旬日以来，中央政策，兵力而外，未闻于治乱之本源上大加改造，以懈其已发而遏其将萌。循是以往，人怀疑沮，祸恐益深。旷观地球各国革命历史，经政府一度之杀戮者，其革命之运动愈烈，其国家之危亡愈迫，其君主之惨祸亦愈甚。即论吾国，年来党人之被诛锄者亦夥矣，而前仆后起，不稍形怯退，驯至愈演愈进，以有今日。微论现在兵力之能胜与否也，即令力战倖胜，势必酿成流寇，分窜东南，涂炭万里，财赋灰烬，国力消竭，外人乘之，豆剖瓜分，不堪设想。此则臣等所为痛念国家前途而不禁搥心泣血者也。

抑臣等更有不敢不沥陈者，臣等忝膺戍寄，现值国家多难，正为疆场效命之秋，自宜秣马厉兵，听候驱策，何敢妄干时政，越职建言。无如警耗频传，军情浮动，时闻耳语，各有心忧。臣等迭经召集各部队人等反复开导，晓以忠君爱国大义。乃据各将士等环陈意见，胪列政纲，以改革政治诸端要求代奏。览其大旨，佥以皇位之统系宜定，人民之权利宜尊，军队之作用宜明，国会之

权限宜大，内阁之责任宜专，残暴之苛政宜除，种族之界限宜泯，而归本于改定宪法，以英国之君主宪章为准的。臣等再三细绎，立言虽或过激，而究非狂悖之谈，抑压既有所不能，解譬复苦于无术。当此时局岌岌，亿众之向背，实为可虑。万一中路遄征，六师哗变，大局益陷于不可收拾之地。即治臣等以应得之罪，臣等一身不足惜，如宗社何？如天下何？夫民犹水也，可载亦可覆；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今军民所仰望要求者，惟在于改革政体而已。为朝廷计，与其抑压反动，兵连祸结，何如因势利导，转危为安？又况要求之改革目的，于我皇上地位之尊荣无丝毫之损，而于我国家基础之巩固有邱山之益，所不便独革党与朝贵耳。盖革党持极端之主义，一新政体，则党员之携贰必多；朝贵怀垄断之私心，一解政权，则个人之利益立失。臣等明知此言一上，必有蛊惑圣听以百端阻挠者。臣等敢断言之曰：破坏我朝廷万世之大业、人民永远之幸福者，固在革党之煽乱，而实在制造培养革党之政治耳！古人有言：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今日君主存废问题，国家兴亡问题，胥于此一言决之耳。所有各该军等具陈请愿意见政纲十二条，另折恭缮。为此冒死据情代陈，伏乞宸衷独断，立决可否，迅于二十四点钟以内即颁谕旨，明白宣示。俾导军心于一致，坚亿众之信从；匪人之口实以箝，军民之爱戴益结，将见不特武昌之匪易平，而四海亦将欣然效命。俾谓军心，则臣等有生之年，皆为报君之日。如以臣等之言为欺枉，亦请降旨，明正典刑，治臣等以狂妄之罪，实所甘心。谨披甲执戈以待复命，无任惶悚瞻依之至。谨奏。

附：政纲十二条

一、大清皇帝万世一系。

二、立开国会，于本年年内召集。

三、改定宪法，由国会起草决议，以君主名义宣布，但君主

不得否决之。

四、宪法改正提案权专属于国会。

五、陆海军直接大皇帝统率，但对内使用应由国会议决特别条件遵守，此外不得调遣军队。

六、格杀勿论、就地正法等律，不得以命令行使。又，对于一般人民，不得违法随意逮捕监禁。

七、关于国事犯之党人，一律特赦擢用。

八、组织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由皇帝敕任；国务大臣由内阁总理大臣推任，但皇族永远不得充内阁总理及国务大臣。

九、关于增加人民负担及媾和等国际条约，由国会议决，以君主名义缔结。

十、凡本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议决者，不得照前年度预算开支。

十一、选任上议院议员时，概由国民对于有法定特别资格者公选之。

十二、关于现时规定宪法、国会选举法及解决国家一切重要问题，军人有参议之权。[1]

附件二：张绍曾等所拟立宪军之义条

一、宪政不行则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则煽惑易行，内乱益炽，外患纷乘，国亡无日。我军人认定忠君爱国四字，为策宪政之进步，图国民之幸福起见，以兵力为请求改定宪法之最后手段，现所请求者只及大端。

二、立宪军主张大同帝国主义，绝对的反对革党民族主义，对于满人之生命财产仍保护之。

---

① 此折和政纲与罗正纬著《滦州革命纪实初稿》等书所载在词句上多有出入，故收录于此，供研究参考。

三、革命战争之开，如政府承认我军之请愿，我军即担任消解革党之义务；否则对于革命战争绝对的取局外中立之态度。

四、我军驻在及经过之附近地方【之】安谧，确由我军担保之。

五、立宪军有芟除阻挠宪政者之义务。如政府中对于此请愿有主反对，或设计延宕敷衍者，即由立宪军处以死刑，以除宪政之蠹。

六、此请愿发表之后，凡赞成本军立宪主义者，限于接到通告书之三日内，无论官衙、民宅、商铺，其住所均须悬挂四尺见方以上之白旗，大书“立宪”二字，以表章［彰］其与革党不同之宗旨。其悬挂日期，以宪法成立之日为止。有不悬者，我军即以革党目之。

七、本立宪军有为各省谘议局后援之义务。

八、对于立宪军有加害之行为及计划者，即以敌对视之。

九、立宪军对于此次之政治改革，绝对不受外人干涉，有干涉者，由各立宪军联络策划相当之对付方法。

十、立宪军之供给，均仍由各原省支应，如有迟误，即以第八条处断之。处断之后，该地政务总机关即由立宪军司令官摄之。

十一、立宪军之编成各镇、各混成协及各省巡防营，可自为一军。如联合数镇、协、防营为一军时，其总司令官须推资望最大者任之；其军之号数以成立之先后为次序。

十二、立宪军名义及义务，自发起之日至宪法成立之日止。

十三、为促成宪法迅速完成起见，各省有自练立宪义勇队者，亦以立宪军视之，但须实行立宪军之义任，并须受该地附近立宪军之监督及指示。

第四十协统领潘榘楹、护理第三镇统制卢永祥、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第三十九协统领伍祥桢、第六协统领陈文运。第一立宪军公议。

二、函稿部分

载涛函

宣统三年九月初七日，陈书记长来，接阅统制等条陈各节，爱国热忱溢于言表，当即面奏大元帅[1]，颇蒙嘉悦。因事关宪政，复走商内阁，始悉资政院连日提议各款，与该统制等所陈意见大致相同，已经议决多条，次第具奏。国家实行立宪，锐志维新，促进人民之幸福，当可达吾辈之希望也。涛忝列军界，表率军人，自应谨遵勅谕，严守秩序。军界幸甚！大局幸甚！涛当与我军人共勉之。资政院初六日议决条件，吴统制面述。

军谘大臣载涛

中华民国同盟会员函

张军门足下：

慨自鞑虏入关以来，杀戮我人民，斩绝我汉裔，烝淫我祖先，变乱我法制，凡少有血气者，无不痛心疾首，以扫除鞑虏为目的。故自武汉义师兴起以来，来投者数万人，归顺者十余省，可知鞑虏政府罪大恶极，神人之所共愤，天地之所不容也。今足下手握重兵，近临京师，苟一反手，胡虏即亡，扫除满清，光复汉室，组织共和，建立民国，拯汉族于水火，垂勋名于千秋，不唯为我国民所顶戴，实为万国所钦佩！乃近阅报章，见足下仅以改良政治要求满洲政府。呜呼！微论不从也，即令强从于今日，能保其不反汗于异日乎？□则满洲政府非我族类，其不得志也，则低首降心，及一旦得志，吾恐作福作威，迩时公之首领恐将不保。矧君

---

① 指摄政王载沣，时代海陆军大元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主立宪政体之行于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为公之计，唯有速率大军，直捣京师，剪其渠魁，光我汉京，以行我中华同盟会之宗旨。伏维前途，尚祈珍重施行。

中华民国同盟会员同叩

军政机关部同人函

张公绍曾同胞执事：

读执事与群贤联名一折，利国福民，诚开金石，精当直捷，甚佩！甚佩！然窃以为可陈于宋、明之廷，而不可以语鞑虏也。鞑虏之无【义】又无信，陈而得请，岂其幸矧彼虏，固犹以咻噢蕴机铎耶！湘潭王氏[1]讥曾国藩为张宏范，聆之可为心瘁。夫狐兔犹不忍于濒死，况同胞同中国耶！

执事明贤，切希再思：鞑虏陆沉华胄，于今二百六十年。初九日伪谕自责云云，讵足弥蹂躏贪残荒逆不道之辜也。三尺童子，固将笑驴技之已穷，顾天厌丑虏，致于执事之拳拳而谈弃之。嗟夫！执事男儿，死耳彼丑虏之樊笼，何可以恩我执事识时救亡之胜算也。大军义旗所指，遇丑类必歼，然燕、楚睽隔，中又有慕曾国藩之为人者尤而则之，乐为虎伥。同人忍无可忍，最后以兵戎相见。同胞之罹惨祸者何极，远溯初祖蜀山氏而号痛也。且夫大势之所驱，甚絷扼之其弗虞……今鞑奴贱虏，毒遍中国，残削我蜀山氏之子孙，惟恐不至死，惟恐有孑遗。无如初祖德远而衍系繁，未可因丑虏滔天之凶，贼而殄厥。于丑虏则以未睹华胄之澌灭为弗快，日演亡国之剧，速瓜分之祸。渠凶刚毅有言："与还家奴，宁赠友邦。"吁夫！实是彼虏之金科玉律也。使丑虏再生存，再主中国，吾同胞其真待毙以尽，吾初祖蜀山氏其真不血食矣。未有贤明如执事而待长言者矣。今同胞四万万一心，而丑虏此时之

① 即王闿运。

身命则全系于执事，惧恐执事以纵贼为鸿慈，或万一为奸回甘言蔽蒙，特同胞与执事共甘苦者，初志可惜；更恐丑虏复莫其宇，执事虽勋照日月，决难泯今日之猜忌也。华胄与丑虏，任如何贡忠荩，丑虏薄待之，而日训以为思往事勿足援也。

执事吾同胞，群贤吾同胞，尊部数万众吾同胞，同人尊重之、挚爱之、责望之，时弗可失，速歼丑虏，以安先灵，以昌来业，以光我中国。望风瞻拜，意不可尽，伏维万福。

军政府机关部同人顿首

在京军人函

军界诸公惠鉴：

顷阅诸公所拟政纲十二条，要挟朝廷实行宪政，欲令全局转危为安，孤谊苦心，实深佩服。但朝廷一面下诏罪己，嘉奖诸公；一面令南下军队残民以逞。汉镇商务为中国冠，诸公素所习闻也。自归北军占领，各街铺户抢劫一空，半百老妇犹不免于奸淫，至尺童孺亦遭杀害。不已，又将市廛尽付一炬。百万商民何辜，遭此惨酷。凡稍有人心者，莫不为之痛哭。矧诸公素存悲悯，岂亦未之闻耶！而犹凭朝廷一纸空文，以为信守诸公之计，亦大左矣。诸公今日按兵不动，不听朝廷调遣，在诸公方自以为得意，而在朝廷已恨之入骨。今日势穷莫诸公何，设天下从此平静，诚恐诸公头颅亦有不保之一日。为诸公计，为救万民计，莫若速举义旗，直捣北京，诛此野蛮不讲人道之政府，则诸公伟烈当与华盛顿争光，诸公亦何所惮而不为此吊民伐罪之举耶？诸公所希望者，不过曰责任内阁，而试问袁世凯能解吾民倒悬乎？甲午无袁，则无中日战事；戊戌无袁，则政治早已改革；庚子以还无袁，则不至有今日之腐败；此次督师无袁，则不至焚杀汉镇百万商民之生命财产。诸公欲依此狡狯凶残、不知大体之人以求治理，误矣。况现有之资政院已不能代表国会，而袁氏又非资政院选举乎？用兵

之要贵于乘时，先机坐失后悔贻羞。倘诸公翻然大悟，拔队西进，不待天津占领，而京内已有响应，京中兵民莫不壶浆恭迎王师，谁复与诸公为敌哉！时弗可失，愿诸公熟筹之。此请伟安。

在京军人同上

东三省同志机关部部员函

将军麾下：

敬肃者。近读各报，汉军所至，势如破竹，满政府已不可支，而新政府尚未健全成立。我三省介于两大之间，设彼乘此新旧交代之际合而谋我，南军力不暇及，则此七千万苍生赤子其何以堪！寰等救亡志切，联络同志，组织机关，并有李君冰澄、张君涵初、钱君来苏从中主持，历尽艰辛，规模始具。现得谘议局及学界之赞成，公同议举将军都督两辽，力支大局。万祈将军伏念三省危局，万民殷望，督师归奉，规定辽东。此举不惟三省存亡之所关，亦全国祸福所系也。兹经询谋佥同，公举代表李君冰澄趋谒台端，恭迎德麾，务望将军统师速发，以苏民困。三省幸甚！大局幸甚！临楮鹄立，不胜拜祷待命之至。敬颂钧祺，并乞垂鉴。

同志机关部部员房象寰、钱拯、赵元寿、李德瑚、杨大实、张根仁、沈权、赵中鹄、赵锡九、赵健、田又横、李国胜公肃。

【公推】：中华民国军政府东三省都督张绍曾　奉天全省陆军司令长官蓝天蔚　东三省陆军参谋总长蒋百里　奉天民政长官吴景濂　奉天民政次官刘兴甲

东三省中国同盟分会机关部正副部长蒋百里、李德瑚　法制部部长张根仁　军事部部长赵健　财政部部长沈权　交涉部部长赵元寿　暗杀部部长赵中鹄　侦察部部长杨大实　中国同盟会北部支会派遣东三省联络干事钱拯

潇湘居士函

大将军英鉴：

日昨资政院所奏十九条及上谕，均无召集国会字样，是满政府已默认资政院为国会，而资政院亦自默认为国会机关。夫世界各国有不召集国会而举内阁总理大臣者乎？抑岂有一资政院而能代表国会者乎？今之所谓内阁总理大臣者，袁世凯也。试问袁世凯其人者，果足以负民望乎？昔之督北洋也，锄谋革党，不可胜计；苏杭甬铁路一事，已为举国所公愤，而谓其能胜内阁之任，吾不信也。且袁党之人，大抵有才无识，贪黩为务，贿赂公行，如段芝贵、陈璧诸人，是皆袁党之表表者。吾知内阁成立之日，即袁党树帜之时。试问此成立之内阁为中国责任内阁乎？抑为袁党责任内阁乎？今者，袁世凯尚未到任，而公门请托宴飨纷萦，竞竞然以要好于袁党者比比皆是。呜呼！今之所称责任内阁者，是亦大可悲矣。况资政院议员诸人，果能胜议员职任者有几人？执公以行、实心爱国者又几人？名为国家，实为利禄，此海内士大夫所共知者也。平时无所建白以邀信于国民，而此次借革军势力以饰天下耳目，议员与政府互相勾结，是又为海内士大夫所共晓者也。

且今日者，官兵所至，涂炭生灵，以焚烧为杀戮，惨不忍言；以毒炮酖同胞（战时用所禁用之绿气炮，计出铁忠），残民以逞。此正上谕所谓灭绝人道，世界各国所不公认者。满政府仅知罪民而不知罪己，前日所谓下诏罪己者，明明皆是虚文；昨日所谓实行君主立宪者，又明明皆是虚文。以虚文欺天下，天下果受其欺乎？以虚文平大难，而大难果足以平乎？今天下人士群起而呼曰：政治革命！政治革命！革党举兵而起曰：政治革命！政治革命！各国严守中立，所指望于中国者亦曰：政治革命！政治革命！呜呼！果如上谕，果如资政院诸人，果如今日内阁，吾中国尚有希望哉？

吾中国尚有希望哉？窃以为欲实行政治革命，非化除满汉界限，实行共和民主政体不可。尝为满政府计，与其苟且偷安以沽此君主立宪之名，何如弃天下而逃，以实行共和政体之大？数千年专制之国一跃而为共和，祸乱立平，列强改视，策之上者也。至若满政府必欲与革军一战，不顾兴亡而争此君民之界限，成败胜负，岂待智者而后知之！为将军计，仍以统兵前进，先以共和政体之说进之，如其不允，即驱逐满政府，然后率师南下，与黎将军联合，南北一气，无稍参差，免致筑室道谋，遗笑天下，将军实利图之。

潇湘居士上策

现在京中旗人敢死团业已成立，声言屠杀汉人，政界中人虽满口掩饰，并云决无此事，实则其主意实出自涛、洵两贝勒，而如桂春等之小人，更不足矣。

皇仁甫函

张、卢诸统制大人麾下：

昨上一书，想邀英鉴矣。窃武昌起事，固中国转弱为强之始，而其谋中国四万万同胞最多数莫大之幸福，尤在麾下诸公操其券也。民贼觉罗氏，反侧无常，是其惯技，专制束缚，何能一时可舍！中国今日不欲言立宪则已，如欲立宪，万不可不推倒满洲。若认为皇帝万世一系，神圣不可侵犯，其后祸即伏于此。譬如治疮，不尽去其毒根，则发烂依然。况若今日言实行立宪，内阁不由公举，即谕袁世凯。袁世凯邪险小人，路人皆知。谓为才望素优，不过彼党中受私恩之一部为之鼓吹。故袁起用所用者，皆旧部私人也。其尤荒谬者，引植贡杨翠喜于正〔振〕贝子，为通国所不耻之段芝贵，今又欲用善以巨资买官之袁海关矣。庆邸七百万金储于正金银行，不提作军费，而借外债，如此荒谬，有何立宪之可言？且仁之所主张排满，非欲将满人杀戮净尽，惟推倒使不握政权而已。麾下诸公诚能念生民之疾苦，出水火而登仁寿，莫如誓

师北向，在清国防不胜防，敌不能敌，举枪一呼，不烦血刃，遂可以灭满贼而定天下矣。非大言也，事势如此也。向使麾下诸公稍存帝制之旧思想，而不肯为破格之行，建立民主共和之大中国，则孙、黄、孙、黎诸豪杰，恐亦未必遂帖然安尔。则以后两军交绥，生灵涂炭，又未必不是诸公先此一举也。时乎时乎，不可失，不可失！愿麾下存长计之，果决行之为幸！即请造安。

皇仁普顿首

晏起函

贵军驻滦陈言，真得机势，其措词亦先得我心。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此所谓矣。然尚有不满意处，我愿将愚见陈明，乞酌核为幸。

第一义曰维新。既新矣，则所谓旧者，均作衍文。清定鼎至今二百余年矣，现时政府固恶，推倒足矣；万不能追咎其二百多年罪恶，拉入此时大算账也。果尔，则种族之争当不成为问题矣。我，汉人也，未受清一分恩惠，今却犯不着替明朝报仇也。请质之海内，当亦同声赞成，即黎、黄诸公，想亦许可。不愿多流血，致大伤我神州元气也（搁笔泪尽）。

第二义迁都。应以武昌为京城，由贵军知照项城及我两宫，以及军政府健者，求其一体赞成，并布告各省、各友邦作证人，坚持此义，公立合同，大意谓应舍种族之见，而取政治革命，銮驾南行。若黎处不欢迎，或我两宫不敢去，则俱系违背此合同，以公敌论。必将此件实行，诸事乃可措手（昨日上谕，措词虽好，可惜迟了半月，为之婉叹不置）。

第三义则停战。项城已见及此，不烦区区之饶舌。其期间究以较长为妙，幸妥订。草泐数言，敬请张、蓝诸公均安。

淮南布衣晏起上

（此函已通告资政院矣）

田文烈函

敬舆仁兄统制大人阁下：

敬启者。顷奉督宪陈电开：现驻滦州之四十混成协，原归直隶管辖，应由直隶发给银一万两以资犒劳，已饬财政总汇处照拨。望该镇先行宣布，剀切表示本大臣嘉慰之意；一面派员迅即赴处支领等因。奉此。此诚嘉慰袍泽之拳忱，非仅犒劳师徒之盛谊，用意至为恳挚。谨先函达，敬祈宣布。除已电致并派员今日快车赴津照领转解外，容再亲诣雄麾快聆大教也。手此。敬请捷安。诸惟炯照不具。

小弟田文烈顿首　重九

赵尔巽函

敬舆统制仁兄大人台鉴：

承询兵警联络一节，当即电复，惟其中误会情形，昨始查明，特再陈之。向来日本兵队常有夜间穿城之事，乃于九月初一日函告，以后如有整队入城，必须先有知会，方许夜间入城，以防混迹。然既与日本人约定，则自己兵队自须一律，是以一并函知贵镇，转饬遵照。盖其缘起，则因限制日人而起，且所限者整队并非个人。乃初六日有七十七标兵弁多数人入城，为巡警所阻，营中遂疑为奇怪。昨晚面晤该标统说明，乃知彼等并未接到贵镇传知，致生疑误，现始恍然。当即请其传知各兵，当亦释然。此等小故，不说明往往足误大事，用特缕陈。即请捷安。

愚弟赵尔巽顿首　九月十一日

田文烈函

敬舆仁兄统制大人麾右：

日前趋诣雄麾，叨饫咖啡，辱承枉送，感何可言。别后回镇

不及一小时，复附快车赴津谒见督帅，凡公面嘱，一一详达。督帅深佩我公苦心孤诣，毅力忠肝，不惟无丝毫猜疑破坏之心，且以如公意旨，直境既免干戈之苦，获享安全之福，而亲贵立时出阁，宪政维新，举数千年之秕政一旦廓而清之，天下从此受无穷之乐利，国家从此有操券之富强，不禁鼓舞欢欣而不能自已也。至弟更有竭绵维持之义，虽赋性愚直，略具血忱，又为公所深知。凡弟有可以努力之处，我公示下可也。闻已电致兵事各省停战，其电稿可否饬抄示阅？有无回电？并深系念。

又闻东三省有三营进关，驻在何地？统祈示知，以慰悬念。昨已托张康侯兄代致，想已邀鉴。肃此。祗颂勋安。

小弟　文烈顿首　十三日

田文烈函

敬舆仁兄侍郎大人阁下：

接奉琅函，辱承饰贺，感何可言！葵体违和，自因贤劳过[illegible]所致，辰下渐次康复，忭慰曷胜。弟赋性迂拙，百无一能，到军未尝不久，然只承乏军佐，即在通永，亦不过办绿营旧军，于陆军实际毫无体验。乃谬叨军部次官，非所克承，只滋畏惧，公其何以教之？公为一代伟人，区区养费千金，犹齿及之，殊过拗谦，益我惭汗。已商寿彝翁饬司知照，公其勿念。手谢。敬颂勋安不具。

小弟　文烈顿首

贺培桐函

敬舆学长仁兄大人钧鉴：

多年未晤，想望奚似。近以时事多难，全国谣啄莫衷一是，数日以来京津哗然，益堪悲痛。前日读我兄条陈，深谋远略，通国赖之，其所以维持振兴我国家者，何可名言。但兄一举一动，为

四兆同胞安危所系，弟虽不才，敢不稍尽自尧义务，以为兄计、以为国家计乎！虽然如弟之愚疏，其无补于高明之万一也。为国家计，弟原无藏拙之理，兄更无见拒之理。时势至此，作在三岛席上之共话，亦今夕之快事也。肃此。敬请钧安，伏惟垂鉴。明日思回津，祈令晚赏见为荷。

同学 贺培桐谨上言

蓝老兄台亦弟之旧友，愿共赏见焉。

何宗莲函

敬舆仁兄大人麾下：

昨日复电，谅入青睐。顷奉惠书，足征忠悃，令人钦佩无量。承嘱一节，大局所关，弟深表同情。但弟所处地位窒碍颇多，若如执事专阃京外，弟必首先陈奏，以解危局。且刻下军谘府新旧交替，亦恐无暇顾及。所好者内阁业已推倒，上谕派项城来京组织政府；党禁已开，亲贵均已卸责，想尊处亦见明文矣。大段如此，阁下奉请各条，必能次第实行。阁下关怀大局，心切救亡，弟有同舟共济之责，遇事自必唯命是从。渤先布复，敬请勋安。

愚弟何宗莲顿首 十三日

内阁总、协理大臣及各国务大臣，昨已具奏辞职，均经降旨允准，并另简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完全内阁。

张绍曾致张怀芝、王怀庆函

天津镇张军门子志、准军王统领茂轩仁兄大人：

现值大局糜烂，几至不可收拾，各省多昌独立，敝乡父老子弟亦极各抱热忱。弟本系主持君主立宪，兹因乡人以内政紊乱，外交失败，赔款固巨，外债日增，国民种种负累，再三恳求协助独立，冀为直省保生全，并与各省列平等。弟情关桑梓，体察时务，又未便过为拒绝，用特质之明达，可否俯顺舆情、鼎力协助之处，

即乞卓裁赐复。所有二十镇军队，始终抱定和平主义，军心安靖，请抒廑念。专此。特请勋安。

愚弟 张顿首

曾斌等函

张、蓝、卢、伍、潘五位将军赐览：

立宪大信条本日颁布，东亚四千年专制之局至此而终。从兹天地再清，河山重秀，皆诸公之力有以致之。感激流涕，不知所云，谨贡数语，以达微忱。

北京住户 曾斌等二十余人叩 九月十三日

鲍贵卿函

诸位仁兄大人鉴：

顷奉函示祗悉。前次捧读奏章，深佩公等忠义爱国，业蒙诏旨频颁，锐意改良，内阁聿新，治理可望，瞻慕英光，无任折服。前列政纲，凡隶军界，均表同情。惟第一次入奏未得附骥，已奉谕允，必能按条实行。此次复奏，乃蒙不弃，以弟微末，免有貂续之嫌耳。至锦统尚在前方，函电难通，未能专函奉复，务希为荷！专肃。敬请台安。

愚弟 鲍贵卿顿首 九月十四日

蒋允仁函

统制大人钧鉴：

敬启者：允仁此次奉命入关运军火，明知任大责重，事属冒险，顾以命令所在，未敢推辞。到滦之日，闻朝廷有停战之消息，统制有立宪之奏章，改政府之旧观，即所以顾中原之大局，天下安危在此一举，属在同军，莫不庆幸，因暂留不进，原有待也。今者谕旨已经宣布，立宪宗旨已达目的，统制名望固已中外宣传，脍

灸人口。英雄做事，贵在识时，趁此率军前进，择地驻扎，惟敌是趋。吾知大军所至，罔不披靡，此诚千载一时得不可失之机也，惟统制裁之。军械之车，留此无益，允仁身负重责，多一日之耽延，即多一日之顾累，惟求统制鉴察，迅赐开行，俾早交纳，以卸仔肩，实出高厚之赐。临颖不胜待命之至。敬请钧安。

科员蒋允仁谨肃

韩德铭函

敬舆仁兄统制大人执事：

自壬寅腊高阳小学一会，数语盟心，以后迄今，未得倾谈，然已深志执事之为人，必不能无所树立，期望至今犹一日也。比来鄂军特起，二十日内民力猛进，心为之庆，顾间不能不叹。河溯英彦于古为隆，近日尤有可凭之势，闷闷不发，令江汉之间笑北人当改革倥偬之际，无一毫赞助也。月初骤闻盛举，四五日内摧数千年专制余焰，而灿宪政之精光，不禁以新中国之发生为大局喜，并以北人有赞翊之勋为乡土幸也。使非孱病，且民之生计大摇，区区一中央不完之议会，能洞悉其曲折而拯之不误乎？地方官即不恤民生，亦惧滋变，挽救之道，自愈于数百里、数千里外之议场。以此制之，不受，则伤议决之效力；受之，或贻隔膜不当、伤民滋盗之深忧。今日时局堪再听其扰乱耶？此第八、第十四两条，国会完成之日，必须励行，此时万难以资政院适用者也。

执事治军虞变，在在劳神。惟年来末在民间，深阅选举之情，而考议场之象，而一事不暇详审，即百祸或从而发生。此凡我国民苟有千虑一得之知，宜效河海细流之助也。篇中所言，虽推选而来（吾省局外者不得推，即他省亦经三次间接选举而来，远离原选之意），其非国民公意明矣。且此时充内阁者，虽难语完全，而为一时止纷之计，舍此人何人再便（野心者不知时艰，容有他见，使平心思之，面面设想，鄙论之公自显）？万一当日扰攘，举

出不当之人，奈何！万一议员不齐，与内阁相市，奈何（此二事年来在议场见之不一见）！此适用八条之错误，不烦言而喻者也。八条尚然，九条可无容辩，第十四条似当于前矣，而万难实行，万难悉当之故，尤有可言。

各省伏莽，窃发不尽，缘助成改革也。乘机作乱，残民以逞之人，往往不绝。筹饷练兵，自不能以一纸空文，禁其肘腋之营救。且兵荒之奇灾已现，国备俄为亟，而增兵加赋之议屡扼于议场，卒以诸内阁有与民争执之权，直情径行而奏，挫俄之伟烈，往事历历，成败昭然，非一人笔舌所能颠倒者也。今日之中国固愈于初，然使例普、法、日本，敢云不及彼。且众人之见，不敌一二贤豪，奈何吾反欲立以众人制贤豪之法以自困也。况有第八条公举内阁之法维持于前，又何虑内阁之蹂躏议场摧残舆论耶？此第九条根本之不宜者也。第八、第九、第十四条本年适用，尤为不宜。内阁由国会公举，乃国民公意也。今之资政院议员，半为钦选，半为资谘局员自行参与保事，一二定奔走麾下，执橐键之役以自效也。

惟德铭自庚子以来，即有见于大局之必须改革，于东西事实凡关乎改革者，研究探讨，成败利钝，粗有所知。大凡旧政不除之际，除之惟恐不尽，而异日无穷之新疾，特由于除旧时不暇深计之一念比类而生，中尤以法兰西十八世纪迄十九世纪之改革为最显。事之初起，惟苦君主专制，乃其后暴民自由之虐，甚于暴君，卒夺于拿帝，扼于列强，君主专制之焰复活，历经险阻，乃归阿兰治之君主立宪。旋以国民望治太急，拿破仑第三乘之，复变共和为专制。中间人民横毙，国力外挫，颠仆百年，始达当日共和目的。可见民之德力，无铸造共和之实具，徒持知识欲望，往往既除旧患，旋造新殃。新殃之烈，又恒百倍旧患，甚至倡导之人身受其难而莫能挽救。作始简将毕巨，各国公例如是，吾国现状万万难逃。执事身在作始之场，万万不可不慎。此凡爱执事、爱

国家者，不能不各效所知，以图赞助一二者也。捧读大奏，所要言之款，除末条，均与世变吻合。惟闻执事望资政院行国会之事，似有可商之地（语详佩卿）。

且资政院公决之十九条，十三日上谕允准者，不无可容评议之端。该院所议，太体依附执事原奏，似无大讹。中惟第九条限制内阁太严，于济变太略，确有妨害。其中本年适用第八、第九、第十四条，均不合时机。第九条用意，防内阁滥用其权也。然使国民程度既进之时，众议始得善法。不足之日，则盈廷之舆论，往往不及贤者之先知。普以毕士麦铁血主义而兴，法以多亚士难止战端而败，日本甲午以后繁。而不考万国公例、本土实情，断不敢妄下一字，沿文人习气，以渎政听。

至德铭等发言之由，皆本个人之知，赞襄公益，且与执事同时同省，平生迂拙不通权贵之夙行，当亦执事可考而知。则以上所云，足证别无他意，但鼓弄笔舌，无论持议良否，皆有可考。证以群论，正当锐进之秋，或嫌太旧。惟事情显著，公例堪凭，愿本中外之事实公例，平心思之，是非自见。倘能建议于朝廷，致书资政院，讼言第九条内阁辞职下，改为一次内阁，不得为三次国会之解散（如日本例；今日众人多英雄少，不能宽英雄之措施，造众之幸福）；第八、第九、第十四条，俟国会成立再行通用，则国家前途受赐无量矣。愧不能得寸兵以赞义谋，而数年研究政治，身在民间，积日所经，稍具心得，欲有所布，苦于无门。会与佩卿深计意同，蒙其决计东上，谨陈愚见，托其代呈。详由佩卿面述可也。此上。即颂勋安。

乡愚弟韩德铭顿首　九月十五日午夜

米材栋函

敬舆仁兄统制大人麾下：

日前趋聆教益，其宗旨与栋所拟略同，莫名钦佩。回京后而

见段军门，备言阁下宗旨始末，伊叹弗如万一。惟言不便再行组织第二军之表告，弗答。遂辞却回防，决计携眷回里。然彼已将阁下始末之宗旨详达某邸。现在北京人士无不赞美阁下之远见高明，行将有旨颁下矣。我国存亡，生灵祸福，皆委任于阁下也。临颖祷切，不胜盼望之至。肃此，敬请勋安。

乡教弟米材栋顿首 九月十六日午前渤

津保学界全体同人函

津保学界全体学生谨奉书敬舆统制大人麾下：

窃仆等遨游燕、赵间，耳我公之名甚久。间与父老耆旧品藻当世名流，佥谓我公将才韬略皆所擅长，至以今日之真将军相许。景仰之心，无任轸结，瞻韩无缘，心殊怅惘。今者天下纷纷，事机紧急，海内志士，咸起而奔走号呼：乘此时机，光复祖国。此唱彼和，四隅同声，中国兴亡，在此一举。乍阅报章，见我公联络蓝、伍诸公，两电政府，缮拟条文十二条，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具见热心爱国之忱远胜彼伴食尸居之辈，凡我国民，同深感激。特兹事体重大，有不能不为我公一言者。

盖闻智者不违时以图功，哲者贵因时而立制。自民族、民权两大潮流起，世界各国莫敢与抗，顺之则生，逆之则死。治乱之机，间不容发。苟昧斯义，罔不颠踣，载在史册，班班可考。今我中国民族、民权结果之期至矣。热心志士，海外经营辛苦二十年，绞无许脑筋，掷无许头颅，及兹幸获成熟。江汉一呼，四方响应，父老欢迎于前，妇孺鼓舞于后，潮流所趋，势莫能遏。万众一心，咸欲乘此组织共和政体，以偿数十年渴想美洲之夙愿，休哉。此诚我中国千载一时之机会也，凡有血气，罔不同情。乃公竟不察事机，不审时势，于此万壑同流中，贸然作君主立宪之请，向外族而觍颜要求，噫嘻！是诚何心耶？推公之意，殆谓今处列强环伺之秋，只宜从政治方面改革，不宜种族相哄，以致危亡。然

吾等则谓，政治革命，种族革命，皆今中国所不可缺者也。盖今之政府，异族专制政府也。驱除异族，则不可不为种族革命；颠覆专制，则不可不为政治革命。使徒驱除异族，则犹明之灭元，于政界不生变革也；若徒颠覆专制，则异族一旦不去，专制政府终一日不倒。故吾辈以政治革命为前提，以共和为目的，共和一立，则种族革命如水到渠成，即孕于其中。若狭义之种族革命，仅以复仇残杀为事，则实吾辈所不为。由是言之，则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二者岂惟并行不悖，实则相依为命者也。

慨自明祚沦亡，胡虏篡据，生杀椎剥，屠戮神裔，茕茕赤子，悉膏刀砧，嘉定、扬州，靡有孑遗，凡有人心，孰不疾痛。近又假托立宪之名涂民耳目，重要政权悉畀亲贵，铁道国有夺之国民，而种族之间轧轹愈甚。其政策仍袭康、雍钳制汉人之故智，且尤有过之。幸也，天厌神怒，乱象纷如，两湖人士首举义旗，军士知方，云合响应，曾未十日，恢复数省，东南河山，还我半壁。近日义声所播，赣、沪、晋、陕、滇、粤各地相继起义，农商输饷，行伍倒戈，此固公之所稔知者也。吾等曾谓，此次革命之师，应天顺人，中外欢忻，罔有异议；而反对之者只满洲人与其死党，此辈釜底余生，诚不足以当一碎。乃不谓公属汉人，竟敢反对共和，强颜要求君主立宪，欲永远奴隶我四兆之同胞。噫！且不必辩理，试抚衷自问良心，其汝容乎？昨者，虏廷诏下，前所陈各条已一一允所请矣。在公衔玉获售，想必以此自豪。然吾辈则谓，此正彼族警醒之时，正欲借公之请牢笼人心，而据有我国万世一系之天位。果尔，则公实为彼族开国之元勋，而我汉人卖国之仇敌也。

迩来，津沪一带，骂公者已不乏人。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吾汉族苟不尽绝，则誓将血公之族以洩此恨！不宁惟是，窃恐公部下仁人烈士，将有怀椎、杖、匕首而伺之者矣。况今南部政府已立，曾以共和宣言中外，豪杰义士，莫不归心，重整汉都，确乎

不拔。试问彼诸志士，在外奔走二十年，沐风栉雨，尝胆卧薪，良不易易，今乃得发钏一试，岂非为心醉此共和主义，欲借之以救我中国？乃公直起为难，主张君主立宪以破坏之。试问南军能允公否？恐后日南北交哄，扰乱中原，而因以速外人瓜分之祸，则公实亡我中国之罪魁。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公其胡以自解耶？且仆等尤有为公虑者，近日以来，北庭疑公之心甚矣。以武臣而要求国是，是为不职；悖朝命而不奉调遣，是为不忠；且今又劫留子弹，叛端见矣。北庭之所以无如公何者，特以各省军事倥偬，尚无余力；且公又拥有重兵，诚恐一加威逼，势成反噬，然彼心何尝一日忘公哉！祸在眉睫，愚蒙共知。窃料公近数日来必寝不安席，绕床疾走，以谋处置此事者矣。

吾等谨为公告，惟今之计，厥有两途：如公犹有人心，心存黄胄，则宜速联合南军，誓倡大义，秣马厉兵，直指北庭，挞彼酋魁，复我汉室，建共和之政体，解元元之倒悬，功成名遂，伟烈丕天，勋名光乎史乘，铜像屹于云表，为华盛顿、为马志尼、为克林威尔，岂非英雄之快事哉！如良心已泯，自甘为虎作怀，则食人之禄，义当致身，亦宜鞠旅陈师，宣力王室，承虏廷之伪命，推白刃于同胞，耀兵江汉，以与义师争雄，挽既倒之狂澜，竖将倾之大厦，幸而获胜，则富贵爵位世袭靡涯，为张弘范、为洪承畴、为吴三桂，纵不能留芳百年，亦得遗臭万世，千秋万岁后，犹博得张某某三字以供人唾骂，是亦男儿之好身手也。嗟乎！天下事大定矣。今为公计，舍此二途，了无别法。然教哭者不能教眼泪，教歌者不能教喉咙，时乎时乎不再来，望公其善自审处，而勿自贻伊戚也。

仆等迫于大义，不免言之过激，然不激又恐不足以动公听。已矣，勉之矣！兵法有云：进一步则生，退一步则死。成败之机决于此举，愿公好自为之，勿徒观望迟疑，坐失时机，而令后人笑公绌也。仆等狂言无状，不知检择，知我罪我，悉凭于公。临颖

迫切，无任主臣。敬请勋安，伏惟亮察不备。

津保学界全体同人谨上 九月十六日

某云渥函[1]

昨上一函，当已达。津中纷传政府此时颇依任潘公[2]，而猜忌公。将计就计，莫若暂不销假，到永平后，潘公即电请政府开赴前敌，并一面电请将奉省可用之队星速开拔进关，随大军进发。如此则轮车可以听用。俟开到天津后，潘公再以军情哗噪，非让归前统制，岌岌可危，刻下中途六军不发云云电请上奏。如是，则可以开来天津（愿驻京南亦如此），保护畿南。然此等计划，非与潘公有生死与共之约未能办到。潘公如步步照办，高义薄云，荣名千载，真磊落大丈夫矣。倘潘公不肯协意，此危道也。又闻政府每日必有间谍在滦，公亦应择一心腹晓事之人，每日来津或陆军部探问情形（夜间坐煤车来津，当日可以来回）。弟虽不才，今日之贾诩也，公如不弃，甚愿为公尽力。如派人来津，亦可到敝寓随时商计。惟三四日公若无电（或信亦可）来，弟拟回保定隐居矣。

（潘公如协意，决用此策为善，弟所谋可勿庸议。一镇、禁卫未来津。）

云渥两军

某云渥函

今日由滦回津时曾上一函，谅邀尊鉴。到津后遍询一镇、禁卫军是否开驻天津，均不知其详，大约是讹传耳。惟阎议长、杜督署抄出潘统领寄陈小石[3]之电，略云：于十八日接任，军士尚

① 此函和下函后署"云渥两军"，不知为谁人，待考。

② 指张绍曾第二十镇所属第四十协统领潘榮楹。

③ 陈夔龙，字筱石（又作小石），时任直隶总督。

皆用命，请释廑念云云（此电与寄奉天赵帅电文相同）。陈公得此电后，以为公大权已去，不复措意，前所云第一层办法，决办不到矣。据此看来，公告病请假之说，聚十六州铁不能成此大错。吾国二千年习惯，一寸纸条胜于雄兵百万。公竟以上谕为无关事实，误矣！误矣！目前之计，全在潘公顾全大局，抵死让公，此举尚可挽回。而潘所致陈、赵之电，竟是应变之词。刻下勿论官绅，莫不以公坐失大权为可惜。潘公系笃诚君子，与公至交，千祈召集合营将士，要求潘公明白宣誓，抵死让公；一面电请政府，力言公如去则全军必致生变（昨潘公辞电，措词太缓，非作十成语不可），渠楹万死不敢担此责任；又一面电致陈、赵，亦如此云云。各报纸宣传此语，顷刻之间，人人自更以柱石相待，不复以闲散高人目之矣。总之，此时公之生死荣辱、大局成败安危，全在潘公之死让与否。顷有深悉贵营军情者谓：公军退回永平之日，即我公大权旁落之时。虽系浮言，不敢遽不以闻，愿公之信其无它也。倘死让之说潘公游移，合营将士又不能出死力以怂恿潘公，公惟有拂衣速去而已，顷刻不宜逗留也。

又，十五六日，涛贝勒亲赴滦州探视贵营，此信甚确。倘彼与公晤面则已，若公并不知此事，其中必大有别情。公性坦白无它，表里如一，实令人钦爱无既，然对于军情秘密，万万不宜如常时之脱略。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人生忧患，多生肘腋之间。此后贵司令部慎择三五至交以外，一言一字，概不可轻泄。顷见公对于多数朋友并伺候士卒，便倾肝露胆，毫不忌避，在公固光明磊落，然鄙人独切切虑之也。

又，资政院于全国财产作抵之借债案，竟已通过。若辈受贿贾国，乃全国之公敌。千祈一面电争，一面宣布该院罪状，借军力以清君侧，啣枚星夜疾抵宫阙（须先断内电方可作到），扫除奸慝，亦堂堂正正之极好题目也。

保护津埠事，已与官绅交涉，必照前函电达，然非潘公让回

大权，恐亦无效。现张伯林、欧阳卞元已到滦，有邀请贵军之说。倘可借此要出火车，即不回永平，直来天津亦甚便也。戆直无忌，死罪！死罪！此请勋安。

（刻下应办之事，以断绝交通为无上要策，公如赴永，去电请委的人代阅。）

云渥两军

郭振才条陈

随员郭振才谨拟管见三条缮呈：

一、现在我大人既简授宣抚大臣，急应速派谨密干员，克日前往鄂省紧要地点，先通声气，然后再为定策，或实行宣抚，或统全军择要布置，此为上策。

一、我大人首倡立宪十二条，检阅报章，各省绅民及军学各界莫不欢迎，诚为当今之急务也。我大人若于声气相通时，即统全军直赴鄂省，达其目的，亦可为之势也，此为中策。

一、我大人既荣膺简命，或即轻骑减从，或即统全军直赴北京陛见，就有所要求，谅政府亦无不允也，此为下策。

才素叨挚爱，用敢冒昧直陈。须至禀者。

载 涛 函

顷接麟管带畅谈一切，深悉阁下维持苦心。现闻因病奏请开缺，闻之殊深怅怅。惟愿速为调治，早日任职，以维大局。总之，朝廷之待阁下开诚布公，信任不疑。惟望仰体圣恩，竭力报国，万勿轻听浮言，稍生疑虑。涛竭诚相告，字字皆血，谅必能表同情也。千言万语，笔难尽述，业经详告麟管带面达。相见匪遥，不胜企盼。专此。顺问时祺。

（涛亲笔乱言，书不成字，尚乞谅之。）

载涛白

佚 名 函

敬舆先生有道台鉴：

前阅公等封奏，钦佩无极。近日闻北京有仇杀及废立之说，人道主义堕落已极，前途茫茫，可为浩叹。十九日蓝公赴滦，敝省对现在情形已面求转达左右。惟奉省所处地位与内地全然不同，有两大问题亟须敬陈，以求教益。

一、奉省逼处两强之间，办理失宜，即来外人干涉，为亡韩之续。故现在无论如何，非先从外交入手不可。

一、奉省向用纸币，日人趁势日挟重赀兑换，目下我有不保之势，尚持之无术，金融机关一塞，而乱立生。

对此两种问题，几乎束手，而变端在即，又不能不先筹。

现在治安，故近日有倡立保安公会之议，其实即改头换面暂时之办法也。我奉治安能保全与否，一般士夫均望公如望岁至。倘能顾念旧游，返旆来东，则弟当率士夫欢迎于省门之外，而奉省治安亦可保全矣。谅公当能俯允也。至奉省筹划之事，业请冰澄先生面达，望采纳为幸。匆匆，书不尽言，未尽之意，仍拟长函续商。即乞赐福为叩。此上。即请筹安。

弟名正肃　十九日二点三十分

秀豪兄同此致意，恕不另函。

王冕坤函

敬舆统制大人阁下：

方今国势，安危存亡，间不容发，其欲以扶危而图存者，不在倾覆皇室，而在改良政府。近阅官报，欣悉我公领衔陈奏各节，先后奉旨允准，实为中国前途造福无量，曷深佩慰！窃以为流兹少数之血，竟购得此良好结果，从兹罢兵息战，斯亦可矣。否则，最可虑之事约有数端。

一、以全国收入作抵息借外债，俾充军费，今后困难事件大概如左：

甲、因借得外债，遂以添练军队，加增兵饷，驱之惨杀同胞。

乙、因借得外债，而增加国民之负担。

丙、因还款无着，而惹起债权国之自由行动。

丁、因外债愈多，而将来之应兴办之各种生利事业，转限于无款不获举办。

二、兵连祸结，畿辅震惊，今后皇上恐不西狩长安、北狩热河，而竟驻跸于某国之公使馆内，则皇上为大院君，而我国虽欲不为第二之韩国不得。

三、无论南北军孰胜孰败，第以战事之接续愈久，死伤之将士愈多，均是同胞，此后将依据何者以御外，况两方面军费何在，非我同胞所负担，是我同胞不死于兵戈，亦死于生计。

此似为将来必不能免之现象，质言之，即真促中国之亡而且万劫不复者也。为今之计，应恳分别采择者约十事：

一、电资政院勿通过借外债充军费之议案（现在业经届期之应还洋款不在此限）。

二、密电奏请皇上勿为某国所愚（指保护言也）。

三、奏请速即实行初九以后各诏书，并将南军要求事项，发交资政院速议具奏，择要施行。

四、奏请将各省原练之陆军仍旧各回卫戍地，并分别奖赏有军务省份之各将校军士。

五、有军务各省商民之财产损失，应由政府酌量赔偿。

六、撤去内地各省将军以下各旗官。

七、即将吴中丞禄贞、陆中丞钟琦父子，照例从优赐恤、予谥。

八、特铸黎元洪统领铜像于北京及武昌，其襄办军务诸人，饬由各省督抚、各镇统制量能委用。

九、公宜坚辞宣抚大臣名义，不解兵权。

十、特派专员赴鄂会商罢兵事宜，并通知各省军队。

综兹数事，无论有效与否，姑试行之如何？以公之明，夫固无烦喋喋为者。虽然现有疑公忌公而急欲制公害公者，人言已啧啧矣，事实之有无不可知，而先事之防维不宜懈。坤因公前赴奉省，途经滦州，闻公率所部在此，亟据风闻，并陈浅见，上书左右。国事危急，不暇为文，伏乞鉴原。敬请钧安，不罄所怀。

王昺坤顿首　九月十九日自榆关旅次上

佚　名　函

敬舆仁弟大人麾下：

此次为万民造幸福，为朝廷创万世皇统一系之基础，皆第一人之力。环球仰佩，军民共戴，不世功业，旬日造成。素日所期为造世英雄者，立宪国史当推仁弟为第一人矣。然志愿已遂，所求已成，惟愿立定初创宗旨，在生为活菩萨，身后为铜菩萨，谅吾弟素研心理，必能自己认定君主立宪之主义，绝不致为浮议所摇也。愚兄知弟最深，必能自有把握。事起之时，中央政府均切为吾弟在监国前极力剖白，寿堂[1] 以全家力保吾弟并无他意。朝廷近日以来，绝不有负于吾弟。何则？吾弟之心即举国之心，政府即欲负君，绝不敢负举国。且此后立宪政体，国会之权极重，内阁行政，不能与国会相背，吾弟乃宪政之魁，必为国会所信仰。此后若抱定宗旨，幸福荣名兼而有之，必无危险。两旬之间，通国糜乱，所可忧者，同室操戈，渔人得利耳。本日午前晤外人，颇有干涉之象，奈何奈何！现在陪同麟管晤涛邸及廪、寿两堂，读涛邸之函便知梗概。满汉蒙联合会，大家公议不应再提满汉蒙等字，故拟改为和平会。近日肃邸、锡清帅、喇拉沁王及军谘府、陆

① 指时署陆军部大臣寿勋。

军部、参事厅人员与禁卫军人员，均表同情。现正进一步筹办学堂，学生因谣言四起，在堂有限，王仲和多留贵镇数日，于堂无碍。余意问麟君晋芩便知详细。匆此。敬请勋安。

顿首　十九日

段德金函

钦宪大人钧鉴：

顷晤朱牧幼泉，云天津来电，陈制军率司道于昨日下晚至车站迎接宪台，至十二点始散去。又，天津洛议局来电，询军情如何，德金代伊拟复电稿：张钦使因诸将校感情甚深，攀留一二日即行赴津，刻下军民相安无事等语。专此布陈。虔请崇安。

段德金谨禀　十九日八点

吕　均[1]　函

统制钧鉴：

滦州站长有心人也，可令何曰大常与联络，借通消息。此数日内，我公危险已极，万望步步留神，严为防卫，不可稍涉疏虞。

再，军队不可与奉天镇部失联络，宜常通电。均明日到奉，拟二十二日再由奉赴滦，若有事，则明日发电招来，均亦即不停留矣。目前我公既不赴津，似可由本镇全体名义电告部、府，留电文一通拟呈，望速发为要。公仍供原差拟较妥帖。总之，如此绝好时会，而意见互异，坐失机先，此则可为长太息者也。临颖神驰。

均顿首　十九

内拟一电致部、府，如合意，请即发，万不可缓。切要！切要！再，此电系潘统领丹亭昨日嘱拟者。并及。

均又

---

① 即吕钧，时任第二十镇总参议。

潘榘楹等致陆军部、军谘府函

陆军部、军谘府大臣钧鉴：

连日迭奉朝旨，催促张大臣宣抚南行。世变方殷，仰见朝廷倚畀之隆，曷胜钦企。惟昨准张大臣移交关防、文卷以后，军心即时浮动，各士卒等几如丧失慈母，于该大臣登车赴津时拥护不得前行，虽经该大臣再三劝喻，而各士卒等皆矢言去留存亡与共，决不令该大臣独行。榘楹等自顾德薄能鲜，万难膺此巨艰，致激他变。现已婉商该大臣暂行留滦，以系军心，免生意外。惟有仰恳钧部、府奏明，收回成命，仍令该大臣留滦督师，以止军人猜贰之心，而作士卒干城之气。国家幸甚！大局幸甚！

潘、萧、石、伍、程[1] 谨率全镇官佐同叩

皇仁普函

统制张大人麾下：

屡次上书，想蒙赏鉴。顷阅上谕，任麾下为宣抚大臣，在他人则为麾下喜，而仁则为麾下惧。麾下所上条陈，敢作敢言，不无见忌于满贼，故借此美名以削麾下兵权也。麾下可从仁计而定大事。即请造安。

皇仁普顿首

郭凤山函

敬翁夫子大人钧鉴：

敬禀者。生前上之函，谅已收到。生今在营仍充原差，诸事如旧，无善可陈，惟有本镇种种之移动较前多有不同。

于本月十二日，八十标第一营由永回奉天新民。十三、四等

---

① 潘，潘榘楹；萧，萧广传；石，石润金；伍，伍祥桢；程，程起陆。

日，七十八标回锦及沟帮子等处。十四、五等日，七十七标及炮二营回新一队，其余两队暂住沟帮子。七十九标全数住滦。目下本镇之配备如左：七十七标第一营及三营之两队住新民，其余回奉。七十八标一二营住锦州，其余暂住沟帮子。八十标全部及炮队第一营、马二营、工程队住海洋镇。七十九标全部仍住滦。七十九标及八十标马、炮各一营，暂编混成协，协统萧某归通永镇王某直接管辖。此一支队专司沿海之任，恐南军由秦皇岛及大沽口等处登岸之预防。八十标及马、炮各一营，在海洋镇为第一线，七十九标在滦为第二线。生按国防上战略详细研究一次，实于本镇是年秋操计划无大区别，可见军谘府久有用意。此一次停战，不知如何结局？别无可禀。

呈带此函者，系生舍弟凤歧，在家专学德文。因生处之差，遇此时机家中不安，专饬其来营探问。今由滦回济，由津经过，随代奉一函。老太爷、老太太福安。

学生郭凤山呈

张建功函

恩师大人座前钧鉴：

敬禀者。功由津回滦，告假不准，不得【不】暂为忍耐。今所有现在情况详报：

至津九月二十四日，潘统制晋京面见袁宫保，言说二十镇军队不能用了，要求回新整顿，电达赵次帅准其回奉，及仍发军饷为要。二十八日，潘统制回新，次帅允准回奉。二十九日，萧协统、陈宝龙、徐管带等回新，面禀潘统制，将秋操所有军队一概解散，另招募新兵训练等语，尚未施行。时八十标范统带到京，面禀宫保，将四十混成协调赴前敌，准能打仗。宫保允准，限十二日之期，整顿完再行南下，并赏银五千两及目兵夫等，归何统制指挥。宫保初十日派杨营务处善德到滦，送银五千两，言说给下

级官专用，并十六日开赴浦口等语。十五日来电，我军又改暂归通永镇王怀庆指挥，开赴永平驻扎。潘统制十四日晋京见袁宫保，不知何事。宫保云：二十镇军官，一半是革命党之说，不知是何疑意之见。现在七十八标及七十七标各营均开回奉、锦、新矣。滦、永两处剩步七十九标、马、炮各一营。八十标现在新民。十八日到滦，镇标第二营正在辽中县剿办土匪。此时奉省各处土匪多起，实难平静。功由奉天来滦，可知此土匪多系日招集，借此起交涉之意；并日兵乘火车赴京城，三列车之数，不知何人所借？

现在贵族各王公会议，借日兵包打革党，以各省地土作抵押，不知确否？在［再］，易昭霖升正参谋官，周子寅升炮标统，麟章升七十七标统带，中军七十七三营管带岳兆麟升七十九标统带。何屁尿被中军及三营参谋二人拿获，交杨善德营务处。该营务处电禀宫保，请示办法。宫保不敢轻杀，恐动众人之心，暂交永平府官看押。紧要者如下：

十月初七日，太庙明誓宣布实行君主立宪时，摄政王询问宫保，问恩师病体痊愈无有？痊愈后请接续办理立宪事宜。宫保允派人赴天津看看，至今不知去人无有？以上皆是实有之事。麟章由京回滦，带来信二封，均是给恩师之信，系涛王爷亲笔书。言恩师到京，如有暗杀，情愿以全家性命作保，那、徐二大臣亦在内。并有袁宫保一封，亦劝［是］此意。以上二信之大意。现在南北虽停战十五日，不知如何议和？此再不能议和，日人恐其［起］贼心，于东省大局亦难保矣，召瓜分之祸亦不远矣。按中国时局之艰，恩师不如出山以顾大局，免去我全国人民当外洋人之奴隶；并现在革军之人亦甚钦佩之，事亦易办，比较他人甚强，容易万倍。若不出山，中国难免不亡。今将大概情形禀报，派专人送至天津面呈恩师大人，并求亲写一回示，为送到之证，言明恩师大人现在之意志何在为要。

再，功问潘统制五万银暗杀一事。潘统制言，吾于张统制是

何等交情，并［别］说五万银子，就是五千万银子，吾亦不能杀张统制等语。并言恩师大人有陆军正大臣之望各语。别无可禀。敬请勋安。伏乞垂鉴。

学生张建功叩上

92号要目预告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洪仁玕亲书自述、诗句
洪天贵福亲书自述、诗句
洪仁政、黄文英供词
李世贤部闽南活动文书
王国维致罗振玉手札
关于收回会审公廨的谈判记录（续）
晚清来华建筑师述录

国 会 篇

张国淦

编者按:张国淦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历任国务院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以及农商、教育、司法总长等职，亲身经历了许多重要政治事件。此国会篇即透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政闻秘要，今整理刊出，供研究历史者参考。

绪 言

今欲知民国国会之始而召集，又继而解散，又继而恢复，又终而消灭，当先明各党派组织之由，与其分合之故，并各方面连带关系。

一 清末资政院时之政党

一、宪友会。宣统三年六月，资政院中各省咨议局所选议员组织宪友会。其干部为汤化龙、孙洪伊、谭延闿、梁善济、雷奋、谢远涵、蒲殿俊、刘崇佑、林长民等。

二、宪政实进会。资政院中钦选议员组织宪政实进会，以与宪友会对抗。其干部为：庄亲王、劳乃宣、陈宝琛、赵炳麟、沈林一、俞长霖等。

三、辛亥俱乐部。时称资政院中之官僚派。其干部为：赵椿年、陈懋鼎、王璟芳、刘道仁、易宗夔、牟琳、罗杰等。

以上宪友会大都系国会请愿同志会中心人物，所谓立宪派也。

辛亥革命唯宪友会一再演变，由民主党而共和党合并而为进步党。其余二派完全消灭。

二 南京政府时之政党

一、同盟会。同盟会在前清时代系一种秘密团体，所谓革命派也。辛亥革命上海光复，乃移日本东京本部于上海辛家花园。孙中山先生返国，南京政府成立，又迁本部于南京。总理为孙中山先生，协理为黄兴、黎元洪，干事为宋教仁、胡汉民、马君武、刘揆一、平刚、张继、李肇甫、汪兆铭、居正、田桐等。

二、统一党。同盟会内部首起分化者为章炳麟派之光复会，民国元年一月改组中华民国联合会。其后张謇一派之预备立宪公会，以江浙人士为中心，与中华民国联合会联合，共同组织统一党。其干部理事为：章炳麟、程德全、张謇、熊希龄，参事为：唐文治、汤寿潜、蒋尊簋、唐绍仪、汤化龙、庄蕴宽、赵凤昌、应德闳、叶景葵、王清穆、温宗尧、邓实、陈荣昌等。

三、民社。同盟会中湖北方面孙武、刘成禺、蓝天蔚等，又张伯烈、时功玖等，拥戴黎元洪。

四、国民协进会。籍忠寅、周大烈等。

五、民国公会。张国维等。

六、国民党。潘宗尧、潘鸿鼎等（非同盟会改组之国民党）。

以上二至六后来合并为共和党。

七、共和建设讨论会。宪友会中心人物如汤化龙、林长民、刘崇佑、梁善济等，于元年　月组织共和建设讨论会，暗中拥戴梁启超（此时梁尚在日本，十月归国）。其共和建设商榷书即梁手笔。

八、共和统一党。孙洪伊等。孙亦宪友会中心人物，合并于共和建设讨论会。

九、共和俱进会。

十、共和促进会。

十一、国民新政社。

以上七至十一后来合并为民主党。

十二、统一共和党。谷钟秀、张耀曾、欧阳振声、褚辅成、殷汝骊、吴景濂等。

十三、国民共进会。陈锦涛、徐谦、许世英、林志钧、牟琳、陈箓、江幸等，以伍廷芳为会长，王宠惠为副会长。

十四、国民公党。王人文、温宗尧等。

十五、共和实进会。董之云等。

以上十二至十五后来与同盟会合并为国民党。

三　北京临时参议院时之政党

一、国民党。临时参议院移北京，同盟会具有相当力量与共和党对抗。同盟会以拥袁故，声势遂以减少。于是宋教仁力主联合他党组织大党之说，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合并为国民党。其进行系由同盟会等五政党各推委员数人，共同协议。计同盟会宋教仁、仇亮、刘彦、汤漪、李肇甫、张耀曾，统一共和党马麟翼、彭允彝、王树声、张寿森、谷钟秀、殷汝骊，国民共进会王宠惠、徐谦、陆定、沈其昌、王喜荃、蒋邦彦、马振宪、姚憾，共和实进会董之云、许廉、夏仁树、晏起，国民公党虞熙等，于元年八月成立国民党。理事为孙文、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芝祥、王人文、吴景濂、张凤翔、贡桑诺尔布。参议为阎锡山、谭延闿、张继、李烈钧、于右任、马君武、温宗尧、胡瑛、徐谦、沈秉堃、陈锦涛、陈道一、莫永贞、褚辅成、松毓、杨增新、田桐、张培爵、王喜荃、张琴、姚锡光、赵炳麟、柏文蔚、孙毓筠、景耀月、虞汝钧、王付炯、曾昭文、蒋翊武、陈明达。备补参议为胡汉民、唐绍仪、尹昌衡、唐文治、袁家普、王绍祖、高金钊、许廉、夏仁树、贺国昌。

临时参议院中，统一共和党占25席，有左右轻重之势，当自

南京移北京之始，曾与共和建设讨论会商议合并。统一共和党谷钟秀、张耀曾、吴景濂等，共和建设讨论会汤化龙、孙洪伊等，其名称问题，各别提出未决定；首领问题，谷等提出岑春煊，汤等提出梁启超，又提出张謇，双方均不赞成（有二次余在坐），协议多次，迄无结果。至宋教仁主组大党，遂合并为国民党。可见组党能力汤等不如宋也。

二、共和党。共和党系反同盟会各政团共同结合，以统一党、民社为中心，更合并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国民党（非同盟会改组之国民党），成立共和党。理事长为黎元洪。理事为张謇、那彦图、章炳麟、程德全、伍廷芳。干事为汤化龙、林长民、刘成禺、王揖唐、王印川、范源濂、王家襄、张伯烈、潘鸿鼎、龚焕辰、唐文治、杨廷栋、孟森、刘瑩泽、黄云鹏、蹇念益、黄群、陈懋鼎、籍忠寅、孙发绪、林志钧等。

三、统一党。当时同盟会号民权党，共和党号国权党。未几统一党之章炳麟辞去共和党理事之职，复宣言仍旧维持统一党。

章炳麟在北京，袁令王揖唐招待。王即借统一党以扯拢议员。某日，袁向余言："王揖唐办统一党，打算作第三党，只花去200万元，议员多至200余人。"余言："此等都是跨党，希图津贴，不是真正党员。真正党员不是金钱买来。"其后袁认真核计统一党员，实数仅二十余人。故决定合并进步党。是合并进步党时之统一党，非复章炳麟时之统一党。

四、民主党。国民党联合各党组成后，在参议院中约得议席60，而共和党40，故议场情势恒视所余20余席之向背，以为转移。共和建设讨论会汤化龙等，乃与孙洪伊之共和统一党及其它以北京为中心之共和俱进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四团体合并，于十月成立民主党。

四　参众两院成立时之政党

民国元年十二月，办理国会初选。二年二月，参众两院复选。结果如下表：

党籍	议院名	人数	议院名	人数	合计
国民党	众议院	269	参议院	123	392
共和党	众议院	120	参议院	55	175
统一党	众议院	18	参议院	6	24
民主党	众议院	16	参议院	8	24
跨党者	众议院	147	参议院	38	185
无所属	众议院	26	参议院	44	70
总　计	众议院	596	参议院	274	870

一、国民党。合两院计之，国民党有392议席，占绝对大多数。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仅有223，不及三分之二。自宋教仁被刺，复经第二次革命后，党势日衰，内部复有激烈、温和两派之分。温和派主张依据法律以控制袁氏，故于宪法起草求占多数。激烈派以为空言无补，因陆续南下为革命之准备。因之党员陡减，仅百五十名，而进步党则约200名矣。

二、进步党。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于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成立进步党。理事长为黎元洪。理事为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蒲殿俊、王揖唐、王印川。政务部部长林长民，副部长时功玖、王荫棠。党务部部长丁世峄，副部长孙洪伊、胡汝麟。

三、（新）共和党。共和、统一、民主三党谈判合并时，共和党议员胡鄂公反对；其后，旧民社之张伯烈、郑万瞻亦脱离进步党，与胡共同发表宣言，维持共和党，所谓新共和党也。进步党中旧共和党议员张大昕、陈邦燮，旧统一党议员黄云鹏、吴宗慈、

王湘等40余人，先后加入。共和党两院中得50余议席。

四、相友会。国民党中分子刘揆一、孙钟、黄赞元等组织相友会，以分裂国民党。

五、政友会。国民党分子畏袁世凯之压迫，孙毓筠、景耀月等脱离国民党，组织政友会。两院议席约得60名。而国民党分裂来者占六分之四，进步党来者占六分之二，一变国民党宗旨而拥袁。

六、癸丑同志会。陈家鼎、张我华、马小进等10余人组织国民党别动队，用另一派别名义以分裂进步党者，与政友会、相友会拥袁者不同。

其它广东议员朱兆莘等之集益社，司徒颖、黄霄九之潜社，湖南议员郭人漳、贵州议员夏同龢等之超然社，在议会中不发生作用。又有同盟会别派上海《天铎报》李怀霜、《民权报》周浩、戴天仇等之自由党，江亢虎等之社会党，兹不备述。

五 宪法起草时之政党

当各党在两院选举宪法起草委员时，竞争至为激烈。国民党是时在国会中占大多数，进步党次之，如下表：

院别	党籍	人数	反对或赞成政府
参议院	国民党	14人	反对政府者
	进步党	10人	赞成政府者
	政友会	4人	赞成政府者
	共和党	2人	反对政府者
众议院	国民党	14人	反对政府者
	进步党	9人	赞成政府者
	政友会	1人	赞成政府者
	共和党	1人	反对政府者

上表反对政府者占半数以上。迨二次革命发生，国民党人多南下，其温和派留在北京者，欲依宪法以限制袁；至各路讨袁失败，更欲据宪法起草以谋法律最后之胜利，故宪法起草委员会卒能成立。

一、民宪党。其时进步党一部分议员见局面日趋危险，乃与国民党温和派议员共同组织民宪党。国民党为张耀曾、谷钟秀、杨永泰、汤漪、钟才宏、沈钧儒等。进步党为丁世峄、刘崇佑、李国珍、蓝公武、汪彭年、解树强等。成立于民国二年十月二十一日，距袁下解散国民党令十数日耳。其时，国民党中有持解旧党合并于民宪党者，有主不抛弃光荣之国民党名义者，结果，维持国民党名义与宪政党结合。故于十月十四日，全文十一章一百十三条之宪法草案遂得脱稿。

二、公民党。其干部为梁士诒、李庆芳、梅光远、权量、陆梦熊等。李庆芳系旧民主党议员，因反对民主党与共和、统一两党合并，脱离本党，组织议员同志会，结合梁等以成立公民党。其任务在威迫议员干涉宪法起草会选举大总统，并无其他作用。国会解散，因之消灭。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在南京临时政府未成立之前，有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临时政府成立，依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由各省都督府派遣参议员为参议院，实为地方政府代表（在南京）。又依据《临时约法》，由各省临时省议会选举参议员，组成参议院，实为民选代表以代地方政府代表之参议院(移北京)。又依据参议院议决国会组织法，由各省区选举参议员，组织国会。兹首述各省都督府代表会。

武昌起义，各省响应，省自为制，不相统属。九月十九日，湖北都督黎元洪通电各省，请派代表到鄂会议，组织临时政府。惟武昌为军事中心，而舆论中心实在上海。至九月二十一日，江苏

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用苏、浙两督名义，请各省公推代表到沪集议。其文如下：。

自武汉起义，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端，外揭合众之帜，内伏涣散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考其第一次、第二次会议，均仅以襄助各州会议为宗旨，至第三次会议，始能确定国会，长治久安。是亦历史上必经之阶级。吾国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急宜仿照美国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务请各省举派代表，迅即莅沪集议。其集议方法及提议大纲，并列于下：

一、各省旧咨议局，各举代表一人。

二、各省现时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均常住上海。

三、以江苏教育总会为招待所。

四、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行开议，续到者，随到随与议。

提议大纲三条：

一、公认外交代表。

二、对于军事进行之联络方法。

三、对于清皇室之处置。

其电文于已革命之省，致都督府；未革命之省，致咨议局。此电到后，陈其美首先赞成。二十二日，又以江苏都督府代表雷奋、沈恩孚，浙江都督府代表姚桐豫、高尔登等名义，致电各省，请派代表到沪集议，“并请公认伍廷芳、温宗尧为临时外交代表”。各省都督复电赞成，并多就近派已在上海者为代表。其未独立各省，则由咨议局公举。计先后到上海者凡十省，其江西、广东、广西三省，以鄂省先有请派之议，迳至武昌。二十五日，十省代表在

沪者开第一次会议，议决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曰："各省都督府代表会"）。三十日，议决以武昌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鄂军黎都督为中央军政府大都督。又以武昌既为中央军政府所在地，议决各省代表应前赴武昌会议，组织临时政府；每省留一人在沪，为通信机关。十月初四日以后，各省代表先后赴鄂。

雷奋　江苏都督府代表

马君武、陈陶遗　沪军都督府代表

汤尔和、陈时夏、黄群、陈毅　浙江都督府代表

王竹怀、许冠尧、赵斌　安徽都督府代表

谭人凤　湖南都督府代表

罗纶　四川都督府代表

谢鸿焘　山东都督府代表

潘祖彝　福建都督府代表

张其锽、耿毅　广西都督府代表

谷钟秀　直隶咨议局代表

黄可权　河南咨议局代表

代表赴鄂后，湖北都督府派代表胡瑛、王正廷、孙发绪、时象晋与会。代表到者共十三省。时汉阳于十月初七日失守，武昌震动，于是假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为代表会会场，初十日，开第一次会议，推谭人凤为议长。十二日，议决"先规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推举马君武、王正廷、雷奋为起草员"。次日，开会通过条文如下：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第一章　临时大总统

第一条，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

第二条，临时大总统有统治全国之权。

第三条，临时大总统有统率海、陆军之权。

第四条，临时大总统得参议院之同意，有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之权。

第五条，临时大总统得参议院之同意，有任用各部长及派遣外交专使之权。

第六条，临时大总统得参议院之同意，有设立临时中央审判所之权。

第二章　参议院

第七条，参议院以各省都督所派之参议员组织之。

第八条，参议员每省以三人为限，其选派方法由各省都督府自定之。

第九条，参议院会议时，每参议员有一表决权。

第十条，参议院之职权如下：一、议决第四条及第六条事件。二、承诺第五条事件。三、议决临时政府之预算。四、检查临时政府之出纳。五、议决全国统一之税法、币制及发行公债事件。六、议决暂行法律。七、议决临时大总统交议事件。八、答复临时大总统咨询事件。

第十一条，参议院会议时，以到会参议员过半数之所决为准，但关于第四条事件，非到会参议员三分之二之同意，不得决议。

第十二条，参议院议决事件，由议长具报，经临时大总统盖印，发交行政各部执行之。

第十三条，临时大总统对于参议院决议事件，如不以为然，得于具报后十日内声明理由，交令复议。参议院对于复议事件，如有到会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仍执前议时，应仍照前条办理。

第十四条，参议院议长，由参议员用记名投票法互选之，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

第十五条，参议院办事规则，由参议院定之。

第十六条，参议院未成立以前，暂由各省都督府代表会代行其职权，但表决权每省以一票为限。

第三章　行政各部

第十七条，行政各部如下：一、外交部。二、内务部。三、财政部。四、军务部。五、交通部。

第十八条，各部设部长一人，总理本部事务。

第十九条，各部所属职员之编制及其权限，由部长规定，经临时大总统批准施行。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条，临时政府成立后，六个月以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民会议。其召集方法，由参议院议决之。

第二十一条，《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施行期限，以中华民国宪法成立之日为止。

各省代表签名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宣布时，宋教仁力主修改，至十一月初八日，云南代表吕志伊、湖北代表居正、湖南代表宋教仁，提出修正案。

原第一条临时大总统下加副总统，改为：第一条，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皆由各省代表选举之，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

原第五条改为：第五条，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并任命国务各员，须得参议院之同意。

原第七条改为（加）：第七条，临时副总统于大总统因故去职时，升任之，但于大总统有故障不能视事时，得受大总统之委任，代行其职权。

原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改为：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

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

原十七条删。

原十八条改为：第十八条，行政各部，设部长一人，为国务员，辅佐大总统办理各部事务。

临时政府原议设武昌，其时汉阳失守，而苏浙沪联军攻下南京，于是，程德全、汤寿潜、陈其美复与住沪通信处各代表商议，将临时政府改设南京。十月十四日，投票公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时在鄂各代表闻南京已下，亦议决将临时政府改设南京，“七日内，各代表齐集南京，有十省以上代表到会，即行选举临时大总统”。又决定未举大总统以前，仍认鄂军都督府为中央军政府。唯上海选举大元帅，为在鄂代表反对，以留沪代表仅为一通讯机关，不应有此职权也。十月二十二、三等日，各代表陆续到南京，即于二十四日开会，决定二十六日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鄂代表电告黎都督。黎复电亟宜注意，云：“在江苏方面，急欲推出孙文组织政府”。而黎意在英使调停和议，有清帝退位袁为总统之条件，曾经认可，和议虽开，尚不知如何结局，未便以从前诺言遽行抹煞（据黎左右云）。往来电如下：

鄂代表电云：“本日十四省代表议决，二十六日午后一时在宁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仅此奉闻。”黎都督复电云：“敬电悉。各省代表在宁议举临时大总统，此事关系全局，窃以为和议未决，不宜先举总统，致后日兵连祸结，涂炭生灵，追悔莫及。公等系鄂全权代表，责任綦重，兹事体大，亟宜注意。”黎电到后，适二十五日，浙江代表陈毅由鄂到会，谓：“袁内阁代表唐绍仪到汉时，曾表示袁世凯亦赞成共和。”于是议决缓选大总统。

总统暂不选举，同时代表会承认留沪代表所举之大元帅代行临时大总统职权。二十七日，黄兴电坚辞大元帅。代表等议决推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黎不能离鄂，以副元帅暂行其职务。黄仍坚辞。而临时政府一时未能成立。至临时大总统选

举后，而大元帅纠纷问题即因以解决。

关于大元帅问题各电

十月十五日，上海陈都督电云："本日程雪老、汤寿老暨留沪各省代表公议，暂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点，公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黎元洪为假定副元帅兼任鄂军都督，俟赴鄂代表返沪，同到南京再行正式发表。特此通告。"

十六日，九江马都督[1]电云："顷接留沪各省代表寒（十四日）电内开，临时政府，前经议定武昌，现在南京光复，鄂军务适紧，援鄂之师、北伐之师待发，急需统一之令。同人公议，不如暂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举黄君兴为暂定大元帅，黎君元洪为暂定副元帅兼任鄂军都督，藉免动摇而牵大局。俟赴鄂代表返沪，同到南京，再行发表。所有编制，日内并力准备，俾得进行无滞。事机紧急，不得不从权议决，务乞鉴原，并恳转达到鄂各省代表，请即日来沪会议。盼切等因。合亟转电，统希从速赴宁开会为祷。"

十八日，湖北黎都督电云："各省代表均到鄂，议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定期在南京公举临时大总统，组织临时政府。经敝处通电各省，谅已达览。现忽据来电称：沪上有十四省代表推举黄兴为大元帅，元洪为副元帅之说，情节甚为支离，如实有其事，请设法声明取消，以免淆乱耳目。"

二十九日，南京各省代表致黎都督电："昨接黄克强电，坚辞大元帅之任，并以武昌起义为天下倡，黎都督之功为全国人民所敬爱，应推黎大都督为大元帅等因。代表等以组织临时政府刻不容缓，若往复推辞，徒延时日，深恐有碍大局。当由公众议决推举黎大都督为大元帅，黄克强为副元帅。但武昌军事关系重大，恐

---

[1] 即九江军政府都督马毓宝。

大都督万难离鄂，因于组织临时政府大纲内追加一条，临时大总统未举定以前，以大元帅暂行其职务，若大元帅不在临时政府时，即以副元帅代行其职务。除专员迎迓黄副元帅莅宁外，特推时君象晋、陶君凤集、陈君毅、仇君亮于今日赴鄂，趋谒面陈一切。请大元帅承诺，以慰天下之望。”

十一月初一日，黎都督复电云：“勘（二十八日）电敬悉。元洪才识凡庸，平时办事已形竭蹶，此次起义皆赖鄂中诸君子忠勇之力，元洪何功可言？但愿国是早定，民生乂安，元洪乞骸骨归田里，作一公民，此心已非常满足。大元帅之职恳公等另选贤能，元洪决不敢受。”

初二又电云：“大元帅之职，当于东（一日）电力辞，谅已达电。顷准山西代表仇君亮、浙江代表陈君毅及敝省代表时君象晋、陶君凤集等，面称黄克强君力推元洪为大元帅，元洪又复固辞，长此推让，稽延时日，致临时政府不能即行成立，深恐有碍大局。现代表团公同议决，特推亮等来鄂，要求承诺大元帅，并恳黄克强君以副元帅职务代行大元帅职务，以定大计云云。元洪伏思，大元帅原为组织临时政府刻不容缓之举，黄君克强宏才硕画，自足胜大元帅之任，乃谦让不居，屡推元洪承乏，元洪才识平庸，何敢当此重任？然勘电所载若大元帅不在临时政府时，即以副元帅代行其职务，即有此明文，元洪姑顺代表诸公之请，承受大元帅名义，即委任副元帅执行大元帅一切任务。盖大局未定，势机危迫，临时政府急宜成立，故元洪不辞僭越之罪，望黄君兴代表诸君子力任巨艰，急求进行办法，时赐教言，以匡不逮。”（以上公电）

十月十六日，留沪各省一部分代表及沪、浙、苏三都督代表齐集于江苏教育会，佥以南京攻下，程德全虽膺江苏都督之名，而无力统一；江苏原有军政府徐宝山及无锡、淞江均有军政分府之设立，以各不相下，应急选举大元帅，以资统摄。适黄兴抵沪数

日，一切军事无形集中于彼之一身，乃由某代表提议，今日即投票选举大元帅，到会者多数赞成，但以事前未及准备，仓卒间折白纸各自用铅笔草书，开票结果，黄兴当选大元帅。复有代表提议，既有大元帅，应选一副元帅。众议一致，照样投票。结果黎元洪当选。座中有老名士挥泪曰："黎宋卿在武昌首义，劳苦功高。先是赴武昌一部份代表已举黎为中华民国政府大都督，事实上为大元帅，今反选彼为副元帅在黄兴之下，太不合理矣。"程德全代表章驾时为感情冲动，力然其说，欲将选举案推翻，以黎为大元帅，黄兴副之。众曰："如是，太儿戏。"彼此争执不决。又有人提议调停办法，黎为大元帅事实上不能来前线指挥，仍请黄兴代理大元帅。是说亦未经众表决，相率散会。次日，各报纷纷传载黄兴为大元帅矣。沪军都督陈英士即为黄兴布置行辕，调遣军队，而克强本人以争议未决，迄不愿就职。[1]。

十一月初十日，各省代表十七人，开选举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于上海，举临时大总统，立政府于南京，定号曰："中华民国"。

是日，各代表在南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选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

各省代表到会者如下：

袁希洛、陈陶遗　江苏代表

汤尔和、黄群、陈时夏、陈毅、屈映光　浙江代表

马伯援、王正廷、杨时杰、居正、胡瑛　湖北代表

谭人凤、邹代番、廖名揖　湖南代表

许冠尧、王竹怀、赵斌　安徽代表

林子超、赵士北、王有兰、俞应麓、汤漪　江西代表

潘祖彝　福建代表

谷钟秀　直隶代表

---

① 原文此处注："以上节录居正《辛亥札记》。

吴景濂　奉天代表

张铭勋、李磐　河南代表

谢鸿焘　山东代表

景耀月、李素、刘懋赏　山西代表

张蔚林、马步云　陕西代表

萧湘、周代本　四川代表

吕志伊、张一鹏、段宇清　云南代表

王宠惠、邓宪甫　广东代表

马君武、章勤士　广西代表

到会者计17省43人，浙江代表汤尔和主席。按照《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孙文得十六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一月三日，开临时副总统选举会，黎元洪得十七票，当选为临时副总统。

参议院（在南京）

参议院　依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七条："参议院以各省都督所派之参议员组织之。"又第八条："每省以三人为限。"临时政府成立，即依据组织大纲，通电各省选派参议员。其各省参议员未能克期莅宁，先由各省代表会代表暂行代理。至月[1]各省参议员先后到南京，计已到省为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山西、福建、广东、广西十省，共30人。未到而以代表代理者，为云南、贵州、陕西、四川、奉天、山东、河南七省，共12人。如下：

杨廷栋、陈陶怡、凌文渊　江苏

王正廷、殷汝骊、黄群　浙江

① 此处疑有脱漏。

刘成禺、时功玖、张伯烈　湖北
刘彦、彭允彝、欧阳振声　湖南
常恒芳、凌毅、胡绍武　安徽
王有兰、文群、汤漪　江西
刘懋赏、李素　山西
林森、潘祖彝、陈承泽　福建
钱树芳、赵士北、金章　广东
邓家彦、曾彦　广西
张耀曾、席聘臣、段宇清　云南
平刚、文崇高　贵州
赵士铨　陕西
熊成章、黄树中　四川
吴景濂　奉天
刘星楠、彭占元　山东
李凿、陈景南　河南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公布

临时约法　参议院自二月七日起开始会议，起草二次，会议经三十二日，至三月八日全案成立。十一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公布。（十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改时，宋教仁主张内阁制，有人言其时疑忌宋者，以为宋自居总理，乃反对内阁制，以打击宋。其实孙为总统，统治权非属孙不可，故用总统制。袁为总统，群思抑制袁，故改用内阁制。因人立法，无可讳言。谷钟秀言：各省联合之始，实有类于美利坚十三州之联合，用其自然之势，宜建为联邦国家，故采美之总统制。自临时政府成立后，感于南北统一之必要，宜建为单一国家，如法兰西之集权政府，故采法之内阁制，不过形式上一种议论而已。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略〕[1]

参议院（在北京）

参议院　依据临时约法第十七条，参议院以第十八条所定各地方选派之参议员组织之；又第十八条，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五人，青海一人；南京参议员由各省都督府选派者，至是由各省临时省议会选派，其未有省议会或未选出者，以都督府所派者暂代之。至四月参议院移北京，除各省选派参议员外，其都督府所派之参议员暂代者，不过十之一二。内、外蒙古，青海议员十一人，三人选自本土，余八人以北京蒙古联合会选出。新疆五人缺其三，西藏未选派。其姓名如下：〔略〕。

四月　日，参议院开会，除西藏议员未选派外，共得120席，同盟会、共和党各40余席，统一共和党得25席，遂以第三党资格操纵其间（此时正与共和党谈合并）。吴景濂当选议长，汤化龙当选副议长（后统一共和党与国民党合并为国民党，共和党改为进步党，是议长属之国民党，副议长属之进步党）。

此次参议院所议法律案举其要者如下：

一、国会组织法。

二、参议院议员选举法。

三、参议院法。

四、众议院议员选举法。

五、众议院议员各省复选举区表。

六、修正各部官制通则。

七、外交部官制。

---

①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及以下的参议员名单等，均为编者所略，可参见其它书籍。

八、修正内务部官制。
九、财政部官制。
十、陆军部官制。
十一、海军部官制。
十二、修正教育部官制。
十三、修正农林部官制。
十四、修正工商部官制。
十五、参谋本部官制。
十六、陆军测量官制。
十七、国史馆官制。
十八、中央行政官官等法。
十九、陆军官制表。
二十、海军官佐士兵等级法。
二十一、中央行政官官俸。
二十二、陆军测量官官俸法。
二十三、技术官官俸法。
二十四、省议会议员选举法。
二十五、各省第一届省议会员名额表。
二十六、省议会议员各省复选区表。
二十七、省议会暂行法。
二十八、国籍法。
二十九、礼制。
三十、民国元年六厘公债条例。
三十一、中国银行则例。

国　会

一、国会第一次召集

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临时约法》，限十个月内召集国

会。八月十日，颁布《国会组织法》，又《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又《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吾国国会系采两院制，分述如下：

参议院，依据《国会组织法》，参议员组织：一、由各省省议会选出者，每省10名。二、由蒙古选举会选出者27名，由青海选举会选出者3名。（哲里木盟2名，卓索图盟2名，昭乌达盟2名，锡林郭勒盟2名，乌兰察布盟2名，伊克昭盟2名，以上内蒙古六盟以盟为选举区。土谢图汗部2名，车臣汗部2名，三音诺颜部2名，札萨克图汗部2名，以上外蒙古喀尔喀四部落以部落为选举区。乌梁海1名，科布多及旧土尔扈特3名，阿拉善1名，额济纳1名，青海3名，以上乌梁海等四地及青海一地为选举区。）三、由西藏选举会选出者10名（前藏5名，后藏5名）。四、由中央学会选出者8名。五、由华侨选举会选出者6名。共274名。任期六年，每二年改选三分之一。其参议员姓名如下：〔略〕。

众议院，以各省原有之地方行政区域，如县厅为初选区，复合若干县为复选区。（直隶8区，奉天4区，吉林4区，黑龙江3区，山东8区，山西7区，河南4区，陕西6区，甘肃8区，新疆8区，江苏4区，浙江4区，安徽8区，江西6区，湖北8区，湖南5区，四川8区，福建8区，广东7区，广西6区，云南8区，贵州8区。）议员名额因户口调查未竣，依照前清咨议局之议员名额以为标准。（直隶46名，奉天16名，吉林10名，黑龙江10名，山东36名，山西28名，河南32名，陕西21名，甘肃15名，新疆13名，江苏40名，浙江38名，安徽27名，江西35名，湖北24名，湖南27名，四川35名，福建24名，广东30名，广西18名，云南20名，贵州13名，内、外蒙古27名，青海3名，西藏10名。）共596名。任期三年。其众议员姓名如下：〔略〕。

二年四月八日，参、众两院议员在众议院第一次开会。

二年一月十日，颁布国会召集令，所有当选之参议院、众议院议员，均限于三月以内，齐集北京。四月八日，两院议员在众

议院行第一次开会礼，袁总统派秘书长梁士诒赍致颂词如下：

中华民国二年四月八日，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四千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四万万人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子同深庆幸。念我共和民国，由于四万万人民心理所缔造，正式国会亦本于四万万人民心理所结会，则国家主权当然归之国民全体。但自民国成立迄今一年，所谓国民直接委任之机关，事实上尚未完全。今日国会诸议员，系国民直接选举，即系国民直接委任。从此，共和国之实体，藉以表现统治权之运用，亦赖以完满进行。诸君子皆识时俊杰，必能各抒谠论，为国忠谋。从此中华民国之邦基益加巩固，五大族人民之幸福日见臻进，同心协力，以造成至强大之民国，使五色国旗常照耀于神州大陆。是则世凯与诸君子所私心企祷者也。谨致颂曰：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

国会成立，五月一日，参、众两院开会，选举议长。参议院选张继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众议院选汤化龙为议长，陈国祥为副议长。

此次国会总选举之结果，国民党议员占392席，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为进步党，议员占二百二三十席。在参议院，国民党绝对多数，进步党无竞争余地，故议长、副议长属于国民党。众议院两党数差相若，是日选举竞争极剧烈，进步党得袁政府全力支持，故议长、副议长属于进步党。

民国宪法之起草，须由两院各于议员内选出同数之委员行之，遂由参议院先行议定，各选委员30人，咨求众议院同意。人数既定，乃由两院分别议定宪法起草委员互选规则。参议院于二年六月二十五日选出宪法起草委员37人，候补15人。众议院于同年六月二十七日亦选出与参议院相等之人数。于是，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

十月四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宣布大总统选举法。

制定宪法之权既在国会，选举总统当然在宪法制定以后。乃自第二次革命后，一时空气均感有正式政府迅速成立之必要。故先选总统，后定（全部）宪法之说大盛。是年九月五日，众议院通过先选总统之决议，即将此案交付参议院。参议院同意此项决议。十二日，开两院联合会，议决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先起草宪法一部分之大总统选举法。经宪法会议制定，于十月四日宣布如下：

中华民国宪法会议今制定大总统选举法，并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略）

四日，宪法会议宣布《大总统选举法》。五日，咨达大总统饬登《政府公报》。

袁左右法律派，主张咨宪法会议，争宪法公布权，袁不从其主张，即饬送登《政府公报》。

六日，参、众两院组织大总统选举会，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是日，国会议员依法组织大总统选举会，在众议院议场开大总统选举会。议员到者共759人。第一次投票，袁世凯471票，黎元洪154票，孙文□票，伍廷芳□票，不满法定人数四分之三。第二次投票，袁497票，黎162票，仍不满法定投票人数四分之三。第三次投票，就第二次得票较多之袁、黎二人决选，袁507票，黎179票，以得票过投票人数之半，袁世凯当选为大总统。

当开会时，有所谓公民团者，包围国会，自晨8时开始选举，至下午10时，大总统选出后，公民团乃散。

七日，续开选举会，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是日，续开选举会，第一次投票，黎元洪以得票满投票人数四分之三，当选为副总统。

二、国会第一次解散

十八日，大总统咨宪法会议争宪法公布权。

宪法公布权既如上述，袁当选大总统就职，以为可无问题矣。然在彼时，袁依宪法会议宣布饬登公报，乃为十月十日就职关系，

一时容隐。法律派尤愤懑，必欲贯彻其主张。于是咨宪法会议争宪法公布权。其文如下：

查《临时约法》第十九条内载：参议院之职权，（一）议决一切法律案；又第五十四条内载：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又第二十二条内载：参议院议决事件咨由临时大总统公布施行；又第三十条内载：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各等语。凡此规定，均属前参议院在约法上议决法律及制定宪法之职权范围。民国议会成立以来，依《国会组织法》第十四条之规定：民国宪法未定以前，《临时约法》所定参议院之职权为民国议会之职权，则民国议会无论系议决法律事件，抑系制定宪法事件，皆以《临时约法》暨《国会组织法》所定程序为准，实无丝毫疑义。乃本年十月五日准宪法会议咨开大总统选举法案，业于十月四日经本会议议决宣布，并公决送登《政府公报》。为此抄录全案，咨达大总统，即希查照饬登等因前来。本大总统当以民国议会前经议决先举总统，后定宪法，系为奠定民国国基起见，本月四日宪法会议议决大总统选举法案来咨，虽仅止声明议决宣布并公决送登《政府公报》等语，显与《临时约法》暨《国会组织法》规定不符。然以目前大局情形而论，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友邦承认问题又率以正式总统之选举能否举行为断，是以接准来咨，未便过以《临时约法》及《国会组织法》相绳，因即查明来咨，命令国务院饬局照登。唯此项咨达饬登之办法，既与约法上之国家立法程序大相违反，若长此缄默不言，不唯使国民议会蒙破坏约法之嫌，抑恐令全国国民启弁髦约法之渐。此则本大总统于宪法会议之来咨认为于现行法律及立法先例俱有未安，不敢不掬诚以相告者也。

查民国立法程序，《约法》暨《国会组织法》定有明文：一为提案，二为议决，三为公布，断未有但经提案议决而不经公布可以成为法律者。大总统选举法案，若为法律之一种，则依据《临时约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条之规定，当然由大总统公布。若

为宪法之一部，则依据《临时约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虽应由民国议会制定，然制定权、行使之范围，仍应以《国会组织法》第二十条之起草权、第二十一条之议定权为标准，断不能侵及于《临时约法》第二十二条及第三十条之公布权。宪法会议于此项宣布权，乃竟贸然行使，其蔑视本大总统之职权，关系犹小；其故违民国之根本约法，影响实巨。本大总统此次饬局照登，设我国民起而责以放弃职权之咎，固属百喙莫辞，而我最高立法机关，乃置现行《约法》及《国会组织法》于不顾，竟使本大总统不得不出放弃职权之一途，恐亦非代表国民公意者所应出此也。况民国肇造二年，于兹宪法未施行以前，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民国元年，前参议院议决《临时约法》时，业于是年三月十一日咨送临时大总统公布有案。而《临时约法》第五十六条并定有：本约法自公布之日施行。各明文夫与宪法效力相等之约法，既经前参议院议决，咨送大总统公布于前，则依照民国立法之先例，无论此次议定之大总统选举案或将来议定之宪法案，只有起草权及议定权，实无所谓宣布权。此为《国会组织法》所规定，铁案如山，万难任意摇动。究竟本月五日来咨所称饬登之大总统选举法案，是否即依照《国会组织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以起草议决为限。事关立法权限，亟应咨询国会，从速答复。

公布权问题咨文到后，宪法会议未答复。同时，袁又有咨派遣委员列席宪法会议及宪法起草委员会，陈述意见。适宪法起草委员开宪法起草三读会时，袁派遣施愚、顾鳌、饶孟任、黎渊、方枢、程树德、孔昭焱、余棨昌八委员到会，起草会以格于会章拒绝之。袁即于二十五日通电反对宪法草案。其文如下：

制定宪法，关系民国存亡，应如何审拟精详，力求完善。乃国民党人，破坏者多，始则托名政党，为虎作伥，危害国家，颠覆政府，事实俱在，无可讳言。此次宪法起草委员会，该党议员居其多数，阅其所拟宪法草案，妨害国家者甚多，特举其要者先

约略言之。

立宪精神，以分权为原则。临时政府一年以内，内阁三易，屡陷于无政府地位，皆误于议会之有国务员同意权，此必须废除者。今草案第十一条，国务总理之任命，须经众议院同意；第四十三条，众议院对于国务院为不信任之决议时，须免其职，比较《临时约法》，弊害尤甚。各部总长虽准自由任命，然弹劾之外，又有不信任投票一条，必使各部行政事事仰承意旨，否则国务员即不违法，议员喜怒任意可投不信任之票。众议员数596人，以过半数列席计之，但有299人表决，即应免职。是国务员随时可以推翻，行政权全在众议员少数人之手，直成为国会专制矣。自爱有为之士，其孰肯投身政界乎？

各部、各省行政事务，范围甚广，行政不依其施行之法，均得有相当之处分。今草案第八十七条，法院依法律受理民事、刑事、行政及其他一切诉讼云云，是不遵《约法》。另设平政院，乃使行政诉讼亦隶法院。行政官无行政处分之权，法院得掣行政官之肘，立宪政体固如是乎？

国会开会期间，设国会委员会，美国两院规则内有之，而宪法上并无明文。今草案第五条规定，国会委员会由参、众两院选出40人，共同组织之，会议以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列席，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决之。而其规定之职权：一、咨请开国会委员会。二、闭会期内国务总理出缺时，任命署理须得委员会同意。三、发布紧急命令及财政紧急处分，均须经委员会议决。此不特侵夺政府应有之特权，而仅40委员，但得20余人之列席与18人之同意，便可操纵一切，试问能否代表两院意见？以少数人专制多数人，此尤侮蔑立法之甚者也。

文武官吏，大总统有任命之权。今草案第一百八、九两条，审计委员由参议院选举之，审计院长由审计员互选之云云。审计员专以议员组织，则政府编制预算之权，亦同虚设。而审计又用事

前监督，政府绝无运用之余地。国家岁入岁出，对于国会有预算之提交、决算之报告，既予以监督之权，岂宜干预用人，层层束缚，以掣政府之肘。

综其流弊，将使行政一部仅为国会附属品，直是消灭行政独立之权。近来各省议会，掣肘行政，已成习惯，倘再令照国会专制办法，将尽天下文武官吏皆附属于百十议员之下，是无政府也。值此建设时代，内乱外患，险象环生，各行政官，力负责任，急起直追，犹虞不及，若反消灭行政一部独立之权，势非亡国灭种不止。

此种草案，既有人主持于前，自必有人构成于后。设非藉此以遂其破坏倾覆之谋，何至于国势民情梦梦如是。征诸人民心理，既不谓然，即各国法律家，亦多訾驳。本大总统忝受付托之重，坚持保国救民之宗旨，确见此等违背共和政体之宪法，影响于国家治乱兴亡者极大，何敢缄默不言。

临时约法，临时大总统有提议修改约法之权。又美国议定宪法时，华盛顿充独立殖民地代表第二联邦会议议长，虽寡所提议，而国民30万人出众议员1人之规定，实华盛顿所主张。法国制定宪法时，马克马洪被选为正式大总统，命外务大臣布罗利向国民会议提出宪法案，即为法国现行之原案。此法、美二国第一任大总统与闻宪法之事，俱有先例可援。用特派员前赴国会陈述意见，以期尽我保国救民之微忱。草案内谬点甚多，一面已约集中外法家共同讨论，仍当随时续告。各该文武长官，同为国民一份子，且各负保卫治安之责，对于国家根本大法，利害与共，亦未便知而不言。务望逐条研究，共抒谠论，于电到五日内迅速条陈电复，以凭采择。

十一月四日，下令解散国民党，追缴国民党籍议员证书徽章。

自十月二十五日通电后，各省都督、民政长及军人等，俱起而响应。但依据原电，从宪法逐条研究，迳作解散国民党及国会

之主张，盖中央所授意也。是日，袁即据各省地方军民长官文电，下令解散国民党，追缴国民党籍议员证书徽章。其文如下：

据警备司令官汇呈：查获乱党首魁李烈钧等，与乱党议员徐秀钧等，往来密电数十件。本大总统逐加披阅，震骇殊深。此次内乱，该国民党本部与该国民党国会议员潜相构煽，李烈钧、黄兴等，乃敢据地称兵，蹂躏及于东南各省，我国民身命财产横遭屠掠，种种惨酷情事，事后追思，犹觉心悸。而推原祸始，实觉罪有攸归。综核伊等往来密电，最为我国民所痛心疾首者，厥有数端：一、各电内称李逆烈钧为七省同盟之议，是显以国民政府为敌国。二、中央派兵住鄂，纯为保卫地方起见，乃该各电内称"国民党本部对于此举，极为注意，已派员与黄兴接洽，并电李烈钧速防要塞，以备对付"。是显以民国国军为敌兵。三、各该电既促李烈钧以先发制人，机不可失，并称黄联宁、皖，孙联桂、粤为根据，速立政府。是显欲破坏民国之统一而不恤。四、该各电既谓内讧迭经外人出而调停，南北分据指日可定。是显欲引起列强之干涉而后快。凡此乱谋，该逆电内均有与该党本部接洽及该党议员一致进行，并意见相同各等语。勾结既固，于是李逆烈钧先后接济该党本部巨款，动辄数百万，复特别津贴该党国会议员以厚资，是该党党员及该党议员，但知构乱以便其私，早已置国家危亡、国民痛苦于度外，乱国残民于斯为极。本大总统受国民之痛苦计，已饬北京警备地域司令官，将该国民党京师本部立予解散，仍通行各戒严地域司令官、各都督、民政长，转饬各该地警察厅长及该管地方官，凡国民党所设机关，不拘为支部、分部、交通部及其他名称，凡现未解散者，限令到三日内一律勒令解散。嗣后再有以国民党名义发布印刷品、公开演说或秘密集会者，均属乱党，应即一体拿办，毋稍宽纵。至该国民党国会议员，既受李逆烈钧等特别津贴之款为数甚多，原电又有与李逆烈钧一致进行之约，似此阳窃建设国家之高位，阴预倾覆国家之乱谋，实已

自行取消其《国会组织法》上所称之议员资格，若听其长此假借名义，深恐生心好乱者有触即发，共和前途之危险，宁可胜言。况若辈早不以法律上之合格议员自居，国家亦何能强以法律上之合格议员相待，应饬该警备司令官督饬京师警察厅，查明自江西湖口地方倡乱之日起，凡国会议员之隶籍该国民党者，一律追缴议员证书徽章；一面由内务总长速令行各该选举总监督暨初选监督，分别查取本届合法之参议院、众议院议员候补当选人如额递补，务使我庄严神圣之国会，不再为助长内乱者所挟持，以期巩固真正之共和，宣达真正之民意。该党以外之议员，热诚爱国者，殊不乏人，当知去害群即所以扶持正气，决不至怀疑误会藉端附和，以自蹈曲庇乱党之嫌。该国民党议员等回籍以后，但能湔除自新，不与乱党为缘，则参政之日月，仍属甚长，共和之幸福不难共享也。

事后法制局顾鳌告余：总统素来尊重国会，虽然张耀曾、谷钟秀等挟一与政府为难态度，总统有时颇觉难堪，仍是忍受。其公然破裂，则在浙江省议会议决《省议会组织法》始。此项组织法，经浙江省议会议决，咨请浙江民政长朱瑞公布，朱交复议。其时国会正议《省议会组织法》，在国会本身自当俟国会议决后，查照划一办法办理。而浙江省议会，迳电参议院，院即照原案通过，咨请政府饬浙江省政府遵办。依《约法》及《国会组织法》，议决法律案咨政府公布，如不公布，即交复议。本人（顾自谓）主张，此非法律案，即以碍难照办咨复议院。议院大哗，提出违宪问题。本人以政府委员资格到院辩论，而此案告一结束。从此国会神圣之观念为之低落。然总统仍不愿开罪民党，即如赣、宁战争将起，江西李烈钧关于□事件电致政府，由秘书邓镕拟复。在此时，总统尚切嘱：措词务要斟酌，万勿激变等。于此者不止一事。倘其时张、谷等态度稍为和缓，不事事抨击，则国会结果决不至是，此次命令亦不明言解散，只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所拟之稿呈交总

统已月余，至十一月四日早十时，总统电请熊总理[1]、各国务员到府，将拟稿交阅，令本人列席。熊不赞一词，只说缺额当递补，无候补人者当补选。总统言这是自然。熊提笔拟改字句，总统言：仍由巨六（顾字）酌改。本人即在原稿末段增易若干字，仍是原稿之意，不过较明显而已。即交书记秘密誊写（余所见者即此）。誊写毕，总理署名，阁员依次署名。梁任公最后到，亦署名。当时情形如此。办毕已一时半，即在府召印铸局局长，交其付印，并派人看守，未公布前，局中办事人员不准出局门；一面由军警派人在各重要人处监视。约至五、六时，布置完毕，始行公布。

令既下，其籍隶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被追缴者350余人，又补行追缴80余人，共438人。

国民党本部在彰武门内旧广东会馆。是日令下，吴景濂正乘车出宣武门往本部，军警沿途跟伴，到本部即予软禁，不令回家。其家中已倾筐倒筐，检查秘件。次日，余谒袁言：吴在国民党有地位之人，如无确实嫌疑，似不必软禁，使彼党人人自危，本人拟往观吴，请示可否？袁稍沉思，答曰："可"。当令电告彼处执行者。顷刻余至国民党本部，荷枪人导入吴室。吴问同党情形与家中检查结果。余转问有无秘件？吴言："我家火炉，终年不撤，稍有关系文件，随手烧毁，绝对搜不出一个字，但恐其做脏害人耳。"余言："对于你，想不敢出此，你可放心。"余即报告袁，吴是国民党党员，其忠于党务，乃其本份，此次反复谈论，实无参与南方之事，恳求放其回家，本人可担保回家后，不会有其他动作。袁允许照办。吴于是日回家。（吴言随手烧毁云云，深印入脑筋。所有余多年随录材料，检得即行烧毁，尤其抗战时期，颇觉可惜。）

隔数日，余谒袁，军政执法处呈一手折，系乱党名单，约十

---

① 熊希龄，1913年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次年签署解散国会令。

五六人，呈请圈定拿办（军政执法处在西城石虎胡同，汤化龙亦住石虎胡同，据言每夜有多人即在院中枪毙）。余与袁对坐，见有张耀曾名（其他不知何许人），余悚然言："张平时不过站在法律方面与政府为难，那有资格作乱。"袁言："张是彼党健将。"余言："总统素来赞许张是议会中第一等人材，果其确实附乱，自不便乞情，如不确实，还是为爱惜人材起见，网开一面。"单内张约在七、八名，袁自第一名圈起，将圈至张，听余言，隔张一名，往下圈，圈完，又提笔到张名上，余复哀求愿以身家作保，几至泪下。袁郑重对余言："今日是你救他一命，但此人阴险，你将来与他共事，务要留心。"只张一人未圈，即将名单发还。时在午一时余。余出府，急往张处，谆嘱其三时半车速去天津。盖府中空气都注意张，恐袁徇余一时之请，其部下又别生枝节。张即于是日秘密去津。（后五、六年间，余与张共事甚久，看不出若何阴险。）

五日，参众两院以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

十日，宪法起草委员会自行解散。

先是八月中旬，宪法起草委员会徐秀钧首被逮捕，解往九江枪决。九月二十七日，复捕去国民党参议员朱念祖、高阴藻、张我华、赵世钰、丁象谦等5人，众议员常恒芳、褚辅成、刘恩格等3人，内中张、赵、褚、刘四人为宪法起草委员。其后褚解往宿县。常恒芳解往安庆。赵世钰等5人则羁押于天津，至国会解散始释放。褚、朱直至国会恢复始与常恒芳同时出狱。国会解散后，更有徐镜心被杀于北京，段世恒死于陕西境。统计各起草委员被杀者3人，被捕者4人。

二十六日，下政治会议组织令。

熊希龄内阁所谓大政方针，财政部分由梁启超计划；其省制改革部分，即略依从前分巡道区域，每一省划分若干省，缩小原有省份范围，系张謇提出。经国务会议讨论，袁以兹事体大，须召集各省地方长官派遣代表委员会议，方能决定。于是，有行政

会议组织之电令。（十一月四日，撤除国民党籍议员时候。）自两院不能开会，乃以所召集之行政会议改组为政治会议，作为政府咨询机关。由国务总理举派2人，各部总长每部举派1人，法官2人，蒙藏事务局酌量举派数人，总统特派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蔡锷、宝熙、马良、杨度、赵惟熙等8人，又添派饶汉祥、杨士琦2人。

十二月十二日，任命李经羲为政治会议议长，张国淦为副议长。

此项会议，总统特派员中无余，国务院各处举派中亦无余，不知其所由来。比谒黎，黎言系其推荐，希望多少有点补救。后闻写命令时，顾鳌反对，袁言："副总统面子，不能不敷衍。"又闻饶汉祥系由袁提出。

十五日，政治会议开会。

是日，余到会。开会后，余在李议长室，杨士琦亦至。李吸烟，杨在烟榻对躺，与李长谈，一再表示总统推崇之意，将来总揆一席，将以借重。李谦让一番，言："国民党暴烈，进步党如梁启超、汤化龙等，都为总统帮忙，想可合作。"杨言："党人终不可靠，总统对梁、汤等，亦不过一时利用而已。"余在旁，暗忖杨阅世甚深，何以余在坐，其发言如此坦白，或系一时偶不注意也。杨又言："国会应当解散，拟以政治会议为立法机关，另订宪法。"李问余意见。余缕举国会不当解散理由，此时可依照上次命令递补，政治会议何能作立法机关？杨言："解散是总统意思。"余言："递补亦是总统命令。"彼此甚僵。李即言："此等重大问题，可在开会讨论。"终以不欢而散。余见彼等主旨偏激，此项会议结果可想。杨在辛亥议和时期，已与余不协，此次辩论更加冲突，余不能牺牲以迁就之，即向袁辞职。袁言："你若辞，无以对副总统，不要令我为难。如认为不合处，可来我处陈说，即有时不到会亦可。"据张一麐告余：是日，杨自围城（政治会议设在临北海之围

城）到府，诉诸袁，张某不能共事。袁言："他素来主张如此，总是为国家，为我们，存心无他，我们不要相逼太甚。"云云。以后开会，余即不再出席，李以前辈自居，从不相约。

自是政治会议议决两件重要议案：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开会，讨论大总统交议救国大计案，于三年一月十日呈复：（一）国会议员应停止职权。（一）增修约法应特设造约机关。又于二十五日开会，讨论大总统据原呈再行咨询此种造法机关之组织名称、范围及议员之选举方法。复议决《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袁即根据上项决议，先后发布（详后）。余未到会，不悉其经过，闻诸府中人，此系法律派施愚、顾鳌等平时在袁处所鼓动，至此乃实现云。

十日，宣布停止参众两院现有议员职务。

三、（新）约法之立法机关

二十六日，公布《约法会议组织条例》。

三月十八日，约法会议开会，选举孙毓筠为正议长，施愚为副议长。

五月一日，公布《中华民国（新）约法》。

民国三年，修改临时约法公布（大总统总揽统治权）。又称曰：新约法，共十章六十八条，自三年五月一日公布，至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废止，其有效时间为一年又一月又二十九日。原文过长，不具录，兹就当时与政局有关系之重要各条与《临时约法》比较列表如下：（见图 131 页）

自政治会议所谓法律派抬头，以为余偏袒国会，事事不得与闻。约法条文亦系彼等禀承袁意旨而预定者，不过经约法会议形式通过，无一人敢持异议。唯议员张其锽当议及第二十七条大总统颁给爵位云云，起而反对，言："爵位系皇帝时代产物，民国不应沿袭。"法律派反驳之，张语甚激烈，影射帝制，大怒而去，不再出席。张广西桂林人，癸卯进士，以即用知县任湖南□□县。

临时约法	（新）约法
第十六条　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议行之。	第三十条　立法以人民选举之议员组织立法院行之。
第三十条　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	第十四条　大总统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 第五十条　大总统代表中华民国。 第六十条　大总统对国民之全体负责任。
第三十三条　临时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但须提交参议院议决。 第三十四条　临时大总统任命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由参议院之同意。	第二十一条　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官。
第三十五条　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	第二十二条　大总统宣告开战、媾和。
第三十九条　临时大总统得颁给勋章并其他荣典。	第二十七条　大总统颁给爵位勋章并其他荣典。
第四十三条　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国务员。 第四十四条　国务员辅佐大总统负其责任。	第三十九条　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
第四十六条　国务员及其委员得于参议院出席及发言。	第四十二条　国务卿、各部总长及特派员，代表大总统出席立法院发言。
第四十七条　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	第四十三条　国务卿、各部总长有违法行为时，受肃政厅之纠弹及平政院之审理。
	第四十九条　参政院应大总统之咨询、审议重要政务。参政院之组织由约法会议议决之。

李经羲素闻其能，宣统年为云南总督，路过□□县，深与结纳。熊希龄亦屡为余道之，又志其人。于是往访，谈数次，谂其才气苍莽，如在边地，必能轰轰烈烈做出一番事业，故民六年，余在内阁提出开通西北（甘新）计划，力保张能胜任，段已允许，为其左右所遏，不能实现。张一人固可惜，而西北至今荒旷，边圉岌岌，则尤大可痛也！（后张入吴佩孚军幕）

五月二十六日，参政院成立，黎元洪为议长，汪大燮为副议长。

参政院，依据新约法成立为咨询机关，从前政治会议取消。黎既在北京，对于此等名义，本不赞成，但亦无可奈何，议长发表后，要求余帮忙，藉图补救。袁据以余为参政院秘书长，余新丁母忧，一再力辞，乃以林长民代，系汪保荐。林极干练，且有手腕，故帝制发生，各方面都能联络，故为黎所不满。黎时时责余，不当见义而辞。余则劝黎当相机而退。

六月二十日，参政院开会。

参政院参政共73人，严修及余（辞去参政院秘书长后）均与其列。严于民国无论各项命令不辞亦不就，余在居忧期内早声明不做任何命令之职务，故即辞谢。

二十九日，申令参政院代行立法职权。

立法院依据新约法，由人民选举，一时未能成立，乃以参政院代行立法职权。自是咨询机关又兼立法，所有帝制文章均在代行职权中包办。

十二月二十八日，公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

先是八月十八日代行立法院建议修改大总统选举法，至十二月二十八日，约法会议通过修正案，次日公布。兹就其修正重要各条与原订大总统选举法比较列表如下：

大总统选举法	修正大总统选举法
第三条　大总统任期五年，如再被选，得连任一次。	一、　大总统任期十年，得连任（无限制）。 一、　凡届总统改选之年，参政院参政如认政治上有必要时，得为现任总统连任之议决，即无须改选。
	一　总统继任人，应由现任总统推荐于选举会，其名额以3人为限。被推荐者之姓名由现任总统预先书于嘉禾金简，藏之金柜石室，临选时始行取出，交付选举会。现任总统则当然得以继续当选。

金柜石室建在中海，宽约2丈，深约1丈，以石砌成门，以坚铁为之，厚约3寸，中有石台，安置金简，门首锁嵌在内，环露在外。钥匙2，有盒，用锦缎装之，一藏总统府，一藏国务院。黎总统继任之第三日，取出总统府藏之钥匙，余向国务院取出所藏之钥匙，黎派副官1人、护卫2人前往开锁，将金简取回。金简包以黄绫，简上绘嘉禾（故曰嘉禾金简）。简面金色，简内纸黄色，书“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名。据夏寿田言：此种格式、装璜系本人拟出，经袁裁定，照制；简内亲笔书徐世昌、黎元洪、袁克定三人名。至撤消帝制，徐再任国务卿，曾将金简取出一次，复送回藏储。至再书何名，不得而知云云。逾年，余过是处，两门洞开，尘土堆积，已无人过问矣。

新发现的傅斯年书札辑录

张书学　李勇慧

说明：近年来，我们先后搜集了一些傅斯年先生致王献唐、张幼山、黄侃、张元济等师友的信函。这批书信不仅是傅斯年学术思想、学术活动的实录，而且是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极重要的文献。现将其中一部分重要者择出，稍加整理发表，以供研究者参考。

一　致王献唐[1]

献唐我兄先生：

多日未笺候，想凡事安养，为祷！日前何仙槎[2]兄到所，弟以设山东古物保管会之议[3]与之一谈。他先说即时可办，后说此时打仗没法子办，最后言战后可以办。看来他似无何等定见，兄如以为可以早日进行，不妨便中一询之也。惟此事无论如何，非兄主持不可，否则虚有其名，实无意思。又非教厅[4]拨月数百元

---

① 王献唐（1896—1960），初名家驹，后改名凤瑄，又改名瑄，山东日照人。1929年8月2日至1949年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与傅斯年私交颇深，时常鸿雁往来。详见张书学、李勇慧《傅斯年与王献唐》一文（《学术论丛》1992年第1期）。

② 何仙槎（1895—1982），名思源，山东荷泽人。1928年5月21日至1942年4月15日任山东教育厅厅长。

③ “山东古物保管会”，后于1930年1月成立，更名为“山东省名胜古迹古物保存委员会”。

④ 教厅，即教育厅。

不可，否则亦无法进行也。

雪泥书屋[1] 两稿付印事，弟以事忙暂搁，然旧历年底当可一办。届时请先生作一序也。专此。敬颂日安。弟斯年上。十一月十七。

按：信中云“此时打仗”，即指1929年的中原大战，而“山东省名胜古迹古物保存委员会于1930年1月成立，故可推知此信应写于1929年11月17日。

二 致王献唐

献唐先生道鉴：

月前奉上一书，计已达览。海源阁事想兄闻其涯略。先是北京书贾群集天津，杨[2] 故高其值，致久不就，因报载兄文[3]，彼等疑省政府将收之，遂一面落价（卖者），一面涨价（买者），以四十万现款押于天津之一个银行团体[4]。傅沅叔[5] 亲在银行中见此书。此事内幕实是潘复[6]。现已分别装邮包及托人带至大连矣。盖潘等意在卖给日本人也（传云此一批书实不值四十万）。此事兄等何以策之？杨某实非善类，毫无知识，与之交涉决无结果，省政府可自动处置耳。又陶兰泉[7] 附逆（张褚诸逆）有据，其十三经

① 雪泥书屋，清代经史学家牟庭之室名。牟庭（1759—1832），字陌人，号默人，山东栖霞人。主治《今文尚书》，一生著述颇富，有《同文尚书》、《诗切》等50余种书传世，今大多收录于《山左名贤遗书》。

② 杨，指杨敬夫（1900—1970），原名承训，聊城海源阁第五代传人。

③ 即王献唐《聊城杨氏海源阁之过去、现在》一文，1930年3月印行，后各报多转载。

④ 实以8万元抵押在天津盐业银行。

⑤ 傅沅叔（1872—1949），著名藏书家，名增湘，号藏园，四川江安人。

⑥ 潘复（1877—1936），字馨航，济宁人。

⑦ 陶兰泉（1870—?），即陶湘，江苏武进人。曾任天津中国银行行长等职。

本是山东公款而彼据为己有，以五千元押在天津。现由廉南湖[1]等集资赎出，将开印，山东省政府可向陶氏索回也。

佛藏掖县之本似不大要紧。前年北平出一洪武藏，约有四分之三，大约三千可留，而始终搁置，今或仍在书肆也。安阳工作因豫局暂停。敬颂著安。弟斯年上。五月十五。

按：信中云："安阳工作因豫局暂停"，是指1930年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日趋激烈，河南军事形势紧张，保护殷墟的部队撤走，土匪活动猖獗，因而史语所考古队不得不于5月6日停止了发掘。据此可推知此信应写于1930年5月15日。

三 致王献唐

献唐先生：

因李久益先生之来平及天津农工银行崔有之在此，探得押书事如下：

一、押数云系四十万（弟不信此数）。大部在天津盐业，小部在农工，已是死契，杨氏无权收回矣。

二、绝对不至流传国外（崔云）。

三、于右任、邵力子拟为中山图书馆购之，在接洽中。

弟应如何进行（看来甚烦），乞指示便照办。

又一部分书陆续由斐云[2]借校，弟亦得一观焉。此情节请勿

---

① 廉南湖（1868—1932），字惠卿，号南湖，江苏无锡人。清举人。民国成立后，隐居未仕，钻研词章和诗，精于书画鉴别，收藏真迹甚丰。著有《南湖集》、《南湖梦还集》等。

② 斐云，即赵万里（1905—1980），字斐云，浙江海宁人。1928年后任北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前身）中文采访组组长、善本考订组组长，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和通讯研究员。编著有《中国版刻图录》、《王静安先生年谱》等。

发表。敬颂著安。弟斯年上。六月廿九。

按：根据上封信，可推知此信似应写于1930年6月29日。

四 致王献唐

献唐先生我兄：

古物保管会分会事，弟今拟给仙槎一书，乞一看。如兄同意，乞便交之，得其同意，便请示知。弟虑直寄给他，或压住也。此事最关键，在山东能出月数百元之经费，盖所谓总会，亦有月千元之收入（中央）也。专颂著安。弟斯年敬上。八月廿九。

按：此信似应写于1930年8月29日

五 致王献唐

（上缺）其奉上此书。弟下月或亦赴济，相见不远，一切面禀，延伫望之！

敝所设置之意，并非求继续汉学之正统，乃欲以“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为方术，而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此志似可，而自愧力有不及，如承指正，感荷无量！拙著《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意在标举此意，以求勿为正统汉学者误为同调。（下缺）

在山东可举之工作至多，如通志之修，大可开一新例，自我作去，俾便容纳科学工具之使用。又如古迹之系统调查，乡人著作之搜集等，非群力不能为功。弟受省费资助留学六年有余，义应有心报之，而回国之后，尽在外省，此志期诸异日耳！专此敬颂著安！弟傅斯年启。九月十三日。

按：该信时间似应为1930年9月13日。因1930年10月3日

王献唐曾有一封复傅斯年的信（该信曾发表于《山东省图书馆季刊》1982年第1期），从信中所述内容来看，似为复上信。兹将王的复信抄录于下：

孟真先生：

顷回家省亲，由图书馆转到手教，并惠书五种。道路阻滞，以是奉答迟迟，幸谅之。

吾东学术界，过去现在之情形，诚如尊论。献唐窃不自揆，去秋到馆以来，曾与友人栾调甫先生相约，拟就乡贤已往之破碎工作，整理之，补苴之。其整理步骤：先求乡贤遗著，无论已刻未刻，使俾藏馆中。俟大集之后，即与调甫仿提要式合辑一山东艺文志；再择其未刻而确有价值者，庚续印行之，拟名为《齐鲁先哲遗书》，内容略分数门，尤偏重金石小学。以此事在山东方面，为陈簠斋、刘燕庭之金石，王蒹友、桂未谷、许印林之于小学，丁以此之于古韵，皆卓绝一世，尤就及先表扬。献唐所最注意者，为牟陌人、许印林两家。陌人学派，颇近东壁，已刻者只有文集一种，他皆散佚各处，率难收拾；其《同文尚书》，原稿闻在张溥泉先生处，献唐渴望已久，未识先生能设法使敝馆得借抄之机会乎？印林遗著，皆断简残编，多未成书，尚须别为搜辑。现在献唐所存者，除刻本数种外，皆其手稿，约计全书可得六七十万言。拟先成一文，名《许印林之治学方法及其著述》，录列遗书内容，分送各处，藉以征求同国（馆）内所无之。兹承垂询，谨将存书总目另纸录呈裁定，并请转嘱友人，亦以所存印林书目见示，互相抄补，以求完备。

敝馆现在所苦者，无力买书，无资刻书耳。燕庭先生《古泉苑》全书底本四十巨册，现由潍县陈氏出售，索价万元，已降至五千。献唐只能求见其书，正在磋商。敝馆既无此财力，亦不敢议价。据介绍者称述内容，参以他书所载，其价值远在竹朋《古泉汇》、戟门《泉货汇考》以上，他更无论。不知贵院力能致此否？窃恐国人无力购藏，将必为日人所得耳。贵院过去之工作及现在

已有之收获，正在表现以科学方法治考古学之精神，为吾国文化开一新纪元，为将来学术上辟一新途径。从前治金石文字，其材料但能求之地上，不能求之地下，但能求诸文字经史方面，不能求诸社会学、生物学、地质学，故其效果，偏于臆度，而缺乏实验；偏于片断，而缺乏系统，此非古人聪明不及今人，实其凭借不及今人耳。晚近数年以还，国人治学，渐变前此虚憍之习，日趋笃实。其代表此笃实学风，真正运用科学方法，整理新旧材料，不坠昔人之窠臼者，实以贵院为先导，此非献唐一人之私言也。

献唐喜治古代文字，思于形、音、义三者，各以其时间空间为研究之对象。就字体言，有商周之不同，有秦汉之差异；就字音言，有周秦音，有汉魏音。此从时间上，应当分别研究者也。再就商、周、秦、汉之字体字音，别其某一时代之某一地方如何，他一地方又如何，其不同之交点何在，嬗变之系统何在，此从时间上应当分别研究者也。形音既明，义自昭著，三者不可偏废，尤以形音为重，形音之中，更以音为枢纽。然此事着手极难，第一苦于材料之缺乏，第二苦于材料之不正确，此又日夜企望贵院，时以所得，赓续公表，俾得有所资取也。

除上而外，现在献唐对古代语言尚拟从事之工作有二：

一、拟将《毛诗》翻成现代之白话：古代言文一致，并无别有一体所谓文言者。今日之《毛诗》即周代之语体，求之音纽部居，明其通转递变，与现代北方语言息息可通。执此以读《毛诗》，正各上下千古，共话一堂，并非言自言，言自文也。后代不知，妄以南方之变音，读古代北方之书，结果语音隔阂，误语体为文言，咨嗟叹息，以为文言训别超语体，不知实即当时之白话，亦即今日之白话，特彼不谙古音，不能读出耳。如《葛覃》“言告师氏”，《毛诗》训“言”为“我”，“言”何以训“我”？“言”即今北音之“俺”也。“言”字古音正读如“俺”，虽三尺童孺，皆

知其为“我”，更勿须训释。故训释起，亦后世音变义阔，有以致之。他如“朕”字，《尔雅》训“我”，古音之“朕”，即读如北音之“咱”。昔人自称曰“臣”，“臣”亦读“咱”。若朕若臣，皆所谓雅训之文言。求之古音，通以今语，更何雅训之可言？亦一俗语耳。不特《毛诗》如此，周秦古书无不如此，献唐愿就一切字音，求得当时言文一致之本来面目。窃以必如此研究，方与现代发生关系，而为活的古音。若清代之正统学派顾、江、段、王诸君所治者，皆死的古音耳。

二、研求每一字音之起源：字之得音，有其意义，绝非无因而至。如江河湖海，何不名为天地日月？而天地日月，何不名为江河湖海？皆各有其命义所在，其意义即寓于音中。江河湖海，统以水波流荡之声得名。“天”者颠也，意指在上。“地”音拖，履行拖拖然。“日”音尼义切，“月”音尼奈切。今北人谓“彼”为尼叶切，即日月之转音。以上音解，多与诸家不同，姑粗举几例，拟于《音原》中再详疏其义。随拈其音，即得其义，凡名词、动词、形容词等，无不如是。其中更有共名别名之分，别名之中，又有五例，拟在《音原》中一一疏证之。

以上二事，虽极繁难，然愈繁烦，乃愈亲切有味。自忖一人之心力，即不能通体完成，亦当完成之一部，公诸国人，冀以引起他人之研究趣味，继续完成之。

献唐更以治古代语言，惟北人能得其真，南人则始终隔阔。现在吾人所读之字音，泰半为南音所乱。乱之作俑者，厥为切韵。后如唐韵、广韵、平水韵、洪武韵，皆其苗裔也。然字音虽为所乱，土音类存其真，从而求之，历历可睹。凡此所论，要非片言可罄，拟专著一文辨之。又恐一发表后，惹起南人之反响，非慎思明辨，不敢出以问世。切望贵院治古代语言亦注意此，多揽此为之。

先生来函，述及清代汉学正统派。献唐昔年治学，颇摭拾乡

先辈许印林先生绪余，以音求义，又以义求音，其术殆出于高邮，盖印林为伯申先生弟子故也。近岁渐悟清人所治之声音训诂，多为死音训诂，古自古，今自今，结果只造成一种古董式之学术，供人玩赏而已。因此，颇进而求其沿变，明其通贯，将数千年前之声音训诂，反而为现代之声音训诂。骤一聆之，似警世骇俗，细心复案，其脉络多能条贯。拟先从事前述二端，小作尝试，未识先生以为如何？如承进而教之，使不误歧途也。

敝馆季刊已编就准备付印，政局中变，经费无着，不得不忍痛中止，其他编著各书，更无力及之。前于炮火声中，检点拙撰数篇，以油印一部分名为《关于图书之一部》，曾邮寄一册，计已收到。印刷模糊，错讹满纸，亦慰情聊胜无而已。

簠斋所藏陶器残片拓本，据其致吴清卿书，共有五千余份，敝馆所收，当不及半。初拟分集印行，续收续印。其字体在周秦之间，别为一支，而又专属于齐。此在时间上、空间上研究古代文字极为有价值之材料。盖簠斋所藏，均得之临淄，即齐国故城也。贵院发掘临淄古迹计划，献唐渴望已久。除临淄外，尚有嘉祥、滕县、济宁、高密数处，亦在献唐拟议发掘之中，但皆不如临淄古迹年代最远，而更有价值。惟在山东方面，难筹经费，又缺人才，敝馆无力发掘，故迟延至今，迄未举行。贵院如欲发掘，敝馆之愿可实现矣。献唐力之所及，愿追随诸君之后，以效微薄。

十日内外，便当回省，届时先生莅济，当再晋谒请益也。专复。敬请著绥。王献唐顿首。十月三日。

六　致王献唐

献唐先生：

久未通候，此想著作日富，为祷。弟今晨为医士将瞳仁放大，几不能辨物，了草写此一信，勿罪勿罪。闻古迹研究会房子为医专索去，而给以临街八间。查敝所因殷墟工作致山东方面停顿一

年，然明年必努力，若济南无相容地自与工作有莫大之不便处。弟远道莫闻其详，一切乞先生策划，用保明年工作。详情如何，并乞示知，至感。余待弟愈后奉白。敬颂著安。弟斯年上。二月五日。

按："古迹研究会"，即"山东古迹研究会"，是山东省政府与中央研究院合办的一个组织。傅斯年为委员长，李济为工作主任，王献唐为秘书，并聘丁惟汾为顾问，委员还有董作宾、郭宝钧、杨振声、刘次萧、张敦讷等人。会址设在济南市正觉寺街青岛大学办事处内。"山东古迹研究会"于1930年11月4日成立。此信时间应为1931年2月5日。

七 致王献唐

献唐先生我兄：

比日倦苦，久未申候，歉歉。顷奉书敬悉一是。张厅长[1]，弟与之稍熟，然无交情，已发一电，并电仙槎，未知有无效力。仍盼我兄相机应付，感之。敝所之出版物多滞上海，运到后寄上。敬颂著安。弟斯年顿首。四月十二日。

按：此信时间应写于1931年4月12日。兹将傅氏致张、何等人电文抄录如下：

1. 四月十二日致张厅长幼山电：

济南建设厅张厅长幼山兄道鉴：古迹研究会事向承维照，至感。弟等正筹赴鲁积极进行。闻贵厅拟借其所用之房舍，殊感困难，恐致停顿。贵厅在济借房较便，乞另设法，公私至荷。弟傅斯年。

2. 四月十二日致何仙槎、王子愚电：

河南教育厅何仙槎、五子愚两兄：古迹研究会房舍乞力维持，并盼与幼山兄切商之，至感。弟斯年。

---

① 张厅长，即张鸿烈，字幼山。自1930年9月9日任山东省建设厅厅长。

八 致王献唐

献唐先生我兄道鉴：

昨函计达，顷接张幼山厅长一信，盖尚未接到弟之电报，已复一信，兹一并抄呈先生一览。彼处来信尚客气，青大校址又是一个大杂院，必永远是问题。山东古迹研究会之将来总是并入图书馆或博物院者，民众教育馆比邻于图书馆，其房子似尚不错，如能借得一个楼，或亦是一办法。以后图书馆扩充馆址似以此一方向为便。然若民众馆不适用，或所得房子不能如此之多，或太嘈杂，弟当再函幼山，切切言其不可耳。又青大校址当有其他机关，可各请建厅请其移出，而古迹会不动，此亦一法。弟不在济不知其详，故与张函颇空洞。请兄给我一个说明，弟再行向其申论（弟自当不言是兄之报告，只说济南来信也）。此事弟远在千里外，只能写信打电，结果解决之法仍在我兄就近策应之。王子愚兄与幼山熟，此事似可请次箫[1] 拉子愚和他切实一谈，公私并感。

山东考古工作一年未作，实在歉然，去年因不好意思，今春因河南，然暑假后必往山东，盼兄长期参加也。

又牟陌人书，弟近拟印其《杂志》及《书目》。《杂志》敝处借得一本，《书目》只有兄赐之油印，以之付印尚须用原本为宜，此两事印费当不过四百元，敝所尚可勉强为之。盖其大书既非一时所可印，始先流传此两件，亦一法也。切盼兄作一叙或为之作一传，如兄赞成此事，弟下周即先以其《杂志》付印刷人矣。匆匆。敬颂著安。弟斯年上。四月十四。

按：根据信中内容，可推知此信时间为 1931 年 4 月 14 日。

---

① 次箫，即刘次箫（？—1950），曾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训导长。

九 致张幼山

幼山先生仁兄道鉴：

久疏笺候，正驰想望，勿奉来书，欣感无既。贵厅借用古迹研究房屋事，弟三四日前接济南来信，已知其涯略，故于前日奉上一电，计达清览。此次贵厅扩充练习班而造工程人材，以为吾省建设之用，闻之欣愉，力所能及，理当赞助。无如山东古迹研究会恐正无处可移，省立图书馆自身已感房舍不足，否则古迹会设立时当已置其中矣。民众教育馆肯否借房，所借之房能否适用，弟在此均不能悬揣，已托王献唐先生就近与我兄接洽。惟无论如何，务盼贵厅于古迹会得一完善办法之先无遽用此。弟当待接到民众教育馆房舍情形之报告后，再行奉复。若贵厅能别筹一法，则尤感荷之至者也。又山东古迹研究会之进行，去年因时局之关系，今春因河南工作未作发掘，现正筹划入夏可在山东动手，秋间可以大作，故此间对于房舍问题不能不慎重，盖今后工作基本所系。我兄于此事之成立，最多赞助，想必乐观厥成也。专此。敬颂政祺。弟傅斯年敬启。四月十四日。

再，河南与敝所合作办法，因贵省人士之催促，已于上月成立。大致如山东办法：中字先生为会长，济之作工作主任，关伯益君为秘书。昔之争执今成一家，思及原始亦皆吾兄赞助之力，并闻。

十 致王献唐

献唐先生左右：

多日未通讯，此想兴居百福，著述益富，为祝！弟上月入京一次，过济均未下车，不获快晤，怅怅。在京晤鼎丞[1] 先生，快

---

① 鼎丞，即丁鼎丞(1874—1954)，名惟汾，又字鼎臣，山东日照人。同盟会创始人之一。好学嗜书，精通古韵。著有《毛诗韵律》、《尔雅释名》、《方言音释》等书。傅斯年、王献唐与其过从甚密，燕谈之间，书信往返，无不涉及治学访书之事。

谈一晚。弟下月仍须赴京一次，济南或可一停耳。

安阳工作此时正忙，先生何不前往一看，多所指教？此事业十百倍于龙山之重要，往观一次似值得也。由济赴彰，似以汽车道为便。若过平，可以小停，更与弟赴京之期不左，当尤妙耳。弟寓可下榻。一切乞酌之。

今春因集中安阳工作，山东方面不得不暂停，殊感惭愧。然秋季必可恢复，弟自己亦要去掘也。

此间有安邱赵孝孟[①] 君者，亦留意许印林著述，见其所著《许印林撰校考略》，[②] 弟嘱书记抄下一本，兹寄上，想于先生所留意者，有可供参考处也。又赵君见先生来信所举许君著述目，曾写下二页，兹附信奉上。赵君见闻甚广，年少可畏者也。

弟近晤张溥泉先生，牟陌人手稿《同文尚书》允于日内搬家了结后找出借弟，当寄上供校。[③] 弟近借得《雪泥书屋读书杂志》二本，读之为之大快，颇思出赀为之影印。又钱玄同先生处有其

---

① 赵孝孟（1902—?），名录绰，父赵葵畦为著名金石学家，家藏书甚富。孝孟幼承家学，钻研朴学，受业于胶州柯劭忞。时任北平图书馆馆员，致力于目录版本及金石文字学。著有《簇清馆金文汇笺》、《许印林年谱》等。

② 《许印林撰校考略》一卷及附《簠斋先生著述目》一卷，现藏山东省博物馆，并有王献唐题跋曰："此安邱赵孝孟君新著。二十年四月，孟真先生由北平抄寄。献唐灯下记。簠斋题跋、习字廖、批校长安获古编底本、批校古泉苑，以上四种，此目未载，为补录于后。二十年五月三日。凤生并记。"见王献唐《双行精舍书跋辑存》，齐鲁书社 1983 年版，182 页。

③ 王献唐对牟庭的《同文尚书》十分推重，认为"有清以来，治《尚书》者，未有如先生是编之旁参博征、精辟独到者也"。此书牟氏生前从未付梓，死后其子牟房曾把该书带到浙江，准备刊印。后因太平军攻浙，没成。后福山王懿荣得到该书原本，也想校刻，因庚子联军入京，"身殉书亡"。王献唐从朱羲堂处得到一个抄本，闻张溥泉有另一个抄本，托傅斯年为之借抄。后两个本子交给齐鲁大学栾调甫校勘，在即将排印时，因七七事变爆发而中途停止。1980 年齐鲁书社影印出版。详见王献唐：《同文尚书·序》，齐鲁书社 1980 年版。

著述目，弟借之二次，大约日内可得。其文集闻有刻本，不知何处可以见到？又其《诗切》之下落如何？便中乞惠示，至感！弟如可但以其《杂志》及真有益斋、越缦堂日记所引（后詈诟）及其论崔氏《易林》文为断，则牟君地位，确有其伟大处，实在值得为之表扬一回。弟以为近千年来之实学，一炎于两宋，一炎于明清之际。两宋且不论，明中世后焦竑①、朱谋埠②、方密之③实开实学之风气。开风气者能博不能精。然朱书一部分虽佚，而方君所引及其未佚之书，实是伟大。朱氏《水经注笺》，亭林④称之为有明一部书者，久而愈觉其可信。方之见解亦有其博大处。若非有此诸君，亭林、西河⑤诸人，亦焉能早岁便即从事朴学也？大约开风气者，必有大力，必多误谬，后人但执一件一件之事而评明贤，转忘其整个的立场，所系实大，斯后学者之过也。亭林、百诗⑥谨严了许多，同时亦将范围缩小了许多（亭林尚不如此。百诗死于一物不知，实则百诗比其朱、方诸人来见闻陋矣）。然此时问题仍是大问题，此时材料仍不分门户也。至乾嘉而大成，亦至乾嘉而硬化，专题能精研之，而忘却整个的立场。至于王、段⑦诸人，而朴学观止。此后如再开大路，非（一）有大批新材料使用

① 焦竑，字弱侯，号漪园，又号澹园，江宁（今江苏南京市）人。官至翰林院修撰。认为佛经所说，最得孔孟“尽性至命”的精义；汉宋诸儒经注反成糟粕。企图引佛入儒，调合两家思想。著作有《澹园集》、《国史经籍志》等。

② 朱谋埠，字郁仪，朱权七世孙。封镇国中尉，著有《易象通》、《诗故》、《春秋载记》、《鲁论笺》、《水经注笺》等书112种。

③ 方密之，名以智，号曼公，桐城（今属安徽）人。对天文、地理、历史、物理、生物、医药、文学、音韵等都有研究。特别强调“质测”（实验科学）的知识，反对“离气以言理”、“离器以言道”的宋明理学。主要著作有《通雅》、《物理小识》、《东西均》、《浮山集》等。

④ 亭林，即顾亭林。

⑤ 西河，即毛奇龄。

⑥ 百诗，即阎若璩。

⑦ 王，指王念孙。段，指段玉裁。

不可；（二）或一返明清之季之风气，扩大其范围，认定大题目，能利用乾嘉朴学之精诣，而不从其作茧自缚之处。否则流为琐碎，而不关弘旨；流为今文，而一往胡说。琐碎固是朴学，今文亦是家法，然其末流竟如此无聊也。乾嘉学问势穷之后，有牟陌人之所为，自是当然。其大力所及，在精神上实已返至明清之际。先生所谓“知家法而不拘家法”者，正其能别开一面之处。其受人最多讥弹者，当为其《诗切》。然弟意其中实有特别见地。盖释诗必求与诗本文无悖，于是《毛序》及鲁齐佚文有与诗本文不合者，自不可从。牟君之荒唐处当亦不少。[1]然其如此办法，郑夹漈[2]后第一人也。胆大的人，而能精细，思想驰骋的人，而能质实，诚可凭乾嘉之所至，一返明清之季所认识之大题目，惜乎不能独树一风气，并其著作亦散佚也！先生如设法为之刊布，弟亦当竭力赞助之。如何？余待白。敬颂著安！弟斯年上。四日廿一日。

先生来示自称过于客气，以后乞勿如是，致弟不安，为感。年又白。

按：山东龙山城子崖的发掘，第一次是在1930年秋，后因集中安阳工作，山东方面暂停，于1931年秋进行了第二次发掘。信中云“今春因集中安阳工作，山东方面不得不暂停，……然秋季必可恢复，弟自己亦要去掘也。”故可知此信应写于1931年4月21日。

十一　致王献唐

献唐先生：

那部《经典释文》已由藻玉堂卖给潘复了，价八百元（确息）。你说如何是好？尊处有人与潘相识否？如能托人说服，以原

① 此处有眉批云：“其《读书杂志》中有极精极辟之语，亦有极荒唐之语。”

② 郑夹漈，即郑樵，字渔仲，南宋史学家。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

价让之贵馆，亦妙事也。（潘已取销通缉，故书贾售之无罪。）正德抄本《墨子》已借到，在影摄。贵馆可加摄一部，费不多。今晨函栾先生[1]，则昨日已去平，乞转告以此事。又嘉靖蓝印本赵斐云有法借校。敬颂著祺。弟傅斯年上。六月五日。

按：王献唐在1930年12月29日写的《海源阁藏书之损失与善后处置》一文中说："海源阁藏书中，近年国人多注意其明蓝印铜活字本《墨子》。原书在光绪癸未年间，为潘伯寅借校未还，潘氏没后，遂不复见，详《楹书隅录续编》杨凤阿附记。余前观书海源阁，亦曾为此究搜半日，后见隅录所载，乃知早已不在海源阁矣。……除此而外，余所最注意者，为叶林宗抄本《经典释文》。全书三十卷，十四册，从文渊阁本影抄，前曾在海源阁见之。其书迭经唐宋人改窜，已失陆本真面目，今日尚可窥见一二者，只敦煌石室所出之尚书残卷耳。然陆书虽经改窜，其依文渊阁本影抄之旧改窜本，犹胜于通志堂、卢抱经等之新改窜本。故中国现存释文全本之最古者，当以海源阁所藏，为绝无仅有。……当日未从杨氏商抄，使机会错过，思之可恨。现在是否为匪徒毁坏，或尚在人间，均不可知。但欲著此一段始末，使各地之书贾及藏书家，遇有此书，能格外注意，勿再蹈余之覆辙也。"（载《山东图书馆季刊》第1集第1期，1931年3月出版）傅氏此信即告王献唐以上二书之下落。此信具体时间似应为1931年6月5日。

十二 致王献唐

献唐先生著席：

弟在济时，热至不能走动，故决速归北平。星期六、星期日

---

① 栾先生，即栾调甫（1889—1972），名延梅，以字行，文号山东侍子，时称"侍公"。山东蓬莱人。时任齐鲁大学国文系教授。

两日中，时时想造谈，而星期六日在教育厅为大雨所困，星期日一阵忙乱，须下午上车，赶不及矣，怅怅！

先生南京之游如何？弟自辽事起后，多日不能安眠，深悔择此职业，无以报国。近所中拟编关于东北史事一二小册子，勉求心之所安耳。

惟丁此国难，废业则罪过更大，只是心沉静不下，苦不可言。

张溥泉先生处之《同文尚书》已借来，并非原稿。此本似宜与贵馆抄者校一下，此间一时难得适益之人。应否两本一起寄上，乞示。弟叙必作，惟须待心放下后也。牟君之著作目，钱玄同始终找不到，不知栾调甫先生处之一本可借抄否？

《周礼正义》之刻本已印出书，大约须二十八元。贵馆已有否？住友之《泉屋清赏》，平中友人集中一全份，而影照之，由赵斐云兄编一目。三集照像，约五十余元，不知贵馆要一份否？匆匆。余后白。敬颂著安。弟斯年上。十月六日。

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傅氏为驳斥日本学者矢野仁一、白鸟库吉等人的“满蒙非支那论”，决定集体编写一部5卷本《东北史纲》，具体分工如下：(1) 傅斯年，“古代之东北”；(2) 方壮猷，“隋至元末之东北”；(3) 徐中舒，“明清之东北”；(4) 萧一山，“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5) 蒋廷黻，“东北之外交”。1932年10月傅斯年撰写的《东北史纲》卷一“古代之东北”，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蒋廷黻执笔的卷五“东北之外交”，仅完成顺治到咸丰时期，1932年12月以《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从顺治到咸丰)》之名发表于《清华学报》第8卷第1期。其余各卷均未见出版和发表。据傅氏1931年4月21日信和本信内容，可推知本信应写于1931年10月6日。

十三 致王献唐

献唐先生：

弟因事至京沪十日，本想回途在济一留，因接北平本所一电，并因家母未在济，故过济不下车矣。良晤不获，怅怅何似？

弟南行时，与仙槎同车，又在济晤子愚，知建设厅为我们找房子，曾公祠只允出二屋，故未果。弟当即切嘱何、王二位，必设法谋及全部。仙槎对修理费事完全答应，云只要有房子，教育厅修理不成问题。弟之方式，乃由教育厅或省府拨曾间于贵馆，以为贵馆后来兼办博物院之用，再由贵馆与古迹会成立借约，以便古迹会在内，此长久之策也。古迹会之将来（下缺）。

按：此信具体时间待考。似应写于1931年。

十四 致王献唐

献唐先生：

兄所珍异之叶抄《经典释文》，现由一书贾（藻玉堂）送来（二册）。此书已全，索千六百元（十四本）。去年曾以八百元卖给潘复（缺二本），不知何以又不成也。此书弟匆匆对勘，与卢刻中所谓宋本者字体偶合。未知兄现在尚有意为图书馆留此否？弟还了他八百元，看来非一千二左右莫办。（眉批："如何乞早示复。"）今日他的掌柜又来，云一批出卖，不单售，其人滑甚。弟将此头本已扣下矣。

此事请勿告人，免得书贾又抬价。海源阁书事，近又活动，仍是此家也。敬颂日祺。弟斯年。四月廿日。

按：信中有"去年曾以八百元卖给潘复"等语，结合上信，可推知此信应写于1932年4月20日。

十五 致黄季刚[1]

季刚先生赐鉴：

别来一纪，每于友人同学处藉闻先生兴居佳胜，为慰！此次驾来北平，斯年疏忙，尚未走谒，歉甚。日前朱、陆二君来，询海源阁藏抄本《经典释文》事，适书不在手，仅以斯年所见托其转达。昨日强书贾将末册送来，然后知此书实如初料所及，甚无谓也。先是见第一本时，按其行款，知非影写（七行，行廿字。文有落字，迳于旁添之）；论其纸质，知非叶抄（开化纸）；以之与通志堂本及卢本一勘，固远胜通志堂本。然以卢书所谓宋本、旧本者，皆不尽合，料其最多是从叶本辗转抄来，且未精校者也。昨见末本，更觉显然。此与顾千里固毫无关系也。匆匆将末二叶蓝印，奉呈先生一看（其初卷系上星期影下者）（共五叶），并请阅后寄王献唐先生，以了此一公案，为感。专此。敬叩道安。再，首末二册已由书店取回，如先生愿看，当介绍。学生傅斯年敬上。四月廿九日。

按：据上信可推知此信写于1932年4月29日。

十六 致王献唐

献唐先生著席：

奉书敬悉一是。当日黄季刚先生派人来（黄未来，亦无信来，派二不相识者来），示以大函，适书不在手，即以弟所知之情形告之矣。次日书贾又以其末本来，弟赶晒二叶，合日前晒者，投函黄君交之。兹抄致黄信请一看。此书晒下之叶，黄当直寄先生也。

---

① 黄季刚（1886—1935），名侃，自号量守居士，湖北蕲春人。曾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校教授，擅长音韵训诂，兼通文字。著有《音略》、《说文略说》、《尔雅略说》等。

此书看来实不能值多钱，然如贵馆有意留之，弟可与之议价。弟后日南行，二周即返。行装匆匆，不尽。敬颂著安。弟斯年上。五月六日。

按：此信具体时间为1932年5月6日。

十七 致王献唐

献唐先生左右：

久未笺候，此想兴居百福，祷之。顷见青岛市博物院筹备处信，此人真异想天开。查齐树年乃北平古董贩，在易培基时代任故宫科长，以受贿五百元撤职。而林霁青引为左右，其事可知矣。弟与拟就一封不客气信稿回之，想兄必同意也。古迹会之住址，承兄大力，极感！此会如前途发达，皆兄之力也。近中北平馆、故宫及敝所将出其善本会印，如书成时，当敬赠贵馆一部(商务承印)。前敝所赠贵馆书已交主管者，查明有阙漏即补入之，想均收到。敝所助理中，吾省人士近颇不少(于道泉、祁沛苍、张政烺、傅乐焕)，将来皆大有希望。张君于古学尤为精湛，兄前以此为言，此事自必为兄所乐闻也。专此。敬颂著安。弟斯年上。一月十二日。

按：此信具体年代似应为1932年，待考。

十八 致张元济[1]

菊生先生赐鉴：

久不侍教，渴念弥深。迩者辱承长者赐之手书，拜读之余，欣

---

① 张元济(1867—1959)，字菊生，浙江海盐人。毕生主持商务印书馆，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四部丛刊》，辑有《续古逸丛书》，著有《校史随笔》、《涵芬楼烬余书录》等。

感无似。敝所史学一部分，业已迁京[1]，斯年即在此间服务，有事当时至沪上，聆教正有日也。敝所数年来以财力所限，收书不多，然所藏亦偶有善本，其中以史部居多。书目编成后，当持求教正也。百衲本廿四史之印成，赖大力进行，今未成者一箕耳。斯年有微意，敢以求正。《史记》所用之本，其半为王本，其半为王本之祖本。《史记》之善本不少，先生所以独选此者，意者以其兼备《集解》、《索隐》、《正义》耶？然王本流传尚多，其局刻翻本尤为普及。祖本纵有一字之长，轮廓究非异制，易以他本，或亦一法。若虑不能兼备三注，斯年则以为或无兼备三注之必要。盖《正义》晚出，本无关弘旨也。忆一日于某君座中询赵万里君云："宋人合注疏而刊之，而不辨注疏所据非一本，即不能不改字，而改字即失原来面目。卢抱经、段懋堂慨乎其言之矣。《史记》三注皆分别流传，南宋末合刊者，毋亦重蹈此失欤？"赵君以为正有此失，前年彼亦曾校出若干条（未以见示）。果此情不虚，或者百衲本中不收三注兼备者，未始非一善法。闻《楹书隅录》所著录两宋本之一在去冬出于北平书肆，沅叔先生据校一卷（司马相如传），胜处甚多。此书现归上海中央银行陈君，果先生以为可用，或可以物色之也。

《明史》无殿本以外之刊本，故百衲本仅附《据遗》。然四库本系殿本刊行后更修改者。百衲本既以补正殿本为宗旨，似不妨于《明史》舍殿本而用四库本，俾已有殿本者不有重复之累，而别得一秘本。以上二点，教请斟酌。

闻《四部丛刊》四编或不复付印，极觉可惜！营业自以销路为前提，然此事业，能勉为之，则勉为之，望先生更力排困难，行强不息也。年来斯年有一微意，以为北平各国立机关藏有善本者，不妨各出其所藏，成一丛书，分集付刊。先自有实用、原

① 史语所于1934年12月迁南京钦天山北极阁。

未流传之材料者始，其纯粹关系版本问题者，可待将来社会中购买力稍抒时。书式如《四部丛刊》，以保原来面目，且可定价低廉（《续古逸丛书》式不适用之）。至于各机关之分配，可如下表：

故宫	60%
北平图书馆	25%
北大	7%
历史语言研究所	8%

如选择时宗旨不在玩赏，而在流传材料；不多注意版本，而多注意实用，销路当可超过《续四部丛刊》之上。兼以公家所藏，名声较大，故宫之菁华（观海堂所藏包括在内）、北平图书馆之秘籍，未尝不可号召，在日本及西土尤动听闻。此事就事业论，就生意经论，皆有意思。果此事有先生与孑民师之提倡，斯年当效奔走之劳。至于各处之出其所藏，斯年可保证必成也。便中幸先生详计之，为感。群碧楼书及敝所所藏如有需用之处，自当奉借。专此。敬颂道安。傅斯年谨上。廿五年四月五日。

十九　致张元济

菊生先生赐鉴：

斯年一月之中三至上海，屡思走候，逡巡未果。孑师之病，如无先生力持正议，后患不堪设想。斯年生病一周，正值孑师病重之时，稍会至沪，闻其经过，佩服感谢，莫可言喻。此间少年，自始受新式教育，而于此咸同年间即应解决之中西医问题，乃无定见。认识无感，转在前辈老先生，于以知社会进步之太缓，而长者风度为不可及也。欣佩之余，谨申微情，专叩道安。傅斯年谨上。廿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二十 致王献唐

献唐先生左右：

惠书敬悉。古迹会搬家一切手续上肯为料理，极感之！承惠《封泥序目》，谢谢！日后更以全书惠敝所，尤感盛谊于无既也。拙著多承奖许，感惭交至。弟在“九一八”前写此类文已近二十万字，《夷夏东西说》、《周东封及殷遗民》皆其中之数章也。旧作久辍，前年草草以此文付印，不特校稿未经弟手，即抄录后弟亦未细看，以至错字百出，尤为痛恨，且谓《说文》无“区”字，可谓糊涂之至。今蒙许为同志，实汗颜也。旧稿拟于明年暑假清理，届时当先呈（书札下缺）。

按：《封泥序目》，即《临淄封泥文字叙、文字目》，共两卷，1936年6月由山东省立图书馆出版。

傅氏的《周东封及殷遗民》1934年发表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上，信中云“前年草草以此文付印”。而王献唐《临淄封泥文字叙、文字目》于1936年6月出版，故可断定此信的时间当在1936年下半年。

二十一 致王献唐

献唐先生左右：

承赐惠书，敬悉一是。古迹会何至欠工作人薪，弟闻之殊觉讶异，大约当是经手人一时忘之耳。兹先寄上五十元（由中央银行汇奉），乞代发工友欠薪及其他零费。同时弟函长沙，询经手人此事详情如何，再行奉复也（敝所大部分迁长沙）。京中屡遭倭贼空袭，政府精神，不为之摇，差可慰耳。古迹会各事，乞先生善为料理，弟无不同意。至于如何保管，并请处断，弟公私至荷。专此。敬颂著著。弟斯年顿首。十月十六日。

此望燕齐，悲伤无似，书不尽意，敬祝安健！斯年又白。

按：史语所于1937年秋迁长沙圣经学院。信中云，史语所"大部分迁长沙"，故可推知该信具体时间应为1937年10月16日。

二十二 致王献唐

（上缺）彦堂[1]在湘已寄牟祥农[2]君五十元，即为此事。恐自湘寄上之款一时难到，此间之五十元仍照寄，以为保管、安插之用。一切皆盼鼎力布置，尽心焉而已。弟年又及。十月十六日。

两款共百元。其分配法故请尊裁。要求所存古物得其所，工人可以维持一时生活耳。

按：此信从所述内容、写信时间以及信笺格式等方面，均与上封信相同。盖因时局动荡，邮事朝不保夕，或其它原因，故在一天之内连写两封信。

二十三 致王献唐

献唐先生道席：

多未通信，国事如此，心绪可知，一切疏简，幸谅之也。劳贞一[3]君先生所熟知，今在北平闲居。如此时局，弟苦于不能为之设法，昨致仙槎一函，请其鼎力，然仙兄事忙或不能有回信，敢烦先生便中晤及一促成之，劳君学绩得兄一言必可信也。此外，如

① 彦堂，即董作宾，字彦堂，时为史语所研究员。

② 牟祥农，字半樵，山东日照人。时任山东省立图书馆编藏部中文主任。

③ 劳贞一，名干，湖南人。曾在史语所从事汉晋简牍研究。

有其他可以担任之事，亦盼留意，拜托，感甚。专此。敬颂著安。弟斯年上。一月卅一日。[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即将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于1997年抗日战争六十周年之际，隆重出版大型资料丛书《抗日战争》。该书由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之一。本书共分七卷：第一卷，从“九·一八”至“七七”；第二卷，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第三卷，民族奋起与国内政治；第四卷，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第五卷，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经济；第六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七卷，侵华日军暴行日志。

此书为全国第一套系统全面地反映抗日战争的史料丛书，它的出版既有利于国人的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供科研单位及大专院校教研之参考。

① 此信具体年代待考。

留美通讯
——清华早期留外学生通信选

黄延复　田采凤　辑注

说明：清华的留学事业，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称得上是“留学大校”。1872年由容闳倡导并主持的“留美幼童生”，虽然也具有相当的规模，而且时间也早于清华37年，但从1872到1875三年间，总共只派出学生120名（后因清政府顽固势力的惧外心理作祟，没有完成原定15年的派遣计划而中途撤回）。而清华，单是建校前三年间（1909—1911），就派出“史前生”（亦称直接留美生）三批共180名（1911年还考选了14名“幼童生”，原定同年放洋，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延迟至1914年成行，实际数目则降为12名）。1911年建校后，按章则规定，所有毕业生全部派赴美国留学，从1909至1929二十年间，共派出正式毕业生1279人。（此外尚有“津贴生”、“公费生”、“特别生”等，总数当在500人以上。）

1929年，清华“留美预备部”停办，但清华留美事业并未因此而中断。从1933年起，又利用“庚款基金”利息有计划地向欧美等国（主要是美国）选派“留美公费生”、“留美专科生”、“留美自费生”、“国外研究生”、“留英庚款生”、“留德交换生”、“留波（兰）特别生”等。从1933至1946年，共派出上述各种留学生约200名。这样，从1909--1948四十年间，共派出各种留学生约1500名。

当然，主要点并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人才素质）。

这些留学生学成回国以后，大都成为我国各行各业的中坚和骨干力量，对我国的现代文化教育、工程技术、实业、政治、法学、商学、医学、军事、新闻、文学艺术等事业的创建和发展，特别是对中外文化学术交流，发挥了积极的、很多可称之为先驱者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回国后出任名大学校长者一二十人；长期任教于国外名大学者数十人；在国外享有“院士”、“终身教授”者数人；获得诺贝尔奖金者数人；早在1948年即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二十几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者近60人（约占学部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这些历代留学生在异国他乡，大都遵循清华老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教导，不但孜孜好学，而且忧国忧民，自持甚严，一旦发觉自身和国家民族受到无理歧视和污辱时，便奋起抗争；但如发现自身或伙伴们存在的某些弱点或缺点（由于他们身处异国他乡，最容易和外人作出比较），便进行无情地解剖和自责。从本文所选辑的部分信件中，读者谅能注意到这方方面面。

本文所选辑，是清华早期（1929年以前）历届留学生留居国外时向母校或知朋好友寄回的书信（统称“留美通讯”）。据粗略统计，这种散见于清华早期校内刊物上的信件，总数不下二百余件，其中不乏后来成为各方面的著名人物，如侯德榜、胡克麃、陈鹤琴、朱彬、闻一多、吴泽霖、吴景超、梁治华（实秋）、王化成、潘光旦、曾昭抡、顾毓琇、周培源，施滉、冀朝鼎、高仕锳（士其）、周同庆、张骏祥等。

由于时间仓卒，所谓“辑注”，只不过是对写信人的身份、籍贯、留学时间、所习学科、所获学位以及回国初期任职状况等，根据可靠史料作了简要的释注。其他哪些方面还需要作些工作，想听听反应，以后继续做其他部分工作时参考。

华侨在美之状况

侯德榜[1]

1915年9月22日[2]

在美国之华侨，除营中国菜馆、磁漆、器皿店、杂货店、南货店者外，殆以洗衣为唯一之职业。其人率来自粤省，而以粤省之新宁一邑为尤多。新宁语与广州语异，故粤省学生自广州来者，亦不谙其语。其业洗衣者，无论美国大都会与小村落皆有之，但多寡不同耳。此等洗衣人，每僦居人家最低层之房。此种房所，乃在通常人居住最低层之下。室中低隘暗黑，地板低于街道之面，卑湿可想知。此【中】人多穿中国式衣，夏季则穿黑绢之短衣与裤，惟足着皮鞋。发却皆剪去耳。其洗衣之法，专用手工，非有机器。取费较美国用机器洗者稍廉，但折叠之光洁与装盛之雅致，远不如之。夫美人素重工质雅洁，价钱每非所计。彼辈在美如此，似难于谋生矣。而尚能赢人金钱者何也，其原因似有三：（一）美国人种非常混杂，惟上等社会人心理如是。余若犹太人、意大利人等，仍取贱价，且彼以为中国人不谙英语，性质柔顺，即有拖欠不给工资，亦无如彼问也。（二）中国在美学生，以及开菜馆，业杂货者，为数已多，纵彼美人都不与往来，尚有中国人生意在也。（三）美国洗衣人，于男女衣服分别颇严，有专洗男人衣服而不取妇女衣服者。闻彼辈则皆洗而不分别云。其所聚居之街巷，则污秽俨为其特别标识，美人相谓为“唐人街”，而吾国人又何尝有租借管理其地段之权哉。

洗衣而外，开菜馆者亦甚多。吾国烹饪之品，颇适美人之口。

---

① 侯德榜，字致本，福建闽侯人，清华1912届留美生。在美期间先后毕业于MIT（1917）、Columbia（1919）、Ibid（1921）等大学，分别获B. S.、M. S.、Ph. D. 等学位。学成回国后，于化学工程方面诸多发明创造，为我国化工事业的开山人之一。

② 此时间为《清华周刊》发行时间，下同。

惟馆中陈设不讲，椅桌地板不洁非常；馆内一切椅桌与壁上所挂屏联，皆为中国产，惟桌面无白布覆盖，食时油脂滴于桌面，不易洗涤，故桌面积秽极多。馆中虽不讲卫生，而调和烹制颇能诱致美人，故美人来顾者仍多，中以工人及下等妇女为甚。夫吾国人有如此烹调之术，倘能加以卫生之法，则美人当趋之若鹜。惟惜吾国人无经商知识，赢利虽厚，而不知扩充房屋，改良陈设，以为招徕之计。推其意，以为如此营业，已为祖国难得者矣。盖其志愿极小，非如欧美营业家之企资亿兆也。在美中国菜馆，或中美式参合之菜馆，规模宏敞者亦有数家，但实居最少数。此等小菜馆，声名极劣，美国上等社会之人，相戒不往。省政府亦有禁令，凡美国妇女，非有男人陪往，不准登楼饮食，只准在楼下而已。盖闻前此曾有美国妇女往中国菜馆，竟为中国人拘闭在内，不知所终云。此事难断其有无，惟彼辈所以胆敢作此不规则之事者，亦因美国巡警腐败所致。菜馆中人，暗结巡士，许以巡士在彼处饮食不取资钱，故遇有事，巡士入内搜查，皆不以实报，因而人言啧啧，案终不破。美人遂以此迁怒于一般同业之人，致有此种禁令，惟巡警于此令，亦不甚奉行也。

中国人在美经商者，以业磁漆器、丝料及古董器具者为最高尚，惟其数不甚多，而铺内物品朴陋，装潢欠雅，不合美人心理，斯为憾耳。

吾既言在美经商与工作之中国人率皆来自粤省，彼辈至美，各树党羽，互相倾轧，其机关名之曰“堂”。一堂与他堂之人，构仇不能相容时，则两造各纠集数十百人，持刀挟枪，公然开斗。美国人见此，乃以为中国人类上古民族争斗者固如是也。个人有犯堂规，则该堂密遣枪手暗杀之，或派人狙击之，故夜阑“唐人街”常有暗杀之事。巡警对此亦不追究。近今此风稍杀，惟仍未尽除，暇时步入深巷，每见垣壁之上，仍有揭帖红纸，俨如前清告示，盖某堂宣示案件也。

读者至此，必讶中国领事何以不行弹压，中国学生平时何以不为劝导。吾曾询诸同学之粤人者，据云，学生见彼辈，不敢谈及堂事，彼等不特不听，且反颜相向云。至美国各城有中国人若干而无领事者，亦甚多，如波士顿一埠，闻有中国人三千，竟无领事。推其原因，则由此等人蛮悍，领事干涉，身命且不保，夫谁敢膺其职耶！惟旧金山一埠，经黎领事督率以后，吾国人进步甚多，现于各埠多设有商会，未始非国人在美进步之一证也。

如上所述之事，层出不穷。读者试思，以如此之国民，代表一国，则其国之声誉将堕落于何底！是以普通美人心目中之中国，乃一怪诞陆离之古国；中国人者，乃纯如在美所见之洗衣人也。其见吾辈学生衣冠整肃，辄以为日本人。近今吾国学生来者日多，彼等乃稍知为中国人矣。彼辈闻中国亦改共和，国内稍有改良，亦渐改其观念。吾国学生在学校成绩颇优，美国教员及同班学生，颇能以青眼相待，然种族之见，终未能消除也。

（附言）吾至美，感于此间状况，久欲有言，以上所陈，皆据事直书，不事掩饰，亦不作已甚之语。意乃欲祖国同胞，知在美华侨之真状，与夫吾国见轻于人之原因，急起直追，图谋补救，皆后来者之责。至此等工人，在祖国并未尝受教育，又何可深责耶？

《清华周刊》，第47期。

惠斯康新大学通讯（节录）

郑宗海[1]

1915年9月29日

惠斯康新大学中之中国学生：吾国学生之首先来此就学者，为

---

① 郑宗海，字晓沧，浙江海宁人，清华1914届留美生。在美期间，先后入Wisconsin及Columbia习教育，分别获W校1916届B.A.及C校1917届M.A.。回国后曾任杭州浙江大学教授。

蔡序东先生，时千九百零七年。先生英才绩学，去冬来美，有所调查，病殁旅舍，闻者惜之。其后周寄梅、赵月潭两先生来此间修儒院，李松涛、徐志诚两先生皆在此毕业，吴及琛、黄觉英、杨荫樾先生，至此亦甚早。现清华学生在此者七人，叶君桂馥已迁纽约大学，杨君永清下学期当仍来此。兹将吾国历年在此学生人数列表于下：

一九〇七年二人，一九〇八年五人，一九〇九年十一人，一九一〇年三十三人，一九一一年四十四人，一九一二年三十六人，一九一三年三十三人，一九一四年二十八人。

惠斯康新大学教务之与吾有关系者：美国大学中教员与吾国有关系最多者首推惠校，兹列之于下：

（一）芮恩施　美国驻华公使，现请假回国，在此夏班政治科任教事。著有《东方思想上及政治上之潮流》一书。

（二）劳司　为社会学者，于革命前游历吾国，足迹遍腹部诸省。归著《改革之支那人》，甚其有名，因多讥刺，留学界谭此气愤，然颇有足资针砭处，未可讳疾忌医也。

（三）克恩　为农科教授。于游历远东后著有《四千年之农业》，于吾国农事赞美不置。惜今其人已殁世矣。

（四）孝兰克威而特尔　为地质学家。曾被命查吾国矿苗，归作关于吾国之地质、地史，庞然数大册，有名于世。

（五）米特　为著名水道工程师。去年红十字会派导淮工程师三人，君其一也。伊自幼时被雇于药肆，今则成钜富矣。

（六）享倍克　曾教授于浙江高等学校四年。今任此间政治科教员。所著之《远东最近政局》不日出版。中日交涉时，于报界主持正论。去岁清华同人来此，得其指导，海外遇知音，为之甚慰。

（七）曷尔孟　曾充吾国财政顾问，现为此间商科主任。

《清华周刊》，第48期。

华侨在美受侮之原因

余曹济[1]

1915年10月5日

华侨在美营业，凡在通都大邑，均居于所谓唐人街。于唐人街之外而欲租屋居住，十分为难。即学生初到觅屋，屋主每故为推诿，不愿容纳。直稍有血气者所不能忍。推厥原因，要有数端：

（一）唐人街名词，为上等美人所羞称。盖地方非独污秽，且下流娼妓、水手多以此为俱乐部。华人利其多财，深相交纳，有时私卖鸦片、吗啡等药，深夜极形拥挤。近因时发现奸杀案件，故唐人街警察较多。华人类日依闾坐，手旱烟筒，与邻攀谈，气概睥睨一世，不知美人已议其后而目为赛珍场矣。又华侨日夜嗜博，芝加哥有二千人以赌为生；费城仅约八百人，而赌场已有六、七处。金山二堂不睦（华人在美立党会曰堂），八月中连日互相暗杀，地方上大起恐慌。美人遂以为：中国风俗大都如是，不可救药。此受辱之第一原因也。

（二）曾游中国之教士，回美演说，每以中国人缺点，如依赖性、不洁、无血气等，宣说无遗，为彼邦鉴。有时将一二特别恶习，如虐婢、纳妾等事，形容尽致，引起听者兴趣。故即罗斯福亦谓毋为中国人所化，□侮我深矣。

（三）有少数学生，慕美人之活泼，到处演说，善法也。奈其言空浮，适招轻视。当中日交涉紧急之时，学生某谓日本学生在此作探，于是传登各报，未几，日本学生登报复书，语直气壮，中国学生无辞可答，虽爱国心盛，然终愤事。又一学生演说，谓中

---

① 余曹济，字寿沧，浙江宁海人，清华1913届留美生。在美时曾在Univ. of penn. 习经济、Law Sch. Chica. 习商法。回国后曾任“开封四省农民银行”行长。

国二千年前已有法律禁止跳舞，此说大约出三坟五典云，使有深悉中国史者在座，不将谓学者如此捏造，其不学无术可知矣。

凡此数端，虽美人以吾少数人之言语行动推及全国，然唐人街之腐败，实达极点。若不亟设法挽救，则美人二十年华侨绝迹之说，行成事实矣。救之之法，窃以调查户口、职业为第一手续，俾知侨民生活程度，每人职业之有无，进项之盈绌，短工、长工之人数，复设法为之筹生计。此宜由吾政府委人请美市政厅协同办理，为维持国家名誉与辅助华侨生计起见，想美政府无不赞同也。至于改良社会，当以教育为先。原吾侨民万里奔走衣食，本未学问，何能清洁，何能高尚，故鄙意吾政府宜于美国华侨所居之唐人街中，派员月讲道德卫生一、二次；如侨民聚处不满百数十者，可将演稿邮送，日濡月染，庶几作奸犯科之事可免。再，宜劝侨民随地设立学校，以便其子弟就近求学，并宜多立夜馆，以教工人。经费不足，当由政府补助，掷微资而可开侨民之智，尽保护之责，增国家之光，一举而数善兼备，又何致受外人之揶揄哉。

《清华周刊》，第49期。

美国学校试验自治法　　胡光麃[1]

1915年11月10日

学生最要之事有二，一曰学课，二曰试验。我国学校多采期考制或年考制，平日所学成绩之优劣，每多取决于期终或年终之大考。质而言之，二、三小时之试验，几与一期或一年之学科同

[1] 胡光麃，字叔潜，四川广安人，清华1911届幼童生。在美留学时先后入Phillips Exeter Acadamy、MIT就读，习电机专业。归国后曾任中国无线电气公司及华西兴业公司总经理。晚期侨居美国，至终。

价值。试验之价值既高，监试者及被试者视之愈重，而平日学课蒙略之徒，乃更不能不力求试验及格。于是夹带窃窥之弊端渐起。然监视者既严，作弊者每无隙可乘，故弊端亦因以减少。

此用期考制或年考制试验时之情形也。

美校则不然，各校多采临时考试与期终考试相参之制。临时考试定全分数之大半，大部于每二、三星期中举行一次。试题皆不甚难，即以正课之一小时举行之。期终时，乃积数次之分数而平均之，一期学科之等级，粗可取决于此。然因考试之次数既多，则一期学科成绩之标准，并不专于单独之实验，故学生皆视一临时考试，不若一单独期考之重要，因之每一试验，绝少舞弊情事。而教师以此，亦可不必严加监视。此试验自治法之所由来也。试验者谓当试验之时，教师于既出题目之后，自行离去教室，考试一切，皆委之学生。至于舞弊与否，全系于学生之自重心。如甲有弊情，为乙窥见，则乙得当场举发，否则经丙举发之后，乙乃于甲同罪。至试验毕后，或乙或丙，得诉之学生评议会。(学生评议会为全校学生之代表，有以自各级举出同数代表组成者，有以自最高班举出代表组成者，凡关于学生之事，皆有参预之权，惟不得侵犯学校主权。若清华校之学生代表团，然不过权较大耳。)学生评议会乃派员调查，果其报告非捕风捉影，则甲得经该会审判，果实，则甲得自行向校长告退，否则仍得留校。综上一切手续，纯系学生自理，学校绝不干预。不过于告退时，经校长画诺而已。此法已行于美之数大学中。卜林士顿大学行之十余年，被举发者，不过一二人而已。去春埃校将采其制，旋以他故中止。盖学校既贸然委试验一切于学生，则已深信学生之自重心足以防制一切。则学生自当高尚其操行，以求不负学校之深望。一则可省去教师之监视，一则可养成学生之自重心，且同时学生评议会有审判之权，可藉此养成学生之自治能力，一举数得，诚良法也。清华校采用美国学制，素少端弊，如能更采用新法，变通办理，则

其成效，当尤有可观者矣。

《清华周刊》，第54期。

清华留美同学近讯

时[1]

1916年5月3日

清华留美同学会，创于民国二年，杨君永清为会长。三年会员倍增。四年发行《清华同学会季刊》，组织渐臻完备。去年夏，重选职员，结果如下：

总会执行部：会长　马国骥
　　书记　李凤麟女士
　　会计　余日宣

支会执行部：

　　东部：会长　桂质廷　　副会长　涂羽卿
　　通信书记　陆锦文
　　纪录书记　朱中道
　　会计　顾振

　　西部：会长　何穆　　副会长　黄风华
　　通信书记　洪锡祺
　　纪录书记　孙恩麐
　　会计　程瀛章

季刊编辑部：

中文部：总编辑　郑宗海
　　副编辑　陈藩
　　经理　瞿息庆

英文部：总编辑　杨永清

---

① “时”，显为笔名，真实姓名及行迹均不详。

副编辑　陈立廷　洪锡祺

经理　W.Chen

东支会于客岁八月二十九日在康奈克铁省密特尔城之威斯林大学举行常会(一年一次),出席者约四十人。副会长王正序君主席。会序如下:(一)读会长杨君永清贺电,祝该支会之同心协力,发达进步。(二)前母校物理教员吴尔达先生演说,表示不期而遇清华学生之欢意。(三)中文季刊驻美干事侯德榜君报告季刊一年中之成绩。次会计黄光君报告一年内费用帐目:除收入支出对消外,尚欠二十余元。讨论久之,议决出席会员先缴来年会费一元,以应此困境。后又由会员通过委任施君青为会计报告审查员。又次修正会章,委员长朱君中道报告会章已修正完毕,并说明修改之理由,后一一由大众通过,所修改者不过数条。(四)感谢校长周寄梅先生之鼓励及帮助之提议,由全体赞同。(五)方谈论间,母校英文教员司密司先生忽如自天而降,大众且惊且喜,遂请其演说。多寒喧之语,且为彼母校威斯林大学道欢迎之意。(六)照新章支会办法应举执行部职员,以经理会务。故散会以前,选举各职员(见前)。

西支会于客岁九月十二日在意利诺爱万斯顿之西北大学举行常会。出席者甚众,会长杨君永清主席。会序如下:(一)开会辞。(二)通过修正章程。(三)选举(职员见前)。(四)中英季刊总编辑郑君宗海、余君日宣报告该刊一年之成绩。报告既毕,议决继续发行,遂选举候补中英文编辑五人。(五)留美监督黄佐庭先生与本校副校长赵月潭先生,均被举为该会名誉会员。

《清华周刊》,第75期。

东部留美学生夏令会中之清华学生　　李　达

1916年12月14日

中国留美学生会,现有会员约一千五百有奇,共分三部:曰

东部、曰中部、曰西部。每部在每年暑假中，各举行夏令会一次，俾得联络感情、讨论国事也。今夏，东部开会于爱德佛学校，即前范君瀚增肄业之所也。该会共延长八日之久，男女会员之到会者，不下一百六十人，而其中清华同学会会员约有五十人。各项职员，亦以清华学生担任者为多，他如运动、英文演说、中文演说、中文辩论，得首奖者，尽归清华。清华学生之名，于是乎大震。吾人饮水思源，不得不归功于清华之各学会。盖在校时，各人于运动、演说、辩论及治事各项，均略有经历，来美后，再加培植，而遂有此良果也。达不欲过誉母校，特以实情为清华同学告，既所以奖勉前者，又所以鼓励后者也。兹将清华学生在会详情略述于下：

（一）职员及得奖者。夏令会职员，多由会长指派。各项职员，各有专司，虽无重责，然亦需数日之奔走。此次各项职员中大都有清华学生，如寝室职员，则有鲍明钤、邓少萍、徐允钟三君；运动职员，则有叶桂馥、黄季岩二君；干事则有关颂声君；国文部，则有张贻志、张宏祥二君；英文部，则有周启邦、潘勰安二君；膳食职员，则有王正序君；音乐职员，则有陈立廷、杨毓英二君；照相职员，则有黄光君；招待员则有叶桂馥、黄季岩、胡光廉、李达四君。且此次选举结果，东部学生会明年之职员，除副会长外，皆清华同学会会员也。盖会长为张福运君，中文书记为陈衡哲女士，英文书记为周启邦君，会计为余曹济君。由是观之，吾清华同学会会员之责任，正方兴未艾也。盖为公牺牲，吾人之天责，亦清华之宗旨也。至于获首奖者，运动则有关颂声君，夺得一大银杯，总平均个人第一也。英文演说第一，为杨永清君。国语辩论得胜方面，为潘薛文尼亚大学，其辩论会员系金岳霖、黄文培、余曹济三君，皆清华生也。个人优点，金君岳霖最多，得列第一。国语演说得第一者，为李达，次为陈衡哲女士。此虽不足为个人荣，亦未始非佳音也。

（二）清华同学会之宴席。吾清华同学来美后，天各一方，故乘此夏令会之良机，举行宴席，藉叙昔日同窗之乐。此次宴席，男女来宾约九十人，主席系杨君永清。美国教员到者，则有沙菩女士，施丽女士，丕珠丽、丕格题二女士，吴乐德博士，吴乐夫君。来宾中则有驻美黄监督、严监督。宴时歌声四作，清华之声，不绝于耳。宴毕，来宾中多有演说，并请沙菩女士唱歌，末有施丽女士唱空城计，曲折婉转，不亚吾人，全场鼓掌，欢呼而散。

（三）选举结果。按清华同学会章程，各部职员，每年在学生会夏令会时选举。本届同学会东部选举，到会者约四千余人，其选举结果如下：

会长　陈立廷　　副会长　汤蔼琳女士　　记录书记　顾振

秘书　鲍明钤　　会计　李达。

《清华周刊》，第91期。

国体上奇辱

侯德榜

1917年9月27日

中国人在外国如何受人待遇，吾国人少有知者，以其未尝步出国门外也。今仅将所亲历亲受者，述其一二，以示我同胞。其余种种非为余亲历亲受者，余且不言，读者当可以此类推矣。吾之言此，欲以使吾同胞知吾国国体在外沦丧至于何极。惟记者所历境地有限，故受此种待遇亦有限，其在他国他处如此类者，正不知凡几，吾又何暇毕述之。故特举数端，足代表其余者，为吾同胞道焉。

吾固不欲作已甚之言，已甚之言徒挑起吾国民之排外心，无补实际。吾亦不忍讳不敢言，不言吾同胞何由知之，又何以激起爱国心，思所以补救之。

吾当初来美时，道出檀香山，轮船停焉，吾及数人欲登岸游

览，其地关员以吾辈为华人也，禁之，嗣得管舱人员之担保，始允上岸若干小时。惟上岸时盘诘甚严，始放行；及回轮时，又细检人人果回轮否，盖恐有人留岸住居云。余当时偶作一绝曰："闻道轮船到檀山，华人登岸万般难，伤心最是中华国，到处亏人冷眼看。"所以纪实也。

吾到美以来，【常】受人侮辱，抚心自问，我中国人独何至此？吾辈客于此邦，无论衣衫楚楚如彼邦所谓"Gentlemen"者，而彼侮辱戏弄如故也。在通衢大道，辄面叱曰"Hollo，John"或"Hollo，Charlie"，究其命意所在，吾不敢臆测，惟其轻视之状，现于容貌，无可讳也。

彼邦之人呼吾人曰"Chinaman"。惟上流社会广受教育者，方称吾侪为"Chinese"。世界诸国之人，有以其国之名附以"Man"字呼其民者，除中国人外，盖罕见矣。观其人民谈话之间，言及"Chinaman"，辄带轻藐之状，则其命意之所在可知矣。

其在加拿大，华人受人如何虐待，吾不得而知。惟下之所述，乃余所亲历亲受者，读者毋谓此仅白人以种族意见对于远东人民尽如是也，其对日人实有所不敢！此无他，不抵御不抗争之人民，地球虽大，恐终无立足之地。外人谓吾民为"Non-resistance"、"passivity"的民族，然乎？否乎？

本年五月二十五日，美国学生三人与余暨张君贻志同在奈而葛拉瀑布附近之某厂实习，其地隔加拿大只一河，即奈而葛拉河也。该厂尚有一支厂，设在加拿大境内。教习某以吾辈既在该厂实习，得公司之许可，率吾人往该支厂参观焉。初余曾请该教习向公司领取执照，教习谓："吾辈至该地不过参观，照例外人在该境可留览二十四小时，且吾辈六人同行，尔二人当不至独见阻挠。"余然其言，遂不固请。奈而葛拉河有桥通加拿大，名曰国际桥。桥之一端在美境者，有美关卡；在加拿大者，亦有该地关卡。余等至桥，教习虽前往美关卡购票六，盖过桥之税也。过桥至加拿大

境，该地关员见美生三人与教习一人即令放行，而截留余与张君二人。教习告以“此学生五人皆自某厂来到某厂参观，本日即回者。”彼特问曰：“是日人乎”？曰：“中国学生”。彼曰：“绝对的不能。”

教习计穷，惟有送吾二人回美境，孰知又不准折回。盖教习伴吾二人过桥回美境，美关员又出而截留也。余又自思进既不能，退又不可，吾其将在桥上棲留乎！教习曰：“余前数分钟方与之过桥，君或亦见之。”曰：“尔何不先见余，尔携中国人来往，固如是自由乎？”教习曰：“余实不知，惟余在站前购票时，彼人尚无言。”曰：“彼乃售票人，焉察尔等为何如人。”教习曰：“固余之过，惟彼二人实为学生在某厂练习者，余乃送其回厂耳。”曰：“有何凭据？”吾二人出该厂徽章。曰：“不可。”吾又出身上所佩波士顿本校徽章。曰：“不可。”再检查身上日记中所书本校之名。曰：“不可。”彼问曰：“身上所穿衣衫从何处购？”余等示之，惟亦无店铺字号。吾辈拘留既久，彼亦私语曰：“此辈要往加拿大被拒绝退回者。”惟知此情，故不放行。争执久之，关员乃曰：“尔等须赴某处见入境某官员。”教习带余等出，余意以为即见入境官员有何可说。方焦虑间，已出户外，问教习曰：“吾辈到何处见某入境官员乎？”曰：尔等何必，其意即命尔等回家罢了。余闻言窃极愤恨。盖彼固知实情，故为阻难，其谓见入境官员者，特不肯正式放行，藉此以为最后退步之计耳！

惟此等待遇，皆由我国对于他国虐待华人苛例向少抗议，任人立种种不合理之法加诸侨民而无怜恤，我公使对于此类事，岂无闻知，特佯为不知，作掩耳盗铃之伎俩耳。日本对于其国侨民，保护周至，稍遇有不公平条例发现，立即抗争，加里福尼亚之争，是其明证（按加里福尼亚限制外人居住条例华人亦在其内，未闻抗争之事）。故其国民在美国、加拿大等处，所受待遇迥胜吾人。然吾之此言，非欲苛责吾政府也。国势不振，外交棘手，固矣，虽

无武力以为后援，岂并抗议亦不敢哉！

吾尝以本国情形与外国比较，两者相形，不仅伤心，百思无以自慰。试思我以戕害德人二名致租出青岛，山东全省亦且受蚕食。墨西哥历来残杀华侨，不知凡几，欲求正当赔偿而不可得，何相去之远耶！美、加之虐待华侨，蔑以加矣。若在中国对于外人稍有此类事发现，外人直以排外举动加我，并向政府严重诘责。外人在中国遇有睚眦之怨，即见本国领事请其与华官谈判，或赴诉该国公使以与北京政府交涉，无他，知其政府之不辞烦劳以保护其人民也。此政府只所以为政府，而人民之所以乐有其政府也。吾侨民何辜竟受此奇辱而呼吁无门耶。

彼之轻视吾民，亦非无因，特吾国不幸。国民到彼国者，多属未受教育之辈。未送学生到美洲以前，所有华侨，非浣衣人即开饭馆者，党斗也，狙杀也，聚赌也，开鸦片馆也，凡下流之事，无所不为。国体沦丧，莫知其极，此“Chinaman”一字所以不见齿于人类也。日人在美，何尝无无赖者，惟彼政府能及早设法遣发回国，且设法审察其赴外国之人民，故旅美日人之名誉，远在华人之上。吾言至此，窃为赴欧华工惧，英法在华所招之工人，不免亦多未受教育者，际此战事方急，彼国中健全男子皆赴前敌，华工固其一时所欢迎，惟战后人复其业，彼又何爱于华工，其仇视之心，将不犹美国工界耶。既可招之使来，即可麾之使去，需工之时已过，逐客之令可下矣。倘吾政府不设法审查赴欧者，并专派领事驻该地妥为照料，则禁止华工之事，恐将复演于欧陆，可不加之意耶，可不加之意耶。

《清华周刊》，第113期。

杜庭修[1] 留美通讯

1921年5月27日

泽霖我弟：

我早就要把预备赴美的经验和建议供献给大家，但天天忙个不了，总未能如愿。在春暇期内，写了不到半篇，又搁下了。现在已经是9点半了，明早又上课了，这一上课直到暑假才有闲暇。我所以决定今天晚上无论多困倦，一定要写好，请你就把这篇登在报上，留给高四诸学长作参考吧。

兄庭修民国十年四月三日晚九点半

我这一篇分作六段：一、从各人家里到上海；二、在上海；三、在船上；四、到日本；五、到檀香山；六、到旧金山。这六段中要紧的就是二三两段，其余不过点缀而已。

一、从各人家里到上海

我说“从各人家里”的意思是请同学把家乡的情形，稍为调查调查，因为外国朋友看我们是异地人，问长问短的不少。中国是个大地方，我们当然不能全知道，但若是连本地风光全说不出来，那也就太难了。

从家里动身，要以穿中国衣服为宜，我一件本国衣裳未带，很是后悔。行李越轻越好，西式提包一两个皆可（省得到上海再买）。无论是坐火车或是坐轮船，自己的财物千万多加小心，因扒手、小偷到处皆是，他们的手段，真不可思议，勾串的本事也是通天，稍露点穷相，没有什么亏吃。

二、在上海

---

① 杜庭修，字思九，山东招远人，清华1920届毕业生。在美时先后入Laurence及Columbia大学习教育，并先后获前校1921届B. A.及后校1923届M. A.。回国后事迹暂不详。

在上海这些日子非常的要紧，预备行李，置办衣服，赴欢送会种种，很是忙个不了。按个人的经验，当预备置办的有几样如下：

甲、行李及衣服

一、铁箱（trunk）要买一个，不要太大，最好买个可以搁在舱里的（cabin trunk）。一可免道上在存储室里摔坏；二在美国携带灵便。我买了一个大的，非常的笨重讨厌。有一种提包式的牛皮箱，用代铁箱也不错。

二、衣包（皮的或布的皆可，席的不大适用。）一两个，视本人物件之多少而定。

三、衣服　衣服大可以多制，制时以大铺店的为佳。钱虽多用一两块，穿起来很是样子。按最省的说项，冬天的一身（二件），夏天的两身，兰哔叽一身，足够。不可以寻常用，因为穿常了，遮盖后边的那一块磨的很亮，颇不雅观。冬天外套要作一件，春秋用的没有也可，雨衣可以买一件现成的，没有也过得去。

上海成衣店以恒康为最好，我在该号只做了两身，因为他的价钱贵一点，其实和美国比较起来，贱一半还多。我现在得在此地买，颇不合算，所以我说，钱若有余，大可以多制。

汗衫有六、七件便好。钱有余的人，可制几件丝绸的。（按制汗衫不必在上海做，清华高等科成衣匠工钱很贱，样子也不难看。）

内衬衣（E. V. D）以廉者为佳（Union suit），三身足矣。

领子不要太多（美国并不贵，样子又合时宜），软硬两种半打便妥。

钮扣和领扣各两付，以便倒换，藉备不虞。

领带要两三条，色素为好，横（黄?）的尤忌花纹，黑的最文明。

袜子多买无害，丝袜买几双，预备穿鞋用。睡衣两身（中国寻常穿的短衣就行），睡鞋一双，靴子、鞋各一双，清华鞋铺做的

很好，价也廉三分之一。我们买上海中华制鞋公司的价钱甚贵，也无特别优点。

布底布鞋在船上最合宜，到美后即可作体育馆用品。

乙、梳洗品

保险剃刀一个，价值一元五角的便很可用。

修面用皂一盒，擦胰子刷子一把，牙刷一把，牙粉一盒（牙膏最适用，便携带也）。

手巾一块，胰皂一块（此为住上海用，船上车上供给一切）。

梳子一把（头发以不用油为佳，喜欢用呢，就别忘买油），刷衣用刷子一把。

这几项用费估计如下；

铁箱或大皮包二十元，衣包十五元（布的价廉），冬衣四十五元，夏衣（两身）四十元，兰哔叽四十元，雨衣十二元，汗衫二十元，内衬衣四元五角，领子二元四角，钮扣和领扣二元（用不了），领带四元，袜子十元（或五元），睡衣家做（旧的一样穿），靴子、鞋十三元，睡鞋一元，保险剃刀一元五，修面皂三角，擦面皂的刷子一元，牙刷二角，牙粉四角，手巾肥皂七角，梳子一把一元二角，刷子一把一元，共约合二百四十四元二角。

便帽要买一顶，在铺上戴，在岸上也可以用。一元二角者足矣。

丙、书籍

书籍不可多带。下列几样，全带也可，拣几样带也可。

四书一部，书经一部，古文一部（昭明文选），唐宋诗集一部，纲鉴易知录一部，辞源一部，百科全书一部，中学历史、地理各一本（中华书局出版），华英字典一部，圣经一部，笔墨、小墨盒带来颇佳。

丁、乐器：会什么拿什么。

这些东西制办好，就离上船不远了，但在我未说上船事以前，

有几样事情注意。

一、自己的东西自己留神（别拿这话当废话看）。

二、现钱或钞票，最好存到银行里，免遇扒手的危险；或存到成衣铺里，用多少取多少。我丢过百五十元，几乎不能成行。不乐按我这话去行的人，务请常照顾你的口袋。

三、买东西的时候，自己买自己的，省得麻烦。我同一位同窗多买了点布，险些没有把我的嘴给急歪了。

四、如果功夫有余，大可以穷逛西湖，免得天天在新世界或大世界里胡混。

五、在衣服内我没有提洗澡衣（Bath robe），最好到美国来买，在船上不十分紧要，上海有卖的，但是好的太贵，坏的到美国不能穿。

三、在船上

在船上第一要紧的事，就是别害怕，越怕越有病。我看见好多人买药预备着，实在还是他们吐的最多。下列几项是我没得海病（sea sick）的原因：一，快乐及运动（人无处无事没有乐境，在人求不求耳）；二，出大恭日两次有定时（要紧要紧）；三，多吸空气；四，吃饭八分饱，多喝冷开水；五，早起；六，白天不睡觉；七，睡时屋中有风；八，不吃零碎；九，帮助晕船的人；十，多给亲友写信报告平安。

在上船时各人至少要有美金十五元，到日本上岸的十五元日金也在所必需，此数专为旅费及食品。日货极便宜，惟现在要买，拿良心当钱用最妥当（邮费不在内）。

上船并无什么特别预备的，但在船上有几样事须注意：

一，到船上时要掣定膳堂的坐位。我们最好分开，藉与同舟的人结识。设或实在非清华学生在一桌不过瘾，同乡分开一点也好。同学虽然少年有“积极同乡”的人，实在不大认识他省或同省他县的同学，现在离分散不远了，大可以练习或认识，记忆力

或者因以增加，接拜年片时也知道寄者的模样。

二，船上语言不齐，以用英文为最上乘，英文讲不上来，在美国有好多不便，在船上也很困难，常见有人甚至受夫役的欺侮（船上夫役皆广东人，不说北方话），可敬也复可怜。可敬的是他那保存国粹精神，可怜的是他现在是去外国，满腹的珠玑经纶，就是缺少发展的工具，处在外人中间“终日无睹，但见异类”，其苦可知。清华学生受这样活罪的不多，不多就是也有少数的意思。

三，船上吃饭有定时，过则不等。入膳堂衣服要整齐，头脸要干净，帽子要放在外边，如宴会然。否则侍者有逐出之本分，不可不慎也。

四，船上有时为设中国饭，当然吃的很多，因为这种足引起一种国家的观念。吃的时候，务必也要衣服整齐。去年有人只穿内衣，甚至有人反戴便帽，偏偏又是我们清华的人，咳！我们饱受教育的人对于这桌中国饭先“狎而不敬”，又何怪船上“中国侍者”看不起中国人呢！

五，在船板上，衣冠必须整齐，热时上衣可以脱下，惟海风甚大，无须脱也。拙见所及，最好穿中国长衫一件，在海上喝海风，在食堂吃洋饭，皆适用。惟中国旧式的袜子和外国式的鞋，颇不相称，不穿也好。

六，在船上穿洋服的好处是练习戴系领带，也是很紧要，如同一个“先决问题”。

七，在船上最要紧的，就是多同自费生联络。换言之，就是我们不可堆在一块，自然有些人因为怕晕船或是已经有病坐下就不乐起来（其实是不敢动），最好坐的时候就分散开。一九二〇班同学中，多有因病未敢动的，遂惹得那位黄仲苏先生的笔飞墨舞。

八，在船上千万别赌钱。去年有几位自费生赌钱，是我央告李绍昌先生给解散了（李为三藩市青年会总干事，为清华同学先进，在船上照料一切，非常热心）。黄仲苏先生说，我们清华的人

聚赌，平地风波，如同“疯狗咬人”，不可不慎。

按船上聚赌，所在皆是，学生聚赌，也数见不鲜。前年中国运动家自小吕宋归来，一位北京朋友对我讲，有几位运动家在船上大赌，并且是清华的人领头。我当时就同他讲，清华的学生是人，与猎狗野猪不同，决不会做这种“无廉耻”、“丢人格”、“披人皮行畜生”的事，派一个领衔的名目，更是不敢当。可见替清华编新闻的很多，然而我们自己也不可不自约，任叫人造“无中生有”的谣言，不可与人以柄，使人“张大我们的实际”。

九，对于船上的侍者，要用外交的手段。有几位具国家思想的，侍候中国人很周到；有些人见了中国人就看不起，这类人对于不会说广东话的人，更是轻慢。对待这类人，最好就是报告给管理人，他们受处罚，或被驱逐，于我们的私德无伤。平常对于侍者，总要有礼，侍则谢之。须与对待清华的听差不同，不好之极，就是报告，万别动手，因动手自己反吃亏，不止失身份也。

四、到日本

到日本可以下去看看，地方之洁，烟筒之多（工厂多），秩序之整，皆足引起我辈发奋为雄之观念。不乐上岸的，休息养神，畅读圣经贤传亦佳。惟对待日人务以礼以德。我们所恨的，是他现行的军阀侵略政策，不是日本民族，将来日本醒悟，实行民治之日，即中日携手，世界和平之时。观现在加省排黄之设施（禁止蒙古利亚种儿童与白种儿童同校），益徵吾见之有地。

五、檀香山

到了檀香山，该处侨胞待遇非常周到，也非常的真诚，因他们对我们的希望甚殷也。大家要带国旗。以便分赠主人（他们非常欢迎这样礼物）。登岸以穿洋服为佳。一切秩序及设备，皆有主人导引不赘述。

六、到旧金山

到了旧金山，自然人全喜欢了，那边华侨和中国学生招待非

常的周到。大家在登岸以前，将衣冠穿戴齐整，静候招待员的导引。再过一两天，诸位上火车分赴各校的时候，就看见好朋友立在站台上，诚恳的摇着白手巾说，“一路平安，为国珍重!”

民国十年四月四日早二点。

《清华周刊》，第221期。

普渡大学生活情形

刘锡嘏[1]

1923年12月14日

普渡大学，凡分八科。今年注册学生二千七百人，女生占五分之一。中国学生在此者有三十一人，自费生有十六人。他国学生来此校者亦不少。诚以此校功课既佳，学费尤少，而生活费更廉。外来学生多租住私人房屋，每月赁费自八元至十五元。吃饭最俭者十二元一月即可足用，若用廿五元者，则大吃特吃还敷有余裕也。此地人对中国人极为和善。租房者皆愿租与中国人，盖因美国人喧闹异常，不如中国学生之和顺。中国学生在此地名誉甚佳，功课平均分数皆在他国学生之上。

中国学生能入此校之会社组织者甚少，唯Cosmo plitan Fraternity尚有数人加入。其外有中国学生会、清华同学会、外国学生会，清华学生皆经加入。今年中国学生会会长为郑士琦君，清华学生会会长为时昭泽君，外国学生会会长为郭君，组织尚皆完备。

本月十二日，中国学生会举行庆祝双十，招待来宾。是日到会者有七百余人。主要会序有致词、校长演说、唱歌、魔术、短

① 刘锡嘏，字子纯，河北滦县人，清华1923届留美生。在美时入Purdue习土木工程，分别获该校1925届B. S. C. E.及1926届M. S. C. E.。回国后曾任开滦矿务局建筑工程师。

剧、展览等等，大受此地人欢迎。校长并谓于明年特留十月十日，备中国学生举行庆祝。并将出专书，详载中国学生在此校毕业者回国服务情形。

《清华周刊》，第298期。

珂乐拉度大学情形（节录）

梁治华[1]

1923年12月21日

现在珂泉（Colorado Springs）的同学共有九人，在十一月三日珂泉清华同学支部正式成立。会员的姓名和近况，兹简单分述如下：

陈肇彰、王国华、谢奋程、麦健会，学习经济，一九二四年六月卒业。

盛斯民，学习哲学，一九二五年卒业。

曹与平，学习经济，一九二六年卒业，即前在清华肄业之曹权君。

闻多，学习美术。

赵敏恒、梁治华，学习英文，一九二四年卒业。

本会的职员：

干事陈肇彰，书记梁治华。

珂泉民风敦厚质朴，对待中国学生备极欢迎。居民类皆和蔼可亲，虽不相识而道旁巷口常举手为礼。据从东部移来同学谓此乃鲜有之事。学校及住家区域离城市颇远，故无尘嚣之乱耳，对于“矿夫”最为适宜。

---

① 梁治华，字实秋，河北大兴人，清华1923届毕业生。在美时先后入Colorado及Columbia大学习化学，并曾获前校A.B.。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后成为著名文学家。

国庆日同人等举行聚餐典礼，虽无牌楼火把之盛，而一块面包，一杯咖啡，亦足以畅叙乡情。嗣后本会定于每月举行俱乐会一次，以资联络。每月当与诸君通讯一次，作为笔谈。

明夏大一诸君如有愿来此就学者，本会极表欢迎。如承询问一切，请与书记通信，当竭诚以告。

谨祝诸君进步

十一月十日

《清华周刊》，第299期。

明城大学

王化成[1]

1924年5月16日

我说明城，系指Minneapolis而言。明城靠近圣保罗。近年来两下一长，就长到一块儿了。所以现在人多叫他们双城Twin City。

明省大学——明省全省收入的二十分之一，全放在省教育上。这二十分之一的钱，大半又多用在这省立的大学上。全省的人民，因为是他们纳税办学堂，所以对学校极其留心，也极其尊敬。因为这是全省最高学府，无论遇见什么人，要说是在他们大学堂的，他多少总要重视你一点。并且不深知中国的人，觉得很奇怪，以为你们中国人也居然有进大学的程度。再听说我们初来就插入大学三年极，格外是骇一跳。

明省大学分文科、商科、矿科、机械科、建筑科、医科、牙科、物理科、化学科、农科等等。其中尤以农医矿及文科中之政

① 王化成，江苏丹徒人，清华1923届留美生。在美时先后入Minnesota及Univ. of Chicago习国际法，分别获M校1924届B. A.及Ch.校1924届Ph. D.。回国后较长期在清华大学政治系任教。

治与社会学等为最好，教授多知名之士，设备也极完全。明校功课极严，每年新生入校后甄别落第的总约五六百人（学生全数不过八千人，将近十分之一）。

中国学生在明校的，约二十人，清华生占去九人……在学校里，除一二人外，个个都是功课很好，如宋国祥君、黄大恒君在矿校考第一、第二不算回事。文科中如时昭沄君，教习、学生无一不夸奖，无一不佩服。我们今年新来三人，皆幸不辱校誉与老同学之盛名。

中美人士的感情——美国人自从大战以后，骄傲的要上天，满眼无人，更何况我们这些老大病夫，格外是看不起。虽然我们功课好，但一般人总是觉得你们国弱脸黄，多少带着不愿理的态度。我有次最伤心，我搬家到一处，本来房钱已经讲定，定钱也给了，并且我都搬进去了，不料第二天，那房东太太同她的妹妹对我讲，说是她有多下来的房子数间，美国学生要住，可是不愿意同中国人同住。按理我已搬妥，美国人不愿与中国人同住，我管不着。但势有所不及，力有所不能，只得气愤含泪而去。

《清华周刊》，第314期。

我们的娱乐

吴景超

1924年5月23日

前两次的通信中，我已经大略把此间的衣食住及教室生涯讲了一点，现在让我说点我们的娱乐生活，俾在校同学可以窥见我们生活的全相。

大概从星期一至星期六午夜，大家在功课上拼命，（我有一个朋友，在校中不大注重功课的，来美后曾写了一封信告诉我："没有别的话说，埋头读书，分数第一要紧，而性命次之，这是我现在的主张。"）决计想不到娱乐。到了星期六晚间，或者星期日下

午，大家把功课的担子歇下来了，聚在一起闲谈。在这个时候，就有各种的提议了，大约最普通的是“看戏”。

所谓“看戏”，平常是指看电影而言。如看大腿戏，或莎士比亚的戏，就要在戏字上加以形容词，以示区别。此间电影馆可谓林立，在热闹地方，一条街上有好几家；在不热闹的地方，隔几条街也有一家。离明省大学不远，便有一家中等电影馆。称他中等者，因他除电影之外，总算还有点别的玩意儿：音乐是天天晚上有的；礼拜二晚上，还要开彩，凡买票的人，都有得彩的希望；礼拜五晚上，有点杂艺，如唱歌、跳舞之类，这都是他们出奇制胜吸引看客的地方。这个电影馆的入场券须三角五分。比他稍次的，便如清华星期六晚大礼堂中一样，除电影外，一无所有，如此者只取值一角。顶好的电影馆在“市区”(Down Town)中，取值自五角至七角五不等。他们的好处，在设备华丽，“玩意儿”多，除电影外，凡唱歌、跳舞，阵舞、说笑话、短戏、变戏法……无不应有尽有。

其次我们所看的戏便是上海人所谓“文明戏”了。在校中看这种戏的机会颇多，因为学生们组织的剧社就有三、四个。此外明城还有爱美的剧社几个，一年演三、四个戏。其以此为业的戏园，在明城只有一个。我在此不到一年，这类“文明戏”到看得不少，自莎士比亚至易卜生、萧伯纳都见识过。莎士比亚的戏，不常演的，演时卖的很贵。我们那天晚上坐在二层楼的后层看《威尼斯商人》，要花两块七毛五金洋。但戏做得真好，而且戏本是我们在高三时念过的，所以格外觉得有味。我在此间看戏，次次都满意，从无不终局就跑，或看完后出来叹气的事。他们成功的原因，第一是有好戏本，第二是精于练习。这几年北京也常常演新戏，但在演前既不好好练习，而且所演的乃是无聊文人东拉西凑的破烂货，安得不失败呢？

假如有人问我，此间的戏，也有可以同“京戏”比的么？我

便要回答，此邦所谓歌剧，略似北京的京戏。

我所谓略似者，因歌剧中有唱，有白，此点略与京戏相同。至于谈到艺术，谈到怡情悦性，从我这个外行人看去，京戏万万比不上这儿的歌剧了。我在这儿看过一次歌剧名 Robin Hood，便觉得在此间学戏剧的人，如余上沅先生等真可带许多宝贝回中国去。京戏如照此间歌剧的办法改良，还有立足的日子（如改良戏本，取消锣鼓，加添细乐，独唱外加合唱等等），不然，恐怕终要淘汰的。

前面我曾提到“大腿戏”一次。所谓“大腿戏”者，西名为 Burlesque。此间的同学，因为演者自膝以下大腿尽露，所以称为大腿戏。明城有此种戏园一家，里面最无秩序了。看客可以在戏场中吸烟，所以烟味甚大，不惯闻烟味的人，出场时每觉头痛。别的戏场中，非但不准吸烟而已，且不准闲食。而此戏园中，便如广德楼或文明茶园一样，有若干小贩“瓜子花生米”一气的乱叫……因为如此，所以女子到这个戏园的独少，男子亦多劳工，颇少衣冠楚楚者流。

与看戏同占我们娱乐生活中之重要部分的，便是听音乐。校中每星期五午刻有两个音乐会，都是不取费的。冬季修业之末日，还举行了一次大音乐会，单说女学生加入的，便有二百多。这二百多女子，同时合唱，那种娇柔婉转的歌声，听时真是令人神往！

明城有一乐队，在两百人以外，每星期日总在公共礼堂奏乐，以娱市民。在秩序单上，每一乐名之下，总有一大段文章，那篇音乐是谁作的，作者的身世如何，作品有多少，其特长何在。这种艺术教育真令人佩服万分。

西人对于音乐，真可谓家传户晓，无论到什么地方，你都可以觉得音乐的空气。我在明城到过的家庭虽不多，但所到的家庭中，总看得见钢丝琴，女孩子都会弹，男孩子都会唱。从这一点上立论，我们不能不自称为“东方老憨”了。

然而东方老憨对于西乐，虽然不能充分的鉴赏，却没有一个

人不爱听的。在“黄人公寓”（时、王、邓、采［宋］四人租了一间房子，自己料理伙食，张祖荫尊称为“黄人公寓”。）中，新备了一副留声机器，乐片自雅调以至俗曲无不备。我们拿筷子（表明我们吃的是中国饭）吃饭的时候，旁边的留声机奏乐助餐，大有穆尔的乌托邦人民之风。

在异邦吃中国饭，另有一种风味。我们此地九个清华学生，每逢星期日午餐，总要在黄人公寓中大吃一顿。天天牛油面包，忽然一换而为肉丝青菜白米饭，所以桌上的空气与高等科食堂中抢白菜的情景可谓不相上下。现在黄人公寓中的掌柜说吃亏太大，有不包客饭之说，其余五人大起恐慌，现已派张祖荫（因为学外交的两位尽是黄人公寓中的主人）与邓掌柜交涉，不知结果如何。

家乡的风味，除黄人公寓外，在中国学生会开会时，亦可尝到。明城共有中国学生约二十人，每月开会约一次。开会的地点，在一个在明城开杂碎馆的一位中国小姐的家中。会序据我所见的只有三种，打牌、跳舞、吃点心。有许多人都想法要改良这个会社，但无从下手。因为中国学生中，有许多华侨，他们有许多不知道中国事，也懒得听人谈论中国事。所以这个会，便成为一个无味的（也许这是主观之见）社交机关！

比较有味的会，还是一些非正式俱乐会。此间每逢佳节，总有一些人家请我们学生去吃饭。去年圣诞节感恩节，我们都被请的。但我认为最有趣的，还是今年魁格雷先生的生日会。魁夫人在前几天便请昭沄告诉大酉、化成和我去赴会，并限我们每人请一女友。此在老时老董并不费事，因为他们是“老明城”，请一两个女朋友并不算事，但是苦了化成和我，后来总算请到一位。这位女同学，住所离大学很近，迎来送去，既不必如陈石孚、蔡公椿之花二块五，也不累人家跑腿，真算运气。

我们的娱乐，大体已尽于此，小节亦无容细述了。在校的同学，或者要说我们在此的生活真是舒服，真是享福，那真错了。我

在清华时，星期六的电影可以不看，因为别的乐趣正多，不必靠电影来激刺图一时精神上之舒适。在此除读书可以满足知识的欲望外，过的真是灰色的人生。所以过一两个星期，要到戏园中去消磨两点钟，为的是想暂时逃脱这无聊空虚的人生罢了。要过充实的生活，欢愉的生活，只有在家乡，只有在清华，只有在中国！

三月三十一日自明城

《清华周刊》，第315期。

大波斯顿中国学生的生活

曾昭抡[1]

1924年5月30日

一、小引：

去年周刊载的留美通讯很多，关于治装、留美生活等等，讲得很详。可见在美同学，爱母校的心思，日胜一日。但是关于此类稿件，材料虽多，大半多有三种缺点：第一，美国生活，各处不同，写稿人心中，只有自己所在的一城，所以所讲的话，有的对于别处全不应用。要是作者早将此点申明还好，不然岂不引起读者误会吗？第二，写稿的人，多半现身说法，所以Personal element太多。所讲的话，不但不能代表美国全国，恐怕连自己所住的一城，也不能代表。我虽不是反对作文时含有Personal element，不过是要作切实的报告，此种方法是不适用的。第三，写稿的大半都是新到美国的同学，知道美国情形不免不很真确。我并不是拿老资格来压服人，新过来的同学，热心投稿，我是很佩服；我很希望他们继续不断的往清华周刊投稿。但是在此的老同学，知

① 曾昭抡，字叔伟，湖南长沙人，清华1920届毕业生。在美时先后入M. I. T.及Ibid大学习化学工程，并获前校1923届B. S.及后校1926届Sc. D.。回国后较长期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

道美国情形较为真确，可是投稿的太少。所以周刊上游美通信栏的稿件，不能代表老同学意见，别的不怨，只怨我们做老同学的太冷了。

因为这种原故，大波斯顿的清华同学在四月十六号开联旧会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提议。那个提议为何？就是主张在大波斯顿的清华同学，举出两个委员会，同本地周刊通讯员，特别做一个关于本地中国学生生活的正式报告(Standardized report)。事如所愿，那个提议，即刻一致的通过了。当时举出两个委员会，就是陈总（庚申)、曾昭抡（庚申)。

三月九日，我们两个委员约同大波斯顿通讯员浦薛风（辛酉)，在万芳楼聚会，商量这件事情。同时并请了吴毓骧君（庚申）做我们的顾问。我们四个人在那里商议，足足有两点多钟。下面所写的就是我们商议结果，一个简单的正式报告。

为何要写大波斯顿的中国学生生活？波斯顿不过是美国二个大城，象这样大的城，美国至少有十几个，为何单单要写波斯顿？一因为大波斯顿是美国学界的中心，也是中国学生最多的一个地方。现在在此的中国学生，至少有一百五十。二因为波斯顿可以代表东美大城。以下所说的话，对于东美别的大城，除纽约外，大致尚可适用，不过不能一概认为真确。

何谓大波斯顿？我们所说的大波斯顿，是狭意的大波斯顿，附近的城如 Worcester 及 Lowell，都不在内。所说的单指波斯顿、康桥二城及附属的小 Towns。在此范围内有两个重要的大学，就是哈佛及麻省理工大学，中国学生十分之七以上都在此二校。此外尚有 Boston University，人亦不少。所以以下所说的多半关于此二校的学生。在 Boston University 的清华生甚少，在哈佛及麻工的中国学生，清华生几占一半。

二、如何用你的八十元？

我们清华学生，每月只有八十元美金官费，实在是很少。所

以我们应该知道如何用钱，方不至到月底有“在陈绝粮”的恐慌。我不妨先开一个预算表列下：

房子二十元；吃饭三十元；娱乐应酬六元；添置衣服五元；书籍四元；洗衣烫衣四元；剪发一元；会费捐款一元；运动用品等一元；意外八元，共八十元（一月内用款）

照上面看起来，只要把意外的钱省出来，一月八元，一年九十六，五年回国的时候，岂不成了一个小财主吗？诸位不要太快活，到了此地，身历其境，就知个中苦楚。八十金洋，只说不够为何呢？上面所开预算差不多是一个最少数。譬如运气不好，找不到合适的贱价房子，只好住一个贵的房子，一月就要多花好几元。又如有时食量太大，一月方过了二十八天，三十元饭钱早已用光，难道剩下两三天就禁食吗？并且我们在波斯顿读书并不是就是死在波斯顿，有时也要出去走动走动，讲得容易总是钱倒霉罢了。诸位要是不相信我的话，我可以把用款详详细细在下面一条一条的说出来。(一) 住房子。哈佛和麻工二校，寝室都不很多，所以学生多半住在外面人家家里。在中国时，走到一个新地方，都是住在旅馆，在美国是办不到，因为实在是太贵。就是走到一个生地方，只住几天，也多半找一旧相识挤一挤，走的时候给房东几个钱。美国的家庭单位很小，多数只是一夫一妇，或者有一两个小孩，所以中等人家愿意把自己住的房子一部分出租，不但很可以收几个钱，也可以多两个伴。出租的房子分为两种：一、一人单住的，每间大约需四元半至六元一星期；一、二人共住的，每人大约须四元至五元一星期。我开的价钱不过是普通中国学生所住的房子。二元半一星期的房子也有人住，不过太不出格了。六元以上的房子，中国学生很少住，不过在美国人中很平常。讲到住那种房子好，那是要看个人。二人共住。价钱较低，但是有时不免争执，甚至翻面。一人单住，价钱稍贵，且不免太寂寞。有时二人可在一屋找二单房，亦很好。有许多中国学生，喜欢多少

人住在一屋，这种办法，我是不赞成。对于新出洋的同学，尤不适宜。因为如此，把美国家庭生活都失掉了。在麻工住寝室，价钱和外面差不多；在哈佛可以稍贱一点。因为寝室房子太少，要住的须在本年三四月以前Apply，方有机会。毕业班同学有想到此地来住寝室的，不妨写信与老同学，早早Apply。不过Apply后得了房子，在麻工尚可以退，在哈佛是一定要住的。不然，就得请人代住，钱总是要出的。在寝室住很方便，不过寝室的生活，在清华时已过够了。此外尚有几个同学合起了租一所房子，这种办法颇贵，不必细讲。

（二）吃饭。在此地吃饭，每天大概须费九角至一元二角。要是每天三顿，早饭可吃一角半，中饭四角，晚饭四角半。有很多人废止朝食，不过他们中饭就吃多了。这样一天花一元实在吃的并不多。早饭不过吃一碗谷食Cereal，中晚饭各一盘菜（如烧牛肉、火腿蛋）、两块面包、一块牛油、一杯咖啡，有时加一个pie。初从中国来实在不够，可是过久就习惯自然了。这样吃法，是没有把中国饭放在里面，此层以后再讲。吃饭的法子，大概可分四种：第一是在人家包饭，此种中国学生用者甚少。第二是到饭馆，此种与中国的饭馆相同，是有人招呼的。第三是到Lunch room，这种办法，是自己走到柜台上叫一盘菜，招呼的人把菜拿来后，自己拿到桌上，吃好了自己拿去付帐，这种法子是最贱的。第四是Cafeteria system，菜都摆好了，走过去捡要吃的拿过来就吃，付帐或在吃以前，或在以后。哈佛大学有一个Cafeteria，学生吃饭时记帐，每过一两个月要一回钱。因为他常常救我们穷学生的命，我们就叫他穷人院poor house。

（三）衣服。在东美穿衣服，是要较中西部讲究，所以从中国做来的衣是不很适用，顶大的毛病就是太短了。

据我所知道，中国做来的衣从未有够长的，穿出去，实在不妙。鞋子也最好到此地买，中国做的皮鞋，有时候走起来吱吱的

叫，走到图书室，使人家满座回头，那种滋味真是妙不可言。我在中国，记得有人因为皮鞋不叫，特别加上洋油，使他叫。到了此地，只有人加上水使他不叫，但是干了之后，仍旧叫起来了。我劝诸位把“叫皮鞋”少做两双吧。在此地买衣服，并不很贵，大约三十元至四十元一身，此是指买现成的，要做起来就贵了。买现成的衣很合身，买的时候还可以教他改。皮鞋贱的五元，贵的八元至十三元不等。三四元的皮鞋，是靠不住的，一遇雨雪就透水啦。波斯顿冬天下雪很多，所以套鞋是必须品。添置衣服大约两年须三身，一年一身是不能再少了。皮鞋大概平均一双可穿半年。衬衫等等也是常常添置的。所以一个月预备五元添置衣服，实在还是太少。有人说，中国做来的衣服，穿出去并没有人批评，为何不能穿？不知人家当面不说你，背地下就不同了。讲到这种地方，我们总要顾全国体。

（四）娱乐应酬。念了一星期书，到了星期六、星期日是应该有一点休息与娱乐的时间。住在波斯顿别样的娱乐很少，平常总不外吃中国饭与看戏。普通在此中国学生，大概每星期吃一次中国饭，看一次电影。吃中国饭每次须七八毛。此外还要花二毛车钱。看电影在星期六晚或星期日，大约总须六毛。所以娱乐一项，每星期约花一元半。吃中国饭是我们生活中一样重要的事。美国的饭菜，实是不好吃，平常每天三顿，不过是像办公事一样，过去就算了，一点没有 enjoy。所以每星期完了，不得不到中国城吃一顿真正的饭。此城中国饭馆倒有三四家，都还不错。因为大家都去，吃中国饭就变成一种 Social Function 了。每次到中国饭馆，总要遇见很多朋友，就是平常不常见的，到那时候也可以会一面。我们常常笑着说着。以后中国学生开会，最好是在中国饭馆。近来更厉害了，凡是有三人以上的会议，总是约会吃饭，所以中国饭馆简直是变成我们一个开会所了。美国电影，常常想新花头，比较在中国所演的是好多了。所以中国学生（特别方从中国来的）多

半喜欢看电影。我知是有几位同学，来到美国四五年，一共只看了三四次电影，像那样真算是“圣人”了。讲到别样娱乐，最重要的就是运动。哈佛与麻工都有体育馆，在那里运动，是不要钱。不过多半的麻工同学因为住在外面，到体育馆不方便，只好往康桥青年会运动。

进青年会每年须交会金十三元。到了夏天，打打网球，不仅球拍与球须自备，学校的球场也要租钱。所以好运动的人，在此项花费实在不少。在此读书，不能像在清华了。天天运动的人很少，有的一年到头不运动。

大半清华同学多少运动一点。除了运动以外，别种的娱乐，不过到公园走一走，照几张相，或者到邻近小城玩玩，跳舞一层会的倒还不少，不过到公共跳舞场去的差不多没有。讲了应酬一层，差不多是必须的。

波斯顿有几种组织，专门联络外国学生感情，所以我们常常有人〔被〕请去吃饭或茶点。请得多了，自然不能不回礼。到了新年时候，送送礼物也是要花钱。有时别处的同学来到波斯顿，少不了请他几回，也是一笔应酬费。

要是有了女友，更不同了。美国女人，都很会交际，所以容易结识。在此中国女学生虽然不多，但是我们都是远离家乡，同病相怜，有时不能不请她们。请一次大戏，两张票就要五、六元；吃一次饭．也要两三元，一月官费去得不少。上面讲看戏，仅仅提起电影，其实电影看多就厌了。要是看大戏，每次两三元不对数。所以照上面看起来，娱乐应酬一项多少可以随便，但是总是一宗大出款。

（五）书籍文具。在哈佛读书，每年书费在六十元左右，在麻工的或者可以少一点，但总在四十元以上。交题目作论文等等，均须用特别纸，每年花费亦不少。邮票大约每月须用一元。

（六）洗衣烫衣。在此洗衣，在中国店洗衣大约平均每月二元

半至四元；在外国店洗，差不多贵十分之七。烫衣大约每月须一元。关于此项，我劝诸位不要太省。因为多洗两次衣，多烫两次裤子，多花的钱有限，但是外面观瞻好多了。现在在此的中国学生，对于烫衣一层未免太省，往往裤子变成水桶式都还不管。

（七）剪发。剪发大约至少三星期一次，剪一次发只须四毛，加头油一毛半。洗头就贵了。小帐一毛，差不多中国学生都给的。

（八）会费捐款。来到美国，交际多了，一年要交的会费实在不少。我先将我今年交的会费列下：

留美学生会三元，清华校友会二元，麻工校友会三元，麻工教员会 Faculty Club 三元，寰球学生会 Cosmopolitan club 二元，麻工中国学生会三元，校内化学会一元，中华工程学会二元，中国科学社二元半，共二十一元半。

此外尚有青年会费，因为在运动费项下，未列此数。像我这样，或者较普通中国学生多一点，不过不能算过多。

因为有很多会（如美国化学会等）我都很想入，不过经济太困难，只得暂时作罢。除开会费，捐钱亦不多，间不得几天，就有一个名目来捐钱（譬如赈灾、已故同学卹金等等皆是）。我一年对于此项所花，也在二十元左右。

我对于在波斯顿用钱一节，已经讲得够详细了。八十元究竟敷用不敷用，诸位的结论如何？据我们的经验，在波斯顿的同学，八十元官费十有七八是不敷用的。刚来的学生，衣服一切都很完备，认识的人也少，还可以支持，到后来是简直不行了。多半的清华学生，暑假时想法找工做，赚几个钱；有的向家里要钱，总不外想尽法子勉强敷衍。一月到底，口袋里剩不了几毛钱。好在清华监督处发饷总是按时不误，所以我们算得准准的。有一次月费迟到了一天，大家就一齐起恐慌。负债是常有的，平常做工的人，不免常常要周给同学。清华学生还好，有许多省费学生，发款不能一定，凉水冲面包度日是常有的事。我想国内的人，必有

以为我们在此大都是舒服的，这样观念，是完全谬误。

三、校内生活与课外作业。哈佛与麻工，是美国大学中功课最厉害的两个学校，所以学生大半是非常用功。

哈佛中国学生每星期上课大约是十二点钟，下了课堂就进图书室。一星期念书，平均六十点钟左右。麻工学生，上课平均每星期约二十五点钟。学化学的，大半一天到晚不在课堂就在实验室。读书时间每周亦在六十点钟左右。早晨大致八点钟起来，晚间十二点钟以前是很少睡的。校内课外作业，中国学生很少加入，因为有三种原故：一，外国学生对于我们冷笑。二，功课太忙。三，中国学生太多，自己的课外作业 Activities 已经闹不清楚。对于运动一方面，尚有人加入。麻工足球队 Soccer Team 每年总有中国人；近年田径队里，尚有时昭涵、陈崇武诸君；寰球学生会亦有中国学生办事。

中国学生自己内部的课外作业，有各校中国学生会，大约每月开会一次。此种学生会，是属于留美学生会的。关于职业的联合，有中国科学社、中华工程学会等。

此外各校毕业后（如清华、南开）有校友会，每年开联旧会二三次。大波斯顿有中国学生足球队，是别处罕有的。他们组织足球队，并不纯在踢球，因为美国人对于中国情形甚为隔阂，借此可以解除误会，联络感情。

四、治装的忠告。

讲到此地中国学生生活，我不妨对于要来波斯顿的同学说几句关于治装的话。衣服不必多做，两套就够了。最好带钱到美国来做，花钱并不过多，样式却好多了。要是怕带钱太多，路上乱用，不妨带三套衣服，一套深兰或黑的，两套棕的或深灰的。兰哔叽最多做一套，因为这类材料最易发亮。衣服须要长，白裤子。山东绸及 Sunproof 衣服，千万不要做，因为穿的人很少，并且洗起来很贵。要是有旧的白裤子，不妨带一条，预备打网球用。皮

鞋带两双就够了，最好做黑色或深色的，后跟最好用橡皮。再，千万不要做“响皮鞋”。袜子可多带，但须带黑色或深色的，别色完全无用。帽子不必买好的，最好预备到美国后即重买一顶。领子与外国式领带不必多带，因为到美国买合算，且样式最好。中国绸的领带，好的不妨多带几条。衬衫务要合身。有几位同学出洋时，到一家上等裁缝店做一件好的衬衫，拿回来叫家里裁缝照样做，如此办法，可收价廉物美之效。Bathrobe 要一件好的，四块钱一件的不很适用。中国书带的愈少愈好，因为差不多的书，此地图书室都有，可以借用。中国小玩器等，可以多带，预备做礼物用。提箱（Suitcase）不要太大，须要提起走路时不觉苦。

五、假期里的生趣。

此地寒假，大约有十天。念了几星期的书，都觉倦了，所以一到寒假，大家都愿意休息，有钱的离开波斯顿到别处游玩，大多数的人留在康桥，一天就是睡吃、闲谈、看戏过日子。到了暑假，却大不同了。因为暑假很长，差不多有三个半月。赶功课的，利用此机会在夏令学校读书；有志实习的，多半到工厂做工；剩下的人就是各处游玩，参观工厂或者住消夏团 Camp；糊糊涂涂过一暑假的也有，不过是最少数。讲到各种过暑假的法子，夏令学校我不很赞成，因为我们到美国求学，并不限于校内学，校中一年机械的生活已过够了，何必到了暑假再要读书。诸位不要把时间看得太经济了，求学最好是 Initiative，机械的生活，却是阻挠发展 Initiative 的。所以时间用得太经济了，或者不但无益，反而有损。学实科的，能找到工厂是很好，工厂里所学，与自己本行或者关系很少，学的东西也不多，不过我们可以借此研究工人心理、工厂管理等等。游历与消夏团是一个最好的消夏法，搞一暑假，学的东西不少，且回校后，自觉精神百倍。这几种生活，我都过过，但是我觉得最好是游历与住消夏团。我在美最快活的时候，就是过这样的生活。我很愿意把我暑假的经验告诉诸位，不

过因为与此报告性质不符，只得作罢了。

我做这篇报告，并不是向诸位读者诉苦，不过是报告大波斯顿实在的情形。我很希望出洋诸君，不要因为经济的关系，不到波斯顿来。因为学业一方面，波斯顿是可以自豪的。我们最要的是认识我们的目的，那就是我们照路的星。

《清华周刊》，第316期。

游美行程一切　　谢奋程[1]

1924年6月6日

“远适异国昔人所悲”，虽非所以论今日，但以弱小国民、黄肤异种，到处受人歧视，倦怀故国，亦足生悲，而亦令人奋发。程自来美后，倏经半载，平居觉得最有趣味之事，实为读母校之周刊。权利义务，相间而来，早思尽清华一分子责任，自以报告吾清华同学。兹春假之暇，敢将来美后感想略陈一二。又去岁敝级渡美时，程忝任级长，沿途事务丛集，措置诸多困难，即如船上服装一事，已引起胡君道维之误会，故特述一二，以供本年来美同学之借镜。

清华同学，耳外人清华教育失败之言，多怀疑虑之心。但自程来美，经过种种观察后，觉得清华教育，虽不敢必其成功，但亦断不致失败。就清华学生成绩而言，在美清华同学，大都成绩优美，较自费生实有过无不及。即就卜罗拉多大学而言，此处共有中国学生九人，就中有八人成绩甚好，而此八人乃为清华同学。

---

① 谢奋程，字英士，广东梅县人，清华1923届留美生。在美时先入Colorado习经济学，获该校1924届A. B.，次入Harvard习财政银行学，获该校1926届M. B. A.；后入加省大学研究财政学。回国后曾任南京铁道部总务司司长等职。

而此八人之中，有七人系去岁新来者。一般倡言在美清华学生，成绩日坏，今不如昔者，程实不知其何根据而云。即就清华学生之志趣及爱国心而言，则大多数清华同学，均怀抱大志，关心国情，平居多讨论中国何处何事应当改良促进及将来应如何为国家效力等问题，而知切实预备。

平日与美人接触，亦能表现其爱国及服务之热忱，引起美人重视吾国留学生及重视中国之前途。故程望母校当局及同学打消疑虑之心，照旧努力向前做去，以期达到清华救国目的。

清华同学在母校时，团体众多，意见分歧，大有一盘散沙、各自为谋之概。但来美后，则情形一变，大多数同学均志协情和，如兄弟之亲，非必同乡或意气相投者始能接洽，即在母校时绝不相关者，来美后亦极其联络，此实足表现清华园之一种潜势力及清华同学合作之可能。又同学在母校时，大都觉得清华生活干枯无味，及来美后，方觉从前见解之错误。清华生活实纯洁有味，回忆前情，大有恨不得长住清华之感。故程甚望在校同学，切勿误解自己之环境及所享之幸福，以致自寻烦恼，或为外界所引诱，而有碍学业。

吾人在校时，耳盈中美亲善之辞，目睹纪念罗斯福之体育馆，多以为美人对吾人心持一亲切之态度，及来美后，始知其大谬不然。大多数美人均轻视华人，美人所以联络吾人者，不外欲以中国作其大商场耳，苟其无利时，则虽摧残之而不惜。同学亦有疑吾言者乎?程敢略述去年西雅图关禁中国留学生之一段伤心史。客秋有丘、李等三位岭南学生，乘加拿大邮船公司之俄皇后号二等舱来美，到西雅图上岸时，美人乃故意为难，以该中国学生有肠病为名，不让登岸，而关禁于移民政务署一密室内，迁延逾月，乃由原船送回中关。程到西雅图时，程以清华团体名义前往探访丘、李三君，亦不得一见，而看守者反以恶言相向。走谒领事及中美协进会会长，力请伊等援助，亦无结果。事后打探缘由，知因丘、

李三君不乘美国邮船而乘加拿大邮船来美，美人以利益所关，故特设法留难，使以后中国学生不敢乘他国船来美。以商业竞争之故，不惜以吾国留学生为牺牲品。噫！亦云酷矣！不然者，俄皇后二等舱，实与美国总统号 B. Deck 相若，搭总统号 B. Deck 可以上岸，搭俄皇后二等独不能上岸乎？若云丘、李三君有病，则岂真若是凑巧三人均患肠病乎？即真患肠病，亦当早日验明是否传染，明白宣布。总之，弱国无外交，故领事无灵，弱小国民无公理之可言，故可随意虐待，吾人亦当知所警矣。程非谓美人尽如此强蛮无理，不外表示美人实非如吾人在校时意想中之亲善。吾人亲善固无妨亲善，但切不可以亲善而不亟自图强。美人侈言公理和平，吾人亦无妨表示同情，但切不可因公理和平而忽视武力。其实公理和平，一时谈何容易，亦一种高调而已。不然者，美人为何亟亟于军事训练？威斯康新大学图书馆前，为何巨炮成列？母校恢复兵操实一善举，望国人切勿因噎废食，勿以军阀作恶，即以军备为可废。

吾人在母校时，多渴望留美，及来后，始知来美太早，实无何等利益。在此同是读美国出版书籍，不外教授较好耳。但久住他邦，国情荒迹，将来返国，诸多隔膜，得不偿失。清华如能设立完备之大学，聘请良好之教授，而每年助以留国学生津贴，则实不如留国在大学毕业后再行来美之为愈。在美生活异常枯寂，但乘机闭门读书，先下死工夫几年，实行罗君隆基偷窃其精华主义，则虽枯寂亦无患。惟身托异国，耳闻目见，皆为外国之事物，欲熟悉国内情状实非易易。故程甚望返国同学，时常通信周刊，详述该地情形，如实业、商务、交通、教育、银行、工厂等状况，使在美同学藉此略知国内各地情形，而对于所学有所准则。使周刊为三角式之周刊，在校同学，在美同学及返国同学，实行互助。

同学放洋时于开船前一星期，到上海最为适宜。去年有少数同学到上海后，复到南通等处游历，及开船前数日，忽风浪大作，

交通阻绝，于是连电告急。苟风浪连日不停，则当自费另买船票始能来美矣。故望今年同学特别留意。同学在上海时，到处有人注意，在此一星期内，一举一动均与清华名誉有关，故望同学特别放出精神，留意一己之言行，为清华争气，勿致国人目清华学生为纨袴子。当级长者在此时职务尤重，如与各界接洽、到欢送会、致答辞、发护照等事，均须早日预备，格外留神。

在沪时最好先开一会讨论及筹备船上应作事务，如开俱乐会、演说会、运动会、出日刊及船上服装等。又在沪时最好多预备乐器、化装品、运动器具及纸笔等，勿致在船上感受困难。当级长者在沪时，最好先与自费生团长接洽，交换意见，及预商在船上互助计划；在船时，对于自费生，凡事总要不即不离，不可自骄，亦不可示弱，于人不可落后，但亦不可风头十足。当级长者尤当低心下气，不惮劳苦，不怕笑骂，努力于一己之职务。在船上最好全穿洋服，但穿中国马褂长衫亦好。去岁在船时有二三同学穿白夏布长衫，会餐时未免过于简便，又与餐室白衣侍者相仿，容易引起西人之轻视。多数同学觉得不满。敝级放洋顾问庄达卿先生，亦觉得不对，力嘱程请同学全穿西服，故程乃再三请穿中国衣服之少数同学改穿西服。乃胡君道维于周刊通信时，乃谓程藉自费生之有所非议，出会布宪，逼全体同学披发左衽，未免误会。其实自费生之有所非议，乃非为穿中国衣服，实另有他故。将到美时天气变冷，同学间有穿灰袍马褂者，异常齐整，则程又何敢干预？岂真美国德谟克那西之风吹得若是利害，即把程吹化乎？到西雅图后，即劳燕分飞，不知何年何地始能合聚一处矣。同学到美时，在九月初，最好顺途到中美或在美之夏令会一行。“直透车票”在中途停留数日仍有效，所费无几，而可以会久别之友及藉悉留美情况，实一上等之事。拉杂言之，不觉已连篇累牍，读者想早已厌弃之矣。程就此告辞，并祝诸位同学进步。

《清华周刊》，第317期。

哈佛的清华同学

沈宗濂[1]

1921年6月13日

哈佛现在有中国学生五十五人，清华同学计“一九一八”级三，“一九”级三，“二〇”级九，“二一”级八，“二二”级一，专科一，自费生二，共二十七人。除了学医的四位因为医科设在波士顿城里，其余诸人都常常会面。聚谈的地方，一个是图书馆的阅报室，彼处有中国《申报》、《晨报》、《东方学艺》、《新教育》、《妇女》等杂志。一个是食堂，一名 Poor House。因为这里吃饭，一例记帐，到月底月给用净以后，有这食堂免却了饥饿之忧，所以它带有救急济难的性质。至于同工业、波大等老同学平时会见，地点是中国城的几个饭馆，时间是星期日的午刻。吃起杂酱面虾米炒鸡子，谈到新大楼的听差“陈大个儿”平常不时请假，一到放假收钱的时候，一唤百诺，满面春风，谈得高兴忘了在此忍辱偷生的苦痛！

正式的集会，凡在波士顿城及左近的清华同学组织一个大波士顿清华同学会，现定一年开俱乐会三次。

本年三个委员是薛祖康、陈三才、曾昭承三君。最近一次俱乐是二月十六号。除了“二二”、“二一”两级的新颖短剧，“二〇”级的口头电影外，还通过赞助董事会改组，立行筹备大学，倡办科学专修室的建议，试立人寿险及阻止在美同学会糜费等要案。“二一”级同学在波士顿左近今年增至十八人，每月开级宴一次；其它各级亦已仿行。

---

[1] 沈宗濂，字晋元，浙江吴兴人，清华1922届留美生。在美时先入 Beloit Col. 习财政，获该校1923届 A. B.；后入 Harvard 习 Money And Banking，获该校1925届 M. A.。回国后曾任上海加拿大宏利人寿保险公司华总经理。

上次全体俱乐的时候，到会的人曾交换写个人消息。麻工的我已交给顾毓琇君，其余的我誊清寄上。有的因为履历太长，我稍为改窜；有的原文是英文，但所讲的古月堂先生们都看得，所以我大胆翻译成国文。周刊一期付印恐占篇幅太多，故我分两封寄，个人消息可在下期登载。

我知道下年老同学要从中美和西美转学来此的很多，个人消息恐太简略，清华同学在哈佛的普通生活情形，我再加添一二句。

哈佛章程上说：本校的基本是教授和图书馆两项。这话一丝不假，除了这两样都无可称道。三四百年古的房屋，讲堂桌子上雕得千孔百洞，与威斯康新、康奈尔的幽丽比，不啻天壤。惟教授则每科都有几个压柜的，法、医、商业三专院在全美可算第一等。图书馆共七层，据说在美国大学中最大，藏书二百万卷。清华同学对于这两项资产，都能享用不遗余力。每星期六晚上在书库里——专修学生在图书馆书库里，一人可占一大书桌，读到关门的时候，不乏有人。正课之外，很多都旁听几门。麻工同哈佛两校学生的埋头精神，总可和别的学校一比。

功课逼得紧，学识稍为增高，又受够了刺激消磨，清华同学在此者皆开诚相见，说话既无假惺惺，做事亦不沽名钓誉。最可喜者，数十同学中没有一个失去自存的本性、不想还国尽一点振兴之责的。哀莫大于心死，高调阔论、丧心病狂之徒，我敢向我不愿看祖国沦亡的同学们报告，哈佛一个没有。心没有死的人还多，吾们不必失望！

至于生活，月给竭力撙节，可以敷用。听说去年有好几位同学因为皮老脱 Beloit，不能积钱，改变计划，今年又有人问我要寻一个六十块钱的学校，我认为这种态度不对。我们来美，还是读书？还是发财？要是读书则应问学校，不当斤斤于四十块一月或八十块一月。美国无论何处，八十块省用不致不够。我并不反对诸君做百万翁，中国富藏无量，前途远大，不过现在决不是发财

的时候。

清华毕业后来此大约插二年级，转校大约二年，得学士的年半或两年可得硕士，一年得学士，非有特殊成绩，大约最少须二年。哈佛给学位以成绩做标准，若学科皆得最优等，破格优遇未始无望也。哈佛得学士前，凡四年里所学与本人专修有关系的课程，皆须复试；复试不及格，虽往年成绩好，亦不能毕业。这例与别校稍有不同，想直接来哈佛的同学请注意。

美人轻视国人，举国一致，自侮人侮，本无足奇。东美人多种杂，不致如中西部小城之少见多怪。“中国有没有学堂”？“中国的雪什么颜色”？这等问题既不常听见，念佛老太婆的可怜话，亦少享受，漠不相关，比假慈悲好受的多。吾们常谈到：假使有一个朋友看不起你，你一定不上他的门。现在美国人看国人当劣种民族，报纸、电影、小说、礼拜堂漫骂恶咒，我们偏乐意做脱厌人，回国应用还是一大问题。留学生活，是人生一件惨事！同学们现在有两种补救：一赶快办完备的大学，二尽力研究国文，学艺昌明，何用再乞他人唾余！

十三年三月十一日　沈宗濂

寄自美国麻省剑桥

《清华周刊》，第318期。

麻工中国学生会

顾毓懋①

1924年6月13日

中国学生在美国各地大约都有组织，但是实际情形不免各不

① 顾毓琇，字一樵，江苏无锡人，清华1923届毕业生。在美时先后入Mass. Inst. of Tech.；Ibid等大学习电机工程，并获前校1925届S. B.，后校1926届S. M. 及1928届Sc. D.。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兼工学院长等职。

相同。兹仅报告麻工中国学生会情形，俾国内人士略审中国学生在美团体生活之一斑，并资美国各地中国学生组织的参考。

凡某处中国学生，皆为本会会员，这一条自然载在会章，各地皆然。但实际上有向不与会或缴费的，有自己仅承认作半会员的(Associate Member)，权利义务皆自愿打对折。麻工中国学生会之真精神，便在个个人都很热心地加入合作，这实在由于彼此能抛除一切省界、校界等等隔膜物，无论“土生”或直接中国运来的，无论中西南北各省的产物，虽然彼此有时只得用英文接谈，依然十分亲热，无论官费的、自费的、清华的、南洋的，或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我们毫不觉得这异样的出身能使我们有丝毫的隔膜。

我们差不多每月集会一次，这是我们的常会，也就是我们的俱乐会。预备会序以及购办茶点都用分工的办法，决不是举定茶会干事每次包办。麻工分十五专科，同科的人自然成更密切的天然的结合。每次我们让一科的同人负责会序茶点，各科轮流负责，供给会序最优者年终有奖。所以这次机械工程师们大加其油，下次化学工程师们就不免化出几个妙龄女郎来。(会序裁判员是各科负责干事，每次记分。)会序每次都是该科全体出场(这亦是裁判中之一项条件)，所以能吹能唱的、能说能笑的无不各尽其长，并且各科的人因为研究有素的关系，每每自然而然引用许多关于本项有趣的知识。这样我们在欢欣鼓舞之中，彼此得到了真正的同情和谅解。

麻工中国学生的注重体育，也是很可喜的一种现象。平常校中体育馆、青年会体育馆，总有不少的中国同学。我们中国学生会的体育部，于冬季组织各科篮球队轮流比赛。现在到了春天，又自备抵球网子等等，每星期有两次公共游戏。那时单刀阔斧，五花八门，宛然犹在体育馆旁球场。本会球队，也时常同外面作友谊比赛，屡占优胜。这至少可以表示中国学生也像他们一样会活泼地玩，并不像他们想像的东亚病夫一样。

麻工中国学生会在本校图书馆有特指的一部分，我们公买的

书都放在那里，这些就算是我们捐给本校图书馆的。杂志方面则东方、小说月报、妇女、学生、教育、新教育、中华教育界、学艺、少年中国、科学、数理化、农学农商公报、道路月刊、远东时报等等，不下二十种；报纸则有《时报》、《申报》、《晨报》；书籍除参考书外，有东西文化及哲学、《清代学术概论》、《欧洲文艺复兴史》、《墨子学案》等新出版物。其外亚东新出版小说如《水浒》等，已有全套。新文艺如文学研究会丛书、创造社丛书，亦应有尽有。此小小之中国图书部亦已可观。我们在算尺拉得眼花手酸的时候，翻一翻这些书，另外有一种滋味。

麻工中国学生会的职员，简直完全是清华同学，但这种现象无论清华的或非清华的同学，都并不觉得有丝毫不自然。职员的热心，大家的合作，在在表现出清华精神的伟大与感化。很可笑的一件事，是我们的运动制服都是紫白参半，这实在是"May we be loyal to the purple and white"自然而然的影响。所以我们不知不觉里只认得紫和白！

顺便报告麻工的清华同学都很好，欲知他们的近况，但听他们的欢呼：We are happy! Tech is Hell……

四月二十七日，剑桥

《清华周刊》，第318期。

彼宝德通信　　尚仲衣①

1924年12月5日

这封信是尚君致罗伦及李相钰二君的。承罗君允交本刊发表，

① 尚仲衣，河南罗山人，清华1924届留美生。在美时先入Peabody习儿童教育，获该校1926届B. S.；再入Columbia习Phychology，获该校1927届M. A.；后入Ibid习Education，获该校1930届Ph. D.。回国后曾任广州勷勤大学教授。

十分感谢。

我到此正好一月。此一月中，虽有时忙的把中国、清华及故友们忘记了，然而我敢说：那可敬爱的中华，可爱的母校，及你们诸位老兄老弟，时常在我脑目之前。我还记得，我初次取出那色彩映目的红旗的时候，我几乎落泪。我真想不到，我离故土愈远，愈看的真切，其爱国之心愈诚呀，真是出于我预料之外。

有时清早起床时抬头一看，看见床前挂的国旗及中国的东西，当时尚不觉得身在异邦，然回头一想，此身已离故乡二万余里矣。我敬爱的国家、学校及亲友均远在天涯海角，再见时，不知何年何日，泪珠遂不知不觉的流下了（现在你或者觉得我太好难受了，到明年此时你自然知道）。

我此时寓在康太太家中，房饭甚好，每月美金三十五元。寓中共有男生九人，女生四人。男女生交际有时似乎太过（就东方的眼光而言），然尚未到醋海生波的时候。我现在虽未袖手旁观，然亦未加入战团，一来因为中国的面子要紧，二来也真无有功夫，三来他们真是缺乏“女”性。她们把许多的圣洁的事情看得太低了！她们给你衣服上戴个鲜花来，说你 Smart 来，及 How exceedingly fine is the Moonlight 来，简直平常得很！

我大约是插三年级，我想于民国十五年春季或十四年冬得 B. S.，我现在彼宝堤念的是初级幼稚教育（四点），法文（五点），儿童研究（二点），音乐（一点），体育（一点）；在温得彼而堤大学念一门英文文学（三点）（彼宝堤及温德彼而堤大学是斜对面，此校学生可在彼校念三分之一的功课。就他们说彼宝堤实为美国大学本课之教育科之第一。温校之大学本科之英文文学，亦为美国之 A 等）。就我的意思，彼宝堤果然不错，我所上的班的教授，真是不劣。对于他们所教的功课，实在拿手，现在我就觉得我对于儿童心理及教育就比以前知道的多的多。法文用 Laboratory 方法，每天上堂之外，还要作一小时之实验。他说我们若诚心的学，

三学季准可看关于本行的法文杂志及法文书。就是英文文学是真难一点。就我个人说，我以前的功课要以英文为最拿手，岂知一到此地，真是不行了。他们念的快，讲的快，我费九牛二虎之力还觉差事。其余的功课，尚未丝毫丢人，在法文班上，倒给中国人争了一口气。我在此比在清华用功的多，除想家之外，反觉得身心非常之快乐，大概这是不争分数的原故，至今我连彼、温二校的记分数法尚不知道哪。我还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们，就是我每日差不多至少要念上一点钟的中文，我希望我能坚持到底。

冬季我欲选青年及儿童心理及儿童文学。

我现在的意思是在彼校念五季书，明年夏季到 Texas State College 念一季，六季之后，可得 B. S.。然后到芝加哥或哥伦比亚或哈佛念一年得 M. A.。三年后回中国作二年事，再到美国哈佛或哥伦比亚念上二年。我的主科是儿童学（儿童心理、儿童文学）。老弟，你以为如何，你们有时能给我点中国书，我真感谢极了。到 X'mas & New year，我盼你们真别花钱买无用的 Carts，买点中国书纸等，我们欢迎的多！

彼校共有六百余人，男子只有六十来人，教员大半（九成）是男的。温校的男生较女生多数倍。并且盼望你告诉咱们同学，未来美前所要注意的地方：

（一）学德文或法文，务必好好的学，若不能念原文书，不如不学。此地的参考书及 Bibliography 有许多德、法文，咱学校把法、德文放在一二年级，甚不合适，因为把它放下两年，再拿取看时，颇有目不识丁的味道（我的德文当初还不错，岂知丢下二年，现在自然是欲上不敢欲下不好意思，现在要叫我念第三年德文我真不敢，不念吧又不行……）。所以我盼望咱校的兄弟们要“加油”念德、法文！

（二）关于本行的中文书籍材料，多搜集一点，多带来一点。在未来之前，把国文多多的“加油”，不要像我那样，临渴掘井，

真不痛快！

（三）清华学生对于音乐太不注意，于未来之前，务必学一种中国乐器（月琴、箫笛、三弦、琵琶，用中国乐谱，得到中国国乐之精神）。Violinrliomo 学学亦好，然总不如在中国时，把中国的乐器学好，再学洋乐器。就我个人眼光，中国乐器的静的精神，比洋乐好在万分。西洋唱法，务必得会！

（四）咱们清华学生吃的实在太利害，在美要像那样吃，有三个八十美金也不够。说也奇怪，我到此不知不觉也吃少了，咱们的食癮非减少不可，像清华的优美环境，再要得病，真是不该，恐怕在美国很少学校有清华的地方及设备好，只要对于食量小心一点再也不会得病。在彼校一门功课只准旷两堂，不论何事，不到三次，就 imcomplete，望诸位兄弟不要在清华养了个旷课习惯！只要对食量稍加小心，病魔自然去了！

（五）咱们清华的洗衣局太便宜了，使咱们养了个奢华的习惯，咱们在清华半年的洗衣费，在此只好洗小衫六件！

咱们体育的听差，也太苦一点，要是像他们在美国洗手巾，每天要比他一月得的钱还要多（此校拿一手巾，需美金五分）。盼望诸位最好洗自己的手巾（又干净，又给那可怜听差省点事，又练习一种好习惯）。清华共用手巾，所以才有那许多 Hong Kong feet 及背上小疮及他种的皮肤病。夜深了，再谈吧。诸位兄弟，无事时给我几行字吧。

《清华周刊》，第 329 期。

通 讯

1925 年 5 月 8 日

以下为留美同学金君龙章来信。兹札其到美后所得观察及感想，登之周刊，倘亦同学所乐闻者欤？

（一）吾国人自大心太盛。何以言之？当吾辈未来美前，由记载电影或由在中国之西人观察欧美，心中终存一种偏见，以为外人之物质、科学虽比华人进步，而社会习惯与精神生活终不免有蛮狄风味，一部分学者尚迷梦中国文化将来足以同化西人，于是虽见西人之长而不尽力模仿撷采，甚至存一自大而贱视之态度。噫，章以为此种心理即中国不进步之主因，此种心理不打破，亡国之兆或始于此。试观此邦人之生活衣食住，无一非远过华人；科学上之发明，无一不应用到实际生活上，富庶驾乎全球，犹且孜孜不息，日行千里，以图进步，社会公众道德远在吾人之上。吾人以数千礼教自骄，睹此实觉惭愧。

（二）中国人多而无用。观此女子工作，即知十个男人之工作效率或恐不及此邦一女子之工作效率。

（三）青年太不务实。回想国内学子高谈新文化，社会科学根底毫无，而高谈某某哲学；自然科学根底毫无，而高谈相对论，各种出版品多载含与性如何发展之文章，而不从根本设想从实行上下工夫。

（四）此邦学生不干校政，服从长官，喜军事训练，具尚武精神（欧战时 M. I. T. 学生身死战场者不少，迄今彼辈英名石刻悬诸校壁）。

《清华周刊》，第 346 期。

留美通信

施滉[1]

1925 年 5 月 28 日

近来若回头朝西边向中国一望，就觉得中国是一块腐肉，上

[1] 施滉，云南洱源人，清华 1924 届留美生。在美时入 Stanford 习政治，获该校 1924 届 B. A.。回国后在革命斗争中牺牲。

面有狗，又有虫，狗打狗，虫吃虫，好不令人伤心！

我上“日本政治”课时，介于日本教授与美国学生之间，功课虽然不比美国学生坏，可是精神上有点难过，觉得他们出于大家，我则来自败家！

有一天，有一位新来自中国的美国人，在校演讲 Struggle for power In China，无非是说些中国人如何争权夺利，中国前途不堪设想的情形。听时如坐针尖，头不敢抬高，眼睛不敢向两边望；听后一想，觉得他说的与时局及实况相差不多；再一想，知道这种人你是由于自辱，于是气他的心渐渐地转到自己的国家上。

在国时，常听说美国西部人很轻视中国人，来此后，却从没有受过一次的气，但我的见解是，若果他们轻视我，我只能怪自己的国家对不起我，使我在外受气。

每看一本西人谈中国事的书，其中总不免有几分的鄙视；每看一本西人谈日本事的书，著者不是老老实实的敬佩日本，就是因为忌妒而为过分的批评，很少有轻视之心。于是使我觉得国家果真好，不用宣传，人家自然会说好话；国家不好，宣传亦无济于事。

这些是我来美后一部分的感想。我的结论是：中国国家实在不行，比起美国、日本，实在相差太远，怎办？怎办？

讲到社会道德，中国更是渐愧。譬如说牛奶、报纸等放在门口，毫无危险，在中国就不成。在此买东西，就是你买最少量的东西，卖者总很客气，交钱给他，他总说谢谢，在中国他不给你个白眼就算好啦。如此之类的事很多，这也无非是证明中国人民也不行，社会道德太坏。又譬如许多人在一处，总是排成一行一行的，先到的先买或先取，总不争先恐后，在中国，就是学校里的学生也没有这种守秩序的道德。回想清华拥入食堂，挤去看信的情形，又使我觉得堂堂清华学生也有许多地方不如人。

诸友，这种种感想，使我觉得将来的事很不容易办，极坏的

现象生长于极大的国家，我们自命为有责任的人，当如何下手？

但是时机还未到，学业不成，何以救国？与其愤慨，不如自修为好。

《清华周刊》，第346期。

留学生之当头棒喝

陈之长[1]

1925年9月11日

《清华周刊》编者按：此篇系陈之长君给励社社友的信，所论各点，颇足促留学生之反省，故节录之。

孟治为一九一九清华毕业生，现充留美中国学生青年会旅行部书记，他喜与各地中国学生会谈。昨夜他与本校中国学生晤面，谈及中国留学生之弊端如下：

（一）已回国之留美学生：他们未能联合一气，对政府军阀一致奋斗，以作国民之领袖。如王正廷、颜惠庆、顾维钧辈，乃号称留学生中之表率者，然未尝宣布一种不变之主张，仅随政潮上下（此根据王景春意见）。又留美中国学生，习于美国安乐生活，回国后遂孜孜求遂个人利欲及安乐，彼辈所在之处，不久便有新式俱乐部成立。如近日在北京以三万元建立一个俱乐部。又江浙战事方殷，淞沪人民转死沟壑，而上海每晚上有多数留学生拥着佳人跳舞。又有一位对于食物化学大有研究的留学生，北京有某校聘彼研究市民之饮食问题，月薪二百元，但同时有三个上海的女校聘彼为英文教师，每校月薪一百元，他遂以百元之利，弃彼

① 陈之长，字本仁，四川简阳人，清华1922级留美生。在美时先入Iowa习兽医，获该校1926届D. V. M.；后入Cornell习农业。回国后曾于南京中央大学服务。

专长之职业，而作英文教师。又留学生归国后，声价甚大，小事不肯去做，设不得重要位置，宁愿赋闲。简言之，已回国之留学生，约有三个通弊：a. 无一定的主张；b. 习于安乐，图谋私利；c. 自高声价。

（二）在美留学生：他们失去中国旧有的美德。如：a. 中国人素尚勤俭耐劳，而留美中国学生则重奢侈，尚宴乐，而怠惰成性（尤以各大城中之中国留学生犯此病者最多）。b. 中国人素来好学，视学问重于黄金，而留美学生则多存混学位主义，好游乐而不专心苦读。c. 中国人素好礼节，而在美留学生多毫无礼貌，至有昔日契友今若路人者（此根据孟君与一位四川的富翁游历全球过美时，与各大城中留学生晤面时的感想）。

（三）现今的留美学生，人数日众，然大都貌合神离，组织虽冠冕堂皇（如 Chinese Students Alliance in U. S. A.），然愿相互深知、接交朋友者，则如凤毛麟角，较之十余年前留美学生之精神，则有江河日下之势（此亦据王景春之谈话，他十五年前由美回国，去年又重行来美）。

《清华周刊》，第 350 期。

爱姆市清华同学来函（节录）

1926 年 2 月 27 日

（一）报告爱姆市（AMES）清华同学的情形

爱姆市乃爱渥瓦州立农工大学的所在地。该校现有中国学生十七人，内中有六个是从清华来的，孔繁祁习果树园艺，彭谦习土壤与作物，蹇先达习农业工程，程绍迥习兽医与牧畜，陈之长专习兽医，还有熊大仕也是专习兽医。我们是时常会见的，所以并没有特别开过会。我们同其他的自费生也是很融洽的，所以我们每年在清华周年纪念日，总是要请他们来一个野宴。前者假期

内，孔、蹇、程、陈、熊，还有张继忠、张齐啬（他们两位现在不在爱姆市了），代表爱姆市中国学生会，往普度大学开留美学生中部年会。在年会的时候，很得了一点声誉，因为我们每次都到演讲及讨论会。回到爱姆市之后，学校开学，于是乎大家都忙功课去了。

（二）介绍爱渥瓦州立农工科大学

以前中国学生来美学农科的，大多数都来爱姆市，尤其是由清华来的。但是近来只有自费生来到这里，而没有清华学生来，是诚怪事。于是乎我们就问今年清华来美学农科的，“为什么不来爱姆市？”他们的回答是，“清华有人劝他们不要到爱姆市去。”我们又问，“他们有什么理由？”他们的回答是“没有”。于是乎我们觉得有介绍爱渥瓦州立农工科大学的必要。

爱渥瓦州立农工科大学分农科、工科、家政科、实用科学、兽医科及大学院。现在除开家政科及大学院不谈外，工科里头著名的是土木工程所属的道路工程，现在有中国学生四人。该科著名的教授是 Prof. Agg；他所著的书，别的大学都用作教本。工科内还有窑业工程也很有名。实用科学科内的化学工程也是有名的。兽医科是美国有名的兽医三大学之一（美国有名的兽医三大学即康乃尔大学的兽医院，渥海渥州立大学的兽医院，及本校的兽医科）。现在三个中国学生在美学兽医的，都在本校。农科分系很多，但是以农业工程同牧畜为最著名，牛乳学及土壤与作物学次之。农业工程最著名的教授是 Prof. Darid. Son。牧畜系内又分数门，如牧畜养乳牛学、养鸡学。牧畜内又分肉牛、马、羊、猪。养鸡学在本校不算出色，但是本校的牛、马、羊、猪都是全国闻名的，每年在芝加哥国际牲畜展览会得的奖品真是不少。牧畜系内著名的教授有 Dean、Curtiss、Kildee、Evvarcl、Stearer、Helser 等等。

（三）对于清华的建议

我们觉得在美国的留学生，有大半不会唱中国国歌的，又有

的人虽是不会唱中国国歌，但是会唱美国国歌，于是笑话就从此发生了。美国学校开全体大会的时候，起首就是唱国歌。当唱歌的时候，我们中国学生也应当站起来，但是不应该同他们一块儿唱，因为所唱的是他们美国人的国歌，不是我们的国歌。这个道理，大家应当都是很明白的。但是还有中国学生不懂这一个道理，也同美国学生一块唱起美国国歌来了，真是笑话。我们的意思，至少清华学生都应当会唱国歌。还有，当清华每次开大会的时候，也应当唱国歌，这样也可以提起爱国的精神。

我们从周刊上得来的消息，就是清华将来也要办农科，我们学农科的人自然对那个消息是很注意，并且是很愿意帮忙的。我们时常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打算分组讨论，就是学牧畜的，讨论将来清华农科是否应当设牧畜系及开办的次序与经费的分配等等；学兽医的，也可讨论清华有设兽医之需要否，及开办的次序等等。因为有专门的人讨论专门的学科，比较的总有好结果。将来讨论的结果，一定是有报告的。

《清华周刊》，第368期。

邝耀坤来信

1926年3月7日

吾人来美之前，每将留美的价值看得过高，以为非到外国不能求学问。此种见解，实为谬误。其实拿此处学校的情形看起来，同我国的亦无大异。虽设备较为完善，然以环境关系，求学反不能如国内之专而切。游学之真义果何在乎？在观察与阅历。试观我们历史上的大人物，有几个不是游历大家。禹在外七年，孔孟周游列国，太史公博览四海名山大川，此其最著者也。其他历史上各大人物，因游历而增加其价值者，不胜枚举。留学在我们求学时期的价值，乃如肥料之于植物，经此一番功夫，如植物之得

肥料，容易长大些，果子圆美些，并不是说在祖国就结不了果。

祖国的宣传，人人几看为留学生的唯一职务。然宣传是一事，效果又是一事。宣传而无效果，我们可以简直少费那些事。美人对于我国，关心者固亦有人，然平常人大都是不甚注意，虽闲谈时偶然问及，亦不过是一种应酬上套话。我们若不知究竟，把四千年来的历史，一样一样的搬出来，不但白费气力，且讨不知趣之讥。故坤以为，与其口头宣传，无宁为人格的宣传。这就不是说给他们听，乃是做给他们看。这就不是说我们几千几百年前做过什么东西，乃是叫他们看我们现在是何种的人格，使他们自推测出来我们将来可以做什么东西。消极的一面，叫他们知道不是个个中国人都会吃鸦片的。积极的一方面，就可以叫他们知道我中国人是诚实的，是慷慨的，是有礼貌的，是优秀的民族，是配担当中国将来的任务的。凡此种种，我们许多同学都可以不费力而实行的，我们何乐而不为？况且这种印象一经存留，以后他们一生都不会忘记，又何必多费口舌与他较短论长哉？

《清华周刊》，第 341 期。

梁君梦雄[1] 来函

1927 年 12 月 9 日

费城 Philadelphia 的清华同学会

会员——今年费城清华同学有廿三人（其中四人是半官费生），陈植（建筑）、时昭泽、辛文绮、梅暘春、孙立人（在工厂实习）、饶引之（实习）、闵启杰（工厂管理）、黄培坤（政治）、李树翘（银行）、张明晰（保险）、童寯（建筑）、薛维藩（保险）、过

[1] 梁梦雄，广东中山人，清华 1925 届留美生。在美时入 Univ. of Pa. 习保险及国外贸易，获该校 1928 届 B.S.。回国后曾任陇海铁路会计（郑州）。

元熙（建筑）、朱林（作工）、梁矩章（普通）、涂家庆（医）、刁毓方（医）、丁佶（运输）、梁梦雄（保险），半官费生是王恩东、戴恩瑞、张孝民、朱迪安。

状况——书记是不容易做的，报告会员个人消息尤其是难。懒如我者，为免“搜索枯肠”的苦，只有把大概情形简简略略说一说。

在费城的清华学生都是很知自重，表面上团体精神虽然很像不十分好，但是个人间的感情却不坏。我们很少开会，一年顶多开两三次，所以精神很像不好。但我们不能多聚集也有缘故：在大城市大学校里面，各人都是很忙，有的忙于功课，有的忙于交际，有的忙于别种活动（如作工等等），而且各人相距颇远，所以很难得萃聚一堂。有人说会长及书记不能尽职，也是一原因。幸喜会员也原谅他们的苦衷，不特不责罚他们，免他们的职，今年他们两位居然连任，可见本会会员真有容人的量。

会务——开了学一个多月（十一月四号）才开一个欢迎新生的重聚会。开会的宗旨是欢迎新生兼选举职员 。选举的结果：会长陈植，书记梁梦雄。各人饱餐一顿。惭愧的很，会务除此以外，未有别的可言。

彭雪文尼亚大学——彭校在东方是一个很著名的学校，中国学生有五六十人之多。著名的学科是医、建筑、牙医、商业、电工程等等。我是学商业的，所以对于商业一门稍有知道一点。彭校的各系都有很著名的教授，很多是该科的专家。各科中尤以运输、保险、政治为著名，其余都不相上下。

个人意见：关于选校问题，顶好各人作详细的调查以后才好定。我以为无论什么学堂，都有他的特点，得益与否，视个人的自修而定。就以清华而论罢，好些人常说清华教员的学问稍为差一点等等。我以为我们最好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清华的教员，不一定不如美国的。美国的教员，美国的教授法，不

一定样样都好。自修是最要紧的问题。在中国的时候以为美国了不得，到了美国才知道不过如是，美国并不是一块无瑕的白璧，美国并不个个都是天生的骄子。

“中美亲善”我想是口头话罢了，幸喜我到东方来，种族问题的刺激还不十分猛烈。在米西西皮省，中国学生不许在白人的学校念书，只能跟黑人同校。有些省不许中国人与白人结婚，视中国人如黑人一样；有些泅水池、餐馆、剪发店（尤其在西方）不许中国人享用，所谓“中美亲善”不过如此而已。但是也不能全说美国人的不是，你要是到中国街走一走，不由你不伤心！

我不想多费周刊的篇幅来发表我的浅陋意见，就此停笔，改天再谈。

《清华周刊》，第424期。

华北开发公司概况

王士花　摘译

(一)华北开发公司设立原委

以1937年7月7日爆发的日华事变为契机,日本的大陆政策向着发展日满华经济集团的目标推进。

华北蒙疆地区便被纳入日本使日满两国一体化的新的综合经济计划之中。

1938年3月15日,阁议通过的华北开发公司设立要纲决定如下:

"基于帝国政府决定的华北经济开发方针,为紧密结合日满华北经济,促进华北的经济开发,以图华北的繁荣并期我国防经济力的强化,决定设立华北开发公司。"

另外,设立总旨书写到:

"……说来华北地域广大,土地肥沃,有一亿人口,富藏铁、煤、盐、电力等资源,未曾开发。今使之与我国的资本及技术紧密结合,定能稳定并提高中国民众的生活,确立日华长久提携的基础,同时能充分供应我国国防资源所需,以扩充增强我国经济力。因此,华北经济开发应为紧急要事,尤其是交通运输、港湾、通讯、发送电、矿产及盐等基础产业乃至国防产业,必须最快促其开发,并图统一调整。该公司作为华北经济建设的先导者,对此等事业进行投资及融资,并统一调整其经营。可以说,该公司之任实为重大。……"

华北开发公司就是在上述原由下成立的。即,依据第73次议

会通过的华北开发公司法(1938年4月30日第81号法律),乡诚之助为设立委员长,同年11月7日,召开创立总会,公司正式成立。

(二)公司资本

公司设立之初,资本为3亿5千万日元。一股为50日元,总共有700万股。政府半额出资,用实物缴纳。

设立之初,实缴资本如下:

	承受额(日元)	承受股数(股)	一股实缴额(日元)	实缴额(日元)	备考
政府	175,000,000	2,888,280	8.65	24,983,622	现金
		611,720	50.00	30,586,000	实物
民间	175,000,000	3,500,000	12.50	43,750,000	现金
计	350,000,000	7,000,000		99,319,622	

政府的实物出资有:铁路、桥梁及其建筑物、机车等车辆、轨道及轨条、枕木,其它铁路设施及其附属物件。

1942年6月,增加186万股,增资9千3百万日元,公司资本金增加到886万股、4亿4千3百万日元。

其资本构成如下:

区分		总股数(股)	金额(日元)	实缴额(日元)	
政府	旧股	3,500,000	175,000,000	实物出资	149,727,550
				现金出资	25,272,450
	新股	1,585,000	79,250,000	实物出资	79,250,000
民间	旧股	3,500,000	175,000,000	现金四分之一	43,750,000
	新股	275,000	13,750,000	实物出资	13,500,000
				现金出资	250,000
计		8,860,000	443,000,000		311,750,000

(三)公司机构及组织

公司设总裁1名、副总裁2名,5名以上理事,2名以上监事。

总裁及副总裁经敕裁由政府任命，任期5年；理事由股东总会选任，由政府认可，任期4年；监事由股东总会选任，任期3年。

公司设立之初，总裁为大谷尊由，其死后，贺屋兴宣、津岛寿一相继接任，战争结束时，八田嘉明为公司总裁。公司解散时官员如下：

总　裁　　八田嘉明

副总裁　　中村孝次郎、津田秀荣

理　事　　三云胜次郎、龟宫谷清松、小林茂三郎、大岛永明、秋田忠义、小池卯一郎

监　事　　桥本昂藏、野村益三、古田俊之助

1944年9月底，公司职员总数为1,029名。

根据当地重点主义，公司在北京（当时为北平——译者注）设有总裁室、计划局、经理部、物资部、监理第一部、监理第二部，在东京设有本社事务局。其中监理第一、第二部根据事业类别，负责关系公司的监理事务。在北京（北平）及张家口设分公司，在大阪、青岛、太原、天津、济南设办事处。1940年5月又设调查局，它是为科学精密地获取华北蒙疆有计划的经济开发所必不可少的基础资料而设立的综合调查机关。经费全部由政府支付。

截至1944年9月底，其组织机构图解如下。（见下页图）

（四）公司产业目的及业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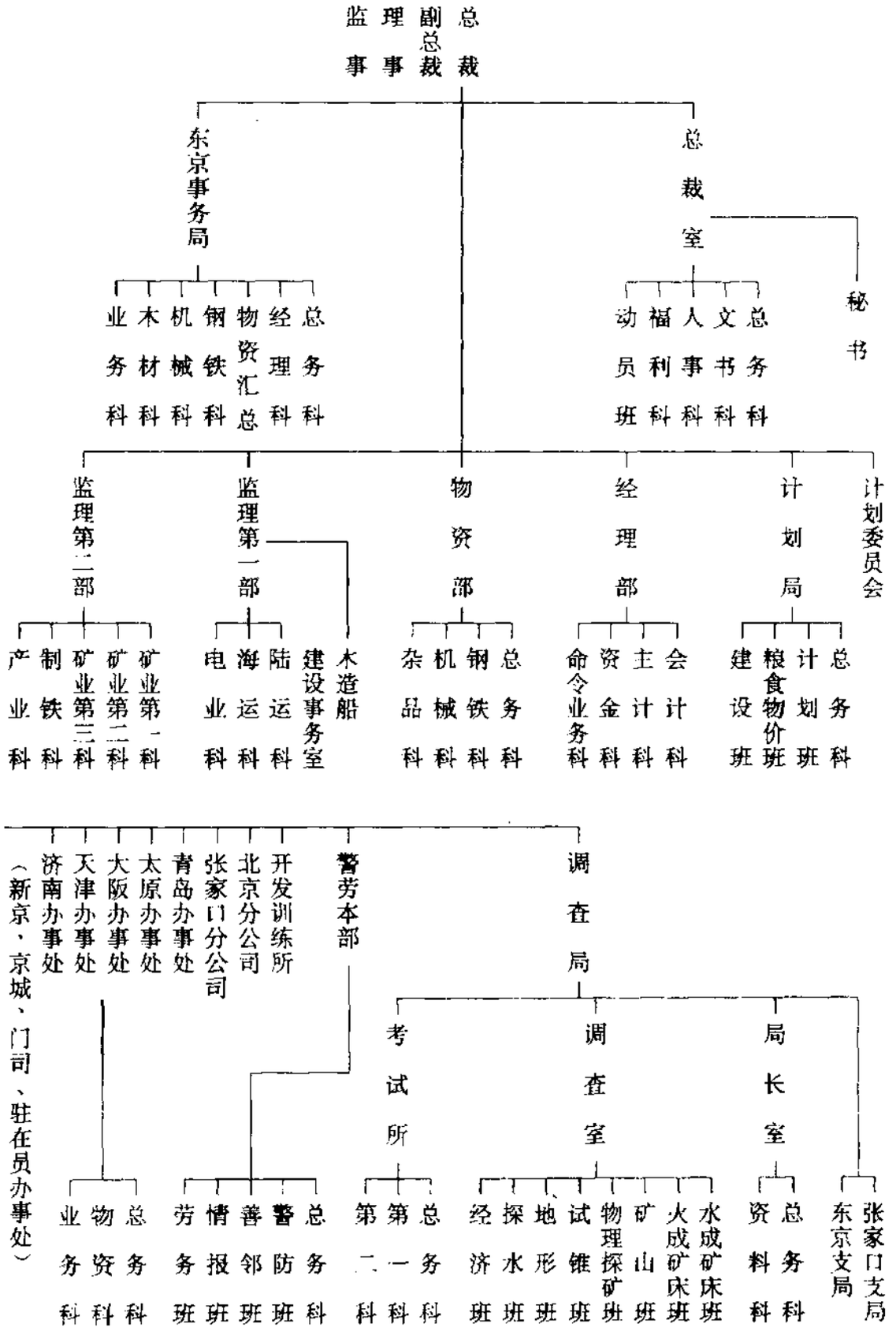
华北开发公司的事业目的，就是对华北蒙疆的重要产业进行投资或融资，促进经济开发，统一调整其经营。法律规定应进行投资或融资的事业如下：

一、交通运输及港湾事业。

二、通讯事业。

三、发送电事业。

四、矿产事业。


总裁
副总裁
理事
监事
总裁室
秘书
总务科
文书科
人事科
福利科
动员班
东京事务局
总务科
经理科
物资汇总
钢铁科
机械科
木材科
业务科
计划委员会
计划局
总务科
计划班
粮食物价班
建设班
会计科
主计科
资金科
命令业务科
经理部
总务科
钢铁科
机械科
杂品科
物资部
木造船
建设事务室
陆运科
海运科
电业科
监理第一部
矿业第一科
矿业第二科
矿业第三科
制铁科
产业科
监理第二部
调查局
张家口支局
东京支局
局长室
总务科
资料科
调查室
水成矿床班
火成矿床班
矿山班
物理探矿班
试锥班
地形班
探水班
经济班
考试所
总务科
第一科
第二科
警劳本部
警防班
善邻班
情报班
劳务班
开发训练所
北京分公司
张家口分公司
青岛办事处
太原办事处
大阪办事处
天津办事处
济南办事处
（新京、京城、门司、驻在员办事处）
总务科
物资科
业务科

五、盐的制造、销售及利用事业。

六、其它为促进华北蒙疆经济开发需要特别统一调整的事业。

这六种行业都是华北的重要产业，同时也是形成日满华三国综合计划经济体系之枢纽的基本产业。

根据1938年11月24日内阁书记长官的遵令通知，华北开发公司从“满铁”继承了兴中公司的全部股份，依据华北经济建设的方针，逐渐分开整理兴中公司的各种产业，大多使其作为华北开发公司的子公司独立。另外，在华北交通及其它重要产业的开发公司设立时，华北开发公司对之进行投资的同时，在融资方面的活动也渐趋活跃，以图实现其设立目标。另一方面，“华北临时政府”的基础也逐渐稳固，经济建设也渐渐走入正轨。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后，华北获取资材发生困难，对日本与满洲的依赖性增强，加之其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军需的增加及运输机能的减退，获取资材之难进一步加剧，给华北的经济开发带来了障碍。而这种开发必须排除万难来推进，所以华北开发公司为使这种开发综合地重点地发展，对以下物资业务等作了调整：

一、购入、保存及配给从日本及满洲进口的资材。

二、购入、保存及配给当地生产的资材。

三、协助物资动员计划及其它政府的统制政策。

四、管理统制关系诸机关及统制资材配给。

这期间，大东亚战争开始，华北经济开发也逐渐改变其形态，不仅要发挥其投资公司的机能，而且也产生了自营的必要，因此于次年即1942年3月修正华北开发公司法，规定“有特殊情况时，经政府同意，可自营前述各项事业。”但是，(日本)内地物资统制的强化，使华北事业计划的进展明显停滞。进而，由于战局的推移，一切都不得不为了战争集中到实现物资动员计划上，华北开发公司也为完成此目的，从1944年4月起，根据政府命令，除本来的业务外，开始经营紧急增加铣、铁、铝等产量所必需的业务。在对完成大

东亚战争急需的事业进行投资、融资及出租设备外，许多项目，都要接受政府的命令。

（五）对关系公司的监理

华北开发公司的任务在于对华北蒙疆的关系公司及组合企业进行统一调整，因此，与关系公司订立了如下协定书，并交换了与业务联络有关的细目协定，以期密切彼此的业务联络。

协　定　书

第一条　关系公司就如下事项要在事前征得华北开发公司的同意。一、变更定款。二、制定或改废职制、供应、会计及其它重要规程。三、任免官员。四、决定或变更官员的报酬、津贴、奖赏或退职慰劳金额。五、发行公司债券，实缴股金或借入资金。六、合并或解散公司。七、决定或变更事业计划、资金计划及资材计划。八、投资、融资、资助或债务的担保。九、收买或让渡产业。十、委托或受托产业经营。十一、创设或废止附属产业。十二、重要财产的处置。十三、制定或变更费用额（或）销售价格。十四、特殊待遇及特殊业务。十五、事业费预算及营业收支预算的决定，或重大变更。十六、结算及盈亏金的处置。十七、决定或变更出资者及其出资额。十八、前述各项之外的重要或特殊事项。

第二条　关系公司要向华北开发公司报告如下事项，关系公司投资或融资以及即将进行投资或融资的公司也同样如此。一、经“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许可或认可的事项。二、官员分担的事务。三、官员兼管其它业务。四、重要争执事件。五、重大事故。六、另纸所记常例报告。七、上述各项之外必要的事项。

第三条　上述两条所记事项之外，华北开发公司可根据需要指示关系公司。

华北开发公司及关系公司一览表(截至1943年3月30日)

公司名称 法人资格 设立年月日	公司所在地 分公司及办事处	产业目的	名义资本(日元) 实缴资本(日元)
华北开发公司 日本特殊法人 1938.11.7	东京市麴町区平河町2丁目6番地 北平、张家口 青岛、太原、大阪、天津、济南	对华北交通、运输、港湾、通讯、发送电、矿产、盐的生产销售及利用产业、其它重要产业进行投资、融资及经营，并进行统一调整。	443,000,000 311,750,000
华北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特殊法人 1939.4.17	北平东长安街17号 东京 北平、天津、济南、太原、张家口	经营并投资于华北铁路、汽车、内河水运及其附属相关产业。	400,000,000 388,254,000
外局 塘沽新港港湾局 1941.10.1	河北省塘沽北炮台 北平、天津、东京、大阪	塘沽筑港及补修业、栈桥、船舶碇系、货物装卸业。	
外局 连云港湾局 1942.6.1	江苏省灌云县连云	连云筑港及补修业、栈桥、船舶、碇系、货物装卸、仓库业。	
○华北车辆公司 日本普通法人 1940.6.3	北平市内一区霞公府6号	机车、客货车、内燃机车、特殊车、电车、汽车车体及小型船舶的制造，组装修理及销售，信号机及保安装置用机器工具的制造及销售，铁路线附属用品的制造销售及附属产业。	30,000,000 23,000,000
○蒙疆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蒙疆特殊法人 1939.5.20	张家口市明德南大街	汽车运输业、水运业及其附属业。	6,000,000 6,000,000
○天津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普通法人 1938.9.1	天津市河北大胡同43号	公共汽车经营、土地房屋租赁及其附属业。	2,000,000 2,000,000
○青岛交通公司 日本普通法人 1938.7.28	青岛市宁海路16号	公共汽车经营、土地房屋租赁及其附属业。	4,000,000 4,000,000
○青岛兴发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普通法人 1940.9.1	青岛市	关系到市公署领租权出资的土地分块出售、不动产买卖、租赁利用及管理，不动产信托业务及附属业务。	7,000,000 5,000,000
华北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普通法人 1941.10.1	北平市王府井大街14号 北平、天津、石家庄、太原、青岛、济南、徐州、开封、连云港	小运输业及有关劳力承包供应、仓库业、委托销售业、资金融通、代办及担保行为及与之有关的所有业务。	20,000,000 14,000,000

公司名称 法人资格 设立年月日	公司所在地 分公司及办事处	产业目的	名义资本(日元) 实缴资本(日元)
○蒙疆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蒙疆特殊法人 1938.7.8	张家口市南菜园	蒙疆地区及京包沿线运输及运输经营业、仓库业、代办及担保行为、劳力承包、委托买卖、有关运输资金的融通及附属业。	1,000,000 600,000
天津艀船运输公司 日本普通法人 1942.7.10	天津市兴亚第三区六号路八号 北平、东京	天津、塘沽及其附近的艀运业、搬运、造船、船舶修理及其附属业。	14,600,000 14,600,000
青岛码头公司 日本普通法人 1938.9.23	青岛市大港沿11号 东京、北平	仓库业、栈桥业、船舶碇系场业及货物装卸业、运输业、代理业及附带业务。	22,000,000 22,000,000
华北电信电话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特殊法人 1938.7.31	北平市西长安街3号 东京、天津、北平、青岛、济南、徐州、太原	除无线电广播业之外的电气通讯业的设施、经营及受托管理、电气通讯设施的借贷及受托保护、附属业的经营及投资。	100,000,000 51,250,000
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特殊法人 1940.2.1	北平市中南海公园居仁堂 北平、天津、唐山、东京、济南、芝罘(今烟台)、石门(今石家庄)、开封 徐州、青岛、太原	华北发电、送电、配电及其附属事业,并对同种事业进行投资或融资。	300,000,000 177,000,000
蒙疆电业公司 蒙疆特殊法人 1938.5.26	张家口市中央大街 大同、厚和、天津、东京	蒙疆地区电灯、电力、电热供应、电器的销售、租赁及附属业。	100,000,000 42,400,000
大同煤矿公司 蒙疆特殊法人 1940.1.10	蒙疆晋北大同县永定庄 张家口、北平、东京	煤炭的采掘、销售及附属工业。	120,000,000 48,000,000
井陉煤矿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普通法人 1940.7.22	北平市朝阳门大街69号 石门(今石家庄)、东京	煤炭采掘、销售及对煤矿业投、融资,骸煤的生产、销售及附属事业。	30,000,000 21,600,000
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普通法人 1943.2.9	山东省峄县枣庄 北平	煤炭的采掘及销售,对煤矿业进行投资或融资及附属事业。	

公司名称 法人资格 设立年月日	公司所在地 分公司及办事处	产业目的	名义资本(日元) 实缴资本(日元)
大汶口煤矿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普通法人 1943.2.9	山东省东磁窑 北平	同上	
山西煤矿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普通法人 1943.2.9	山西省平定县阳泉 北平	同上	
磁县煤矿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普通法人 1943.2.9	河北省磁县峰峰 北平	同上	
柳泉煤矿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普通法人 1943.2.9	江苏省夏桥 北平	同上	
山东矿业公司 日本普通法人 1923.5.3	青岛市安徽路3号 东京、北平	煤炭等矿产的采掘、加工买卖及附属产业，并对同种事业进行投融资。	35,000,000 35,000,000
○鲁大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普通法人 1923.8.16	青岛市	淄川、坊子、金岭镇各矿山的经营及其附属业务。	10,000,000 2,500,000
○山东煤矿产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普通法人 1940.3.12	青岛市	统制胶济沿线煤矿出煤的分派加工及买卖，并恢复增加该沿线煤矿产量，进行必要的融资、技术性指导及援助、供求调节、附属事业。	3,000,000 3,000,000
○旭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普通法人 1934.10.1	青岛市	一般矿业及其附属事业的经营与投资。	1,000,000 1,000,000
○官庄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普通法人 1938.11.1	青岛市	一般矿业及其附属事业的经营与投资。	750,000 750,000
华北煤炭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普通法人 1940.10.30	北平市内二区大木仓13号 东京、北平、天津、济南、保定、石门(石家庄)、新乡、开封、徐州、塘沽、青岛、连云、南京	在华北卖煤及外运煤的受托买卖、附属或相关事业与奖励增产所需要的适当业务。	20,000,000 15,000,000

公司名称 法人资格 设立年月日	公司所在地 分公司及办事处	产业目的	名义资本(日元) 实缴资本(日元)
蒙疆矿产销售 股份有限公司 蒙疆准特殊法人 1940.12.20	张家口市东菜园综合大楼内 东京、张家口、北平、宣化、大同、口泉、厚河、下花园、包头	铁矿、煤炭的受托买卖及其外矿产的受托销售与附属产业。	6,000,000 4,000,000
龙烟铁矿公司 蒙疆特殊法人 1939.7.26	张家口市东菜园综合大楼内 北平、天津、东京、宣化	铁矿石的采掘、卖矿制铁及其产品销售与附属产业。	60,000,000 48,200,000
华北礬土矿业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普通法人 1939.12.19	北平市内一区无量大人胡同28号 东京、大阪、塘沽、青岛、天津、秦皇岛、古冶、张店	礬土页岩的采掘及销售，以礬土页岩为原料的工业及其产品的销售与附属产业的经营、投融资。	5,000,000 5,000,000
华北产金公司 日本普通法人 1938.4.9	北平市东四牌楼二条胡同5号	金矿业及其附属产业并对其进行投资。	6,000,000 5,300,000
○华北采金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普通法人 1938.4.9	北平市东四牌楼二条胡同5号	金矿业及附属产业，并对其进行投资。	100,000 100,000
华北重石矿业公司 日本普通法人 1941.10.31	北平市内一区王府井大街甲98号 密云、天津	华北重石矿以及矿石的采掘、买卖与附属产业。	6,500,000 5,812,000
华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普通法人 1939.8.20	天津市第一区兴亚街1号 北平、东京、京城、神户、门司	盐的生产、加工、再制及销售与外运，苏打的制造、销售、外运及其附属业。	25,000,000 25,000,000
山东盐业公司 日本普通法人 1937.2.5	青岛市馆陶路22号 东京、门司、京城、大阪、德山	产盐收购与上缴销售，以盐及其副产品为原料的化学工业药品、医药品的生产及销售，对盐业者的融资及其附属业。	10,000,000 5,500,000
华北制铁公司 日本普通法人 1942.12.17	北平市内三区三条胡同5号 东京、太原、青岛、天津	钢铁及其副产品的生产、销售及钢铁附属业。	100,000,000 50,000,000
东洋化学工业公司 日本普通法人 1938.3.5	天津市兴亚第二区三号路1号	以苦汁及盐类为原料的化学工业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及相关产业。	6,000,000 6,000,000

公司名称 法人资格 设立年月日	公司所在地 分公司及办事处	产业目的	名义资本(日元) 实缴资本(日元)
华北窒素肥料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普通法人 1942.9.1	北平市内一区二十四间房甲4号	窒素肥料的生产、销售及其附属业。	40,000,000 20,500,000
山东电化公司 日本普通法人 1941.2.14	青岛市堂邑路11号	炭化石灰、石灰窒素的生产、销售及其附属业。	4,200,000 4,200,000
华北棉花公司 日本普通法人 1938.3.19	天津市第十二区六纬路 济南、彰德、正定、石门、大阪	仓库业、绿棉及打包工厂的设置经营，混棉工厂的经营，共同购买农耕用品的斡旋及附属业。	4,000,000 4,000,000
山西产业公司 日本普通法人 1942.4.1	太原市典膳所10号 北平	综合经营山西军管工厂内除煤矿(除西山、轩岗镇煤矿)、电业部门(自家发电除外)之外的军管工厂。	30,000,000 30,000,000
焦作煤矿矿业所 日本民法组合 1940.11.27	北平市东公安街 河南省焦作镇	军管受托煤炭的采掘及销售。	(以下为出资总额) 17,860,000
新泰煤矿矿业所 日本民法组合 1942.10.1	北平市东交民巷三菱矿业内 山东省新泰县张家庄	煤炭的采掘及销售，对煤矿业的投资、融资及前述各项产业附属业务。	4,920,000
日本钢管公司 金岭镇矿业所 日本商法匿名组合 1943.2.1	北平市内三区东四六条胡同39号 张店、青岛、东京	铁矿石的采掘及销售。	6,000,000

表注：

一、加"○"标记者为关系公司投资的孙公司。

二、从1943年下半年到1944年底又设立了华北轻金属、青岛制铁、华北燃料化学、华北机械、华北电机、华北电线、华北绝缘、华北纤维等关系公司。

——摘译自[日]槐树刊行会编：《华北开发公司之回顾》第8—28页，槐树刊行会1981年10月版。

六枝农村汉族婚丧调查

刘成学

一、婚　俗

贵州省六枝特区的汉族，大多来自外省。1990年6月第4次人口普查时，全特区共有531788人，其中汉族有388454人，占总人口的67%。晚清至民国，儿女婚事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基本形式是遵循“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称谓上有所不同。

说　亲

解放前父母为孩子择偶时，总是男方的父母相中某家的某女儿后，就找人打听其属相，得知后即请通命理的先生看属相对不对，相克不相克，妨不妨碍家运、父母等。一般只要不属于“白马怕青牛，羊鼠一旦休，蛇虎如刀错，龙兔泪交流，金鸡怕玉犬，猪猴不到头”的范畴，便可配婚，即请媒人前去说亲。请媒人时男方家必备礼物，媒人最好是夫妻双全、能讲会道且与女方家有一定交往者。

媒人去第一次时，常常开门见山地说：“某处某家请我来为某子咬你家某女的耳朵。”此时，女方父母一般不会应承这门婚事，往往说一些谦逊拒绝之言。媒人便说一些男方家的情况如何如何，男方又怎样惹人喜爱之类的言语。如果女方家仍无动于衷，媒人

则又笑着说："不管你家答应不答应，我去几天后再来。"媒人走时，女方家也不强留。如果有狗追着媒人咬，要是女方家留有余地，便会给媒人把狗打开；如果无余地可留，那就不打狗，也不留言。当媒人回来把情况告诉男方家后，男方家认为有必要去第二次，便请媒人另择吉日再走一趟。

媒人去第二次时，如果女方家已打听到男方家的各种条件都不错，那就会给媒人装烟、敬茶，甚至留下吃饭、住宿，同时提出一些模棱两可的要求，让媒人转告男方家。男方家认为此婚事可成，便请媒人再去第三次。

媒人去第三次时，将提出的条件答复女方家后，如果女方家没有什么意见，便直接答应媒人。媒人回去，则叫男方家择定吉日带男方前来认亲或订亲。认亲或订亲的日子，必须是双月、双日且又是吉日。即使逢着单月，也要择双日，取成双成对之意。

上述为说亲的一般程序。故农村流传着这样的俗语："头回不打狗，二回不装烟，三回四回把线牵。"如果男女双方的父母都互相了解情况，那媒人也得去两三次方告成功，而女方家每次对媒人都很客气，这样做表示姑娘的身价高，不轻意许人。如果女方的父母对男方家或男方不满意，即使媒人走上十趟也无济于事。

认　亲

认亲又叫发小八字。男方家送去女方家的礼物并不多，一是送给女方家的两瓶酒、一对烛、一些猪肉；二是送给女方的一些手饰、两套衣服的布料；三是送给女方家分送亲属的，这往往是女方家有几家亲属就送几份。礼物的品种、多少因时代、地区和各家的经济状况不同而不同，有的只是两把面条或一封点心或一包糖果。当女方家将男方家送去的礼品分送给亲属后，这些亲属在姑娘出嫁时不只送贺金，还要给姑娘添箱（送给姑娘手饰或头饰、衣物之类）。

媒人带男方去认亲时，男方要先在女方的祖宗神灵前点烛焚香叩拜，再由媒人把男方介绍给女方的直系亲属和亲属。当天或次日离去时，女方家要送一些礼物（绣花手巾、鞋、鞋垫之类的东西）给男方做凭记。男方家回去，则送一套衣服的布料初步酬谢媒人。

从此，男女两家就算确立了姻亲关系，逢年过节，男方就要带点礼物去女方家拜年或看望老人，遇上平常女方家有什么重大事情，男方家则要前去帮忙。反之，亦然。

红　庚

请红庚又叫发大八字（发过小八字的人家不再进行）。当媒人给男方家说成亲以后，男方家便请信得过的先生择定吉日到女方家去请红庚。请红庚时，男方家要备两份八字帖①，并在乾造一方先写上男的生辰八字，然后请四至八个亲友（包括媒人在内）抬上鸡鸭各两只、猪肉一方一肘、布料两段以上（必须是双数）、酒两壶、红烛一对、香一把、鞭炮一串、糕点糖果若干（视女方家亲属多少而定）去女方家。女方家收受礼物后，再点烛焚香供奉祖宗神灵，然后又请人在八字帖坤造一方写上女方生辰八字。写完后先生得说几句吉利话，诸如："盘古开天到如今，辰庚八字放光明。娘家开送婆家去，发财发富发子孙。"

至此，距离远的就留吃饭住宿，近的立即返回。返回时女方家除将鸭和一份八字帖退还男方家外，还要将女方做好的鞋垫、鞋、手巾之类的东西馈送男方。实际上，请红庚就是农村民间的婚约，以后不许谁家赖婚，否则凭八字帖告官公断。

---

① 纸为红色，长8寸，宽6寸，封面印有"鸾凤和鸣"的金字，且有鸾凤图案。另一面的交逢处两边各印有一个喜字，拼起来合为一个大的"囍"字，里面左边印有"乾造"，右边印有"坤造"两字。

送日子

旧社会男女结婚的年龄较早（男的弱冠之年，女的及笄之时）。当男女双方长到结婚年龄时，男方家便请媒人去女方家说："某家准备今年接你家姑娘前去管家。"第一次女方家总是婉言推辞，第二三次才答应，并提出一些条件。当媒人将这些言语转告男方家后，男方家认为可行，即请先生按双方八字相克的原理择定结婚日子。先生择定结婚日子，一般是上半月一个，下半月一个（女方例假，应验红马上床，家破人亡的俗语）。择好日子后即请媒人去征求女方家的意见，一旦决定，男方家即请先生开好日单[①]，择吉日备礼送到女方家去，以后双方均不得任意改动。送日子这天，双方都要请亲朋热闹一番。送日子后，男方家则按女方家告诉的尺寸缝制女方的各种衣裤。女方家则赶紧置备嫁妆。

过　礼

过礼又叫送彩礼，一般在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早上进行（有些地方则和送日子一并举行）。这天，男方家请上两个押礼先生及抬送礼物的人，将准备好的物品装在抬盒内，抬到女方家去。此次的礼物比前几次丰厚，有香、烛、缝制好的衣物（包括新娘的上轿衣、下厨衣各一套）、鞋袜、簪环手饰、酒二壶、鸡（包括给新娘上头用的）、鸭（代雁）、肉（有的人家是活猪一头，独鬃染上红色；有的则是猪肉半边；有的则是一方一肘，都必须留有尾巴；有的则是折合成钱，用红纸封好）、给姑娘上头用的糕粑两个（面上贴上喜字或古老钱）、上头红封一个、红蛋红核桃各12个、枣子、花生、桂园、栗子（意在早生贵子）等物。当把礼物抬到女方家门前摆好后，押礼先生当众点交给女方家接待的人。女方家

① 写有某年某月某日迎娶、某时上头、某时上轿、某时拜堂的红纸。

除鸭以外的礼物全部收下，然后再将陪嫁的被褥、帐子、枕头、化妆品、给新郎做的鞋袜（有的还有给公婆做的鞋）、床、柜、桌、椅等物点交给押礼先生。押礼先生则雇人一一抬回。过礼仪式便到此结束。

男方家在这天下午要请打床的木匠师傅来合床，合好床后还要说四句，诸如“好张新床亮堂堂，良工巧匠亲手装，核桃结果双双挂，夫妻和谐福寿长”之类吉利语言，然后给利市红封一个。床合好后，立即请两名夫妻健在、儿女满堂、福寿双全的老年妇女为其铺床。铺完床后由这两位老人坐坐，坐床时仍要说四句：“吉日铺床，五世同堂，早生贵子，兰桂腾芳，互敬互爱，美好鸳鸯，勤俭创业，金玉满堂”。

说完四句后，照例给每人红封一个。从此时起，须关好新房门，新娘未入房前不准四眼人（孕妇）、缘份不好的人进去。

这天，男方家还要接待来挂红的人。挂红者多是姑父家、娘舅家、姐、妹之家。挂红时有的要燃放鞭炮、说四句等。晚餐时除小宴宾客、帮忙之人外，还要特意找几个新郎的朋友陪新郎吃饭喝酒，称之为待姑爷。入夜即准备翌日凌晨迎亲事宜。

女方家则在晚餐前请一位夫妻健在、福寿双全、儿孙满堂且与新娘八字不相克的妇女为姑娘上头①。上好头后，由姑娘的一些朋友陪姑娘吃饭，称之为待姑娘。同时大宴宾客。饭后由姑娘的这些朋友陪着回房。有的地方回房后还要唱哭嫁歌，按内外、辈份高低的顺序哭唱一遍。入夜后则做好出嫁时的一切准备。

迎　亲

迎亲，一般是在婚期的凌晨这段时间。故从过礼这天起，男

① 梳头时用粉先扑脑门再往两边脸上扑，均匀后用线把头部的汗毛象征性地拔去，然后梳妆洗脸，表示从今以后结束了少女时代。

女双方家中通宵达旦不休息。丑时一到，新郎就沐浴更衣，娶亲人则坐轿前往女方家，通知男方家×时前来迎娶，并把红衣、罗裙、黄历、宝瓶、镜子等交给女方家。女方家立即为新娘沐浴更衣，通知有关人员做好一切准备。当娶亲人返回男方家后，男方家的接亲队伍即按日单上的时刻出发。接亲队伍视家庭情况而定，一般人家是4人抬花轿一乘，两人抬的轿子两乘，打彩旗[1]的人两个，抱红毡的人两个（路上若哪家停有死人，就赶快拿去把门遮上），接亲的妇女（福寿俱全）两个，新郎（有的地方不去）及新郎的朋友4至8人。大家前呼后拥把花轿抬到女方家门前时，接亲者立即燃放鞭炮，表示接亲人到了。女方家亲朋即出门招呼所有的接亲人员进屋休息，喝茶、抽烟。女方家则按程序发亲。发亲时要在神龛上高点灯烛，并在堂屋中桌上备饭一甑，甑上插筷子一把，桌上地上反扣斗一张。新娘正穿红衣，反穿罗裙，身背黄历、宝瓶、镜子，头顶罗帕，由其兄或弟从闺房中背到堂屋中站于斗上。其母抽甑上的筷子递到其手中，让其反背丢下，三递三丢。与此同时，其父母再嘱之“敬公婆，侍丈夫，爱弟妹，执家政”等规矩。新娘在这种场合中则哭声不止。随后再由其兄或弟背入花轿内，待两位送亲客坐入两乘轿内后，花轿立即起程。接、送亲队伍便打起灯笼火把，前呼后拥地前往男方家。花轿上路一二分钟后，新娘立即止哭。来到新郎家门前时，新娘不能立即下轿进屋，花轿也不能放在地上，要放在一个反扣在地上的大簸箕上，等着道士先生回喜神。

回喜神又叫拦喜神。在门外进行时，轿门前方放桌子一张，桌上放一个装有米的升子，三杯酒。升内插有香烛及称一把，桌下备有开叫的公鸡一只。届时先生把公鸡递给新郎，然后一手托着

---

[1] 巅上带竹叶的小金竹两根，每根长约9尺，竿上系长一尺二、宽一尺的红布一块，布的下方吊灯笼一个，用人扛着在花轿前照明。

升子，一手抓米走向花轿，边撒米边念一些驱神除鬼的咒语："日吉时良，天地开张。新人到此，车马还乡。天月星到，吉耀灵光。紫微高照，百无禁忌。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

新郎则抱鸡随后，先生念到哪方，新郎便往哪方作揖一次，然后回到桌前，边奠杯中酒边念："八仙桌上酒一瓶，我今拿来回奉车马神。娘家香火请回去，婆家香火出来迎。一份钱纸白如银，奉请新娘把礼行。"

先生念完烧化纸钱后，便高喊"升轿"。轿夫立即把轿抬到门前。前面的轿夫把轿杆放低，后面的轿夫则把轿杆抬高一点，以便新娘下轿。这时圆亲者打开轿门，扶新娘从门槛上的马鞍上（新娘不能迈两个门槛，取不会再改嫁之意）步入堂屋，两个青年人立即用红毡把大门拦住，以免四眼人、缘份不好的人、与新娘八字相见的人观看。新郎新娘进入堂中，按男左女右方位并肩站立好后就开始拜堂。先生念："一拜天长地久，二拜地久天长，三拜荣华富贵，四拜儿孙满堂，五拜夫妻百年长寿，六拜天地配成鸳鸯，七拜早生贵子，八拜百事吉祥。男归屋，女归室，夫妻双双入洞房。"

先生每念一句，新郎就叩拜一次，新娘则跪下低着头。当先生念完后，圆亲者即扶新娘随新郎步入洞房。

新郎新娘进入洞房后，依男左女右顺序坐在新床上，新郎便把新娘头上的罗帕揭开。按民间习俗，坐床时谁能坐住对方衣角，就预示着将来谁能管得住对方，于是双方都争着去牵对方的衣角来坐。此时，先生端着回喜神用的米进来，站在新郎新娘面前，一边抓着米向帐内撒去，一边念："撒帐东，新郎新娘坐帐中，自从今日把帐撒，百年到老乐无穷。撒帐西，新郎新娘笑咪咪，今天我来把帐撒，荣华富贵样样齐。撒帐南，今夜两星相配全，牛郎织女配得好，夫妻恩爱长百年。撒帐北，夫唱妇随创新业，东西南北都撒遍，财源滚滚不停歇。"

撒完帐后就喝交杯酒。圆亲者各捧一杯酒给新郎新娘，新郎新娘互相交换饮下（不会喝酒者也得表示一下）。说明新娘从此生是男家的人，死是男家的鬼。饮交杯酒时，圆亲者得说吉利话："新郎新娘饮交杯，白头偕老永不离。交杯喜酒来喝下，鱼爱水来水爱鱼。"

喝完交杯酒，新郎出房邀请几个朋友前往岳丈家谢亲（路远者，新郎前去，娶亲者可不去谢亲）。新娘则由送亲客陪坐在房中。

新郎前去谢亲时，新娘的同辈亲友往往要戏耍新郎。当时新郎的装扮是头带博士帽，身穿长袍，斜挂红喜带。女方的同辈亲友常把蓝线横栓在大门两边，新郎进门时帽子便被勒下，立即引起哄笑。其次是去女方家神龛前叩拜时，蒲团下往往放有竹筒，新郎一叩拜便滑向前方，也会引起哄堂大笑。这类事只要新郎和陪去的朋友有经验就不会丢人现眼。谢亲返回也不过凌晨五点过钟，男方家即招待接、送亲人员夜宵，新郎则回房休息。

婚礼进行时间的长短，须视家庭经济情况而定。婚期一般是一至三天。如果是一天的，那么新郎新娘在当天晚餐时要给宾客敬酒。如果婚期是三天，则在拜朝天晚餐时敬酒。敬酒时主持人前导，新娘用盘端酒在前，新郎提酒相随。每敬一桌，客人中都有一个代表讲几句吉利话。

有钱人家在婚期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早饭前还要举行"拜朝"。拜朝时，香烟缭绕，灯烛辉煌，鞭炮齐鸣，新郎新娘按男左女右的方位并肩站立于堂屋中，主持人先喊叩拜神灵、祖先、高堂；再喊某某老人、某某亲戚请来受头，新郎新娘便双双叩拜。被呼其名者，则步入堂内，将红纸包好的喜钱或手饰放入桌上盘中。拜朝结束，主持人将盘中之物端到新房送给新娘，新娘收下作为私房钱。

婚期最后一天晚上还要吃圆满饭。宾客散后，男方家在堂屋里摆上酒席一桌（有些地方这桌酒席由新娘的娘家送来）。席上方

坐辈份最高的老人，其他人则在两旁依次而坐，下方坐新郎新娘。大家坐好后，先由新郎介绍，新娘则依次端酒奉敬。敬完回原处坐下，双双端上酒敬请长辈们喝，并象征性地吃点菜饭。辈份最高的老人说几句勉励话后，吃圆满饭即称结束。

婚期的最后一个晚上还要闹新房。当亲朋吃饱喝足之后，便到新房嘻戏新郎新娘。这天晚上，新房内一定有外家客保驾，故闹新房者一定要想方设法把外家客驱走。闹新房时有的较文明，新婚夫妇易于接受。如同唱一支歌，同吃一个悬吊的水果，同坐一张独凳，握握手等。有的则较粗俗，往往弄得不欢而散。为了避免这种场面的出现，新郎事先把手巾、鞋垫、甚至绣花枕头送给几个有威望的知心朋友，闹新房时他们会暗中协助新郎，避免粗俗无理的闹房。闹房到一定的时间，新郎新娘敬烟敬茶后，闹房者便自然离去。这天晚上男方家还要请人把挂在大门头上的红卸下，有些人家卸红时还要说四句，给下红者的利市钱。

婚期结束后的第一天，新娘就可下厨做饭。晚上八点左右，新郎和新娘同几个亲友带上礼物回娘家看望老人，夜宵后即返。次日娘家请回门酒。

婚期结束后五天内，男方家还要谢媒。除请媒人吃饭外，要送给媒人一腿猪肉（意为媒人跑断腿，赔他猪大腿）、两段布料。在媒人回去时，叫人抬上送之回家。

上述嫁娶情况，笔者为了叙述方便，全部是根据路程较近的来写，路程较远者则应以当地、当时情况而定，但总的是新娘必需在婚期这天进屋拜堂。

二、丧 礼

六枝特区的汉族丧礼，从晚清至现在，虽因各种原因历经沧

桑，演变革新，但一般均为棺葬。程序大同小异，繁简视家庭经济情况而定。

落气　下榻　烧倒头纸

落气即咽气。死者将落气时，所有子女都要在身旁，听遗嘱，备后事。有的地方把落气分为落大气、落小气两种。死者断断续续地口授遗嘱为落大气。此时，子女要赶快准备一个装上米的升子、两个碗、几页纸钱、一个金属硬币放在床边。死者咽气称为落小气。这时，子女要将死者扶起坐在一把椅子上。若来不及也可扶坐在床头上。一般男性死者由长子坐在背后扶着，女性死者由女儿或长媳坐在后面扶着。其他人员则赶快把纸钱放在死者手中，使之僵硬前捏紧，意味着他到阴间后有钱用。同时把金属硬币放进死者口中，但只能放一半，另一半由持币人捏紧，以防死者吞进肚内。这有两个作用：一为死者到阴曹地府后不愁吃穿，二防死者临死时咬烂牙腔。接着，子女要迅速把死者扶坐在椅上，迅速把装米的升子放在死者脚下，两个碗反扣在升子上，让死者两脚踏在碗上，子女们则将袖口放在死者嘴边接气。这个过程俗称蹬碗。死者咽气后就把含口钱取出，并把大门板放下（也可用事先备好的木板），安放在两张分开横搁的板凳上，然后把死者抬挺在上面，以免死者僵硬后不好入殓。一些人便去熬姜水来给死者沐浴，一些人便去门外放一串落气鞭炮，烧三斤六两倒头纸（又叫落气钱），有的人家则立望乡钱，也有的人家在开祭的前一日才立。沐浴时，若死者为女性，便由其女儿或媳妇为之梳洗、化妆、戴上青色纱帕；若死者为男性，一般由其儿子为之洗澡、剃头、戴上帽子。洗好后便换衣服，男性死者穿长衫，女性死者换穿一种长到膝盖的衣服。所换衣服要三套：内衣、棉衣、单衣。每套都必须是新的，除毛呢、缎子外，丝、绸及其他布料均可。鞋为白底青布鞋，袜为青色或兰色长筒线袜。衣服上不能有扣子，全用

布带钉上拴好。裤带只能为青色纱帕，有时也用布带做为腰带捆住衣服。腰带上须有一个装上食品的小布袋，手中仍要有三页纸钱，嘴边要放一块手巾，收拾装束好后仰挺在堂屋正中的门板上(若死者父辈还在，则不能停放正中)。头下枕上棉花为芯、白布为套的三角形枕头，脸上盖上折成方形的白纸，脚下捆一卷麻，叫绊脚丝(意在把脚矫正或怕其诈尸)。在停尸的木板下点一盏油棉芯灯，说是给死者到阴间照亮的。还要装上一碗饭，上放一个煮熟的鸡蛋，叫做倒头饭。饭上插三根秫秸棍，叫打狗棒。传说人死后到阴间去要经过恶狗村，可拿这棒打狗。上述过程称为小殓。如果孝家(死者咽气后人们对其子女的称呼)事先没有准备好棺木，便请人去买，或请木匠赶做。这时有的人便去请道士先生或阴阳先生来开路，即为死者指出去西天之路，同时择日安葬和勘测墓穴。

当男人们去做这些事情时，死者的媳妇和女儿便放声痛哭，但两者所哭的内容不尽相同。

小殓结束，便可将死者装入棺材，此即大殓。入殓时要在棺材底部铺一层厚厚的草纸。抬入死者后，须用草纸包把尸体的周围卡紧，以免尸体摇动。接着用线在棺木的中心线上吊一吊，看死者的鼻梁骨是否与中心线重合。随后仔细检查棺内是否有金属的东西，最后才把棺盖盖上，但不扣死。

装殓死者完毕后，孝家便去向临近的亲友报丧。但到人家门前时不能进去，要拍门等人家出来，叩一个丧头(两手一扶地一哈腰)后才说谁死了，请到家中商量后事。现时则为亲朋帮忙通知何日出丧，外地亲戚则发电报或用电话通知。

开路　伴灵　出殡

在农村，由于阴阳道士大多是一人，所以要先为死者开路后才去“看地”(按风水、生辰理论寻找墓穴所在地点)。

开路时，孝家人要全部在场。先生在灵前燃上香烛，燃化纸钱，取好净水，按死者的性别、身份念过经文和咒语后，如果死者是手艺人，便按某种手艺的规定开天门：即把孝家堂屋顶上的大梁正中处打开一个小洞，叫人把死者生前用过的工具从洞里拿出去，以利死者灵魂直上天堂，不入地狱而留房中骚扰孝家，说明死者是被玉皇大帝招上天做工去了。如果死者没有什么手艺，只是一般之人，那孝家跪在灵前静听先生把开路词念完后，便跟着先生按不同性别走不同方位的规矩把不能留下的死者遗物送到三岔路口去烧掉，以利死者灵魂能顺利地去极乐世界。去烧死者遗物时，死者的女眷要按辈份、年龄大小的顺序手执火把、披麻戴孝从棺材边哭着出去，一直到烧遗物地点。待烧完遗物，先生取好净水回来时，女眷们便不能再哭。回到孝家大门口后，孝家要准备一个内装冷水的盆，放进烧红的火炭待蒸气升起时，让去的所有人员及带回的物品从蒸气中经过，说明邪气已被驱走，然后才可伴灵。如果三五天内无吉日安葬也可不伴灵。孝家若有钱，可举行“过殿”、“做斋”等仪式。这种仪式融气功、武打、杂技为一体，主要作用是减轻死者生前的罪恶，超度亡灵顺利经过十二殿。伴灵一般的情况是有几个儿子就伴几堂，先生每念完一本经书就算一堂。但不管伴多少堂，都要留一堂到安葬的前一天晚上伴。入夜，先生在灵前方桌边敲响锣鼓家什念咒语，孝家头戴白纸，额系孝帕，腰拴一反手搓的孝索跪在灵前。待先生念完咒语后，死者长子便手执引魂幡在前引路（有的地方由死者亲属执），女婿捧灵牌相随。接着是男孝手执救苦棒（哭丧杖），女孝执香随后，依逆时针方向缓缓绕行。每转到灵前方桌边一次，便向灵柩磕头一次，作揖一次，周而复始。先生在绕棺时唱诵《目连救母》、《小二十四孝》等经文。唱完经文后，先生还要将白布帕子结成活套，当绕棺者经过面前时，让其伸手将活套解开。如此三结三解。先生则边结边念：“解了结，解冤结，解了结，解冤结。”

以此说明死者生前的所有冤仇或罪恶已被生者解开，到阴曹地府后阎王就不会追究，同时也说明绕棺者与死者生前的所有矛盾、怨恨也到此全部了结。这一过程叫做“解结”，为伴灵之尾声。如果绕棺时死者长子年纪较大，不能坚持绕完棺，也要绕三圈才能传给子孙继续引路，到绕完为止。

伴完灵后便可“掩材”，有的地方叫盖棺，实际上是向遗容告别。掩材时，孝家男女老幼及亲朋好友在先生的具体指导下肃立于灵柩四周，有关人员便把未盖紧的灵柩打开，让所有亲友最后看一眼死者遗容，同时再一次检查棺内有无金属性的东西。观看完毕便把棺盖紧，待天刚亮时抬出大门。如无安葬吉日或孝家不忙安葬死者，还可把灵柩抬到离孝家不远或将来可能选中的地方去停放着。这一过程称为暂厝，也叫“搭伙”。暂厝地点须先生用罗盘定过方位，灵柩虽不一定停放在子午线上，但要按八卦要求停放。如果暂厝时日较长，孝家还要搭一个棚子把灵柩盖住。棚子顶上插一束白纸，棚前插引魂幡，幡下有一个砂锅，专供孝家烧化纸钱。在暂厝期间，如果孝家有经济能力，可为死者做“大斋”。做斋时间三五七天不等，最长者可达七七四十九天。在上述过程进行中，死者女眷可随时放声大哭。

下　祭

下祭是死者亲友来举行悼念活动的仪式。葬礼的第一天，孝家邻居、亲友便来帮忙，同时也送一些礼品。礼品大多为钱粮。死者的外家、女儿家以及至亲都要来下祭。下祭分两种情况：下祭者若家境好，便下猪羊祭（也叫花花祭或荤祭）。下此种祭者，一般为死者的外家或女儿家。若死者为女性，外家来下祭亦称家祭；若死者为男性，其女儿家来下祭便称外祭。下祭时，除请有吹鼓手外，要有一个宰刮好、但不剖开的重百把斤以上的猪，一只活

着的山羊，8至12个形态不同的灯笼，一桌8个品种不同的荤菜（不炒熟），一桌8个不同形状的花粑粑（糯米面捏成的点上色素的各种鸟兽虫鱼）。同时还有纸竹扎的库（形似房子，内装纸钱，仿佛现在的保险柜）、马或轿子等手工艺品。死者若为女性，其丈夫又还健在，那么只能为死者送轿；死者若为男性，其妻健在，只能为之送马。若死者为夫妻二人中最后辞世者，那么下祭者可纸马、纸轿、库一齐送。下祭者到达孝家所住寨口时，要鸣放鞭炮，高吹唢呐，以通信息。孝家葬礼司仪高声喊："××老大人（或老太君）的×姑娘家（或外家）到。"孝家男女老幼则按男左女右方位，依辈份、年龄大小顺序跪在灵柩两旁迎接。负责放炮者便鸣放三响地炮（一种直径为3厘米、高为15厘米的铁筒装上火药、引线的响器），以示恭迎。当下祭者来到灵前，把灯笼挂在灵柩两边的棚架上，张挂祭对、祭帐，献上祭品，宣读祭文时，孝家要发给孝帕、孝衣，而且孝衣孝帕要拖到地上，故有"猪羊下祭，孝衣拖地"的说法。与此同时，司仪还要按一定的程序高喊"一上香，二上香，三上香"，上香毕又喊"一奠酒，二奠酒，三奠酒"，奠酒毕又喊"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在这一过程中，孝家要一直跪在灵柩旁叩拜还礼。宣读祭文时，读祭文者要按抑扬顿挫的声调唱读，才易使人悲伤。讲究的人家要把祭文写在白布上。下祭结束时，帮忙者要按司仪的吩咐留下一桌席，次日抬到坟上供死者，其余的则抬到厨房去，当晚拿来招待客人。花粑粑一般均要留下，由孝家分送亲朋小孩。下祭者若准备充分，晚上还要放焰火和花炮。一场焰火一般为12则，每则都出现不同的画面，有《目连救母》中的阴曹地府，《西游记》中的妖魔鬼怪等。最后还会出现"驾鹤升天"、"喜奔瑶池"等字样。下祭者若家境贫寒便只下素祭。供品只有一桌花粑粑或一桌饭菜以及少许香烛纸钱，因此程序就较简单。下祭时下祭的女眷要陪孝家女眷痛哭一场。

做道场

孝家请道士先生按风水理论选好墓穴位置，并依生者八字和死者八字关系测好安葬日子后，举行葬礼时就要做道场（有的地方叫办法事）。做道场要先起灵房。灵房一般起在死者生前住宅周围宽敞的地方（也可用堂屋），上后左右四方均用篷布围盖好，前面用木枋、竹篾、柏枝扎成一大两小三道进门，进门上方用绿彩纸裁成一尺见方的形状，写上“当大事”三字。两边贴上哀悼死者的对联。死者如系孝家之父母，对联往往为“痛矣今朝当大事，伤哉何日报深恩”，“华月光寒，韵满庭前含孝意，愁云寂寞，旌飘户外痛哀情”，“守孝不知红日落，思亲常望白云飞”，“声咽丧帷，肠断秋风鹤泪，泣残熏帐，血枯夜月鹃啼”等，也有结合孝家实际另作的对联。灵柩停放在灵房中间，用板凳垫着。死者头在上方，脚在下方。灵柩下有一盏长明灯，此灯要一直点到出丧为止。灵柩与进门之间要有一盏七星灯。灯前桌上有一个装上米或包谷的升子，内插香烛要彻夜不熄，如果熄了，则为最大忌讳，意味着孝家将断香火。升子后便是亡灵牌位。桌前有一个蒲团，供来祭者磕头之用。

晚饭后，时辰一到，徒弟们摆好锣鼓家什，先生便来做道场。三通鼓罢，先生用九板十三腔的调子吟唱各种有关人生的经文，其词不乏“叹人生，十八岁，正当家。男要奔，女要巴”，“千古英雄一堆土，何必人前把口夸”之类。反复唱诵词大多为“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前来救苦菩萨阿弥陀佛”等佛教用语。在这氛围神秘的吟诵声中，锣鼓铙钹各依节奏先后骤响，其调铿锵，悲壮异常。男孝则依辈份长跪灵前，女孝则悲声大起，令人嘘唏。

做道场时，一般分为三种情况：经济状况不好的人家，往往只伴一堂灵；经济情况较好的人家，可以伴三堂灵（伴灵只能伴

单数)；倘若孝家经济状况特别好，还要举行“点主”、[①]“破天罗地网”、“过殿”等重大仪式，以便进一步减轻死者生前罪恶。举行这些仪式，如果死者为女性，先生还要加念《血盆经》、《大二十四孝》等经文。在上下两堂灵之间，有的孝家还要请人来唱孝歌。孝歌唱法有两种：一为独唱，一为对唱。内容大多为历史传说或掌故。时而忠臣烈女，时而征夫怨妇，时而朝代更换，时而生活趣事。形式如诗，长短不限。独唱者一曲到底，对唱者张问李答。有时妙趣横生，有时气氛肃穆。

有的地方是在伴灵之前唱孝歌，伴灵后却不再唱。为了解除守灵者的寂寞痛苦，便改为散花。在单调的鼓点声中，散花者常常引得守灵者捧腹大笑，因此有的地方把散花叫做唱颠倒歌。

在整个做道场的过程中，只要伴灵一结束就没有先生的事情了。唱罢孝歌散花完，如果没有唢呐匠对唢呐，有的女眷便开始哭五更。

出　丧

当做道场的一系列活动全部结束后，天就快亮了。于是先生起床叫孝家准备发丧（出丧），即把灵柩抬出灵房去。出丧时，女孝们也要痛哭一场。

---

① 关于“点主”，历来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活动，可是其中却包含了较深沉的民族民间文化内涵。《贵州民族报》1994年2月28日第三版上时清写的文章说：贵州省民委政法处邀请省内有关专家学者、长期做民族工作的同志就道场中的“大宾”、“取血”、“点主”是属于地方民族习俗或是属于封建迷信活动进行讨论，认为道场中的“大宾”、“取血”、“点主”原属儒家传统丧葬礼仪，后被一些地方的民族吸收为丧葬习俗，不属于封建迷信活动。在《布依族民俗志》（1985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和《麻江县志》（1992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两本书中，也都肯定是民族习俗。

女孝们痛哭时，男孝要准备好跳井鸡一只、踩棺鸡一只，有些地方两样合用一只，因而也叫站龙鸡，但必须是叫得很旺的红公鸡，浑身上下一匹杂毛都没有。同时请帮忙的人准备好龙杠、绳索、板凳等所需工具。出丧时辰一到，先生取好一碗净水，念过咒语后，便把一段七彩布扎成两朵花垂挂在灵柩两头。再叫人把踩棺鸡拴在灵柩上面，然后手端净水碗，口含净水向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连续喷去，一边喷一边念："正月建寅寅属虎，属虎之人生魂出。二月建卯卯属兔，属兔之人生魂出……"一直念到十二月。孝子则抱跳井鸡随先生边转边作揖回答"出"。其他在场之人也大声附和"出"。当先生最后说："前十五里生魂出，后十五里生魂出，左十五里生魂出，右十五里生魂出"时，众人大吼一声"出"。先生便把净水碗放在灵柩上面，然后用斧背狠狠劈去，再用尖刀猛钉灵柩一下。待尖刀拔出，早已做好准备的人便伸手把灵柩抬出停放在大门外或灵堂外的两条凳子上。大家七手八脚把灵柩捆好后，孝家便发衣禄粑（糯米蒸熟后捏成的团）。发完衣禄粑便起灵。一人在前撕买路纸钱沿路抛撒，一些人打着引魂幡、祭帐、纸马、库等祭物随后，孝子手执哭丧棒跟着，然后是拉纤（拴在灵柩前面便于牵引的大绳）的人，女孝则执火把在灵柩前后放声大哭。若遇桥梁，孝子则卧在桥面上让灵柩从背上抬过，称之为"孝子搭桥"。一旦遇着沟坎灵柩抬不过去，孝子便一边向灵柩磕头，一边大喊："爹（妈），我背你过去。"如果抬灵柩的人实在走不动，抬板凳的人便赶紧把板凳放在灵柩下垫着，以免灵柩着地。因为灵柩抬不到选定的墓穴而粘土便为不利，落在哪里就要埋在哪里。抬灵柩之人休息一会，等其他人选好路后，便又一声吆喝，几个呜吼，抬起灵柩向前走去。女孝们送到一定的距离（一般为岔路口）后就可返回，除纸马、轿子、库、花圈外，祭帐也全部带回。

做井　下圹　安土

灵柩被抬到墓地后，即按先生罗盘所示方位破土做井。若井已做好，到时便下圹，即把灵柩抬入挖好的坑中。井有两类：一为事先拱的，多用石头做井壁。也有的人家用灰砂筑成。总之，井壁的好坏全根据孝家的经济情况而定。井做好后，要在井底撒上木炭、木屑、葬磺，并烧一捆苏子杆。如有条件还要烧一个喜鹊窝（传说喜鹊窝中有灵芝草，天晴不怕太阳晒，下雨不怕大雨淋，冬天不会冷，夏天不会热），孝家才大吉大利，死者才能早升仙界。下圹时先生先用大米在井底撒成八卦形状，然后再向井的四个角落喷洒净水和奠酒，最后把跳井鸡放到井中。如果跳井鸡引颈长鸣，证明时辰已到；如果屙一泡屎在井中，证明此地为风水宝地，将来孝家会发财发富发子孙。当跳井鸡跳进井中时，先生要高唱咒语。唱毕便叫人把鸡抱回，给孝家喂着，随后才可将灵柩放进井中。如果井已事先做好，则关上墓门；如果是现做的，帮忙的人则赶快动手砌筑。不论哪一种井，下圹后，孝子要反牵衣尾，倒背泥巴少许放于灵柩之上，同时高声念道："爹（妈）我背泥巴埋你。"如此三背三念之后，其他人才可往坟上砌石填泥。

砌好坟堆后，如果当天有安土吉时，先生还要举行安土仪式。安土又叫买地，即为死者买一块地，使之安心落土。如果当天无安土吉时，也可推后几天或几月不等。安土时可用下祭者牵来的山羊，也可用孝家自己买来的山羊。一个人先将山羊杀一刀后，便牵着伤羊在前面绕着坟堆转，并让羊血滴在坟边的土上，另一个人则在后面用锄头做挖地状跟着。牵羊者在前面说"卖地"，持锄者便在后说"买地"，说一声用锄头挖地一下。先生则把写好的地契同纸钱一道烧化给死者，说明这块地已经被他的子孙买过，所有权正式属于他了。转三转后，牵羊者便把羊牵到库（按男左女右的方位在坟尾挖的一个小坑，有的用两块瓦合成，有的用砖砌

成）边杀死，烫好后拖回孝家剖开，把羊腿留给先生，把羊肉炒给帮忙的人吃，羊头和羊毛则拿去埋在“库”中。随后，孝家要准备一桌酒席去坟上供地母龙神，感谢在此地安埋亲人惊动了他们，希望他们不要见怪，同时还要按一个子孙一束白纸的规矩给新坟挂纸，并在坟前烧化香烛纸钱，放上一盏灯、一个内装饭菜的衣禄罐、自己拄的救苦棒等，先生则把净水碗倒扣在坟顶。如果几天后孝家去观看已翻仰向上，那就说明死者罪恶已全部被阎王赦免，否则，死者将永世不得翻身。

从埋葬之日起，每天下午太阳快落坡之前，孝家要给死者连续送三天的火饭。第一天送到坟前，第二天送到半路无人之处即将火把、菜、饭丢在路旁，第三天送到村寨外就行了。送完火饭便复山，即孝家准备菜饭到坟上去祭供。有的人家还要请人吃饭。与此同时进行烧“七七”。从死者死亡之日算起，每逢七日之期要烧一次白纸封的包给死者，包的多少由孝家酌定。

烧完“七七”后，还要烧百日、周年。有些人家则在每天早晚饭时，用碗舀点饭放在桌上祭供，待家人吃完饭后便烧三页纸钱。供祭天数一般为49天，也有的为一月不等。

抽篾条　立碑　上坟

如果孝家因急于安葬死者而又无吉日，灵柩不能落土，下圹时就要用一片竹篾横放于井中，垫着灵柩，待有吉日再由先生和孝家去把篾条抽出，死者才算落土，也才算正式安葬。如无吉日立碑，一是请先生择吉日立，一是待三年后清明前一日再立。清明挂纸是给老坟挂，新坟（埋葬的前三年）则在春社之前进行（即春分之前）。故民间有句俗语：“新坟不过社，旧坟上到三十夜”。上新坟时，女眷也可哭祭一番。

至此，整个丧礼才算全部结束。

附记：

此稿在搜集资料、整理成篇时，承蒙潘发云、付再忠、罗德明三位先生提供了大量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日军侵华暴行实录》出版

《日军侵华暴行实录》全书共四卷，系由《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章伯锋、庄建平主编，北京出版社出版。全书共收录1340多篇日军暴行资料，有4000多起惨案与暴行，所涉及的地区遍及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资料类型有档案、统计表、调查报告、当事人回忆录、访问记、被害人的控诉揭发、被俘日军战犯口供、死难者纪念碑文碑记、方志记载、当时记者的采访报道等。上述这些资料，大部分来源于各省、市、县编印史志资料书刊（党史资料、文史资料、新修地方志）和解放前报刊。前者公开发行者少，流传面不广，一般图书馆极少入藏（这类书刊有数千种之多），读者如欲研究这一专题，不免有难窥全豹之叹。编者经多年广泛搜集，累计已逾千万字的日军屠杀惨案及暴行资料，在原文的基础上进行摘编（文摘形式），压缩原有字数，去粗取精，加大涵盖面（包括20多个省区）与信息量（尽多地收录惨案件数），编成200多万字的大型资料汇编。此书不仅可以为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暴行史的研究，提供一大批有价值的资料，促进这一课题的突破，也是一部可供全国各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翔实的教材，警示后人，勿忘国耻！

周震鳞自序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日笔述

周用宜　供稿

编者按：周震鳞，字道腴，1875年12月1日生于湖南宁乡，国民党辛亥元老之一。一生经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曾与黄兴、陈天华等同创华兴会，后追随中山先生，为谋求民主共和事业的实现而孜孜奋斗。南京政府成立，曾被选任国府委员，后又被任为监察委员。新中国建立后，周震鳞应毛泽东主席之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定居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当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周震鳞一生从事民主革命，自晚清至新中国建立，历次之重大历史事件皆亲身经历，与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孙中山、柏文蔚、居正、冯玉祥、徐特立、毛泽东等各界人士均曾有过密切交往。本篇《自序》为周震鳞1950年4月所撰，文中铺叙了他一生的斗争经历，同时对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诸如创办明德学堂、华兴会、北洋军阀内部分化、长沙光复、护国之役、护法战争等也多以亲历者或当事人的身份著于纸笔，具有相当史料价值。有关周震鳞的研究和资料较为薄弱，本篇《自序》或许会对研究者有所裨助。

余致力革命数十年，辛亥革命前后，无役不从。历次事实，兹不赘述，但就关于重要者约略言之。甲午中东之役，满清丧权辱国之次年，湘鄂督抚，锐意维新。湘有南学会，鄂有两湖书院。余

以湖北规模较大，名师较多，急往考入。前后六年，科学之外，赖贤师益友之指授切磋，颇肆力于中西历史政治之比较，社会哲学之探讨。休暇之日，尤好谈兵，与将士交游。留鄂各界，均相器重。丁酉，谭继洵抚鄂，其子复生（谭嗣同）为之招揽豪俊入幕，余与沈荩、舒菩生等与焉，朝夕研求变法改制之道。余之革命事迹，盖造端于是时矣。

戊戌政变，复生死，谭抚罢，南学会停，士气大挫。满后政府凶顽误国之焰日张，遂酿成庚子拳匪之乱，发生八国联军入京之奇祸。于是同学唐才常，会合南学会诸英俊，谋起兵湖北，直捣幽燕，勤王为名，继戊戌六君子而奋斗。事败，才常以次死者数十人；吴绶卿（禄贞）等武备学生，亦此次脱离虎口者。是役死者，皆两湖俊彦。余平生遭受打击，无痛于此者。乃与同学黄克强（兴）、龚敬夫（超）合失败余党，决定革命必先排满，非继太平天国，利用满清不平等积年界限，鼓动民族革命，不能建民权自由鹄的。痛定思痛，湘鄂同辈，均依约分途组织，奔走结合，猛力进行。自是长江上下游，人心一致，军学各界，弥漫排满革命口号。满政府忌甚，所在捕治。吾侪虽严守秘密，而同志之牵引被害者，所在皆有，尤以湘人为多。盖是时长江文武势力，均归湘人。以湘籍革命党员出入湘军，较易奏效故也。

自庚子大计决定，适拳匪既平，八国联军退出北京。辛丑，满政府缔结天津辱国条约，海内哗然。满政府始以兴学、练兵、派送留学生相掩饰，并由各省遴选高才、新学成名人士，入日本弘文师范，考察学务。克强即在所送之列。余以两湖毕业，派送士官。会新化邹师[1]由张管学百熙聘助办京师大堂，荐充舆地教习，劝勿赴日。旋经湘绅电阻，留湘办学，克强更力为怂恿，以为此乃转移湘人顽固脑筋，养成多数革命党员，以为宣传运动革命前

① 指邹永成。

驱准备，绝大良机，不可坐失。此余不顾一切回湘讲学之肇端也。

壬寅，留学弘文师范之胡元倓、俞蕃同诸公，相继回湘，热诚勇进。先改官立浇星田湖南大学堂为高等学堂，黄泥塅设师范馆，聘余充地理教习。元倓则承克强、笃生（杨守仁）留日团之使命，更得龙璋兄弟捐资，发起私立明德学堂。元倓奔走于外，余主持于内，招收有志青年，灌输革命宗旨。精神教育，早为旧党指目，集矢于余，谓明德为革命学堂，阴图陷害。会内部学生出余手笔批语告密巡抚赵尔巽，将兴大狱，并欲破坏明德。幸龙公芝生，为湘绅巨擘，力为保全，仅以离开明德了案。而学生激愤不服者，人数甚众。余多方解说保全明德苦衷，并荐克强自代，风潮始平；仍有愤而离校自费赴日留学者。中有十二人，发起私立修业学堂（即甲辰之役事先，余与克强制造炸弹、储藏武器之地。今则规模宏大，与明德、周南为四十余年之著名私立学校）。此次虽历万险，而可证明湘省民气之盛，老辈爱惜后进风义为尤不可及。

癸卯暑期，余既辞去明德，感老辈及国内外同志共相维护，益奋励前进。鉴于官立学堂之扩张困难，私立学堂之孤危易惹指摘，于是首倡改宁乡试馆为中学堂，分劝长沙府属各县试馆均成立中学堂，皆附设速成师范及小学。外府如邵阳、新化、武冈、衡永试馆，均争先恐后，改立学堂。熊秉三[1] 由湘西来，倡办三所师范学堂。李光炯居抚幕，倡改安徽会馆为安徽旅湘公学。外省子弟，亦能道一风同，隐消官场阻力。许玉屏创办第一女学，朱剑凡创办周氏家塾（即今周南女学）。教职员不提倡排满革命者，几不能列席讲座。未及二年，而学堂之多，学生之众，竟为各省冠。国内外同志莅湘参观者，莫不惊叹。而克强、遁初、霖生、行严诸公，乃迫不及待，欲乘甲辰十月西后诞日起兵长沙矣。虽事泄

① 熊希龄，字秉三。

失败，主要同志均得脱走，在事会员，警敏遣散，损失尚小。而辛亥首义种子，多潜布于是役。失败为成功之母，此语信然。

甲辰失败，风潮初定，各学堂百计弥缝，幸未动摇。余兼任高等学堂教务长，改建岳麓书院为校舍，由落星田迁往（原有校址先后改为实业学堂游学预备科）。于是专心一意，日夕训练学生。科学之外，教以军事。休暇之日，率领入山，口授革命宗旨方略。盖余招收高等学生，事先审筹，由全省州县选送高才，严格考试，均额取录，故学生成就甚易，分布全湘，势力普遍。寒暑假期，令其携带各项革命宣传品（如《猛回头》、《警世钟》、各省革命报纸、杂志等）相地散布，以为鼓动革命资料，使全湘风气，同时转移。学生得此经验，各知组织，以充革命干部，遂收事半功倍之效。湖南至今为革命策源地，非偶然也。

乙巳，同盟会成立于日京，孙、黄两公令同志宁调元、廖炳煌、陈家鼎持手书介绍加盟，以湖南党务付托。余各方审慎主盟，数月之久，有力友朋，学生髦俊，多入吾彀。丙午年夏，孙、黄两公遣乔宜生偕法人欧契乐调查党务，长缄属详细报告。余钞名册密交，接待五日，并以军事布置渐有基础各项情形相语，极为满意。不料二人不慎，舟中用英、法语泄露机密。鄂省侦悉，遂下令缉捕。因爱护者多，闻风安全脱走，辗转由沪抵日京。是时长江至上海，吾党机关分布，所在招待，无异家庭，精诚团结，殆无有逾于是时者矣。满政权之必倒，即卜于是时矣。在日本，与克强同居数月，挂名法政大学，而与孙、黄及办《民报》诸同志运筹革命大计之日特多。适《民报》开周年纪念大会，同志意气莫不激昂，满廷仇视日甚。忽得同志报告，甲辰散布浏、醴、萍乡一带同志，布置军队起事，克强又促归主持。到湘之日，兵弱早败，同志在省者，资遣隐匿，以为后图。而刘道一、宁调元、胡经武等，或杀或拘，损失亦大矣。此丙午岁暮丁未春初事也。而辛亥起义，长沙新旧军下级干部多出于此，协助江西光复将士亦

多出于此。失败一次，人情勇往一次，经验增长一次，党员加多一次。余主持党务，同志号为乐天派，非乐观也，志不缀，气不绥也。自是余在湘更不能露面，遂匆匆避走芜湖安徽公学（即李光炯在湘开办之安徽旅湘公学迁回芜湖办理）。

余居芜湖安徽公学半载，仍任历史、地理教习。学生风气，无异于湘。暑假皖同志约游安庆，寓徐锡麟同志巡警道署，藉谒沈师子培先生（两湖历史教习，时任安徽提学使）以掩耳目。返芜开学，而刺恩铭之事发，锡麟就义。端方侦余在芜湖，必与其谋，派三防营围捕，得熊秉三飞救乃脱。熊与余至交，在湘同起兴学，出力互助，如左右手。捕卒未到半日，熊忽至公学，约往舟中谈话，登舟即启碇溯汉。余乃匿于武昌邹师所创之舆地学会。自是长江下游亦不能露面矣。会袁树勋任顺天府尹，秉三入其幕府，陆咏霓亦往开办《帝国日报》，主笔须人。时吴绶卿已有军权，汲引田梓琴（桐）、白楚香（逾桓）诸同志均入京办报。秉三、咏霓诸友，乃力主张余速赴北京，主编《帝国日报》。秉三又荐刘霭堂充顺天高等学堂监督，兼师范学堂总理。刘与余亦至交，因得任两校地理教习。自是同盟会员联袂入京活动者日多。余以功课过忙，乃荐宁调元（由湘出狱抵沪）充《帝国日报》编辑，余但于星期暇日作社论短评而已。自戊申至辛亥黄花岗之役，三年之间，余与绶卿各同志专力联络布置北方各省实力，从东北至西北，皆应机觅人组织进行。讲学办报，则为制造革命舆论、抨击满人恶政、破坏满廷威信之先锋武器。谘政院召集之后，满人假立宪行为毕露，吾人乃尽情反对。南方排满空气，亦因而继长增高。至广州失败，同志优秀分子多葬送于三月廿九日。余乃愤不可遏，于是有从旁听席投椅击散谘政院之事。事出之时，院警围拘至局。旁听学生大哗，呼朋引类，登时数千人闹入警局，呼吁开释。绶卿立即往民政部军谘局，令警局好言释归，随密送至天津日租界。寓居数日，而学部斥职通饬遍传矣（通令各省不得聘余任教习）。辇

毂之下，演此学潮，轻易解决，固由平日知交广、信望孚，而人心厌满，已可概见；然非绶卿有胆有识，敢作敢为，机敏应变，余真危矣。居津仍化名作新闻记者。得秋季新军会操消息，遂买舟南下，与上海同志策划长江发动，并密派同志刘定坤、黎兆枚持书至陕甘，促井勿幕、黄幼蟾（钺）准备响应（辛亥夏幼蟾为升允奏调充甘肃巡警道，余在京曾多方为之定计，谋断满人右臂）。幼蟾复介绍定坤径赴迪化起事。留沪数日，遂先回两湖。抵湘与同志集议，依照党中大计，决定分立机关，力戒再蹈泄露覆辙。余尤不可久在省垣，使人注目，群促立即避地，免误大局。余乃化装回宁乡家宅，以待消息。此辛亥回湘布置起义情形也。

余家居月余，因寒暑奔波，卧病颇剧。长沙光复之第五日，洪春岩、洪兰生之专绒并焦、陈[1]两督安民布告始至。余扶病到省，告以克强回沪，不日至鄂总领义军。然焦、陈年少望浅，谘议局及各界人士虽群起相助，而新旧两军将士争功，都督府人多口杂，纷纷扰扰，殊少纪律。焦、陈出生入死，举事前后半月，军需书旁午，日不暇给，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语言粗忿，应付失宜，固所常有，事外之人，亦能原谅。不料奸人蓄谋，纵兵叛变，焦、陈两督起义首功，同时被害。一时市民惶骇，军警四散，人山人海，谣诼繁兴，或欲搜杀焦、陈余党，或欲为焦、陈复仇，湘局之危，不可终日。谭祖安[2]虽被推为都督，亦惶不知所措。石屏[3]在省，人面生疏，言词短拙，更难出面镇压。于是同志及文武各界推余力为维持。余为革命全局统筹，深虑湘局再乱，鄂局难支，各省响应，将生观望。乃以“不做官、不争权、专做事”九字相约，征询众意，排除万难，挺身主持，演说痛陈利害，略谓既欲拥护祖

① 焦达峰、陈作新，长沙光复后被举为湖南省正、副都督。

② 谭延闿，字祖安。

③ 谭人凤，字石屏。

安，即当保持都督威信，为之壮胆，出任艰巨；首先痛哭旌恤焦、陈两督，以明是非；重行整饬风纪，严令新旧两军不准寻仇报复，互相歧视，听候编组援鄂北伐援赣援川各军。且知湘人意向，非得老成宿望，不能安固人心。于是一面以龙研仙[1]巡按湘西，一面延请刘艮生先生到省任民政司。而刘先生之出山，则纯以余之交谊相强。祖安能用余言，折节罗致，遂促成广西独立，湘桂联军援鄂北伐，不独巩固湘局，而总帅克强，得此声势，长江次第奏捷，士气大振，全国响应，南京政府成立，皆有莫大关系。克强特电奖饰，谓革命成功，赖此一举，非尽夸也。艮生为复生拂尘之师，笃信船山之学。余为高等学堂教务长时，先生任中路师范监督，渡河往来，常相讲论。因余攻船山遗书颇久，互有进益。老人诱掖后进，引为忘年交。其生平事故，家庭状况，茶余酒后，莫不倾吐。而其生平最得意学生，则为其内弟王铁珊先生，由浪子教之成立者也，艮老夫妇之命，莫不顺从。当祖安未迎此老之前，余假其口气，电王独立，当得回电“千里同心，唯命是从”八字。祖安乃派人专逆到省，时余与祖安出王复电，跪谢矫电之罪，老人笑谓“好好，正合孤意”。祖安不敢面求，委以民政，余再三以全湘及全局利害陈之，遂慨然允许。焦、陈殉后，革命进行无阻，艮老之功不可泯没。

湘局粗定，克强苦战汉口，已不能支，鄂局日危，催援之电，日夕飞来；江西乞援，亦须分兵驰救。祖安任事时，库空如洗，兵增饷绌，竭厥万分；汉市焚洗，亦待协济，不独援师必齎粮而行也。于是克强电湘，强以筹饷局事相委。余生平不愿理财，且调兵遣将，事多躬亲，筹饷要政，辞难兼顾。同志再三责勉。不得已暂居总办之名，为立章程，出布告，另委坐办遵章执行业务，财政司代管收支、发行公债而已。事繁弊少，富室指捐，颇收军事

① 即龙璋。

济急之效。援鄂之师，既星夜驰赴汉阳，石屏随往参佐，因又力持十余日，克强始能分身赴上海指挥。黎元洪、谭石屏合湘鄂同志，全力固守武昌。旋得南北停战机会，而上海、镇江、苏州、南京各军，内外呼应，次第光复；安徽、江西先后底定。义声所播，举国一致。南京政府遂于壬子元日正式成立。自武昌首义，用兵时间仅三阅月，推倒满清，宣布共和，由民族主义争取到民权主义，此空前历史之大革命顺利成功，岂一朝一夕之故，一手一足之烈哉！

蔡松坡之起义云南也，实西南革命军人之领袖。蔡为湖南南学会高才，留学日本士官最早，原为梁卓如培植。庚子决定排满革命之后，一从余与克强主张。余在高等教习时，蔡充武备学堂教习，排满情绪之热烈，更过于余。每劝其韬晦蓄势，养成学生，博得兵权再动。彼则行动招忌，卒招辞退。幸入广西练兵，开办干部学堂，广招湘籍革命学生训练军事，克强往来其间。方充协统，又遇排陷离桂。然革命实力，已在新军，革命种子，早经散播。王铁珊起义之兵，及率之入湘组织北伐湘桂联军，归赵恒惕统带，拨入南京第八师者，皆松坡旧部也。会李经羲总督云贵，调充云南协统，兼办讲武堂。松坡遂又得合该省士官同志，潜图大举。武汉首义，云南响应，秩序独佳，并能声援川黔两广，使克强无南顾之忧，功诚伟也。松坡在南，绶卿在北，实力相等，又同庚子脱逃同学日本士官者。清廷不信，所谓摄政政府起用袁世凯，授以秉国大权。袁氏深知绶卿历年所为，恐革命成功之后，出为政敌，疾忌如眼中钉，于是阳荐升山西巡抚，阴贿刺之于石家庄。绶卿既殉，北方响应各省坐失保障领袖。于是袁氏狼子野心，阴谋称帝，为所欲为矣。驯致南北议和条件左右为难，吾党意见纷歧，不能不委曲迁就矣。盖自甲午至辛亥，前后二十年，革命过程中，历次替嬗，历次演进，正如剥蕉缫茧，层层待理，层层生新，每经一次失败，即牺牲一次人才，丧失一次元气，变更一

次党系。同盟会原合各派而成，克强在珠江流域领导起兵失败凡十余次，合之各处奔走运动，随时遇害、海内外愤而自杀者，多为一时俊杰。武汉首义成功虽速，而湘鄂苦战，革命中坚分子丧失过半。余尝谓革命成功，而革命党员牺牲失败，诚至痛也。南京政府与袁世凯迁就调和，非贸然也。加以全国舆论，新立政党，责望和平，如出一辙；党中主张北伐再战者，反遭唾骂。革命之局，限于时代与环境，盖如此也。

总而言之，自咸同以后，全国军权政权均移于湘淮两军之手。湘军兵力，散布最广，约居淮军三分之二。当时，两军文武将士，忠顺事清，皆如初入关之汉军旗。革命党赤手空拳，以图冲破网罗，造新时势，谈何容易。戊戌、庚子，利用两军乘满清误国罪恶昭著，托兵谏之名，犹取失败，此皆由于运动时机尚未成熟，奴役风气积重难反之故。庚子革命方针决定，吾侪一致从广兴教育、多办报章入手。湘南为湘军子弟群萃州居之邦，尤赖二者普及，以期驱使其子弟，说动其父兄，效果当然易见。湖南文武学生宣力运动军队者最多，挺身投军革命牺牲者亦最多，职此故也。余尝谓辛亥革命党利用湘军起义，淮军赞成，必有凭藉，方有成功。中国之大，历史之久长，人心之复杂，南北议和，不能一次彻底尽扫旧污，皆由于此。然而驱逐满清，废除帝制，旗帜鲜明，昭示世界，洪宪复辟之乱，随起随灭，自取覆亡，有为呼冤报仇者乎？北洋军阀，觉悟就范，有能长久割据者乎？此固孙、黄诸公先后坚持、始终奋斗之功。而南京政府结束，辛亥成功，宣布临时约法，树立国家不拔之基，天下后世，固有不可轻侮逾越者在也。曾忆克强、遁初[1]民国元年回湘，在欢迎席上郑重表示让袁政权，吾党在野，专尽力于农工商实业，协助政府，力图富强，天下为公，政见彰彰在人耳目。倘无袁氏一人之私，构成内乱，肇生外侮，或

① 即宋教仁。

者国家早有建设，世界早得和平。拉杂写来，亦人事代谢得失之林焉耳。

南北议和成，南京政府取消，初设留守，旋亦裁撤。同盟会改为国民党，交通初代理理事长。孙、黄两公，均以办理实业空名宣布在野。余在湘办理党务，克强以颂云[1]等佐祖安整理军事。余旋代表湖南入京见袁，察其谦恭下士情形，有如王莽。通初名为农林总长，方居万牲园，筹办国民党，与袁周旋。克强亦为袁欢迎入京，随即回沪。余在京月余，与袁晤面多次，为公事商请，久无结果。惟派人招待，格外殷勤。知其疾忌吾党，绝无诚心。适武汉首义之张振武、方维公然被害于京，余乃不辞而去，并劝通初从早出京，回湘策理党务。此次袁衔我最深，曾电质问祖安，有不知何事开罪周某之语。国会召集，余被选为参议院议员，袁、黎攫取正、副总统，依议和条件也。而正式政府，国会同意唐绍仪总理组织一条，袁则食言而肥，坚持用赵秉钧以拒唐，国会亦迁就以赵代唐。当时谣言倾动，谓国民党主张提名通初为总理。由是袁使赵贿应桂馨置通初于死地。吾党忍无可忍，孙、黄两公讨袁军不得已而组织矣。

民国二年春，余由湘奔走于江西李协和[2]、安徽柏烈武[3]及京沪之间，催促速为之备。然自袁操国柄之后，早将北洋势力侵入南方；复假军民分治之名，各省皆设民政长以掣都督之肘；再设护军使，直接受袁调遣指挥，以削都督之权。克强历来负吾党军事之责，明知其必败，勉强出而牺牲。赣宁一役，不过宣布袁氏潜图称帝罪状、预先警惕国人勿助桀为虐而已。赣宁战事失败，辛亥起义都督皆取消独立，与孙、黄两公亡命日本。余与湖南取消

---

① 程潜，字颂云。

② 李烈钧，字协和。

③ 柏文蔚，字烈武。

独立同人，皆不能立足。黎元洪在鄂，迎合袁旨，百端胁迫，阻碍亡人。余尤袁氏欲得而甘心，行至九江，被捕于日本舟中，非援外交惯例，各方营救，几不能脱。辗转亡命日本。是时君主立宪党结合同盟会分立之共和党，包围元洪，妄想排出国民党，得袁欢心，即可保持地位，瓜分利禄。孰知袁持一网打尽成见，乘各省独立取消，立派段祺瑞率北洋重兵督鄂，迫使黎元洪只身入都，冯国璋率部分布江、浙、福建。于是称帝称王、颁爵、筹备大典之逆昭著矣。一年之间，各省解甲入京之要人，或明戕，或暗害，或羁縻，或软禁，莫不失其自由。于是人心厌苦袁氏，是非渐明，舆论渐转矣。孙、黄两公分途准备声讨。克强赴美活动外交（是时美人袒袁），且知松坡尚有实力在滇，将欲密促发动，非待军饷不能出兵。于是以余与石屏、协和、锦帆（熊克武）、韵松（方声涛）、隐青（林虎）往南洋筹募。时岑春煊以斥袁反叛，亦亡命槟榔屿。余与同人齐往游说，托其劝告老桂系领袖陆荣廷，一致讨伐。未及半年，款有成数。余先回日本，报告留日总机关。而松坡软禁，不易出京，同人莫不忧惧。此民国三年秋日事也。民国四年秋，松坡阳示颠狂废疾，往津就医，乘间逃往日本赴滇，电协和、锦帆、韵松携款先至滇布置。十一月廿五日，护国军义旗遂高举于昆明矣。松坡以唐继尧坐镇云南，以协和率张开儒、方韵松两师经桂入粤，自提劲旅入川，派锦帆充川军总司令，收集旧部，刘显世举黔以应。陈二安①，袁倚为西南重臣者，亦吁请立即取消帝制，颂云由川黔回湘西，会师驱汤（芗铭）。袁氏四面楚歌，段祺瑞、王士珍等亲近部属相率警告，凡劝进者转而劝退，袁逆羞愤而死。中国帝制余孽，从此告终矣。松坡底定西南，以积劳成疾，亟思息肩养病，于是以罗佩金代将，预先扶植唐继尧为川滇黔联军总司令。陆荣廷逼走龙济光，统一两粤，以谭浩明充

① 即陈宦。

淮粤桂联军总司令，率军经湘北伐，拥刘艮老为督军兼省长。颂云乃卸职逛避。国会恢复，举黎元洪为大总统，冯国璋为副总统，同意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讨袁军事乃告最后结束矣。孙、黄两公回沪，余往来京沪，筹商应付北洋军阀之策。余主张克强督湘，以备领导西南各省，应付非常，而忌者阳相应和，阴促黎元洪命谭祖安督湘。自此北洋势力日张，曹锟率部横断湘鄂之间，益轻视西南矣。克强在美医肺疾，未愈而归，方与国会同志进行分化府院直皖各派之计，天不厌乱，病发而卒。松坡养病日本，得电数日悲痛，相继以逝。民党军事长城已失，直皖两派更肆无忌惮矣。

民国六年，会葬黄、蔡已毕，段祺瑞以傅良佐易谭祖安督湘。湘人或逆（谓傅同乡又和平）或拒。旋刘（建藩）、林（修梅）起义驱之。段复以张敬尧继之。直系吴佩孚等进据衡宝，祖安往郴州率部据守湘南。是时直皖分化，已见事实。湘人连合直系，让出湘境，回师鄂豫。祖安乃以所部驱张，三次督湘。国会解散，余随孙公及唐（少川）、伍（秩庸）[1] 两公，由程璧光率领海军入粤，开非常国会，举孙公为大元帅，主持护法。令陈竞存、许汝为[2] 等组织援闽粤军，进援漳厦。大元帅府一切设施，均为莫荣新阻挠。孙公遂有令海舰炮击督署事件。非常国会徇滇、桂各方之议，废大元帅制为总裁制，推定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希望维持护法局面。孙公见陆荣廷部旧将暮气已深，但求把持地盘，无心前进奋斗，民国八年，仍回沪另定大计。先使援闽粤军回粤，驱逐莫荣新等；随即号召全体议员，以足法定人数，正式集会于粤，选举总统，成立政府，而后大举北伐。余代表孙公至漳州晤竞存、汝为，商定粤军回粤计划。竞存、汝为以余回湘说祖安，分兵入北江作声援为定，并议定孙公筹助开拔费，军入粤境，全由粤省供给饷需。余

---

① 伍廷芳，号秩庸。

② 陈炯明，字竞存；许崇智，字汝为。

回沪报告，孙公欣然允许。于是多方筹凑经费，不足则以上海住宅押款以济。余先将孙公报诚付托情事缄告祖安。祖安覆书，唯唯从命。余始赍孙公缄回湘交祖安。懋吾（李执中）、理鸣[1]、烈武、溥泉[2]先后皆来长沙相助。初抵长沙，祖安承诺如约进行。余乃放手传集各军，晓以大义，宣布孙公德意。驻省鲁咏安（涤平）、陈护黄（嘉祐），驻醴陵第六区司令李仲麟，皆争先恐后，服从孙公指定方针，各自调动所部，纷集省城附近待命。时祖安忽听反对派之言，中途变计，迁延逗留。时已民国九年八月，粤军如期发动矣。余舌敝唇焦，久无成功。祖安则招致蔡元培、吴敬恒诸名流，酒食征逐，游山玩水，故示闲逸，使余难堪，视孙公若无物。不得已，余乃决计劝祖安离湘，令赵夷午（恒惕）为总司令，林特生（支宇）为省长，以促援师早出。同志张伟卢（智）又以协和留湘李名扬、姚季逊同志一部，先行开拔而南，张柏生杀不服从调遣之萧昌炽，廖素孚率第三旅会合各部，逼近省城。余先备船请陈凤冈告祖安立即登舟，以免挠乱长沙秩序，并约出兵后立即回沪道歉。于是陈嘉祐等先后率众将至韶州，莫荣新、沈鸿英旧桂系大骇，相率退出广州。余由沪转粤，总裁制取消，积极筹备参、众两院集会于粤。无何，长沙主张援粤同志被害巨案发生，可知祖安三次督湘，势力究不可侮。而此后北伐之阻力，又相继发生矣。

民国十年五月五日，国会选孙公为大总统，正式就职，开府于观音山。命竞存、汝为合广西同志打倒桂系。旋由展堂（胡汉民）、汝为、仲元（邓铿）负责组织北伐军，设大本营于桂林。命余回湘劳军。行至郴州，护黄极意欢迎，其他则意见不一，谓湘当南北之冲，湖北直系盘据，南方兵力不敌，以假道江西北伐为

---

① 覃振，字理鸣。

② 张继，字溥泉。

便。竞存战胜而骄，复恐广东再战，供亿为难，内部又生阻力。孙公亲征，居桂已久，迁就改道，零陵、衡州始听令，筹备大本营以迎。改道之议既定，竞存公然反对北伐，辞职归惠州。孙公移节曲江，令余返粤计议，佥以竞存已弃职，总统应同省城镇摄。无何，竞存所部叛乱，攻观音山。余得同志熊守一密报（熊充洪兆麟参谋长，为余主讲明德时学生，事先约其为谍报），飞告孙公，登舟回沪。余走沙面，觅舟至香港，接待国会议员，旋即到沪。时已民国十一年秋矣。是时汝为已率粤桂军讨叛逆，洪兆麟、赖世璜部汹惧，迎余与协和前往抚定，滇军留粤省者迎沧白[1]。余知祖安可提旧部为助，乃介绍入党，晋谒孙公，谈次大激赏。孙公令速即买舟。余与沧白、协和、祖安皆从赴粤，登舟之日，适值农历除夕也。

民国十二年，直系战胜皖系之后，解散安福国会，恢复旧国会，贿选曹锟为总统。北京秽乱之声，每况愈下。余与同志赞襄孙公复位，随又代表孙公与协和、雨岩[2]至闽，联合皖系臧致平、卢永祥，协同讨伐。余得北方同志王励斋、刘允丞、焦易堂等电，促北上倒曹。乃托秘书徐于（子俊）同志回报孙公，以时机不可坐误。

遂由厦航津，与冯焕章、胡笠僧、孙禹行[3]代表及北方同志会商，决定组织国民军，推焕章为第一军、笠僧为第二军、禹行为第三军，焕章兼充三军总司令，同时发动。一、三两军会师逼北京、保定，二军驻开封、郑州。曹锟以直系部属涣散，段系军队及奉军南北牵制，无力相抗，逃入天津。国民军一面拥段为临时执政，一面托余回沪迎孙公入京。孙公命余先行慰劳各军，待

---

① 杨庶堪，字沧白。

② 蒋作宾，字雨岩。

③ 冯玉祥，字焕章；胡景翼，字笠僧；孙岳，字禹行。

其先赴日本活动，再到天津议定方略。临时执政乃发号施令，任焕章为直隶善后督办、笠僧为河南善后督办。此民国十三年冬季事也。是时禹行派叶香石为三军副军长，杨杰为之练兵于郑州，助笠僧进击豫西刘（镇华）、憨（玉昆）两部。余往来战陈之间，不能分身。民国十四年一月，孙公到津卧病，余与允丞入谒，已难畅谈。余与允丞以战事正酣，急返豫西前线。孙公主张开国民会议，段派主张续开善后会议，争持未决，而孙公肝病益剧，入协和医院割治，因以不起。豫西既平，笠僧捷归开封，意态欢娱，同志称庆。三月十二日，余与纯士（刘积学）诸公正燕饮梁园，春天忽狂风，飞沙走石，昼为之昏，对面不能见人，群相惊愕。移时归寓，则孙公与吾党长别哀电至矣。余居开封，正为笠僧诸同志日夕筹定善后，未能入京襄助治丧。笠僧忽患疔疮，割治毒发而卒。国民军中坚义蒙莫大损失，同志灰心丧气，未有甚于此时者也。旋推师长岳西峰（维峻）继任河南善后督办，余仍居开封相助，并代往鄂赣联络萧耀南、方本仁以为缓冲之地。

民国十五年，奉军入关逐段，拥徐世昌为总统，旋即废之。张作霖自称大元帅，据北京。蒋介石办黄埔军校，前四期毕业，组织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占领武汉。祖安充国民政府主席，介石驻江西指挥。黔军王天培，湘军鲁涤平、贺耀祖、叶开鑫、陈嘉祐，夹江并进。冯焕章之西北军，岳西峰、蒋朗亭、郑思诚之陕军及樊钟秀等之豫军，东西侧击。孙传芳三江势力全灭。介石遂入南京。旋宁汉合作，国民政府迁都南京，祖安仍任主席，余被选任委员，旋复往豫连合焕章之西北军西峰、郎亭、思诚各部，与湘黔各军合攻直奉残部。由徐州抵济南，日本领事武官出兵干涉，我交涉使蔡公时被杀，遂顿兵不进。余与梓琴由豫入晋，与百川（阎锡山）筹商驱奉军出关。张作霖方遣代表于珍居晋，连合百川。百川拘其代表，出兵申讨。余乃赴津晤段并直系败将，痛陈日本侵略大陆，步步实现，非全国统一，不能应付，请其释嫌

救国。百川与北洋军人，夙称接近，与段关系尤深，直皖两系均辱于奉张，莫不乐为百川助。褚玉璞、张宗昌不战而交出直鲁，于是傅作义出涿州之围，百川大部与禹行所部之徐永昌，焕章所部之韩复榘，匕鬯不惊，奠定幽燕。余乃奉命接收府院，此乃民国十七年事也。十八年元旦，张学良迎余至沈阳，东北易帜。回京与各省军事首长接洽为多，一时苟安。

民国十九年，扩大会议开会北京，汪、蒋内讧，蒋与阎、冯之战以起，随统一，随分裂，余数十年苦心孤诣，均成泡影。不得已摆脱一切，不敢再问国事党事，洁身居津二年，以临池为日课。计一年至沪，鬻书为生。廿三年痈发于背，缠绵床褥八阅月，九死一生。医嘱操劳过度，务宜多事休养，遂更不问世事。廿五年归长沙。廿六年抗战军起。廿七年由长沙归乡庐，息交绝游，期长为农夫以没世而已。三十二年，长沙四次会战，失利沦陷，宁乡随之。恐作日俘，避走湘乡。湘乡继陷，复避安化。三十三年夏初，颂云来电，促避重庆。避渝旬日，炎暑如焚，乃西游成都。至灌县，览离堆、灌口、都江堰李冰治水遗迹、青城灵岩诸名胜。居灵岩山寺月余，同寓美侨得广播日本战败行成消息，余乃迅返重庆回乡。旋有宣慰湘鄂赣三省之名。余以无实惠及于人民，空言粉饰，徒劳地方接待，乃电托同人往鄂赣，仍退居家乡。三十六年春，烈武、理鸣居沪病危，知必不起，亟往探视。两公与余，患难相共，情同手足。病榻握语，皆具深心。未及二旬，先后终命。伤心惨目，视殡而归。此次留沪两阅月，偶察海内贤者来言，知社会犹有变革。归经南京，访晤旧友，苦闷亦然。于是遄反故乡，苟延岁月，以度暮景。

驹光如驶，又届三年，七十六老矣，犹得目睹人民政府簇新盛治，祖国前途无限乐观，是在当事诸君子努力前进耳。

以上所述，虽关个人经历，而党之变幻离合，军之互相雄长，驰逐纵横，政之纷政混乱，烦苛残暴，数十年来，几无一夕之宁，孰令致之？共和初奠，国人未习民主法度，不解运用政党政治，固

其通病。若夫罪魁祸首，则不得不归咎于袁氏之反复无常、帝制自为矣。老病记忆力衰，海内旧友，犹多健者，补其阙漏，正其疏失，理而董之，是所企幸。

吴芝瑛夫妇致徐自华的12封信

周永珍

说明：秋瑾的革命事迹，早已载诸史册。秋瑾的留学日本与从事革命活动，其盟姊吴芝瑛与挚友徐自华（寄尘）多有助力。在秋瑾牺牲后，她们曾发表多篇诗文祭悼，后更相约发起为秋瑾营葬。生死之交，令世人感动。几十年来，众多学者为搜集这方面的史料，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收获颇丰。但由于历史变革，史料沉浮，以致史实上仍有多处空白，令人遗憾。

一九九〇年，承蒙徐自华的甥女林北丽将吴芝瑛夫妇致徐自华的十二封信捐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笔者在工作中，对这十二封信进行了初步鉴定。为妥善保管，减免翻动原件，现参照有关资料，按时间顺序分别录出并加以介绍，为诸位学者提供一份史料。

关于安葬秋瑾，从现有史料看，此事最早由徐自华提出。在徐自华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四（　　）致吴芝瑛的信中曾提及："十月初五，曾由爱国女校小淑舍妹处寄呈一函，为秋女士葬事，约姊同为发起开会登报。初八日，得姊复舍妹书，喜表同情。"按此信于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发表于《神州女报》第二号上，当为可信。此后，徐、吴间书信往来，诗文载报，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十月十三日，吴芝瑛发表《论秋瑾案与黄崖教案之比较》一文，文末云："今闻秋瑾之死，一棺厝野，家族畏罗织，不敢营葬，日炙雨淋，将有暴露遗骸之惨。至今浙中无人敢出议论此事，芝瑛窃痛之。行将力疾赴山阴，为之营葬。"十月二十三日吴芝瑛作《哀山阴》诗二首发表，末云："时将赴

山阴为秋女士营葬，故作此诗。”

据十二月初四徐自华致吴芝瑛信中所言：十月二十二日，徐自华到上海住开泰栈，拟与吴芝瑛面商营葬事。越二日，接家书以其女危病促返崇德，遂委其妹小淑于十月廿五日谒吴芝瑛商谈有关事项。二十三日临行有信致吴芝瑛。吴与徐相约：一人购地，另一人任营葬事。此约定，有十月廿六日吴芝瑛致徐自华信为证。此信写在一张小万柳堂手制写真邮片的正面，邮片正面上中有横行左起明信片的英文字，右上角盖有方形阴文“小万柳堂”印章，左下角横行右起有仿宋“小万柳堂手制写真邮片”印字。信文即分别写在此面的左、右及右上方。邮片背面右侧为吴芝瑛携女在竹亭阶下的盛装像，左侧印有《剪淞阁并序、南园并序》二诗的吴芝瑛手书墨拓一方。此信内容竖行右起，全文为：

(一)[1]

（左）前奉手简至慰，企叩。因闻令妹言，姊不久当来沪，故未裁答。昨令妹过访，具审姊因女病遽归，不知日内已全愈否？甚为忧悬。秋女士葬事，妹愿与姊两人任之，惟妹久病，西医戒远行，故至今未能首涂。望姊预为买地，地成，再图会葬。一切费用，亦吾两人筹备，何如？复颂

寄尘吾姊曼福！

妹芝瑛　上言

（右）此片将发，始接读廿三日开泰栈所寄手笺，本埠邮便转迟误，往往如此。失之交臂，怅怅惘惘。如妹竟不获前来会葬，姊能偏劳否？买地及葬事，共需款若干，望示及。妹有联语，拟刻诸墓门，何如？又白。

（右上）此狱一日不平反，妹心事一日不了，想吾姊亦有同情。此时开会无益，妹所汲汲者，惟葬事耳。其子女如在母家，亦望示及，妹拟接来，以教养自任，不知其家许之否？

---

① 为明显吴芝瑛夫妇致徐自华信内容，特标上数码，——编者。

此信未署时间，亦无邮戳可证。但从十二月初四徐自华致吴芝瑛信中所述："倩舍妹小淑，廿五日亲造尊府，面告一切。嗣后叠得两书，命妹预为购地，地成，再图会葬"。又吴芝瑛此信中所言："昨令妹过访，具审姊因女病遽归……"可证此信写于十月廿六日。

徐自华因女病自沪返崇德，此事即由徐蕴华（小淑）居间联络，传递信息。吴芝瑛在十一月初二日再致函徐自华，谈及移棺购地事。此信写在小万柳堂影笺上，正面左侧印有吴芝瑛盛装半身椭圆形影像，像左侧竖行为年月日，其"光绪三十年、月、日"为仿宋印字，左下角于"上言"二字之上盖一环读之"吴芝瑛印"阴文印章，像下横行右起有仿宋"小万柳堂影笺"印字。背白。信竖行右起，全文为：

（二）

寄尘吾姊英鉴：顷闻刑名家言：秋妹之柩，未经家族认领，则此时发封厝坛，尚在地方官权力之下，他人不得移动。昨已托志成先生函商乃兄秋兰绩先生，在该县具禀领柩，以便吾姊前往即可扶之而行。买地以吴氏出名者，妹拟自营生圹于中，使众周知，一无所疑，再葬吾妹于其旁。如此，则吾姊妹生死不离，亦一快事。异日发表后，官场见在吾生圹界内，或碍难干涉。区区苦心，望姊再函达兰绩，预将妹柩领出为幸。此颂

潭祉！

妹芝瑛　上言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日

令爱清恙痊除未？念念。

据十二月初四徐自华致吴芝瑛信中所言："嗣后叠得两书"，当指前此十月廿六日与十一月二日两信而言。

十一月七日，吴芝瑛得西湖大悲庵尼慧珠函称：愿献地三亩为秋瑾营墓。当日，吴芝瑛即致函徐自华，告之得地消息。此信未见原文，见在十二月四日徐自华的信中述及。徐自华因吴芝瑛的附葬之议须与秋家协商，故二日信未复。徐自华之女梅蓉，因患白喉症，救治无效夭亡。葬女甫毕，徐自华于

十一月廿五日，携女仆洑亚华风雪渡钱塘，赴绍兴与秋瑾胞兄秋誉章（名徕绩，按吴芝瑛信中“兰绩”系音误）协商安葬事，获允，并同赴西湖勘地。事后于十二月四日致函吴芝瑛，除追述往事外，告之墓地选在苏堤春晓处，并请从初议，由吴芝瑛任营葬，速派人来杭料理造墓事。十二月七日，吴芝瑛复函徐自华，表示践宿诺，将由其丈夫廉泉赴杭料理。此信由褚谨翔先生提供手迹，发表于《书法》一九七六年六期上。

十二月廿二日，秋誉章偕大通学堂工友运秋瑾灵柩至西湖，会同廉泉安葬。徐自华于新正之初致函吴芝瑛，商会祭时间。又于正月十五元宵节再致函吴芝瑛，告之墓表已写就，并请名家刊刻，已择正月廿四日会祭。两信全文刊载于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廿五日的《时报》上，信未注日期，但从徐自华的信与吴芝瑛于正月廿一日给徐自华的信中，可知为正月初及元宵节。

正月廿一日吴芝瑛复函徐自华。此信由两张明信片组成。主要内容写在一张日本邮片上，正、背两面竖行右起写，背面为上下款相联的全信，右中盖有椭圆形阳文“小万柳堂”印章，左边中盖有方形阳文“桐城吴芝瑛印”章。正面写三段附言，左边中盖有方形阴文“小万柳堂”印章。另一张明信片为小万柳堂手制写真邮片，正面上中为明信片的英文字，右侧竖行右起写《文孝女庐墓图》说明，左下横行右起有仿宋“小万柳堂手制写真邮片”印字，背面为文孝女庐墓全景照片。信全文为：

（三）

（日片背）寄尘吾姊赐鉴：前读浔寄手札尚未作答，昨又奉元宵节惠函，敬承一一。廿四会祭，只好偏劳吾姊一行，略尽招待之谊。妹病甫愈，家中又到有远客，至早须二月初方得来西泠一恸也。妹因葬秋事，无识之亲友，群相疑忌，恐有不测之祸。平日缓急相恃者，皆一变而为债主，至有挟洋势来迫债者，客腊几至不能卒岁。世情如此，可为一叹。今将上海住宅抵出，而西湖新筑，拟草草了事，为移家之计，不知能如愿否。秋坟种树立碑等事，已函托刘庄马先生赶办，恐月内尚难竣工。以后如何布置，容妹移家后，随时量力为之。墓表刻成，乞拓数十份见惠。妹急欲一读大著，能否录示，俾得先睹为快乎？馀容日后面谈，不尽

所怀。复颂

曼福！

妹芝瑛　上言　　正月廿一日

（日片正中）墓碑刻成，已拓二百份，因有人议称“山阴女子”为大方，故重刻之。此时恐尚未得。前拓本在刘庄马卓群先生处，如尚未寄沪，请持此片去索若干份，先分赠会祭诸君也。妹欲为一文，至今未脱稿，恐不能成矣。会祭时，请嘱“二我轩”摄景寄示，以为纪念。片底请索回，交刘庄马君收好，妹拟来时手制邮片也。

（日片正右）春阳社员铁侠著有《轩亭血传奇》一书，文笔极佳，惟于事实有不符处（如葬秋事发起于吾姊，一书西泠之地由姊购得，彼皆不知，属瑛妹身上），日前已函告之，属改正出版，以存其实。

（日片正左）文孝女寓茅家埠大方井之南，其志行极可钦敬，吾姊至湖上，可往访之。妹拟为之募田，使衣食有资，得竟终身之慕。尽吾心力为之募化，不知有应之者否？姊见孝女，乞先代达企慕之忱，容二月初来湖上当相见也。

（写真片正右）《文孝女庐墓图》在西湖茅家埠，门额“了性兰若”四字，孝女自题也。墓即在门内，四面皆稻田。

正月廿四日，徐自华等四百馀人，于西湖秋瑾墓附近的凤林寺召开了追悼大会，会后成立了秋社。吴芝瑛因病未能出席，徐蕴华于廿九日到上海，向吴芝瑛报告了大会盛况与秋社成立之事，并送去了秋社同人给吴芝瑛的信。当日，吴芝瑛致函徐自华。信写在一张白色洋纸上，因年代久远，折叠处现已断裂。信竖行右起，写在一面上。背白。全文为：

（四）

寄尘吾姊赐鉴：顷间令妹过谭，并读秋社同人惠函，敬承一

一。惜妹因病，不获躬与盛会，至为歉怅。同人发起秋社，此诚豪举。初意只吾姊妹以个人之力为之，不复在外募款，故墓工不敢求备，容妹移家湖上，随时量力布置。今既得同人之协助，则盖亭建坊等事，可一气踵成。四面围以铁栏，多植花木，尤足以壮观瞻。(前托马君先种两丈外之松树廿四株，馀俟妹到后再添种，今须扩充墓工，则种树似宜从缓，恐有碍工作也。)墓工照此办去，约须二千元外，不审一时能募足否？妹近为债主所困，有“一钱逼死英雄”之慨，亟欲将住宅鬻以抵债，倘得善价，于偿债外略有馀资，当再尽棉力相助也。墓碑原题“鉴湖女侠”，因千秋之事，不敢轻率，就正有道，佥题：“山阴女子”为大方。故去冬碑成，又复重刻。今同人主用旧碑，当日四、五百人大会，一体赞成，自以从众为宜，请致意社中，选石另刻，因原碑已磨过一次，石已薄，不堪用矣。惟既用鉴湖自号，于例不应书名，此碑大名欲垂示万祀，似又不可不大书特书，鄙意又欲定为西泠十字碑，于圣湖中添一故实，则必凑足十字。妹于金石体例素未研求，请姊与同人细考之，勿为识者所议便得，妹无不唯命也。妹本拟月初来湖上，因尚畏寒，医戒远行，以此一时尚难定期。墓工扩充，与敝处前议恐有须改动处，请姊介绍同人与刘庄马卓群君一见，以便酌改。若前工已成，则以此为一结束，前账概由妹处核算（已函托马君如数照付）。此后布置，由秋社同人公决行之，何如？文孝女已相见否？妹病愈，当出为募化，以二千元为额（必募足不已），刻下只得二百元耳（登报募化，应者只得两人，此可叹也）。此问

无恙！不尽所怀。

妹芝瑛　拜启　　正月廿九日

秋社同人前乞代致候，恕不另复。

摄景底版寄到，当为精制铜版，以便多刷广传也。

此信未署年代，从内容可知为光绪三十四年。信发后二日，吴芝瑛有诗寄徐自华，序曰："余因病不能至，以诗哭之。"

二月十二日为花朝节，吴芝瑛到杭州，于是日祭扫秋墓，并有诗《戊申花朝西泠吊鉴湖女侠》四章。次日，有信送徐自华，信写在小万柳堂手制写真邮片正面，右、中为信，左为诗。邮片正中上为明信片的英文等字，左下有横行右起仿宋"小万柳堂手制写真邮片"印字，信末日期处盖有椭圆形阳文"紫英"印章，背面为吴芝瑛盛装半身像。全文为：

（五）

寄尘吾姊青鉴：妹初十与刘、蔡两家眷属来湖上，故过石门时，不克奉访。私冀吾姊或尚在省，可藉以一见，乃到刘庄问马君，答以徐女士前日甫回石门。昨在秋坟祭扫，归见城中来人，据称：初十日尚在大井巷见姊往清波门去，随一长工，手携一篮，不知信否？果尔，则姊尚在此也。妹住刘庄，约留四、五日即返。今日姊能来此游览乎？（能移居此间尤妙）如不得暇，明日妹当来城奉访也。此问

无恙！

妹芝瑛　上言　　十三日

大樽放饮尔如何，回首江亭老泪多。今日西泠拌一恸，不堪重唱《宝刀歌》。

忍忆麻衣话别时，天涯游子泪如丝。独看落日下孤冢，别有伤心人未知。

独荐寒泉证旧盟，可堪生死论交情。罪名莫更王涯问，党祸中朝尚未平。

不幸传奇演碧血，居然埋骨有青山。南湖新筑"悲秋阁"，风雨英灵倘一还。

戊申二月十二日西泠吊鉴湖女侠四首呈教

徐自华接此信后，即会同吴芝瑛再祭秋坟，并有和诗《西泠吊秋和吴芝

瑛女士原韵》四章。此事在三月初三吴芝瑛复徐自华信中有所表述。信写在八行红格信纸上，竖行右起，五张相接。全文为：

（六）

寄尘吾姊如握：湖上一别，忽忽兼旬，驰仰之怀，唯日深剧，即辰侍奉万福为颂。回沪读月初惠翰，昨又拜读大著，秋君墓表，纵横矫悍，如见其人，一结尤得史法。今日扶病写之，书迹蹇劣，嫌与高文不称，是否可用，乞酌之。碑额题字，排列似舛，请查古式裁粘。刻石倘用拙书，望属精拓百份寄我，该价核示尊缴。钩摹上石后，原书仍乞掷下，妹拟藏之“悲秋阁”中也。承和吊秋四章，深情惋郁，声带馀恫。七绝最易滑，又忌生涩。至于气势雄浑，复能词意隽永，抗首三唐，百难一见。吾姊此诗，足以惊风雨而泣鬼神，断非劣吟所能仿佛十一也，抛砖引玉，欣赏靡穷。某君来函附还。秋坟之事，妹终不以男界干预为然。盖此时，是非未明，社员人多，品类不齐，万一为怨家所持，即贻反对者口实，使秋氏魂魄转为之不安。若吾姊妹一、二人为之，不过尽赤十字社义务，收拾遗骸，以免日炙雨淋而已。至善后事宜，吾两人正可以个人之力，徐徐为之。妹移家湖上，即为此事。一息尚存，必将此狱平反，方为不负死友。想吾姊亦表同情。此时不愿他人过问，恐一涉张皇，于已成之局，无益有损也。姊不见贵省官场所捏造之罪状与亲笔字据乎？属某某仿其笔迹而为之（见上年六月某日《时报》绍兴访函云云），自以为逼真矣，凡与秋氏相识者视之，到眼即知非秋氏笔迹，且无一毫之近似，而官场且公然宣布之，其不顾清议若此。日后党祸正未有艾，吾姊妹对于此事，不可不慎之也。妹小心太过，然区区苦衷，实求秋氏魂魄之安，故不觉言之详尽，尚希垂察为幸。复颂

文祉不宣。

妹芝瑛　上书　三月三日

附呈手制景片三纸。

伯母大人慈躬想已健旺，乞代请安。

此信后，两月内未见徐、吴间来往信函。至五月上旬末，徐自华曾致函吴芝瑛，并寄秋坟景片。五月十二日，吴芝瑛有信致徐自华。信分别写在两张小万柳堂手制写真邮片上。邮片正面设计如前所用者，背面一片为小万柳堂全景摄影，另一片为该楼之局部人物摄影。信写在正面，信末月日处盖一方形阳文“鞠翁之女”印章。全文竖行右起两张相接。内容如下：

（七）

寄尘吾姊如见：昨承手示，并秋坟景片，敬承一一。莽莽黄尘，眴周星矣。列楸郁翠，寒芜罗青。轩累亦自千秋，鉴湖大书十字。人谁不死，魂归来兮。怒潮撼江，骇万马之齐发；流云吐月，有独雀之与飞。乌乎！鉴湖此间，乐可以托些。书至此，不知涕泪之盈我怀也。墓工美好，吾姊与秋社诸君子血忱，当同兹不朽矣。妹久病未愈，终年不治笔砚，联语写上，手震目眩，颇自恧不成笔画，不知可用否？倘得良工模刻，或稍能增色也。墓表如已刻成，乞属精拓百份，该值当照缴，至盼至盼。率复。

敬颂

唫祺！

妹芝瑛　再拜　　五月十二日

此信后，至宣统三年夏季，未见吴、徐二人有往来之记载。此信所写之当年秋季，清御史常徽奏平秋墓、缉拿余党。吴芝瑛与徐自华遭通缉，分头避难。秋誉章被迫迁秋柩回绍兴，仍厝严家潭殡舍，后由湖南秋瑾夫家运回湘潭。秋瑾安葬之事遂遭破坏。

宣统三年夏，徐自华得知吴芝瑛夫妇到杭州避暑，有信寄杭州。闰六月十三日，廉泉、吴芝瑛夫妇复函徐自华。信写在一张东洋白纸上，竖行右起。背白。全文为：

（八）

久别驰仰无任。顷奉手书，欣审起居万福为慰。泉等去冬北上，前月南归，昨来南湖小住。增中丞以七千元濬治，南湖一片空明，顿还旧观。惜先生不能来此同游，至为怅惘。日内湖上暑湿不可耐，泉、芝到此，皆患红痧，延西医梅滕更诊治，已遍体发出，惟尚未退耳，明日拟回沪调理，秋凉时再来，当图良觌也。吴布衣为当代老画师，《悲秋图》以惨淡之笔出之，似尚不恶。璿卿诗词昔曾阅过印本，皆原作也。拜贶，谢谢！拙书墓表原本，当日模刻后，曾托将原纸收回，想尚存尊处，望即邮寄曹家渡敝宅，拟再用原本石印一份也。芝近年多病，久不治笔砚，故所属书件尚未报命，殊抱愆愧，秋凉时或有以应教。兹寄上墨拓楹帖二副，敬乞正碗。力疾率报。即颂

寄尘先生安和不宣。

廉泉
芝瑛 拜上 闰月十三日

此信未署年代，只署“闰月”。据信中所言：“增中丞以七千元濬治，南湖一片空明。”考民元后吴芝瑛信中，以贬语称满清，定不会以“中丞”誉称增韫。可见此信应写于民元前增韫抚浙时，即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三年武昌起义期间。又信内有：“日内湖上暑湿不可耐”之句，时间当为夏季。查增韫抚浙期间，有二个闰月之年，一为宣统元年，闰二月，非暑天。又宣统三年闰六月，为暑天，应“湖上暑湿”之时。据此，此信写于宣统三年闰六月为是。

此后，推测徐自华当还有信寄上海致吴芝瑛，惜未见信及资料引用。

一九一二年，民国初定。徐自华于元旦发布了《西泠重兴秋社并建风雨亭启》。一月十三日致电孙中山，请重兴秋社。一月廿六日，偕陈去病赴绍兴，假大善寺开追悼秋瑾大会，并携“秋案全卷”归杭州，寄存于兴业银行杭州

分行保险箱中。三月一日，秋社设事务所，徐自华任主任，开始修葺秋祠，并建风雨亭。同时发起迎秋柩重葬西湖。为此事，徐自华于二月致函吴芝瑛。三月十日，吴芝瑛复函徐自华。信写在一张印有吴芝瑛手模“李后主澄清堂残刻”的信笺上，竖行右起。全文为：

（九）

寄尘吾姊如握：前月读手简，敬承一一。妹春来患咯血，今甫愈，尚未健，有稽裁答，歉悚奚如。秋妹墓碑，宜大书革命，不必仍用旧式，今写上，以便模刻。文曰：“第一革命女子秋瑾之墓”，仍可名曰“十字碑”也（上用二月十三日者，以清廷逊位日为纪念也）。尊意如何？“秋心楼”、“风雨亭”二额一并写奉，乞觅良工模刻（用本色灵眼版，黑漆字，最古雅）。率报。即颂时绥不尽惓惓。

妹芝瑛　瑾白　　三月十号

此信未署年代，从信文所述建碑题额可知为民国元年。

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九日为旧历六月初六日，是秋瑾殉难五周年之纪，此时秋祠及风雨亭已先后建成，由秋社发起，于是日召开纪念大会，并发出“征求鉴湖女侠遗物”公告刊诸报端。吴芝瑛于七月十四日接徐自华函，告知祠、亭落成，并邀参加追悼会。次日，廉泉致信徐自华。信笺如前信所用者，竖行右起，二张相接。全文为：

（十）

寄尘先生伟鉴：昨奉诲帖，敬审。秋祠及风雨亭先后落成，于阴历六月六日奉主入祠，并开会追悼（是日在敝庄招待来宾，已函属陆君树斋奔走唯命，想已与之接洽矣）。泉因芝瑛病甚，届期能否前来观礼，尚不可知，以视先生与秋社同人经营数月，克竟厥工者，对之有愧色矣。捐册今日已收回，应者寥寥。因亲朋窘状，一致有自顾不暇之势，故不能襄此义举也。此册由吴惠秋女

士交来时，首二页已写有廿八号，计洋三十九元三角，其款想已经缴贵社核收矣。敝处自第三页马幼眉起至锡山荣氏六号，共募洋玖拾元正（荣氏索芝瑛书有年矣，今允病愈后为写若干件，故欣然写四十元）。绵力所及，止此而已。该款容交卜君松林带上，捐册及收据簿今先邮缴，乞即察入。折扇力疾涂奉，病愈后当再写一楹联承教也。率复。即颂

安和不宣。

廉泉再拜　芝瑛仝叩　　七月十五日

秋社同人前均此致候。

七月十七日，廉泉再托卜松林带交一信并所募捐款。信笺如前信所用者。竖行右起一张。全文为：

（十一）

昨寄捐册，想可达到。会期已迫，芝瑛尚在病中，寝食俱废者已六日，泉须在家调理医药，不克趋前观礼，歉怅奚如。秋社捐款玖拾元，今托卜先生带缴，望即核收示复为幸。此上至贵重之寄尘徐先生。

廉泉谨启　芝瑛仝叩　　七月十七日

秋社同人前均乞致候。

七月十七日，吴芝瑛见报刊秋社征集秋瑾烈士遗物的公告后，于当夜致函徐自华，并附秋瑾盟书一通、遗衣二袭带往西湖应展。信笺如前信所用者。信封亦保存完好，封面为小万柳堂印制“邢太仆旧签李主澄清堂残帖之墨林星凤”字样。信与封均为竖行右起。全文为：

（十二）

寄尘吾姊英鉴：顷阅报纸，知贵社访求秋烈士遗物，将陈列

会场，以示纪念。芝瑛于甲辰正月，为烈士筹划学费，以便东游，烈士于人日写盟书一通以来，曰："吾欲与姊结为兄弟。"芝瑛亦写盟书一通应之。烈士次日作男子装过我，并赠诗一首，以自用之补袿一、裙一见贻，曰："此吾嫁时衣，因改装无用，今以贻姊，姊不欲，则售之他人，否则留为别后相思之资，可乎？"遂相与痛饮。烈士时寓北京丞相胡同，吾寓北半截胡同，相距咫尺。从此无一日不相见，见辄酹酒，不醉不休。此八年前事也。烈士自改装后，即摈满清礼服不御，今此物尚存，足为烈士脱离满人羁勒之纪念。盟书一通，赠诗一首，为吾"悲秋阁"之纪念品，今交卜松林先生一并奉上，届时陈列会场，可藉知烈士之家世，不独其墨妙令人望而生敬也。烈士原名闺瑾，自东渡后，改用单名，删去"闺"字，此亦足资考证。芝瑛病甚，不能前来观礼，敬乞吾姊将此函所述，在会场代为宣布，感悚无任。夜深率报。即颂安和不尽惓惓。

妹芝瑛　谨启　　七月十七日

盟书横镜，事后仍交卜君带回，妹病起拟识数语其上，置之"悲秋阁"中也。

信封为"秋烈士盟书一通、遗衣二袭，敬求卜先生带交徐女士寄尘察收。吴芝瑛拜托。七月十七夜

笔者所录此信为徐自华所存卜松林带交件。吴芝瑛另有原稿自存，后此原稿与秋瑾盟书由廉泉装成卷子，并由李蘧庐题跋。此信稿在吴芝瑛誊抄时，有几处修改，但主要内容依旧。此卷子现存浙江省博物馆。

以上录吴芝瑛夫妇致徐自华信十二封。二人此后友谊仍笃。如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九日孙中山赴杭州秋祠致祭时，合影中即有徐自华、蕴华姊妹与吴芝瑛侍立于侧，可证。

这十二封信，原由徐自华收藏。一九三五年徐自华病逝秋社，遗嘱由其妹蕴华整理诗稿并撰行述，所藏信函为蕴华继承。虽经战乱，徐蕴华家财诗稿毁于日寇战火，奔波浙、沪、台诸地，避难多年，但仍能将此信妥藏保存

下来，确属不易。一九六二年徐蕴华病逝上海，此信由其独女林北丽精心收藏，又经“文革”抄家之灾，仍得保留，实为幸事。

笔者非专题研究，舛误之处，请读者指正。

书 讯

《陈其美先生楹联辑》一书，1996年10月由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编者刘作忠历时多年，广为搜集陈其美1916年被刺杀后至1937年历次悼念纪念活动中，海内外各单位、团体和1560位个人挽联1388幅。该书的出版，对研究了解陈其美其人与辛亥革命史，提供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史料。

关于陈化成生平的几点考证

任晓初

我应邀参加厦门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举办的陈化成殉国150周年学术研讨会，通过交流切磋，受益匪浅。同时研读了最新出版方文图、方友义主编的《陈化成研究》，使我消除了不少困惑。尤其使我激动的是，在同安县洒洲陈氏宗祠中，有幸瞻仰了陈化成的神主牌。

神主牌的里层，恭楷记录了陈化成暨原配、继配夫人名讳，生卒年月，安葬时间及墓葬地址，实为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神主牌的文字分为三组，右面一组文字为：

生于乾隆戊戌年（1838年）十月二十三日卯时。妣氏吴，闺讳爱，谥惠裕。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附葬祖妣卢太夫人之墓于同安前浦乡坑下浦，穴坐乙向辛兼卯酉丁卯丁酉分金，坟面乙辛。

卒于嘉庆己卯年六月二十四日巳时。

左面一组文字是：

生于嘉庆癸亥年（1830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巳时。妣氏曾，闺讳甘，谥惠端。道光乙巳年（1845年）正月初九日附葬府君墓于厦门吴仓社金榜山之阳。

卒于道光甲辰年（1844年）九月二十八日巳时。

中间一组文字写的是：

生于乾隆丙申年（1776年）三月十二日未时。

考行二，乳讳步蟾，官讳化成，字业章，号莲峰陈府君。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年）九月十二日，葬府君于厦门吴仓社金榜山之阳。穴坐坤向艮兼丁未丁丑分金坐井十四度，向斗十度。

卒于道光壬寅年五月初八日未时。

神主牌的末行署名：

男廷瑛、廷华、廷芳、廷棻、廷芸、廷蔚奉祀[1]。

初步研究神主牌等有关史料之后，我对陈化成的生平有以下几点新的认识：

一、陈化成的原名应为陈业章

我们从神主牌中间一组文字可以了解到，他的乳名步蟾，排行第二。另据《陈化成家族世系表》[2]可知，他的胞兄名叫旧龙，看来也是乳名。值得注意的是，神主牌说，化成是他的官名，在他从军之前是否还有原名呢？《陈化成家族世系表》的说明第二项云：

"洒洲陈氏自永兴公陈有瑞开基到现在，计有二十余世，其世系四十字，前二十字云：永复直文钦中甫嘉士大谦徽光前业懿美裕后昆，陈化成（步蟾）为十五世业字辈。"

家族世系表中，陈化成的谱名步蟾，胞兄谱名旧龙，而他的叔伯兄弟则谱名业柄，他的父亲前哲是前字辈，祖父光佐是光字辈。可见陈化成确实是业字辈的，原名应为业章，从军后，官名化成，改以业章为字，启用莲峰为号后，业章实际上就很少使用，可能仅仅保存于履历档案中了。

同辈兄弟在家谱中，有的用正式名字，有的却用乳名，看来

---

① 神主牌原文每组分三行排列。有关神主牌文字，曾参阅《陈化成研究》中方文图先生的考证文章。

② 《陈化成研究》卷前扉页。

似乎难以理解。红学专家周汝昌在一篇短文中谈到曹雪芹的家谱时说，“常常发生本名与实际用名、改名的同存互用现象。[①] 看来当时由于多方面的局限，民间流传的不少家谱中，用名不够统一、规范的情况可能是屡见不鲜的。

二、陈化成的母亲卢太夫人去世时间

据闽、台、洒洲陈氏族亲联络委员会主任陈庚生介绍：洒洲陈氏宗祠本来供奉着历代陈氏家族的神主牌，文革期间均被当作“四旧”，送进生产队伙房准备烧掉，贫农陈裕欣当时在做炊事员，他不顾个人安危，把陈化成的牌位藏在破棉袄里抢救了出来，而其余神主牌他就无力保护了。（陈裕欣老人已经 86 岁了，依然健在。）

这场浩劫，对深入研究陈化成的家庭历史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例如，我们只知道陈化成的父亲陈前哲字鸣皋，邑庠生，去世较早，确切年月并不清楚。对他母亲的情况，过去更不了解。

所幸，陈化成神主牌中提到吴夫人附葬卢太夫人之墓的时间，使我们有可能进一步考查卢太夫人何时去世。

吴夫人卒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六月二十四日，而《清史列传》有记载：陈化成于本年升浙江瑞安协副将，“旋以丁忧，仍回烽火参将任。”[②] 原来清朝对武官丁忧规定：“副将以上皆准回籍终丧，参将以下皆在任守制。”[③] 陈化成升任副将尚未到职即遇母丧仍回参将任所，在任守制。具体时间应为本年春，道光元年（1821 年）春。守制期满后，升任澎湖水师副将。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吴夫人死于卢太夫人之后，才有可能附葬于卢太夫人墓

① 周汝昌：《自纠己谬》，见《新民晚报》1992 年 7 月 14 日。

② 《清史列传》，第 39 卷。

③ 梁章钜：《浪迹丛谈》卷四。

侧。

陈池养在《记故江南水陆提督陈忠愍公逸事》中引用吕世宜、庄中正的见闻说："公孝事母，入伍得官俸，入以养母，无所私。及太夫人弃养，则以其俸入归其兄赡家，无所私。"[1] 卢太夫人去世时，陈化成已经44岁了，这时他与胞兄仍未析产，家事完全由长兄主持，这在当时标榜孝悌的封建社会里也是很少见的。

三、陈化成安葬的时间

神主牌说，陈化成葬于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年）九月十二日。而陈化成的同乡好友苏廷玉，应其子陈廷芳的请求，为陈化成撰写的墓志铭却说："兹以道光癸卯（1843年）九月十二日葬公于金榜山之阳。"[2]癸卯是道光二十三年，时间与神主牌的记载整整相差一年。

神主牌与墓志铭都是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而安葬时间却有明显差异。方文图先生在他主编的《陈化成研究》中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说："二者皆用干支纪年，似非笔误，差别原因，尚待考证。"

我基本同意方先生的意见，对于安葬时间差别的原因，初步看法是这样的：

陈化成殉国后，堂侄陈愿日夜兼程来沪奔丧，五月下旬，从嘉定经苏州，护送灵柩返回原籍，并于同年九月十二日在金榜山安葬。葬事安排，一切从简，这一方面是由于战火初歇，形势所迫；而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则是朝廷恤典尚待逐步明确，这主要表现在：

谥号议定较迟：

前任江苏巡抚梁章钜是在镇江失守前夕，由扬州经浙返闽的，他在《退菴自订年谱》中说："六月杪，抵浦城，复闻英夷要在福

①② 《表忠录》，卷一。

州设立码头，已经疆臣奏准，城中士民惶惑，有纷纷逃避之意，不得已暂住南浦，借宅而居焉。”①

《南京条约》是七月二十六日（8月31日）清朝政府批准的，梁章钜借居南浦应为同年八月。在他生活安定下来之后，开始着手撰写的《归田琐记》中记述同安县“数十年中凡六十得谥”。接着说：“记此条后数日，接阅邸抄，恭悉松江提督陈化成蒙谥忠愍，亦同安人。”②此时似已深秋。

《表忠录》中有关陈化成画像的题诗，明确提到忠愍谥号的，时间最早的是壬寅初冬何绍基题。看来这也绝对不是偶然。

子孙荫袭情况宣布时间更迟：

据《清史列传》记载，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闽浙总督怡良等，以查明陈化成子孙五人入奏闻，谕曰：陈化成之子陈廷芳，著照例承袭世职。陈廷棻著赏给举人，一体会试。伊孙振世俟及岁时，由该督抚给咨送部引见。”③ 其时已为壬寅冬末。

御制祭文和御制碑文④ 分别提到谥号与荫嗣问题，时间亦不应早于同年冬季。

苏廷玉撰写的墓志铭和神道碑，⑤更明确记载了谥号和子孙荫袭情况，显然不会是壬寅九月的事情，可以排除干支误记的可能。

综合以上情况，合理的解释应当是：朝廷各项卹典全部颁布之后，陈氏家族经过充分准备，在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十二日，即殡葬一周年，又隆重举行了陵园正式落成典礼。

---

①② 梁章钜：《归田琐记》，附录，卷一。

③ 《清史列传》，第39卷。

④⑤ 《表忠录》，卷1。

抗日战争期间《大公报》社评
星期论文篇目索引（二）

刘　丽　编

一九四〇年（重庆版）

一　月

1日　元旦献词
——迎抗战第四年代
2日　汪逆精卫将无疾而终
3日　从生活严肃做起
4日　美国本届国会的任务
5日　粤北之捷
6日　阿部要吃毒药吗？
7日　暴日绝不能以苏代美　沙学浚
8日　争取东亚总解放
9日　敌国的穷状
10日　为阿部惜！
11日　义匈谈话的剖析
12日　敌人的军火力
13日　再论敌人的军火力
14日　怎样欢迎我二十九年
抗战最后胜利　黄炎培
15日　阿部内阁崩溃与今后的日本
政局
16日　日本静冈之火
17日　评米内内阁
18日　为日本政局向美国一言
19日　汪逆之无耻
20日　敌国经济无法解决
21日　欧局的检讨　余协中
22日　胜利之年
23日　敌汪阴谋的大暴露
24日　揭露亡国的“和平条件”
——日阀的毒辣与汪逆的万
恶
25日　内藏危机的米内内阁
26日　美日商约今日起失效
27日　论广阳坝撞船案
28日　一九一八与一九四〇　沙学浚
29日　浅间丸事件与暴日反英

30日 努力春礼劳军运动!
31日 对付日本惟有强硬

二 月

1日 贺第十四辈达赖继任
2日 日本政党与军阀
3日 体育与营养
4日 专家与通人 雷海宗
5日 给美国报界的一封信
——为杨格氏在东京被捕案
6日 斋藤事件与日本议会
7日 抗战中过春节
8日 注意一个严肃的问题!
9日 论行政效率
10日 敌众院预算总会通过预算案
11日 怎样维持写家们的生活 老舍
12日 美国的注意点
13日 论人才调剂
14日 宾阳之克复
15日 教育问题杂感
16日 读田中贡之文
17日 抗战与民命
18日 米内与议会 青山和夫
19日 由桂南战局看军事转形
20日 美国政策的综合观察
21日 益趋严重之敌国米荒
22日 美国大选年与国际展望
23日 抗战建国的新生活
24日 汪贼的用途
25日 日本帝国的丧钟 张其昀
26日 如何作育新民?
27日 敌国的社会危机
28日 再论敌国的社会危机
29日 暴日阴谋更暴露一层

三 月

1日 苏联应该回到东方来
2日 勖国民自强壮
3日 持久战中经济原素的重要
张忠绂
4日 祝中央人事行政会议
5日 英国的自处之道
6日 读汇丰银行年会报告
7日 听了人事谈话以后
8日 三八节勉妇女同胞
9日 对威尔斯访欧之观察
10日 团结之道 建国之道 章乃器
11日 几点教育意见
12日 精神总动员!
13日 看清日本的真相!
14日 苏芬和平成立

15日 铸逆①
16日 欧局的新荡漾
17日 欧洲和平的可能性 崔书琴
18日 日本的新国防计划
19日 美国扩充海军的展望
20日 日本经济进入崩溃阶段
21日 美国与世界和平
22日 汪贼发丧的前奏
23日 四川喜雨
24日 世界和平的改造方案 张道行
25日 欧局两点
26日 敌国政党的堕落
27日 欢迎南洋侨胞慰劳团
28日 最黯淡的一次议会
29日 敌国通货膨胀的危机
30日 汪贼傀儡登场
31日 物价差别政策 谷春帆

四 月

1日 美国声明
2日 胜利基础已定 继续再打三年
3日 吞了钓钩之鱼
4日 暴利课税
5日 "伤兵之友"运动
6日 处理物价问题的法与人
7日 平抑物价问题与确立经济抗战政策 顾翊群
8日 敌国米问题展望
9日 米与纱
10日 挪威对德宣战
11日 国民参政会的贡献
12日 敌国的金融恐慌
13日 论日本农民问题
14日 美日经济力量之比较 沙学浚
15日 川盐增产问题
16日 再迎南侨回国慰劳团
17日 戒慎恐惧之时!
18日 美国之谜
19日 暴日垂涎荷印
20日 我国经济持久力的检讨
21日 暴日侵略行为与其文化的因子 周太玄
22日 为后方民命呼吁!
23日 如何防止资源劫夺
24日 最后胜利之先路
25日 学校与学风
26日 敌国的物价与预算
27日 当前的运输统制
28日 外汇统制与外资利用——献给中国经济学社年会之论文 李卓敏
29日 社会经济转变中的一个严重

① 指冯焕章、张溥泉提议，在重庆市中心建一座无名英雄墓，下铸汪精卫夫妇的铁像，使之常跪于抗战将士的英灵之前。

问题

30日 义大利今后的动向

五 月

1日 祝五一劳动节

2日 敌政府与民争米

3日 血的五三

4日 青年的心

5日 中华民族气节论 卢克猷

6日 东北四省府改组①

7日 士风与政治

8日 暴日在东南美的阴谋

9日 核心建设论

10日 上层知识分子的责任

11日 河北的灾

12日 关于汽车运输管理的一点实际经验 谷春帆

13日 文明建设在太平洋
——读罗斯福总统演说感言

14日 问英国新内阁的远东政策

15日 对学术文化应用的努力

16日 送邵大使

——中苏关系的新考察

17日 最近金融市场的波动 证明惟有中国最可靠

18日 枣阳克复·豫鄂大捷!

19日 物价与后方经济 陈岱孙

20日 问日本军阀

21日 "第五纵队"

22日 荷印问题展望

23日 欧战现阶段局势与远东

24日 欧洲大战发人深省

25日 新政与人

26日 中国大学之改造 沙学浚

27日 设立经济设计院之建议

28日 欧战中的美国动态

29日 暴日的根本苦闷

30日 喜惧之情

31日 日本的桎梏

六 月

1日 论总考制

2日 邱吉尔 陈西滢

3日 汤浅仓平去职

4日 提醒德国 揭穿日本

5日 太平洋的大局已定

6日 大战与沉思

7日 再论核心建设

8日 日本的新党运动

9日 "民族形式"商兑 郭沫若

10日 日本歧途上

① 指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

11日 苏报劝美勿参战
12日 欧战·世界大局与中国
13日 空袭下的英雄
14日 怎样迎头赶上?
15日 再谈学术文化事业之救济
16日 再论新的民族哲学 萧一山
17日 赞空军健儿
——并为袭渝敌机算帐
18日 敌国的荒旱
19日 欧洲战局与中日战局
20日 统制经济中的重要问题
21日 敌机空袭对其海军的损失
22日 天津问题如此解决!
23日 为促进学术文化进一言 范旭东
24日 暴日与越南
25日 史汀生等入阁的认识
26日 世界大局与暴日动态
27日 敌机轰炸如是观
28日 要有效!
29日 天时人事之雨
30日 敌人政治的贫血症 陈博生

七 月

1日 美国大选的展望
2日 论我们的民族适应力与环境条件
3日 斥有田声明
—— 并揭发暴日的新阴谋
4日 实行民生主义之时
5日 苏联对罗收回失土以后
6日 环绕有田声明的敌国内潮
7日 抗战三周年献词
8日 美国动态与世界大局 张道行
9日 悼张自忠将军
10日 窒息之上海
11日 再认识日本
12日 由七七书告看政治进步
13日 加强中央机构
14日 我观战时行政三联制 陈豹隐
15日 日本参战么?
16日 抗议![1]
17日 敌米内内阁崩溃——"东方慕尼黑"的阴谋死亡
18日 美国的立场与责任
19日 早产的近卫内阁
20日 论伪军反正
21日 美国的大选与今后的外交政策 张忠绂
22日 文化之接种与培养
23日 阵容黯淡的近卫内阁
24日 泛美会议
25日 无名的伟大!

① 本篇为国民政府抗议英国同意日本的要求：停止其从缅甸、香港向我国内地进行的运输援助。

26 日 揭斥近卫内阁
27 日 关于青年的彷徨与烦闷
28 日 中央设计局的初期工作是什么？ 黄卓
29 日 敌国的金与米
30 日 废铁石油与日本
31 日 悼同业考克斯君！

八 月

1 日 东南欧的现势与教训
2 日 由罗斯福的人望说起
3 日 敌阁之所谓国策
4 日 英日缅甸协定的平议 张忠绂
5 日 读莫洛托夫外交报告
6 日 哈瓦那会议的估价
7 日 对付暴日惟有强硬
8 日 节约建设与廉洁物价
9 日 由英日关系看暴日作风
10 日 暴日谋侵越南愈急
11 日 从后方轰炸声中经过——第四个“八一三”的感想 黄炎培
12 日 欧局剧变中的土耳其
13 日 全面抗战三周年
14 日 日本的“新政治体制”
15 日 “佛郎克孚”之言
16 日 空气问题
17 日 战氛中的印度
18 日 太平洋形势的“变”与“不变” 师连舫
19 日 由伦敦想到重庆
20 日 如何达到清明政治？
21 日 扩大重庆 抵抗烧炸
22 日 关于发扬固有文化
23 日 听陈辞修将军报告之后
24 日 泰日关系的现阶段
25 日 近卫新党的前瞻 陈博生
26 日 烟毒禁绝已到最后阶段
27 日 美加联防的重要性
28 日 所谓“日汪谈判”
29 日 日如犯越我必自卫——读王外长的声明
30 日 近卫的所谓“新体制”
31 日 近卫“新体制”与扩军梦

九 月

1 日 新“驿”运之特点与困难 谷春帆
2 日 “记者节”
3 日 美国与远东
4 日 英美联防与日本
5 日 瞻望北方胜利
6 日 敌国财政的竭蹶
7 日 暴日为何对越软化？
8 日 近卫的新体制与南进政策 青山和夫

9日 祝重庆陪都
10日 米，有办法！
11日 美国武装起来了
12日 英美协定的重要性
13日 揭穿暴日的对苏阴谋
——并斥建川美次的妄言
14日 再论建川美次
15日 物价问题的症结 章乃器
16日 暴日的南进与北守
17日 美澳关系的检讨
18日 九一八的教训
19日 祝韩国光复军
20日 泰国莫学波兰！
21日 暴日真要南进了！
22日 新陪都之重庆 张其昀
23日 评近卫的“大政翼赞会”
24日 越南屈服了！
25日 轴心国家的外交攻势
26日 越南之路
27日 东非殖民地争夺战的形势
28日 太平洋巨变快来了！
29日 人口数量的一个政策 潘光旦
30日 再评德义日同盟

十 月

1日 新陪都颂
2日 暴日为什么要南进？
3日 暴日将怎样南进？
——缅甸恐为第一目标
4日 文化食粮也须调整救济
5日 敌参谋总长易人
6日 为三国同盟事敬告英美
张忠绂
7日 美国速制机先！
8日 敌国米的问题
9日 三国同盟与苏联
10日 抗战第四年代之国庆
11日 揭穿中野正刚的妄想
12日 松冈何前倨而后恭？
13日 德义日同盟与中国 陈西滢
14日 上海工潮与傅逆之死
15日 贝当的覆辙可畏！
16日 暴日南进与南洋华侨
17日 从粮食管理得来的教训
18日 暴日南进的弱点
19日 应当救济师荒与官荒
20日 有志的青年 张其昀
21日 巴尔干与近东
22日 敌国的贫血症
23日 调整外交阵容之时
24日 美国大选与国际展望
25日 荷印的汽油和日本侵略的机器
26日 近卫内阁又要短命
27日 近卫之欺骗
——三国条约之内容的分析
青山和夫
28日 希特勒又一外交攻势
29日 德国与石油

30日 川康建设与华侨投资

31日 一叶知秋

十一月

1日 知耻 知惧 知勉

2日 由经济观点看敌军之退

3日 “世界新秩序”试论 陶希圣

4日 斥敌人的谣言攻势

5日 为英国进一谋——世界前途将决定于太平洋

6日 意希战事的前途

7日 祝苏联国庆

8日 由美国大选看民主政治

9日 公务员与商人

10日 日本所谓二千六百年建国祭 佚存

11日 节约储蓄运动

12日 敌国金融恐慌深刻化

13日 日本的反战巨头

14日 抗战不忘养士

15日 大兰多之一击

16日 不给侥幸者留空隙

17日 四川粮食之供给与米价 沈宗瀚

18日 四川对抗战的任务

19日 论德义的经济集团

20日 谣言粉碎之后

21日 世界的煤油问题

22日 再谈节约储蓄

23日 英德空中霸权的争取

24日 战时社会保险与国民生活 周光琦

25日 吊西园寺公望

26日 美国的经济威力——论美洲经济集团问题

27日 警告囤积者！——并建议几点节米增产之策

28日 由义希战局说到义大利

29日 表扬忠烈

30日 同床各梦之德义

十二月

1日 斥敌伪丑剧 并助我军民同胞

2日 米与敌人

3日 近卫的罪恶——读蒋委员长的演词之后

4日 抗战新阶段之开始

5日 为泰国计

6日 欧战中的西班牙

7日 灭华·仇苏·南进——暴日的虚狂症

8日 川米问题的科学的考察——一个纯书斋人的见解 陈豹隐

9日 感谢近卫松冈帮忙！

10日 从苏联经济论苏联外交

11日 姗姗来迟的日本预算

12日 敌明年度预算中的军费
13日 欧战进入一新阶段——检讨英国当前的两个严重问题
14日 轴心的小伙伴
15日 第三期学术思潮的展望 林同济
16日 充实乐观
17日 物价的心理病
18日 希特勒的脚跟——义大利
19日 政治团结与军事统一
20日 赖伐尔与佛兰亭
21日 苏日渔约该断气了
22日 读黄海化工汇报盐专号之感言 李烛尘
23日 近卫内阁之强心针
24日 日本南进了吗?
25日 美国制日应禁止生丝入口
26日 工业化的两个重要问题
27日 欢迎缅甸记者团
28日 夏威夷至新加坡
29日 国防经济的四阶段 董问樵
30日 告越南弟兄

一九四一年（重庆版）

一 月

1日 民国三十年岁首献辞
2日 炉边爆弹破春晓
3日 展望一九四一之日本
4日 论美国拟征日丝“罚税”
5日 动荡中的中印半岛 陈碧笙
6日 独立强盛之中国
7日 英船补充之策
8日 科学研究应加紧建设扩充
9日 保障正当商人
10日 美国的海军预算与日本
11日 反侵略运动与美国议会
12日 今后文艺界的两件事 茅盾
13日 日本政治底流之剖现
14日 苏德三协定与欧局
15日 援助民主国案与孤立派
16日 敌国公债的累增
17日 消费节制
18日 假使轴心发动新攻势
19日 美总统的“外交新政” 张忠纲
20日 贺罗斯福总统三任荣典
21日 关于新四军事件
22日 由公债看日本
23日 毫无价值的日本议会
24日 中缅关系与南洋
25日 由多布鲁克说起
26日 万木无声的日本政局 一胜
27日 每逢佳节思战士 大家出钱

来劳军
28日 敌军费两个月十万万
29日 整饬军纪 准备反攻
30日 哈里法克斯与乔治第五号
31日 野蛮日本的真面目

二 月

1日 凄凉悲哀之日本
2日 古今战争中之希腊 沙学浚
3日 墨索里尼政权的没落
4日 囤积与居奇
5日 泰越“休战”的检讨
6日 东北煤铁与暴日
7日 疏通内汇与物价
8日 欢迎居里先生 惜别詹森大使
9日 “中南”半岛之范围与命名问题 于右任
10日 经济会议的运用
11日 为劝募公债呼吁
——并向政府献陈两策
12日 读白副总长军事报告感言
13日 敌议会与所谓“大政翼赞”
14日 出钱劳军竞赛
15日 四川的贡献
16日 生产建设的节约 谷春帆
17日 日本外交与其国民性
18日 地中海拉丁集团的展望
19日 南洋一幅紧张画面
20日 美国远东政策应进一步
21日 日本宣传调停欧战的动机
22日 钢铁石油与日本
23日 论利息与利润 胡秋原
24日 喜雨期中谈粮食
25日 太平洋集团的形成
26日 英美警告日本勿再南进
27日 “大东亚新秩序”与大洋洲
28日 泰越觉醒之时!

三 月

1日 美国工潮感言
2日 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 张其昀
3日 抗战必争最后胜利 建国必达国防安全
4日 艰苦打算 险恶准备
5日 苏联对保加利亚的发言
6日 建立思想国防
7日 我们何以主张战绩摊派?
8日 无米为炊的日本预算
9日 战时财政之特点与德国 吴本中
10日 关于共产党问题
11日 松冈访问柏林之投机
12日 国父忌日与精神动员
13日 美国租借法案的评价
14日 道格拉斯B十九号

15日 节约储蓄与金融政策 谷春帆
16日 祝中国新闻学会
17日 中国新闻学会宣言
18日 美国援华与远东前途
19日 松冈能调停欧战吗?
20日 再评罗斯福总统的演说
21日 胜利绝无倖致
22日 松冈骗不了苏联
23日 下一代的记者 程沧波
24日 欧洲战局与苏土关系
25日 最低调的战时政治论
26日 苏土联合声明
27日 暴日南进与长期海战
28日 敌奸在上海的金融暗杀
29日 松冈与三国同盟
30日 英帝国之凝固力 沙学浚
31日 为劝募公债勉重庆各界

四 月

1日 松冈与义大利
2日 彻底检讨 至诚反省
3日 赣北之捷
4日 青年飞上天去!
5日 黄帝子孙——为民族扫墓节作 张其昀
6日 经济中心
7日 敌阁的再补苴
8日 欧战侧面观
9日 苏日关系的常识判断
10日 师道与学风
11日 助妇女工作会议
12日 美国今后的动向
13日 专卖制度在战时财政上之重要性及其实施步骤之商榷 寿景伟
14日 马尼拉会议与新加坡谈话
15日 苏日中立条约
16日 敌人宣传浅薄可笑
17日 美国精神
18日 奥林匹克保卫战
19日 战火燃近土耳其
20日 改革中等教育议 钱穆
21日 由印度暴动说起
22日 改善公务员生活
23日 世界前途与中国
24日 敌军在浙闽沿海的行动
25日 再论浙闽沿海军事
26日 日本的吓美宣传
27日 南洋衢地之新加坡 张其昀
28日 论政治教育
29日 米的问题
30日 敌人不能消除的困难

五 月

1日 抗战四年迎劳工节
2日 郭新任外长在华盛顿
3日 敌报竟提处分世界条件
4日 从五四到今天——中国思想动向的一转变 林同济
5日 青年之路
6日 粮食问题的原则与方法
7日 战时的新澳洲
8日 日越经济协定
9日 世界剧变在目前
10日 小学教员之神圣性
11日 如何完成国防化工 范旭东
12日 伊拉克战事及其前瞻
13日 送詹森大使
14日 大家记着军事第一!
15日 本社同人的声明
——关于米苏里赠奖及今天的庆祝会
16日 感谢与奋勉
17日 德国的财政
18日 灭十四国后之德义志 沙学浚
19日 综论世界大局
20日 第二期抗战开始 切实执行军事第一
21日 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
22日 论新阶段的战时政治
23日 读周恩来先生的信
24日 关于疏散及其他
25日 美国战略应当先解决日本
26日 行盐制度实施之商讨 镜秋
27日 日荷谈判与石油问题
28日 日本重工业技术的贫乏
29日 读罗斯福总统广播演说
30日 端午杂写
31日 英德海战对于日本的影响

六 月

1日 新时代与新学术 钱穆
2日 主流所趋
3日 关于省临时参议会
4日 勉中苏文化协会
5日 敌国公债之停食
6日 日荷谈判的危机
7日 防空洞通风问题
8日 中国近代的工程师 吴承洛
9日 痛定思痛!
10日 叙利亚与地中海之战
11日 想起了行政效率
12日 泰国外交之摇摆
13日 贡献于审查委员会
14日 最后成败全在自己
15日 说食 黄炎培
16日 助全国财政会议
17日 从经济上论欧局
18日 租借法实施的展望

19日 粮食与土地
20日 德土友好条约
21日 日荷谈判中断以后
22日 日本与荷印间的交涉 张忠绂
23日 德国进攻苏联
24日 日本怎么样?
25日 粮食政策
26日 世界大势明朗化
27日 苏德关系之演变
28日 陪都募债运动的成绩
29日 论留学政策与学术独立之途径 杨人楩
30日 欧陆的三个角落

七 月

1日 英美应该怎样援助苏联?
2日 日本最后必跟着轴心走
德义承认南京伪组织
3日 由德义承认汪傀儡说到敌国御前会议
4日 祝美国独立纪念
5日 日本反苏的一贯性
6日 伟大时代与青年 周太玄
7日 抗战四周年纪念辞
8日 再分析日本
9日 整理田赋与新县制
10日 国际变局与日本国力
11日 本报社址被炸述感
12日 美国进一步援英
13日 德苏战争 陈西滢
14日 苏德战局及其前瞻
15日 日本股票市场的风波
16日 由英美放弃在华特权说起
17日 近卫内阁又倒了——日本冒险的信号
18日 近卫组第三内阁
19日 备战的近卫内阁
20日 三年计划的配合技术 甘乃光
21日 恳劝第十八集团军
22日 山西田赋改征实物的经验
23日 暑季勉学生
24日 英美注意!
25日 维琪再屈服——暴日续伸南进之脚
26日 敬质罗斯福总统
27日 现阶段与军事建设第一 陈豹隐
28日 英美封存日本资金的意义
29日 敌占越南与我们
30日 德军攻苏之顿挫
31日 南洋形势之紧张

八 月

1日 暴日侵泰之机已动
2日 泰国倒入暴日怀里!

3日 日本的复杂怪奇和其他 静观
4日 美国禁油与日本石油事业
5日 最近的两个战斗
6日 赞英苏并助反侵略阵线
7日 上海游资问题
8日 告泰国并助ABO集团
9日 英空军的活跃
10日 论美国制日行动并助美国 张忠绂
11日 论美国制日行动并助美国（续） 张忠绂
12日 空袭随评
13日 “八一三”四周年之辞
14日 祝空军节
15日 论平沼被刺——“讨伐东京”的“尖兵战”的第一枪！
16日 由伊朗问题说起
17日 由胜利到和平——民主国家应有的认识 王赣愚
18日 评罗邱宣言
19日 我们在割稻子！
20日 日本能维持现状吗？
21日 暴日对苏渐感不耐
22日 欧俄的经济地理
23日 中国史上之大教育家 张其昀
24日 平价米中的谷稗水
25日 伊朗问题仍可虑
26日 邱吉尔广播的重大性——适机解决日本为战胜轴心之链
27日 邱吉尔演说之前后
28日 欢迎美国军事代表团——并论暴日之忧惶末路
29日 援苏物资的路线
30日 美日谈判展望
31日 平准基金之各方面 谷春帆

九 月

1日 近卫的书翰值什么东西？
2日 日本的无力与无信（上）
3日 日本的无力与无信（下）
4日 苏德战争近势
5日 赖伐尔与德古
6日 美油船到了海参崴
7日 悼张季鸾先生 于右任
8日 敬悼季鸾先生
9日 德国经济能否持久
10日 整顿学风
11日 关于冰结资金的运用
12日 敬告罗斯福总统
13日 世界和平的重建问题 张道行
14日 日本感受的经济压力
15日 海上自由三部曲——自运·巡逻·参战
16日 今后之大公报
17日 应该纠正两种错误心理
18日 动荡之十年
19日 “如此天皇”！ 董又狐
20日 豫北伪军三万反正
21日 日全蚀观测意义 胡继勤

22日 教育的危机
23日 日本在东北的准备
24日 苏德战局与远东
25日 英国海空军援苏
26日 政略战略脱节的日本盲动
27日 写在莫斯科会议之前
28日 再论外汇平准基金的工作 谷春帆
29日 改进出口贸易问题
30日 湘北会战与我们

十月

1日 以沉着答复冒险
2日 形势已定 捷报纷来
3日 湘北大捷的意义
4日 莫斯科三国会议以后
5日 陕西精神 张其昀
6日 印度今日的地位
7日 为美国敬陈两点
8日 关于外汇政策
9日 闻国军攻至宜昌近郊
10日 民国三十年国庆之辞
11日 国庆日收复宜昌
12日 欢迎美国军事代表团——并论击溃日本的战略
13日 中国的工业化问题 章乃器
14日 苏联坚持长期抗战 民主国家应速赴援
15日 慰国军
16日 如何巩固法币地位？——所望于中英美三国金融会议者
17日 近卫塌台 美国猛省
18日 东条组阁的意义
19日 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问题 张道行
20日 东条内阁如此！
21日 敌国易阁与我们
22日 祝工程师学会第十届年会
23日 教育界的营养荒
24日 美国扩大国防生产
25日 如何稳定国币汇价
26日 日本财政经济的破绽与军政内阁 青山和夫
27日 改革中学教育问题
28日 世局随感
29日 罗斯福宣布抗德决心
30日 礼与学风
31日 工业标准化之重要性

十一月

1日 纳粹的趋向
2日 三论外汇平准及最近汇价之跌 谷春帆
3日 国军克复郑州感言
4日 工业资本与土地资本
5日 综核名实检讨政治
6日 暴日对美之恫吓
7日 日本临时议会的议题

8日 强化监察制度问题
9日 中国文化与中国青年 钱穆
10日 联合奋斗
11日 太平洋现局下之缅甸
12日 祝国父诞辰
邱吉尔警告暴日
13日 社会教育的一个要点
14日 来栖之行
15日 来栖赴美与敌临时议会
16日 暴日对我认识错误就在这一点上 黄炎培
17日 自己先作准备!
18日 太平洋上联系完成 中国抗战决定时期
19日 罗斯福可与来栖握手吗?
20日 日众院以决议恫吓美国——美何愚竟给东条以政治资本?
21日 英美协助我统制外汇之意义及其评价
22日 滇缅路与太平洋联防
23日 由节制游资说到国民财产总登记 章乃器
24日 民主阶石之国民参政会
25日 学校里的军训与团务
26日 促进民治
27日 北非新战场的展开
28日 一个常识的判断
29日 苏德战局
30日 读盐专卖方案法规草案书后 镜秋

十二月

1日 日本怎样答复美国? 东条英机已有说明!
2日 收缩通货及信用之紧急□□
3日 由明年度预算谈紧缩
4日 歼灭残暴的侵略者!
5日 纳粹攻势"冻结"
6日 唾面自干的日本对美外交
7日 申论国民参政会收复东北四省的决议案 张忠绂
8日 祝全国内政会议
9日 太平洋大战爆发 暴日走上切腹之路
10日 太平洋大战与中国
11日 太平洋战展望
12日 德义对美宣战 世界大战尚缺一环
13日 太平洋大战爆发后——关于我国经济财政的几点建议
14日 中国文化与中国军人 钱穆
15日 军事负担要平均分配
16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之中国财政经济
17日 健全自己贡献世界——读蒋委员长九中全会致词的感想
18日 怀念战地侨胞
19日 由苏联西线之胜说起

20日 旬余日来的太平洋之战
21日 怎样从长时期后取得抗战最终胜利？ 黄炎培
22日 拥护修明政治案
23日 兵贵神速
24日 九中全会的收获
25日 罗邱会议与世界战局
26日 敌人在湘北的新蠢动
27日 哀香港
28日 送民国三十年 张其昀
29日 事业紧缩与消费节约
30日 注意纳粹的新阴谋
31日 维琪应该猛省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91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JINDAISHI
ZILIAO

近代史資料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史资料　总 91 号/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4

ISBN 7-5004-2060-9

Ⅰ．近…　Ⅱ．近…　Ⅲ．中国-近代史-史料　Ⅳ．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5794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5

字数：209 千字　印数 1—1500 册

ISBN 7-5004-2060-9/K・335

定价：15.00 元